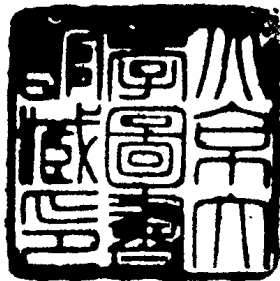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三六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古今譚槩三十六卷

〔明〕馮夢龍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譚槩三十六卷》提要

敘譚槩

古亭社弟梅之熉惠連述

猶龍譚槩成梅子讀未終卷歎曰士君子得志則見諸行事不得志則托諸空言老氏云譚言微中可以解紛然則譚何容易不有學也不足譚不有識也不能譚不有膽也不敢譚不有牢騷鬱積於中而無路發攄也亦不欲譚夫羅古今於掌上寄春秋於舌端美可以代輿人之誦而刺亦不違鄉校之公此誠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快事也猶龍曰不然子不見

夫鸜鵒乎學語不成。亦足自娛。吾無學無識。且膽銷而志冷矣。世何可深譚。譚其一二無害者。是謂槩。梅子曰。有是哉。吾將以子之譚槩子之所未譚。猶龍曰。若是是旌余罪也。梅子笑曰。何傷乎。君子不以言舉人。聖朝寧以言罪人。知我罪我。吾直為子任之。於是乎此書遂行於世。

古今譚槩

古吳馮夢龍　纂
古亭梅之熉　閱

口碑部　靈蹟部

荒唐部　妖異部

非族部　雜志部

迂腐部第一目錄

昌州佳郡　忌諱 計三條
龍驤多諱　諱父名 計八條
諱已名 計二條　求七十二世祖墳
束帶耕田　束帶應兄語
王劉莊臥　讀父書
敬妻 計二條　妻犯齋禁
百忌曆　拱手對妾
問安求嗣　不近妓 計三條
心中有妓　欲點妓酉

李退夫褻語　雅言 計二條
誦經稱小人　匍匐圖
滅竈　懷糒
飲食必以錢　別駕拾桑
却衣　埋羹
珠玉報　佐管省過
顧協　吳徵士學問 計二條
太極寃　心學二圖
萬物一體　茶具

裴胡桃

迂腐部

予猶曰、天下事被豪爽人决裂者尚少、被迂腐人擔誤者最多、何也、豪爽人縱有疎畧、譬諸鉛刀雖鈍、尚賴一割、迂腐則塵飯土羹而已、而彼且自以爲有學有守、有識有體、背之者爲邪、斥之者爲謗、養成一箇怯病天下、以至於不可復、而猶不悟、哀哉、雖然丙相溫公自是大賢、特摘其一事之迂耳、至如梁伯鸞程伊川所爲、未免已甚、吾并及之、正欲後學大開眼孔、好激事業、非敢爲邪爲謗也、集迂腐第一

○問牛

丙吉爲丞相、嘗出逢鬬者、死傷横道、吉過之不問、已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

[illegible]問人所不[illegible]大於牛[illegible]淵

死傷横道、反不干陰陽之和、而專討畜生口氣、迂腐莫甚於此、友人詰余曰、誠如子言、漢人何以吉爲知大體、余應曰、牛體不大於人耶、友人大笑

○驅驢宰相

王及善才行庸鄙、爲内史、時謂鳩集鳳池、俄遷右相、無他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臺、終日驅逐、時號驅驢宰相

驅驢出堂、正存相體

○彈髮御史

宋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王

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進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鬈如之狀、王躬是保、忠孰大焉、是學丙吉樣子

○鵞鴨諫疏

高宗朝黃門建言、近來禁屠、止禁豬羊、聖德好生、宜并禁鵞鴨、適報金虜南侵、賊中有龍虎大王者甚勇、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鵞鴨諫議、足以當之

我朝亦有號蝦蟆給事者、大類此

○○成弘嘉三朝建言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令竝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襯裙，因此官馬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造看卓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擘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風俗歸厚

極小文章，生扭在極大題目上，肉食者鄙，信然

○宋羅江

慶曆中，衛士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失守於防閑故耳，聞蜀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須詔索此狗，豢於掖庭，以備倉卒，時號為宋羅江

凡亂吠不止者，皆羅江也，何必曰無若宋人然

○羅擒虎張尋龍

嘉靖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行人，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引月令

甘延壽陳湯既斬郅支單于首，請懸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議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

還問他斬郅支首是何時，恐不合秋後行刑之律

○○諫折柳

程頤為講官，一日講罷未退，上偶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擲枝於地，不樂而罷

遇了孟夫子，好貨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擲條也動一些不得，苦哉苦哉

○○賢良相面

唐肅宗時，初詔賢良，一徵君首應，上極喜，召對，無他詞，但再三瞻望上顏，遽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不，上曰，不知，對曰，臣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上曰，宵旰所致耳，舉朝大笑，帝亦知其為妄人，恐塞賢路，乃除授一令（又學燕昭王）

舉朝官員，還有不管皇帝肥瘦的，此賢良較勝，只怕作令後，反不管百姓肥瘦耳

○京兆京尹禱雨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一具悉召城中巫覡以身雜入共舞於龍所觀者嗤笑彌月不雨又請禱於文宣王廟上聞之戲曰丘之禱久矣

○請禪天下

孝昭時泰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眭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立柳生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即說曰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使友內官長賜上此書霍光惡其妖言惑衆誅之

此等建言非漢人不敢然迂亦甚矣

○○封宜娛樂

宋侍讀林瑀自謂洞於周易嘗以仁宗時合易之需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須頻宴遊務娛樂始合卦體而天下治仁宗駭其說斥之

飲食宴樂人主自會不須相勸

○○哭天

漢兵盛莽憂甚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哭天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千餘言諸生小民令旦夕哭為設餐粥尤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漢兵入都門宮中火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號呼時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拭於前時日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

○○孝經可退賊息訟却病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須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趙韓王以半部論語定天下孝經何不可破賊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後有病者亦請漸誦書

〇〇修身爲本

籓司吳夢蜚家有怪時出以竊飲食間竊衣飾金銀吳厭苦之偶訴監司徐公徐曰邪不勝正未書修身爲本四大字令帖堂中鬼見拍手揶揄且出穢語徐大作

〇〇迂腐有種

唐昭宗時鄭棨爲相太原兵至渭北天子將於攘却之術棨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後棨孫珏相梁末帝唐莊宗兵入汴帝惶恐不知所爲珏獻一策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寶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耳

是祖是孫

開元間上東封泰山歷城令杜豐辦供應以爲從幸人多設有不虞倉卒不備乃造凶器三十具寘諸行宮光彩赫然有刺史駭謂主上封禪祈福誰造此不祥將索治豐豐逃臥妻牀下詐死得免時豐子杜鍾爲兗州參軍掌廐馬芻豆曰御馬至多臨日煮之不給不若先辦乃煮粟豆二千餘石熱納窖中及至皆臭敗矣

是父是子

〇治平之學

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陳蕃不掃一室爲欲掃清天下石塘不正笠意者志不在一笠也惜哉不以此對袁彥公曰爾時方溫大學想不到此

〇〇舒太守笑

舒玉性躭經史對客語未嘗有笑容知常州日值賓僚大會娼優在庭公忽大笑僚佐呼優獎之曰汝能使太守開顏真可賞也一人竊疑公笑不由此乘間問公公曰曏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對賓客宜思同人卦對酒食宜思需卦可惜一笑殊不切景

〇許子伯哭

許子伯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

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卓老曰人以爲濟我以爲趣子猶曰杞人恐天墜漆室愁魯亡若遇許子伯淚眼成湘江

○孝泌

江泌字士深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泌以別之然菜不食心謂其有生意衣敝多蝨以綿置壁前恐蝨饑死復置衣中

五穀都有生意何以獨貧爲一蝨大費周折又可笑

○○郭逵將略

郭逵從征行師無紀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進兵有日矣乃付諸將文字各一大軸謂之將軍下令字畫甚細節目甚繁又戒諸將不得漏洩諸將近燈火竊觀之徐禧嘗見之云如一部尚書多禧三日夜讀之方竟則諸將倉卒之際何暇一一也內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豬聲仰諸軍多養豬如象至則以錐刺豬豬既作聲象自退走

○○反支日　忌日

王莽敗張竦客池陽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

反支果是凶日在家且得禍何況出行

涇州書記薛昌緒天性迂僻梁師入境涇帥宵遁臨行攀鞍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自匿草菴下出聲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日辰是某不樂涇帥怒使人提上鞍韉摑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客

好箇薛迂僻忌日草菴匿不見客寧見賊

○檢譜角觝

江陵顏雲偶於市上收得孔明兵書遂負可將十萬吞幷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眞對大敵時謂之檢譜角觝

雜俎載賭錢呪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呼骰色隨意而轉有趙生者信之誦至千喜曰亦足小勝遂與人決賭連呼不驗喪貲而返顏雲何以異此

○奇技自獻

新莽時博募奇技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

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猶欲獲其名、皆拜理軍

○李晟張一中談兵

成化二年、都察院經歷李晟言邊務兵機各五事、以薦用舊臣、非所宜言、降調爲通判、弘治元年、復上疏言臣學兵法四十年、得其奇要、上戰法一篇、急務二篇、高自稱許、上命工部試造戰車弓弩、俱不可用、坐虛靡錢糧、降四級、爲雲南曲靖衛知事、十年、復上疏言邊事、稍

遷都察院照磨、十五年、遷鄖陽府撫民同知、不肯行、明年、復上疏願邊方自效、得旨、仍有西北邊兵備員缺推補、正德四年、冒候缺兵備僉事、上書獻安攘六論、下兵部、參其大言無實、垂老不悟、姑免罪、放回閒住、八年、再冒銜上兵書五種、仍放回、史稱其所制全身鐵甲、工部鑄而俾試之、行數步、輒仆焉

王弇州云、晟既姓李、而名同西平、其小時穉自負矣、據其弘治元年流、學兵法已四十年、當亦不下五十、至正德八年、且八十餘而氣不少沮、亦人妖哉

張進士一中、初名寬、湖廣襄陽人、流賊犯襄陽、寬以翰林檢討自乞贊軍務、建策驅流人還鄉、累死者以千萬計、尋陞按察僉事、坐貪淫革職、至是北虜犯塞、潛來京師、上疏請易旗號盔甲皆爲黃色、牌面皆作虎形、曰黃爲中央之土、以剋北方之水、虎驚胡馬之目、見必懼退、然後以神鎗藥箭射之、且自謂秘機、不敢詳於副封、奏疏乞留中不出、下兵部、參其庸妄干進、罷之

○○獻策官銜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永亨

管見、上嘉之、更管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云、獻萬世保豐永亨管見天子改爲策字高郵州學正夏有文

○○劉主辱罵

劉寬常坐容、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無念否、顧左右曰、此人被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王昕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從容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念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北齊副劉）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

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罰人食肉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性迂緩不食豬肉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廚中取餅及豬肉令相毆者對餐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於豬肉中加之以酥

○○河南令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蓺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自旦至暮不能一畝

又值蝗災科民畜雞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剋期令民悉呈所畜羣雞既集紛然格鬭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障天百姓喧閙不已相傳爲笑

據孟子則畜雞極是王政但恨不得雞坊小兒作都司晨耳

○○歸王吏治

歸太僕有光爲官吳興每治事胥吏輩環擠案旁幾不容坐歸以硃筆瓶蘸捉向諸人曰諸君若不速退我便灑將來也合堂大笑

吾蘇王中吳先生厚德而拙於吏治由鄉科爲縣令每視事有疑輒密緘條紙質之記室一日拆封見吏匿銀怪之亟爲傳問得教云此弊也宜重懲王爲點頭久之折完王問吏何以匿銀吏堅諱搜之不得怒責十板既退餘怒未息述諸記室記室曰何不監追贓物而輕釋乃爾王搖首曰使不得責至七八板時彼羞極面俱發赤矣

○椽史養名

漢朱博遷瑯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椽

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齊兒欲以此爲俗耶皆斥罷之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不禁盜墳

一朝士賦性甚迂知河中府龍門縣有薛少卿者寄籍於縣墳塋松檟忽經盜砍因詣縣投牒陳訴朝士判曰周文王之苑囿尚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

○○昌州佳郡

李丹授昌州倅以去家遠乃改鄂州彭澤村閭之吐飯

大步往謁、李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李驚曰、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

淵材嘗言平生就死無恨、惟有五事不甘耳、人問其故、淵材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詩、聞者大笑

〇忌諱

宋文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改騧馬字為馬邊瓜、以騧字似禍故也、移牀修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謐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

後梁蕭詧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

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筯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豎笠、諱狼籍、以郎搥為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為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蓋

謝在杭云、余所見縉紳中有惡鴉鳴者、日課吏卒左右彀弓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官文書一切吏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

湖友華濟之常言其郡守某、忌諱特甚、初下車、丁長孺來謁賀、怒其姓、拒之再三、涓人解其意、改丁為于、乃欣然出見、一日御史臺有大獄當讞、牘中有病故字、吏以指掩之、守見文義不續、以筆擊去吏指、忽覩此字、勃然色變、急取文書於案卓足下旋轉數次、口誦乾元亨利貞、合堂匿笑

柳冕為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有語落字者、忿然見於詞色、僕夫犯之、輒加箠楚、常謂安樂為安康、聞榜出、遣僕覘之、須臾僕還、冕迎門曰、得否、僕曰、秀才康了

〇龍驤多諱

歷腸章言梟乃天毒所產、見聞者必罹殃禍、急向梟連唾十三口、然後靜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焉、漢蒙州刺史龍驤、武人、極諱己名、又父名嘖、子名耶、亦諱之、故郡人呼梟曰吐十三、鵲曰喜奈何、蛩曰秋風、部屬私相告云、使君祖諱飯、亦當稱餓粥耶

〇諱父名

則天父名韄、改華州為秦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州為同州、朱溫父名誠、以其偏類戌、改戎己為武己、楊行

密父名慤，與夫同音，凡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皆去夫字

御史大、光祿大，是何官銜，何不曰大御史、大光祿

唐李賀以父名晉，終身不舉進士

韓昌黎曰，父名晉，不舉進士，若父名仁，子遂不得爲人乎。陳錫玄曰，此諱而近愚者也。杜衍帥幷州，吏請家諱，公曰，我無諱，諱取枉法贓耳，斯則達人大觀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糕，啖客，袁獨淒然不食

北齊劉臻性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范曄以父名泰，不拜太子詹事

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辭著作郎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

徐積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不踐石，遇石橋使人負之而趨

王逸少父諱正，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一月，而其名諸子曰徽之、獻之、操之，其孫又名直之，三世同用之字，此更不可解

○諱己名

田登作郡，怒人觸其名，犯者必笞，舉州皆謂燈爲火，值上元放燈，吏揭榜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俗語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此

宋宗室有名宗漢者，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宫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太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

石虎時，號虎爲王猛。朱全忠時，號鍾爲大聖銅。又李甘家，號柑子爲金輪藏。楊虔卿家，號魚爲水花。李隆先家，號牛爲鈍公子。李栖筠家，號犀爲獨筍牛。俱以避諱故也。至如天成長興求稱牛曰格耳，則以屠牛

[illegible]其名而僧家諱酒爲般若湯、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巧言文過，尤可惡矣

求七十二世祖墳

熊安生在山東時，或詐之曰，某村故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曰，七十二世，乃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冢而哭

東帶耕田

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袒裸，原

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責家貲買此田三農之月輒
東帶垂泣躬自耕墾
古者諸侯籍田冕而登紘躬秉耒以耕亦如此想
○束帶應兄語
劉祭酒弟璡方軌正直祭酒常夜呼璡欲與共語璡不
時答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璡曰向束帶未
竟
○王劉莊臥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當世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以

夢寐中恐見先靈也
見先靈更須衣冠束帶俯首鞠躬何但叉手
五代劉詞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吾以此取富貴豈
可一日輒忘
中進士的便當席書寢研做財主的便當臥糞寢灰
○○讀父書
顏愷讀父書每句應諾 見韻府
○敬妻
樊英常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問之英
曰妻齊也
唐薛昌緒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語再三然後
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就宿必請曰
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候報可方入禮亦如之
○○妻犯齋禁
周太常澤字稺都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闚問所苦
周以為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
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
日不齋醉如泥

○○百忌曆
李戴仁性迂緩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
則見令夕閻忽叩戶戴仁急取百忌曆看之大驚曰今
夜河魁在房不可行事謝到而已閻慚去
又漢陳伯敬與妻交合必擇時日遣媵御將命往復
數四
○拱手對妾
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乘間俾盛飾送
入書房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嘗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

是何書、公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

問安求嗣

國朝史餘云、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於太夫人曰、獻章求嗣、顧主事餘慶面質之、因正色曰、是何言、太夫人孀婦也、陳嘿然、常熱周木、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須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何用問爲、時人取以爲對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

不近妓

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琨、酒炙皆命妓傳行、每及琨席、必令致牀上、回面避之、俟其去、方敢飲噉

此等客、顏不必請、此等席、王不必赴

蔡君謨守福唐時、會李太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散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牆而去

又是一箇陳驚座

楊忠襄公邦乂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舊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豔妝而出、公愕然趨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

心中有妓

兩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愠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欲黥妓

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曰、曾伏覩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劓剕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

李退夫褻語

宋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爲事矯異、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口誦褻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云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故皇祐中、館閣或談語、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夫婦果是褻語、處士不錯、肖衹雅言、便令胡荽不茂

雅言

李獻臣好爲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陜漕罷越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天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漸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二蓋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本欲雅言自費唇舌

汪司馬南溟喜摹古一日其媳與夫競寵割去夫勢儓

愴愰趨報坐客驚問汪徐徐應曰兒婦下兒子腐刑

崑山周用齋不識道路每至轉灣必拱立道左向人曰問津負擔者不解其義因指義井與之

○誦經稱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云云誦畢贊歎云這天童極靈聖傍一人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耶

雅與不雅總成迂腐

○○匍匐圖

福州陳烈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莆田烈往弔之將至境語門人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襴鞾偕二十諸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婦人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遘

畫匍匐圖

○○滅竈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

事真妙於善用伯鸞心術未免太冷

○懷糒

物理論云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舊人往存省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主人榮其降已乃盛爲饌羹出懷中乾糒求一盃冷水而食之

○○飲食必以錢

風俗通云安陵清者郝仲山每飲馬渭水投三錢於水中潁川郝子廉亦然又郝嘗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席下而去後漢書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百文姊追送之丹見里中芻蘗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別駕拾桑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之

別駕亦有公事那得此閒工夫

後周張元性廉潔南鄰有杏二樹杏熟多落元園中悉拾以還主子猶曰這又是趙軌作偏

○却衣

軒惟行名軌鹿邑人清貧四時一布袍嘗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敝裘有司急進衣却去竟候衣乾

幸有被裹不然不學陳三凍殺乎

○埋羹

王璡爲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太好名太作業

○珠玉報

貴州廉使孔公若節自厲土官以明珠寶玉來獻公悉於堂上椎碎之遂爲土官下火蠱行抵浙江火自口出高數丈而卒

不受可也椎碎何說暴殄天物死宜矣

○○伉管省過

郭林宗謂伉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

不食鞭牛一下至今戚戚耳

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顧協

北史顧協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卒無嗣

此等嫁娶是亦不可以已乎

○○吳徵士學問

吳徵士與弼一日出穫手爲鎌傷流血不止舉視傷處曰若血不即止而吾收之即是爲爾所勝言已而穫如

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即此便暴殄天物乃負擔夜去

吳康齋召至京師嘗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菔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太極寃

婁諒自負道學佩一象環名太極圈桑悅怪而作色曰吾今乃知太極匾而中虛作太極訴寃狀一時傳誦

○心學二圖

天順初漳州布衣陳剩夫名眞晟詣闕獻心學二圖其一為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黑之虛其中曰太極左曰靜作十六點黑右曰動作十六點白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攣而向左又各作十八點如前而大每一點包二卦以為太極生生之義盡於此矣其一為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點規而黑之虛其中曰敬左曰靜右曰動各作互圓相尺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之陰陽動靜也下禮部掌部事侍郎鄒幹不知說云何為寢其事

○萬物一體

一儒者譚萬物一體忽有腐儒進曰設遇猛虎此時何以一體又一腐儒解之曰有道之人尚且降龍伏虎即遇猛虎必能騎在虎背決不為虎所食周海門笑而難之曰騎在虎背還是兩體定是食下虎肚方是一體聞者大笑

○茶具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

謝在杭曰一木合盛茶何損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子猶曰此箕子唏象箸之意也

○裝胡桃

相國吳石湖一日宴客以胡桃裝就而後籠卓公屢裝不就一僮先以桃下卓用碟盛起公撫膺歎曰民偽日滋矣

迂腐部終

怪誕部第二目錄

怪誕部

子猶曰、人情厭故而樂新、雖雅不欲怪、輒耳矚之、然究竟怪非美事、紂爲長夜之飲、通國之人皆失日、以問箕子、箕子不對、箕子非不能對也、以爲獨知怪矣、楚王愛細腰、使羣臣俱減餐焉、議者謂六宮可也、羣臣腰細何爲、不知出宮、忽見腰圍如許、王必怪、怪則不測、卽微王令、能勿減餐乎哉、夫使人常所怪而怪所常、則怪反故而常反新矣、新故須臾、何人情之不遠猶也、昔富平孫冢宰在位日、諸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眞名臣之言乎、

唯做官集怪誕第二

○天文冠

新莽好怪、製天文冠、使司命冠之、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右仗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以尊新室之威命、司命孔仁妻坐祝詛事、連及、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問、更易新冠、

到王莽身上、周官井田俱屬怪誕、不止天文冠已也、

○大像

天后寵僧懷義爲作夾紵大像小指中猶容十數人構天堂以居焉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漆血爲之張於天津橋南忽大風起裂像爲數百段

○○酉陽雜俎載剳青事

上都市肆惡少好爲剳青有張幹者剳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剳工於胸腹爲山池亭院草木飛走無不畢具細若設色京兆尹薛元賞悉杖殺之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剳七十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恓惶覓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膊剳葫蘆上剳出人首如傀儡戲所謂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蜀市人趙高滿背鏤毘沙門天王吏欲杖其背見天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患李夷簡擒而杖之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經旬日高袒衣歷門叫呼乞脩理天王功德錢

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背刺天王像自言能得神力每朔望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貞元中荊州市中有鬻剳者製爲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蟾蝎鳥獸隨人所欲印之刷以石墨精細如畫焉

天下事久必成套無怪不常即剳印一事可見

荊州街男子葛淸自頸已下遍剳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剳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黃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窠窠紋絕細凡剳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

蜀小將韋少卿少不喜書嗜好剳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胷上剳一樹樹杪集鳥數千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云挽鏡寒鴉集耶叔大笑不已

陳錫玄曰此直以親之枝供兒戲耳可謂非夷俗耶

獨有一道士爲郭威馮暉彫刺則有異焉刺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刺馮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戒曰他日雀銜穀雁出瓮是爾亨日後郭氲乘壓雀穀稍近比登極雀遂銜穀而馮是時爲帥雁亦自瓮中槑

纍出矣、一時雕刺、却寄先徵、異哉

○刺眉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笑林評曰、見晉王克用、即當剔目、遇婁相師德、更須折足矣、子猶曰、此等人、宜黥其面、使學狄青、卸其臏、使學孫臏、或問其故、曰、這花臉如何行得通

○異服

進士曹奎作大袖袍、楊衍問曰、袖何須此大、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衍笑曰、盛得一箇蒼生矣

今吾蘇遍地曹奎矣

翟耆年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翟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只容得你唐裝

北齊宋道暉、阜城人、與同郡熊安生竝稱經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躡屐翩翩而去、冀州爲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宋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

命人稱頌經師、必以絳帳爲賢、而以高帽大屐爲醜、不知道暉特逞怪可笑耳、未若馬融之可恥也、融以一代大儒、門生滿天下、而諂事梁冀、獻西第頌、又李固之誅、疏草實出融手、視高帽大屐、岸然於任城王之前者、相去何啻千里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既坐轎、爲頂蓋所礙、遂撤去、露頂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衆首領鬼章、檻

車入京、故以爲戲

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寫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足、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米元章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鞾、人目爲活卦影

○○假面假衣服

張幼于燕居、多用假面、少與山僧處嘿㬻、一日往京兆官、過別張、笑謂曰、我儒人尚無官情、汝反不禁中熱耶、及拜官歸、乘馬相訪、張星冠羽服、戴假面出迎、口不發一辭、推以乘騎、觀者幾遮爲怪、前文鄭山人若庸攜村妓至、曰、婦能詩、請聯句、坐方洽、其夫忽以儒衣冠登座訐客不當近其内、客欲毆、止之曰、吾當以干戚解圍、仍用羽服假面與揖遜、夫驚而遁

假面對假僧假儒正妙

張敉 改名敉 幼于胞弟 嘗過江陰薛世和、薛方拜鴻臚歸、見敉上衣冠、門有繫馬、竟服其衣冠、乘馬張蓋報張、薛二孝廉之謁、二公具衣冠送迎、賓主略不相訝

世上衣冠半假也、幼于特爲拈示

○○宴死　祭生

黃彪夜看張敉、見其齋中設筵、敉獨居主人位、嘿若談對、問其故、答曰、今日宴死友張之象、董宜陽、何良傅、莫如忠、周思兼五人、我念所至、輒與心語、彪笑曰、以公所邀、諒諸君必赴

諸君奇客、張奇情、黃亦奇語

張孝資與張敉善、嘗謂敉曰、予倘先君歿、當煩誄祭、然吾未也、盍先諸、敉奇其意、爲寸且懸祭文、設几筵、邀孝資至、先延之後廡、令演習禮、伶人奏樂出之、正襟危坐、助祭者闐翁祭畢、俟滿堂香煙繚繞、敉朗以詩云、祭是生前設、魂非死後招

金陵史癡 名忠字廷直 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孝資生祭類之

○○張幼于贖罪

張居士臆月朔謁家廟、樓匾忽墮、張曰、此祖宗怒我也、因沐浴茹素、作自責文、因服長跽謝過、凡七日、以巨石壓頂、令家奴下杖數十、已而口占贖罪文、備述生平讀書好客之事、因起更衣、插花披錦、鼓樂導之而出、曰祖

宗釋我矣

○○蘇湛引過

蘇世長在陜、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市、壓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長不勝痛、楚而走

側身脩行足矣、而成湯以身代犧、閉閤思過足矣、而世長以身受撻、是皆已甚也、鞭之流血、長不容不走矣、倘桑林之神、眞欲犧享、不知商王意下如何、一笑

湛子文、朴今江夏、勤省邊夷、設有小愆、輒以狀自劾、使吏望闕呼名、已唯諾叅謝

虛文可厭

○殮如封角

司馬文正公薨、程正叔以禮說殮之、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唐末吳堯卿以傭保起家、托附權勢、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及廣陵陷、軍人識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易服而遁、至楚州、爲讎所殺、棄尸廁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歛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時人以爲笑端、蘇語本此

○飼犬

暢師文好奇尚怪、總帥汪公張具延飲、主人方送正飯、師文忽願使其童瀉羹於地、羅龍餅其側、主命再供、飯至、又復如前、遂推案上馬而去、後使人問之、因作色曰、猶不見其犬乎、或寢或訛、列於庭下、是不以犬見待、且必以犬見噬也、吾故飼之而出耳

犬客竝列、亦是主人不謹、莫怪莫怪

○潔疾

暢純父有潔疾、與人飲、湯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後授之、刷事、自飲亦然、食物多自手製、水惟飲前桶、薪必以尺、葱必以寸、一日劉時中與文子方同過、值其灌足、瞷閽二人至、輟洗而迎、曰、適有佳味、可供佳客、遂於臥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持啖二人、子方與時中云、公洗者公自享之、勿以二桃汚三士也、因於案上各取一顆大笑而出

純父過以潔自信

齊王思遠性簡潔、客諸已者衣服垢穢、則不前、必刑儀

新楚乃與促滕及客去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同時丘明士蓬首散髮終日酣醉李珪之曰吾見王恩遠便憶丘明士見丘明士便憶王恩遠

宗炳之性潔賓客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洗牀

遂安令劉澄有潔癖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蟻百姓不堪

王維居輞川地不容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王思微好潔左右提衣必用白紙裹手指宅中有犬牙屋柱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未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荊公夫人吳性好潔與公不合公自江寧乞歸私第有一官藤牀吳假用未還官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公直跣而登牀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又嘗為長女製衣贈甥裂綺將成忽有猫臥其旁夫人將衣置浴室下任其腐敗終不與人

荊公終日不梳洗蟣蝨滿衣當是月老錯配

米元章有潔疾盥手以銀為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為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巾帽亦時時洗滌又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必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

周仁熟與米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各半特善誇耳芾方發笥檢取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污矣不可用周遂取歸（或作丁晉研非也）

芾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年周殿撰謂芾善誇誠不謬○周非欲研特以米好潔聊資嬉笑耳周後復以研歸米米竟不取

○倪雲林事

倪雲林名瓚元鎮其字也性好潔文房拾物兩僮輪轉拂塵須臾弗停庭前有梧桐樹旦夕汲水揩洗竟至稿死嘗留友人宿齋中慮有汙損夜三四起潛聽焉微聞嗽聲大惡之凌晨令童索唾痕不得童懼笞拾敗葉上

有積垢似唆痕以塞責倪掩鼻閉目令拚棄三里外
寓鄒氏日鄒塾師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倪聞宣伯
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麤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
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倪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
無味吾斥去之矣初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善畫使人持
絹侑以重幣欲求其筆倪怒曰倪瓚不能爲王門畫師
即裂去其絹士信深銜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
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
倪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倪

數十倪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窘辱而一語
不發何也倪曰一說便俗
或又言元鎮因香被執因於有司每傳食命獄卒舉
案齊眉卒問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及飯耳卒怒
鎖之溺器側衆雖爲祈免憤哽竟成脾泄令人以
太祖投之廁中謬也
又聞倪元鎮嗜茶其用果按者名清泉白石非佳客
不供有客請見且彌月矣倪鑒其誠許之客丰神飄
灑倪甚欣洽命進此茶客因渴再及而盡倪便停盞

入內終不出客請其故倪曰遇清泉白石不徐徐賞
味定非雅士又倪有清秘閣人所罕到有白馬極愛
惜會母病請葛仙翁診視時天雨葛要以白馬相迎
既乘馬亂行泥淖中人馬俱污及門先求登清秘閣
倪不敢拒葛躡屐而上咳唾狼籍古玩書籍翻覆殆
遍倪自是遂廢此閣終身不登或云倪有仙骨葛以
此破其迂僻冀得度世惜乎其不悟也
倪元鎮於女色少所當意一日眷金陵趙歌姬留宿別
業心疑不潔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頂至踵且捫且嗅

捫至隱處復俾浴凡再四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夢
同時楊廉夫耽好聲色每會間見歌兒足小即脫其
鞵載盞行酒謂之金蓮杯一日與倪會飲楊脫妓鞵
傳觴倪怒翻案而起楊亦色變席遂散後二公竟不
復面

○惡婦人

梁蕭眘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
世間逐臭之人又何多也

○○朝野異聞載何頫學問

嘉隆間講學盛行、而楚人顏山農之說最奇、謂貪財好色、皆從性生、天機所發、不可閼之、第勿留滯胸中而已、門人羅汝芳成進士、戒且勿廷對、羅不從、明年遇之淮上、笞之十五、挾以遊、羅唯唯惟命、後至南都、以挾詐人財事發、捕之官、笞五十、不哀祈、亦不轉側、困囹圄且死、羅力救之得出、出則大詈不已、謂獄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也、羅亦唯唯

何心隱者、其才高於顏山農、而狠幻過之、嘗言天地一殺機也、堯不能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殺桀紂、故得天下、少嘗師事山農、山農有例、師事之者必先毆三拳而後受拜、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意甚悔、一日值山農之淫於村婦也（正是天機不知心隱何以相左）、匿隱處、俟其出而捉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

按顏謫戍歸、八十餘尚無恙、而何竟爲張江陵所殺、幸與不幸耳、然江陵未相時、訪耿御史、坐席未煖而去、何從屛後窺之、便謂此人能殺我、亦異矣哉

○陳公戒酒

南京陳公鎬善酒、督學山東時、父慮其廢事、寓書戒之、乃出俸金、命工製一大盌、可容二觔許、鐫八字於內云、父命戒酒、止飲三杯、士林傳笑

按公爲山東提學時、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無箸恐公怒責、公略不爲意、或請啓門外索、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亦迂介之士也、予猶曰、簠簋始於土硎、安知削柳非箸之始乎、迂儒不知禮意、但立異取名耳、不然、胡不弁三杯戒之

○○浴酒

石曼卿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洞天聖酒

虢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於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楊希古佞佛

楊希古性迂僻、酷嗜佛法、嘗設道場於第、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俯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

○暴尪隍

萬曆己丑蘇郡大旱時石楚陽爲守清惠素聞禱雨特切乃舁城隍於雩壇與之對坐去蓋暴烈日中神像皴裂而石感暑疾幾殆翁閣湖山公錄誤也

○項王廟

夷堅支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據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

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獲罪扶掖以出秉燭檢視神像垂淚亦未已

以憤王遇歎豪正如重歎拔山那得不淚石介作三豪詩謂杜默歌豪石曼卿詩豪歐陽永叔文豪

○馬狀元剌

相傳馬狀元鐸母馬氏妾也嫡妒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後亦中狀元上喜其文御筆於馬旁加其宗名李騏越三日臚傳凡三唱無應者上曰即李馬也騏乃受詔每設剌騏字黑書馬字背其

相傳徐髯翁受　武宗知遇嘗以御手憑其左扁遂製一龍爪於肩上與人揖只下右手亦怪事也

一母生二狀元奇哉宋陳尚書與潘樂之文學潘兼子陳有妾宜子乃以借之即了翁之母也未幾潘生子名良貴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詩文好怪

羅玘爲文率奇古險怪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喬木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於隙間窺見其容

色枯槁有死人氣都穆乞伊考誌銘銘成語穆曰我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

怪道誌銘多說鬼話

劉幾有文名歐公知貢舉得幾卷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以朱筆直勒之

盧仝號玉川子詩體與馬異俱尚險怪二人結交詩云仝不仝異不異是謂大仝而小異

○○亭館奇名

江西右諭蕭大山好奇之士名其堂曰堂堂軒曰軒

軒軒亭日亭亭亭陳越經江西蕭邀飲遍歷亭館以觀其匾至一洞因戲之曰何不云洞洞洞蕭爲不懌

○曬腹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黄門謂午睡爲攤飯

○○解語神柩

苗駝進士嘗自外遊歸途疾甚不堪登升適有輦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即就而寢息其中至洛東門閽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來由駝謂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貧不能致他物相與無怪也閽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

○陸舟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何處答云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怪誕部終

癡絕部第三目錄

癡絕部

子猶曰，虎頭三絕，癡居一焉，癡不可乎，得斯趣者，人天大受用處也。硯大一片赤縣神州，縱生塞滿，原屬假合，若復件件認眞，爭競何已，故直須以癡趣破之。過則驕，不及則愚，是各有不受用處，若夫妬愛貪嗔，還以認眞，受諸苦惱，至癡而惡焉，則畜生而已矣，毋爲驚嚇，毋爲螳怒，不望癡福，且遠癡禍，集癡絕第三

○○癡趣

陶淵明自用銅缽煮粥爲食，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方鎔隱天門山，以椶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韓退之嘗登華山巔，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

　便知心術勝章子厚

[illegible]旭大醉，以頭濡墨而書

○蘇州癡

蘇人好遊，袁中郎詩云，蘇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無月虎丘山，重陽有雨治平寺

　此正蘇州人一生大正經處

○○米顛事

米元章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宋徽宗在艮嶽，召米芾至，令書一大屏，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

　只癡進，不癡出

米元章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

米元章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竝被

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忽起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答曰吾從衆

惟不自謂癡乃眞癡今則癡人比比是矣飾癡態以售其姦借癡名以寬其謗此又古人中所未有也

米芾好奇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溲於葬間米色

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竟不敢叱相

米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

○去鬚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者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

○畏癡

石梁性畏見巳之影以爲鬼也驚而死

陸念先生平畏鬼畏水畏狗夜寢必擁持一人乃安不然亦與連榻不得遠去數武近道未嘗就舟適遇當渡潤處則洪飲取醉重衾蒙首悶臥艎中或故牽出之即狂呼哀鳴不啻就死行街市中見犬必避人後或聞猘猘聲輒狂奔無地欲訪客必令二人前驅衛之徐聲遠寓韓氏園庭蓄馴鶴陸詣徐偶應門無人立俟戶外良久徐始覺因調之曰公畏鶴如狗奈天下笑何

○○驕癡

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矜伐過實諸少年因相稱譽以

爲戲弄焉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長康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諷詠達旦

搥腳人何必不如自家老嫗得他贊亦自好

子美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聞更有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矣

顧愷之以一櫥畫寄桓玄，玄發廚後竊之，而緘閉如故。後愷之來，啟已空，笑曰：妙畫通靈，變化去矣。

○○喜得句

莆門老儒朱野航頗攻詩，館於王氏，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朱得句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叩扉，呼主人起，舉家皇駭，疑是火盜，及出問，始知，乃取酒更酌。

一酒也，先生賞詩，主人壓驚。

閩人周朴性喜吟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昃忘返。得句則[illegible]自[illegible]，嘗[illegible]逢一負薪者，忽持之，厲聲曰：我得之矣。句云：子孫何處爲閒客，松栢被人伐作薪。樵夫蹙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徼卒，疑樵者爲偷兒，縶而訊之。朴徐徙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

一士人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見朴來，故欹帽掩面吟朴舊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遽隨其後，士促驢而去，略不顧，行數里，追及，語曰：僕詩河聲流向西，非向東也。士人頷之而已。閩中傳以爲笑。

○太史公

山人某姓者，自負其才，傍無一人。途中聞乞兒化錢聲甚悽惋，問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喚三聲，某傾囊中錢與之，[illegible]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金老童

烏程金生，七十餘，猶應童子試，爲文鄙俚而高自贊歎。人見之無不笑者，因詒之云：凡文章令人贊美，尚非其至。若奇快之極，不禁歡笑者，名人之筆。贊美有之，其能發人笑者，即王唐不數數也。金信之，自是有笑其文者，金亦欣之，撫掌對人云：吾某文爲某某先生所賞。以此自炫焉。遇縉紳，輒拜稱門生，冀其薦達。縉紳亦利其呈課，以爲笑端。適陳令經正試士，縉紳預言老童之狀，令獨標其名爲一案，召語之曰：汝的是奇才，不愧案首，惜汝齒長，留作來生未了事可也。金逢人輒道令之知，而不舉以爲忌才，欲持卷訟之學道。衆言令惜汝才，奈何讐之，苦諭乃止。

余親見此老數藝，猶記其牛羊父母題破云：二獸歸二親，弟肆殺兄論也。校人烹之破云：校人方畜魚之

命、而必熟之爲友、自言曾詣友人家、値會課、題爲閔子騫冉伯牛、衆方閣筆、苦於難破、吾破之曰、四賢中、二賢德行中可取也、友人見我二中字切題、喜極、無不笑倒者

〇〇愚癡

顧愷之癡信小術、桓玄嘗以一柳葉詒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引葉蔽己、玄佯眯而溺之、愷之信玄不見己、受溺而珍葉焉

裴令公性慕禪林、往往挂衲、所生子女、多名師女僧奴、滑令婢妾承事禪師、冀其聖種

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怒曰、朕諸親會飲、甚歡、汝是親王、爲二百戶封、幾驚殺我、敕令曳下

黃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蝕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呼曰、可對虎子養溪魚

崑山孫隰齋名雲進士乃孫、性騃、已破家盡矣、惟餘兩坐杌、一日見攜籃過者、欲貿而無錢、以一杌與換之、其人將杌售鄰家、得米二斗、鄰家意欲成對、其人曰、易耳、乃復以籃往換、孫頓足曰、何不早來、果有一杌、適已碎作薪煮飯矣

〇〇妒癡

李益有妒癡、閑妻妾過虐、每夜撤灰扃戶、以驗動靜、據小說李十郎負霍小玉、其癡疾乃霍爲祟而然

崑山陳梧亭言其邑某秀才、亦有疑疾、而性畏鬼、夜在家嘗伏暗處、俟其妻過、據前擁之、妻驚呼、則大

喜曰、吾家出一貞婦矣、一日喚土工甚急、詢之以故、工方爲大家治屋、屢辭不獲、乃舍而就之、問何造作、指門內壁間一隙曰、爲塞此、工慍曰、撥忙而來、宜先其急者、答曰、汝何知、此隙雖小、間壁有瘦長漢、儘可鑽入、吾是以汲汲也、又歲中藏橘腐潰、不可食、乃攜於橋欄上、每雙數而擲之河中、人問曰、既棄、何數爲、答曰、雖棄物、亦要一見數目

〇愛癡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萬世情癡之祖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吳下韋生貌劣而善媚於冬月宿名妓金兒家妓每欲用餘桶韋輒先之候桶煖方使妓坐

按奉倩竟以傷逝不壽同脫火宅固所願也韋生終與金兒諧好豈餘桶債不了耶

吳中陳體方以詩名有妓黃秀雲性黠慧喜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乞詩百首爲聘體方信之苦吟至六十餘章神竭而殁情致清婉方苦吟時人多笑其老耄被詒而欣然每誇於人以爲奇遇

按體方每有吟咏必先索酒將死頭戴野花肩輿遍遊田前狂醉三日乃逝亦異人也

○寵妃

齊後主寵馮淑妃周師之攻晋州也羽書告急帝方獵欲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城遂沒帝至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妃共觀之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

後燕慕容熙寵愛符后從伐高句驪至遼東爲衝車地道以攻之城且陷欲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由是城守復完攻之不克未幾符后死熙悲號氣絕久而復蘇大殮已訖復啓其棺與之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閣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案撿有淚者以爲忠孝無則罪之羣臣震懼無不含辛致淚焉

○眇娼

秦少游云娼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西遊京師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遂大嬖幸取置別第中靡需伺奉惟恐不當其意有書生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觀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奚以多爲

○內園小兒

幸蜀記唐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以無馬告帝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帝因獨行往觀繞馬左右連稱好馬其馬未調忽爾騰躍踏帝左脇遂昏倒浪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僞稱氣疾醫人候脈謂是膀胱氣投治不效而崩

其密與百金也如竆贅餌婢其獨行觀馬也如頑童

背師、其倒地灑尿也、如無賴喫打、全然不像皇帝矣

○愛子

清波雜志、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彥璋銘

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

○○嗔癡

呂氏春秋、齊莊公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叱之唾

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告其友曰、吾少好

勇、年六十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孫

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

歿

鄧懸秦廷善、性多懸慨、嘗閱史至不平時、必拊案切齒

一日觀秦檜殺岳飛、太怒、且拍且罵、妻勸之曰、家債十

九、巳碎其八矣、留此喫飯亦好、遂善吒之曰、汝與秦檜

通姦耶、遂痛擊之

○○貪癡

玄宗欲相牛仙客、慮時議不協、問於高力士、力士亦以

爲不可、上怒曰、卽當相康䛒、蓋舉極不可者言耳、左右

竊報䛒、䛒卽拜相、䛒以爲然、乃盛服趨朝、就列延頸其有

成命、時人笑之

世廟時、通州虜急、怒大司馬丁汝夔、置之辟、縉紳見而

歎曰、仕途之險如此、有何官情、中一人笑曰、若使兵部

尚書一日殺一箇、只索拋却、若使一月殺一箇、還要做

他

王溥父祚致仕家居、呼一瞽者問壽、歷舉八十九十、

至百歲、皆云未也、此壽星命、最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

祚喜甚、令更推中間莫有疾厄否、瞽者細數至百三十

歲時、曰、祇此年流星欠利、祚便驚愕、瞽者曰、無傷也、微

若腸膈壅、便要耳、祚回顧子孫在傍侍立者曰、爾輩切

記此年莫著我喫冷湯水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岸、飲啖過

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沖舉、魏王之鎮潯

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

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霄、自謂當赴上

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脊

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

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

啾肉先生欲上昇、黄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
傳語麻姑借大鵬

近年浙中一士夫學仙、屏居已久、妄自意身輕、可以
飛舉、乃於園中累案數層、登而試之、兩臂纔張、遽爾
墜損、醫藥彌月始愈

相位至尊也、而極不可者、亦作妄想、殺慘禍也、而慕
兵部尚書者、不惜一月殺一箇、富貴之迷人如此、蔑
富貴不已、則思壽、壽不已、則思仙、癡而貪、猶可言也、
貪而癡、不可言矣、有貸貧人以錢者、早遇其人、索償
甚急、其人怒曰、汝夢耶、夢者曰、固也、汝即夢中償我
亦可、但不得賴、此以癡而貪者也、秦皇漢武竭天下
之力、以求神仙、梁武三捨身同泰寺、羣臣出錢贖之、
此以貪而癡者也

○惡癡

齊文宣晚年、留情沈湎、肆行淫暴、或袒露形體、塗傅粉
黛、遊行市肆、或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擔胡鼓而
拍之、歌謳不息、或持弁槊、遊行市壓、問婦人曰、天子何
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遂殺之、褒謁之好直諫、文
宣臨以白刃、顏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彼望
陛下殺以取後世名耳、帝投刃嘆曰、小子望我殺以成
名、我終不成爾名

文宣嘗醉至北宮、適太后坐一小榻、帝手自舉牀、后便
墜落、頗傷、既醒大慚、遂令多聚柴、欲自焚、太后驚懼、親
自持挽、乃令高歸彥執杖、口自責疏、脫背就罰、敕歸彥
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涕泣抱持、乃許笞腳五十

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
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
節、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

文宣寵幸薛嬪、忽疑其與清河王岳通、無故斬首、藏之
於懷、出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柈上、支解其
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
歎惜云、佳人難再得、載屍出葬、自被髮步哭送之

幼主戲令黑衣為羌兵、鼓譟陵城、而親率內參臨拒、又
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騖、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
一夜索蝎、至急、民間一蝎價與珠等、及旦、徵得三升、又
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乞食兒、又為窮兒

之市，親自交易

隋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明帝崩，東昏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推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每出遊走，惡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一月率二十餘出，旣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應且出，夜便驅逐，有不及披衣徒跣走出者，或病人不便扶持，中道棄

之，多死，一產婦不能行，帝入其室，令剖腹視男女，爲

東昏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曰，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先是鬱林王常曰，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動見拘束，不如市邊屠沽兒百倍寶卷殆其故智耳

唐太子承乾好狎群小，嘗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自臨烹煑，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與漢王元昌善，朝夕同遊戲，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笑樂

○風流箭

寶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弓，紙間密貯龍麝香末，每宮嬪羣聚，帝射之，中有濃香觸體，了無楚痛，宮中名風流箭，爲之語曰，風流箭中的人人願

○癡畜生

鶖性癡，見人輒伸頸相嚇，故俗稱癡人爲鶖頭

螳螂怒臂以當車轍

鱖魚性癡，見人則嚙其繫，謂人懼己也

海中烏鰂魚有八足，能集足攢口，縮口藏腹，腹含墨，值

漁艇至，即噴墨以自蔽，漁視水黑，輒投網獲之

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

陝西出半翅鳥，倍大如鵪鶉，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之半癡，亦曰癡半，舫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歇，人着紅裙襖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

蚺蛇大者如柱，性喜花，嘗出逐鹿食，寨兵數輩滿頭插花趨赴，蛇必駐視，漸近，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亦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奔散，伺之有頃，蛇身覺奮迅騰擲，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人舁之，一村飽其

內

螳螂嗔癡也，鸞與鵰驕癡也，烏鯽愚癡也，錦雞愛癡也，半翅蚺蛇愛癡亦貪癡也，故癡趣非人不能領，若惡癡則畜生之不若矣

癡絕部　終

專愚部第四目錄

艾子　沈泡子

迂仙別記 計廿四條　物性之愚 計五條

古今譚槩　專愚部目錄　二

子猶曰人有盜范氏鐘者負之有聲懼人之聞遽自掩其耳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惡而欲移之二事人皆以爲至愚抑知秦政之鞭石爲移山曹瞞之分香爲掩耳乎彼自謂一世之英雄孰知乃千古之愚人也故夫楊廣與劉禪同亡國忠與耆梧齊蔽平生兇孜徒作笑柄靜言思之不愚有幾集專愚第四

○昏主

劉玄稱帝羞即位低頭以手刮席汗流不止

司馬文王問劉禪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郤正教禪若再問宜泣對曰先墓在蜀無日不思會王復問禪如正言因閉眼王曰何乃似郤正語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大受用福人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時天下荒饉百姓多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晉陽失守齊後主出奔斛律孝卿請帝親勞將士爲帝

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衆既集，帝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咍，將士莫不解體。

王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隋兵入臺城，羣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曰：「吾自有計。」乃挾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欲投井中。袁憲及夏侯公韻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軍人呼井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怪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後人名爲辱井。初，賀若弼扳

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熲至，猶見啓在牀上，未開封也。叔寶既謁隋主，願得一官號。隋主曰：「叔寶全無心肝。」

楊玄感敗，帝命推其黨與，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所殺三萬餘人。帝後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

笑話有獨民縣知縣，如楊廣之言，須作獨民國皇帝方可。○二劉、晉惠皆土偶也，齊、宋三主皆乳豎也，若楊廣之才氣，自足籠罩天下，而不欲人多一語，其愚乃甚於前六主者。迨星象示異，而始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此語又前六主所不肯說者矣。故天愚可開，人愚不可開。

○逃債　埋錢

周赧王爲諸侯所侵偪，名爲天子，實與家人無異。貰於民，無以償，乃登臺避之，因名曰逃債臺。

宋明帝彧奢費過度，府藏空虛，乃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

周赧王是債主，宋明帝是地藏王。

○反賊

張豊好方術，有道士言豊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豊肘，云石中有玉璽。豊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後有玉璽。」旁人爲椎破之，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號太平皇帝，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秦爲征西將軍。德遣軍騎將軍王鎮討擒之。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

爲亂兵所殺、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革、答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哉、行刑者以刀鐶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卽崩爾、終當不易尊號

○○蠢父　蠢子

蘇州徐檢菴侍郎、老而無子、晚年二妾懷孕、小言爭競、已墜其一矣、其一臨蓐欲產、徐預使日者推一吉時、以其尚早、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俱斃（猶困謂巨室子婦誤）

受了小夫人性躁的虧○蠢子不肖有不如無徐公

不愚、但不知老夫人生徐公時、曾忍不曾忍

郡史吳蠢子年三十、倚父爲生、父年五十矣、遇星家推父壽當八十、子當六十二、蠢子泣曰、我父壽止八十、我到六十以後、那二年靠誰養活

徐公正防此一着

韓非子云、東家母死、哭之不哀、西家子曰、社胡不速死、吾哭之必哀（齊人謂母爲社）

○○蠢夫

蒼梧繞（孔子時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

交南蠻傳、烏滸人如是（烏滸在廣州南、交州北、見南州異物志）

楊國忠出使江浙、逾年、婦在家產男名朏、國忠歸、婦告以遠念成疾、忽晝夢爾我交會、因得孕、國忠以爲夫婦相念情感所致、歡然不疑

老賊多詐

平原陶丘氏娶婦、色甚令、復相敬重、及生男、婦母來看、年老矣、母既去、陶遣婦、婦頗急、婦請罪、陶曰、頃見夫人衰齒可憎、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相遣、實無他也

佛家作五不淨想、亦是如此、莫笑莫笑

越中一士登科、卽於省中娶妾、同年友問曰、新人安在、答曰、寄於湖上蕭寺、同年云、僧俗恐不便、答曰、已扃之矣、同年云、其如水火何、答曰、鎖鑰乃付彼處

○呆諭德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薦崔阡拜諭德、爲侍書、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某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笑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

安祿山曰、臣不知太子是何官、類此、然彼詐愚、此眞愚

○○呆刺史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牕接入鎖州宅門及報賊登壘乃身入櫃中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愼勿與

○呆參軍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集船人至則無別語但曰逆風必不得張帆

○○呆縣丞

南皮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案郭曰爾何姓慶曰姓王

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郭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左史總姓王又一日與主簿劉思莊語曰夜來一賊從內房出劉問亡何物郭曰無所亡劉曰不亡物安知為賊郭曰但見其踉蹌而走未免致疑耳

山東馬信由監生為長洲縣丞性朴實一日乘舟謁上官上官問曰船泊何處對曰船在河裏上官怒叱之曰眞草包信又應聲曰草包也在船裏

按信淸謹奉法一無所染後以薦擢至今縣治有去思碑焉子猶曰如此草包豈不勝近來金囊玉篋

○呆主簿

德淸有馬主簿本富家子愚不諳事忽一晚三更時扣大令門甚急令以為非火即盜驚惶而出簿云我思四月間田蠶兩值百姓甚忙何不出示使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蠶何如令曰十月間安得有葉簿無以對徐云夜深矣請睡罷自此後每夜出其妻必詣以倭子在外不可出遇聖節其妻曰可出行禮簿搖手曰且慢且慢有倭子在外

○智短漢

則天朝大禁屠殺御史婁師德使至陝庖人進肉問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叱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

○服槐子

道士黃可孤寒朴野嘗謁舍人潘佑潘敎以服槐子可豐肌却老未詳言服法次日潘入朝方辨色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狀追視之可也怪問其故乃攤槐條對曰昨蒙指敎特齋戒而撥之潘大噱而去

○誦判

周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赴天官試竟日不下筆人問榮榮曰與平日誦判絶不相當有一道事蹟同而人名別遂曳白而出來年選判水碓又闕筆人問榮榮曰我誦水碓是藍田今富平如何下筆

○拙對

諸史河南一士夫延師教子其子不慧出對曰門前緑水流將去子對云屋裏青山跳出來士夫甚怒一日士夫偕館賓詣一道觀拜客道士有號彭青山者脚跛聞士夫至跳出相迎館賓謂士夫曰昨令公子所謂屋裏青山跳出來信有之矣士夫乃大笑

○商季子悟道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黄冠士輒下拜求焉猾一猾覬其貲自炫得道誘之從遊季子時時趣授道猾内未得便唯唯而已一日至江滸猾詒云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乃置貲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升至杪猶趣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巳抱檣歡呼曰得矣得矣猾挈貲疾走季子既下猶歡躍不已觀者曰咄彼猾也挈若貲去矣季子曰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也

○唐皎注官

貞觀中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隴右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詒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大爲選人所欺

○○撿覓鳳毛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超宗父名鳳）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謙言無

有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内道隆謂撿覓鳳毛待至晡而去

○○門蠅　背龍

北史厙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左右皆蠅營之輩偏自不覺

宋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見之駭曰此大犯禁乃囚其人於獄具奏於朝上覽其奏笑曰此贅耳何罪即令釋之

周世宗以方面大耳為罪背肉如龍眞可疑矣

○○回回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京師隆福寺成民人縱觀寺僧雲集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卽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形像悞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讐而殺之

孔子惡作俑這回子惱得不錯

○○不知忌日

權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吏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布衣蔬食獨坐房中不出權至母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大怒曰衝破我忌日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

依桓玄不立忌日惟立忌時更便或謂桓玄非禮余笑曰今士君子之輩不忌日不忌時專一忌刻又何也○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作九月一日若生日可權忌日亦可改矣

唐文宗開成元年詔曰去年重陽取十九日今改九月十三日為重陽又張說上大衍曆序宋璟上千秋表幷以八月五日為端午蘇子瞻云菊花開時卽重九在海南蓺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古人不拘類如此在今日則為笑話矣

○性忘

唐三原令閻玄一性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史前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史曰某州佐也玄一慚謝須臾縣典至玄一疑卽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縣佐也又

慚而止

唐臨朐丞張藏用善忘嘗召一匠不至大怒使擒之匠旣到適鄰邑令遣人齎牒來藏用讀畢便令剝齎牒者笞之至十起謝杖因請其罪藏用方悔其誤乃命里正持一器飲之而更視他事少頃忽見里正指酒曰此何物里正曰酒也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飲藏用遂入衙齋齎牒人竟不得飲扶杖而出

○○性糊塗

沂州刺史李元鼎怒司功郄承明欲笞之先令屏外剝

進、承明狡猾、值博士劉琮璡來、詒以上怒來遲、令汝剃入、琮璡以爲實、便脫衣、承明轉遣吏卒擒進、乃自逸、元晶見剃至、輒命杖數十、琮璡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始覺誤笞、怒曰、爲承明所賣、亦不追治

唐張利涉晝寢忽驚覺、索馬入州、叩刺史鄧惲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死罪、惲曰、無之、涉曰、司功某甲所言也、惲大怒、呼某甲欲加杖、甲苦訴無此語、涉乃徐悟、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

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不獲、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目前、方云我馬尚在

李文禮性遲緩、時爲揚州司馬、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李倉卒聞之、便大慟、吏曰、是長史姊、李徐悟曰、我無姊、向亦怪道

不是性緩、還是性急、○無姊且哭、況有姊乎、李公定多情者

○○馬速非良

李東陽嘗得良馬、送陳師召騎入朝、歸成詩二章、怪而還其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此馬止二詩、非良也、東陽笑曰、馬以善走爲良、公思之良久、復騎而去、

○不知骰色

李西涯嘗與陳師召擲骰、得幺、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涯天才也、或曰、詒公耳、上幺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涯、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眞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周用齋事

崑山周用齋先生、性絕騃、幼時、每爲同學誘至城上、則盤桓而不能下、其處館也、值黃梅時、見主家暴衣、問其故、曰、凡物此候不經日色、必招濕氣、周因暴書囊、并啓東脩陳之、館童竊數件去、周往視、訝其減少、童詒云、爲烈日所銷耳、偶舟行、見來船過舟甚速、訝問之、僕以兩來船對、乃笑曰、造舟者何愚也、倘盡造兩來船、豈不快耶、後成進士、過吏部堂、令通大鄉貫、周誤以爲大鄉官、乃對曰、敝鄉有狀元申瑤老、吏部知其騃、麾使去、出謂

同人曰、尚有王荊老未言、適堂上色頗不豫、想爲此也、

又曾往婁東弔王司馬、（時元美請先司馬之難、）誤詣王學士宅、（荊石以省覲在告）學士錦衣出迓、周不審視、遽稱尊公可憐者再、學士曰、老父幸無恙、周曰、公尚未知尊人耗耶、已爲朝廷置法矣、學士笑曰、得無弔鳳洲乎、周悟非是、急解素服言別、學士命繳原刺、周曰、不須見還、即煩公致意可也、其憒憒多此類

又聞先生諸事憒憒、獨工時藝、初仕爲縣令、既升堂、端坐不語、吏請僉書以嘗之、周怒曰、賊狗奴、纔想得一佳破、爲汝攪亂矣、偶有迎謁、道中爲一門子所誘、識其味、既歸鄉、童僕皆蔑遠之、獨老門公殷勤啓事、遂與之暱、無節、因病死

○廣東先達事

羅汝珍言其鄉肉價每觔一分八釐、有先達爲下所欺、必用三分、偶於他席上談肉甚貴、主人云、不貴也、止一分八釐耳、歸以責僕、僕曰、有之、但非佳肉、明日如數市臭肉以進、食之不美、更不思他席所食之佳、輒准前價、又使僕鑿銀、每偷取、輒詒曰、銀散則折也、某未信、明日、

僕乃取大銀鑿而未殊者子曰、裂如許大孔、能不折乎、

○左道

晉孫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異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之、得刀、子恭死、泰傳其術、及泰爲道子所誅、其從子恩逃入海、衆謂泰蟬蛻仙去、就海中從恩、後寇臨海、爲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自沈於海而死、妖黨及妓妾皆謂之水仙、相隨溺者以百數

○事魔喫菜法

事魔食菜法、其魁爲魔王、佐者曰魔翁魔母、以張角爲祖、雖死湯鑊、不敢言角字、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則可以成佛、即身被殺、又謂得度、由是輕生嗜殺、方臘之亂、其徒肆起

○佛骨

唐懿宗遣使迎佛骨、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比至京、降樓膜拜、流涕沾臆、

佛牙是金剛鑽、佛骨又是何物

○方士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學未就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仙人而死亦所瞑目

稗史鍾生好仙多方學修煉之術每向人曰做得半日仙人而死亦所瞑目

李抱貞晚喜方士餌孫季長所治丹至二萬丸遂不能食且死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十丸而卒

西都一守備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其有玉絲環價甚高詒曰玉皇好繫玉絲環即獻之方士幷竊丹鼎而去時許石城作詩嘲云堆金積玉巳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絲環

○脉望

北夢瑣言張褧尚書少子嘗閱壁魚入道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是名脉望吞之則仙遂多書神仙字碎翦入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食不能得忽成心疾

○宋人鄭人等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途見婦人衣緇者輒欲取之婦人不與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郢人欲為大室使人求三大圍之木人與之車轂既而度之曰大雖有餘長實不足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促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須得火照之可覓鑽火具耳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且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市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請式曰象故袴妻乃毀其新令如故袴

鄭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曰車軛俄而復得一又問之曰車軛怒曰是何車軛之多也以為欺已因與之鬬

漢人過吳吳人設筍問知是竹歸而煮其牀簀不熟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

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

周之世卿趙之使將皆越姬之智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
劍所墜處也舟去及岍從刻處入水求之
此與膠柱鼓瑟守株待兔皆戰國策士之寓言也

○楚王

楚王佩玦逐兔患其破也因佩兩玦以為豫兩玦相觸
破乃愈迅

○蝦蟆為馬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求馬經年無似者更求之得

一大蝦蟆歸白父曰得一馬隆顱跌目脊郁縮但蹄不
如累趨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

○艾子

齊人獻木履於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
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沈屯子

沈屯子入市聽唱書至楊文廣被圍柳城內乏糧外阻
援蹙然興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憂念不置曰文廣圍
困至此何由得解家人因勸出遊以紓其意忽見擔竹
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道上行人必有受其刺者
歸益憂病家人為之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
作女人所適夫麻哈回也貌甚陋沈憂病轉劇親友來
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耳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
解負竹者歸家麻哈回作休書見付乃得也

○迂仙別記 吳下張夷令所輯 余摘其尤廿四條

迂公出遭酒人於道見毆但叉手聽之終不發言或問
公何意曰儻斃我彼自抵命吾正欲其爾爾
迂公與衛隱君奕衛着白子公大敗積死子如山枰中

一望浩白公痛懊曰老子命蹇拈着黑棋
陳孝廉喜奕公以棋劣故得近每受饒四子一日奕罷
公適輸四子色然驚顧曰頃若不見饒定是和局
公過屠肆見砧旁棋局甚設一癩頭奴取予布算公便
跨櫈坐與奴奕大敗拈子擲地欲碎其局奴曰此主人
棋何與爾事公曰若然即敗亦何與我事便回面作喜
拾子更着
煙鎖池塘柳五字寓五行昔稱絕對公一日誇向客曰
吾得所以對之矣冀粟陳献忠意取東西南北中也

鄰居有偷兒夜䦨公室、公適歸遇之、偷兒大恐、棄其所衣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入城雖丙夜必歸、至家門庭晏然、必蹙額曰、何無賊

公性酷忌僧、口諱僧字、遇諸途、必索水滌目、如狹巷不及避、肩相摩、必解衣浣之、七日而後服、有餽以詩扇者、中有竹院逢僧之句、輒擲還曰、咄、此悔君當自受之

張吏令曰、如今和尚慣持疏簿、見之果是悔氣

嘗集謝光祿所、試雨前新芥、坐客虛吸緩引、尋味良苦、獨到公纔上口、碗脫手矣、光祿曰、好知味者、公曰、吾去年飲法亦如是

公讀書未識字、每附會知文、見制義、輒胡亂甲乙之、嘗謂謝茂才曰、凡文章以趣勝、須作得有趣、纔有趣、若作得無趣、便無趣矣、謝曰、善、遂書諸紳、終身誦之

黃駕部園中、鑿池起土、累岍如丘、草叢生之、公一日游池上、摳衣撥草而過、心厭之、謂黃曰、爾時開池、何必挑土、不挑、是草應在水底矣

楊太醫妾稱詩、高咏其立夏詩云、昨夜春歸去、今日景風生、公聽之、驟徵其解、或戲應曰、此令親何景峰諱春

者、昨夜惡發暴亡、今日再生、太醫作詩慶之耳、公徑起、急走詣何值、何正啜飯、公雪涕被面、掣其筋曰、兄魂魄初復、神觀未定、飯且少進、何大怪、疑以爲祟、且唾且罵、驅閉門外、公怒、遂與何絕交

公病目、將就醫、適犬臥階陰、公跨之、誤躡其項、狗遽嚙公、裳裂、公舉似醫、醫故熟公、調之曰、此當是狗病目耳、不爾、何止敗君裳、公退思、以爲小事、暮夜無以司儆、乃調藥先飲狗、而以餘瀝自服

汪刺史自官還、公謁之、偶有執贄刺史者、中有雙鵝、少選、鵝以喙插翅而伏、公忽訊刺史曰、使鵝作夢、還復夢鵝否、刺史大笑曰、君夜來何夢

馬肝有大毒、能殺人、故漢武帝云、文成食馬肝而死、客有語次及此者、公適聞之、發辯曰、客誑語耳、肝故在馬腹中、馬何以不死、客戲曰、馬無百年之壽、以有肝故也、公大悟、家有畜馬、便刲其肝、馬立斃、公擲刀歎曰、信哉毒也、去之尚不可活、況留肝乎

公嘗宴客、酒酣、隱几熟睡、及覺、便謂經宿、張目視客曰、昔日未嘗奉招、何復見降、客曰、怪君昨日不送客耳

嘗過袁洗馬、見袁手把一編、且閱且走、公便問何書、洗馬曰、廿一史、公曰、吾久聞廿一史名、意謂兼車充棟、看來百餘葉耳、幸便借我抄訖送還、何如

里中有富家行聘、盛筐篚而過公門者、公夫婦並覘之、相謂曰、吾與爾試度其幣金幾何、婦曰、可二百金、公曰、有五百、婦謂必無、公謂必有、爭持至久、遂相詈毆、婦曰、吾不耐爾、竟作三百金何如、公猶詬誶不已、鄰人共來勸解、公曰、尚有二百金未明白、可是細事

公嘗醉、走經魯參政宅、便當門嘔噦、其閽人呵之曰、何

物酒狂、向人門戶泄瀉、公睨視曰、自是汝門戶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吾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而對汝口、公指其嘴曰、老子此口、頗亦有年

兄試南都、將發榜、命公往偵之、已而獲薦、公注目榜紙、略不移瞬、至日暮猶不去、兄急令人尋索、見公於榜下瞻矚甚苦、呼之曰、胡不去、守此何益、曰、世多有同姓名人、吾去、設有來冒兄名者、可若何

雨中、借人衣着之出、道濘失足、跌損一臂、衣亦少污、從者扶公起、為之摩痛甚力、公止之曰、汝第取水來滌吾衣、臂壞無與爾事、從者曰、身之不恤而念一衣乎、公曰、臂是我家物、何人向我索討

公家藏宋箋數幅、偶吳中有名卿善書畫者至、或諷之曰、君紙佳甚、何不持向其公索其翰墨、用供清玩、公曰爾欲壞吾紙耶、蓄宋箋、固當需宋人畫

久雨屋漏、一夜數徙牀、卒無乾處、妻兒交訴、公急呼匠者葺治、勞費良苦、工畢、天忽開霽、竟月晴朗、公日夕仰屋歎曰、命劣之人、纔葺屋便無雨、豈不白折了也

家有一坐頭、絕低矮、公每坐、必取甎片支其四足、後不

勝煩、忽思得策、呼侍者移置樓上坐、及坐時、低如故、乃曰、人言樓高、浪得名耳、遂命毀樓

廣記、甲乙鬭、乙被嚙下鼻、訟之官、甲稱乙自嚙、官曰、人鼻高口低、豈能嚙乎、甲曰、彼踏牀子就嚙之、似此、

丁未閏六月朔、雷雨大作、公阻王孝廉齋中、抵暮不得返、顰蹙曰、閏月天地之餘數耳、奈何認真若此、而風雨雷霆之不憚煩也

○物性之愚

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

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山谷間常數十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爲屨，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著之，而躓，乃爲人擒，無遺者。

鮮魚入網，輒伏者，惜其鱗也。

白鷳愛其尾，棲必高枝，每天雨，恐污其尾，堅伏不動，雨久，多有饑死者。又孔雀愛尾，潛則露尾，人因取之。

蟲有蚘者，一身兩口，爭食，因相齕以死。

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久而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以其餘奉虎，虎謂其忠，益愛近之，久之，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

翠鳥，姑息之父也；猩猩，多慾之人也；石崇之拒孫秀，鮮魚也；孫景卿之守財，白鷳也；蔡元長父子，其蚘乎；周之用棐夷，唐之任裴延齡，其虎之猱乎。

專愚部終

謬誤部第五目錄補遺

謬誤部

子猶曰謬誤原無定名譬之鄭人爭年後息者勝耳喙長三尺則枕流漱石語自不錯若論災發妖興賊民橫路即太極之生天生地生人亦是第一誤事將誰使正之齊有人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其子死哭曰樂乎樂乎人以為誤也而孰知其非誤也然而不可謂非誤也夫不誤猶誤何況真誤集謬誤第五

○祠廟

歐公歸田錄云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成都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沿舊名今傳為菩提寺矣江中有大小孤山以獨立得名而世俗傳孤為姑江側有大石磯謂之澎浪磯遂傳為彭郎磯云彭郎小姑壻也予嘗登小孤廟像乃一婦而勅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予嘗見其廟象甚勇手持屠刀尖鋭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

汲郡有肖像三仁并及商紂者、謂之四王

陳錫玄曰、推此類、知淫祠之可毀者多矣

洹州有杜拾遺廟、後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邑人以五撮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撮鬚蓋伍子胥也、又江陵村事子胥、誤呼伍髭鬚、乃塑五丈夫皆多鬚者、每禱祭輒云、一髭鬚二髭鬚至五髭鬚

謝在杭曰、閩州有陳拾遺廟、乃陳子昂也、訛爲十姨、更肖女像、崇奉甚嚴、拾遺之官誤人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爲鴟夷子妻乎

陳州尼臺寺、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榜文宣王、因風雨[illegible]剝、但存王字、及宣字下一畫、僧遂附會爲一字王佛

爲傳一貫故、稱一字王、有何不可、又元史載西南夷惟白人一種好佛、胡元妝附後、分置路府、詔所在立文廟、蠻目爲漢佛、米元章寫高麗經、亦以孔子爲佛、顏淵爲菩薩、則稱佛又宜矣○宋吏胥輩、以蒼頡造字、故祖之、每祭、呼爲蒼王、更可笑

○○蔡伯喈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畢備、請閱之、刺史入酒室、見一像、問之、曰、是杜康、又入茶室見一像、問之、曰、是陸鴻漸、刺史大喜、又一室、諸菜畢備亦有一像、問之、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此不必

若到飯堂、必肖米元章像、到馬坊、必肖司馬遷像矣

于進士則謁外親於汧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有紫洲樹、村民祠以爲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一杯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紫衣人來見、自陳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屬、隸有天平史掌豐辣列官主饌、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供此品、蚤蒙厚[illegible]

而青謂非常之息、因口占贈詩、有醫酒先生丰韻高[illegible]銀公子更清豪之句、蓋則是日以小分蘇銀匙和茶、故目爲攪銀公子、則家蔬園中祠之、年年獲收、菜窖中宜設此像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爲陸羽像、置煬器間、謂之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鬼誤

詭浪、楚俗信鬼、有病必禱焉、嘗夜禱於北郭門外、好事

者遇之竊翳身於叢而投以砂礫禱者恐稍遠去益投益遠去迺擭其肉而食焉人以爲靈也禱在而北郭門之靈鬼遂著其後禱者不失肉卽反謂鬼不享而憂之

績笑林有赴飲夜歸者値大雨持蓋自蔽見一人立簷下溜卽投傘下同行久之不語疑爲鬼也以足撩之偶不相値愈益恐因奮力擠之橋下而趨値炊糕者晨起亟奔入其門告以遇鬼俄頃復見一人徧體沾溼蹤跡而至號呼有鬼亦投其家二人相視愕然不覺大笑

○凶宅誤

袁繼謙郎中頃居青社假一第素多凶怪昏曉卽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忽一夕聞吼呼若甕中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穴窗窺之是夕月晦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迺以鐵撾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吼而去蓋其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甕中不能出故也舉家大笑遂安寢

洪都村中一大家廳樓崇敞每夜聲響特異以爲妖避而虛其室有道士過門稱自龍虎山來其家大喜邀入與約妖除當厚酬道士入居之夜見碩鼠尾巨如椎躍入破柱從柱擊出斬之蓋鼠尾始被齧流血行沙中霑沙重既乾巨如椎其作響皆是物非妖也道士乃山下鬻賈符者幸獲重賂其名遂著

○廬山精

裨史唐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至郡放之於山下野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某獲廬山精於其處劉命致之乃所放駝耳

○驚潮

海上每遇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至正間有達魯不花者初至聞此夜不敢臥因呼門者問之門者從睡中應曰潮上來也既覺自知失答連曰禍到禍到狂走而出不花驚趨入內呼其妻曰本冀作官榮耀不意今夕共作水鬼合門號慟外巡徼聞哭以爲有變傳報正佐諸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乃叩門不花恐水湧入堅閉不納同僚破扉排牆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僚詢知其實忍笑而散

○甘子布

益州進柑，例以紙裹，後長史易布，猶慮損壞，俄有御史姓甘，名子布者至驛，驛吏馳報，長史疑欶御史來，推布裹柑子事，參謁後，但叙布裹柑子爲敬，御史初不解，久方悟，付之一笑

○皮遐叔

盧尚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蚤出歸，尚書問有何除改，答云，無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弭節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言之，皆大笑

○同姓議婚

唐張守信爲餘杭守，愛富陽尉張瑤，欲以女妻之，爲具衣裝矣，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張瑤對，保母曰，女壻姓張，不知主翁之女何姓，守信方悟，乃止

唐御史李逢年娶婦鄭，不合，去之，嘗屬益府尹曹李睍更求一婦，睍言兵曹李扎妹新寡可娶，即扎，扎亦許諾，約日成婚，及期，逢年飾裝往迎，中道忽驚曰，李睍過矣，因詣睍曰，君思扎妹爲復何姓，睍亦驚過李扎曰，吾乃大誤，但知爲公求好壻，爲御史求好婦，都不思姓氏，各懊恨而退

○○疑姓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復令婦出

令婦所疑不錯，只是不合姓伍，子猶曰，姓六姓七，正是兩家謙讓處，還是令婦錯怪

○兄弟誤

張伯喈仲喈兄弟貌絕相類，仲喈妻妝竟，忽見伯喈，戲曰，今日妝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妻急趨避，須臾又見伯喈，復以爲仲喈，告云，向大錯誤，伯喈曰，我故伯喈

長洲劉憲副瀚之族有兄弟二人，初本學生，貌極相肖，市有鬻青梅者，梅甚大，其兄戲與決賭，云能盡食百顆，市人云，果爾，當盡以擔中梅相餉，劉啗其半，佯稱便旋

入門而其弟代之出食至盡衆莫能辨遂為所勝

○○意氣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鯆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獻帝撫掌大笑

俍獻曰意氣二字亦新

○誤食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遂至食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掩口

○雞舌香

桓帝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泣莫知其故求舐其藥出在口香乃咸嗤笑

○常春藤

唐姜撫云服太湖常春藤終南山旱藕可長生玄宗詔使自求之民間以藤漬酒多暴死撫逃去

宣和間王定觀好學能詩少年為殿中監寵甚渥一日召入禁中曰朕近得異人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經歲色如紫金卿為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取而服之纔下咽覺胸中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斂聞柩中剝啄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遂成烈焰屋廬盡焚延燎十數家方息異藥之誤人類如此

○醫誤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　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酬應不閒戴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戴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戴求得其書乃錫字耳戴急為正之

○誤造

貞元中給事中鄭雲逵與國醫王彥伯鄰居嘗有薦傖求醫誤造鄭鄭為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方鄭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傖既覺失錯驚遽趨出是時京師有乘偃者必曰熱風

唐臨濟令李回娶張氏，張父為盧州長史，告老歸，以壻薄其女，往臨濟辱之，誤至金節縣，入廳大罵，邑令驚怪，使執而鞭之，困極，乃告以故，令馳報回，回至乃解

北齊劉臻位儀同，恍惚多誤，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臻住城南，訥住城西，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臻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尚未悟，猶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於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始叱從者曰，汝無大意，吾欲造劉訥耳

○陳太常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一日朝回，歸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我家，又覩壁間畫曰，我家物緣何掛此，既家僮出，叱之曰，汝何亦來此，僮曰，故是家

師召始悟

陳師召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忘其昔所藏也，如期往，累茶不去，主人請其來故，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難於致請，具酒飲罷，方憶去年此日曾邀飲也

下次請此等客，只是口邀

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而山西楊文卿為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師召飲，而師召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不見酒肴，乃誚曰，餚酒豆肉足矣，毋勞盛饌，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翁久候，師召始悟曰，乃汝主耶，吾誤矣，一笑而去

陳師召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逕造其家，雙扉猶午不申，宿約客友洛異[illegible]遣家人來促，止[illegible]師君未審，覩疑是別家來招，怒謂之曰，汝請我主人去，我竟何如

陳師召清旦入朝，悞寘冠纓於背，及見同僚垂纓俯覩頷下，怪其獨無，一人遽持纓而正曰，公自有纓，但無著後服耳，李西涯贈詩，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

陳音不事修飾，蓬垢自喜，官四品，夫人嘗得金獅緋袍，不知為武臣服，公亦不察，衣袍肖像，李西涯見之，遽題曰，觀其鬢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蓬

其髮，更其衣，嗚呼庶幾

陳音嘗孝滿，誤入戶部，忽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翁肅

閩人翁肅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偏衙舍不枝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個使不得

○犯胡諱

石勒制法甚嚴，兼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宮門，勒大怒，謂門吏馮翥者曰，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故縱之，翥惶遽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止之，而不可，所謂互鄉難與言，非小臣所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樊坦性廉而疏朴，多誤，由參軍擢章武內史，入辭勒，勒見坦衣敝，大驚曰，貧何至此，坦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敝，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孤當相償耳，坦大懼，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乃厚賜之

○犯名

元絳字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曰，如何行遣，吏對曰，合依原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

僕射韓皐病瘡，醫人傅藥不濡，曰，天寒膏硬耳，皐笑曰，韓皐實是硬

按皐字仲聞，貌類父滉，既孤，不復視鏡，真硬漢也

楊誠齋名萬里，為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張宴，有官妓歌賀新郎詞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慚，即監係官妓

○一日觸三人

唐鄭昂與韋涉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尋自覺，驚走，路逢吉溫，溫問何故倉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琯之第，執手慰問，復舍頊以房融為對，言訖，大慙趨出，昂有時稱，忽一日而犯三人，舉朝嗟嘆，唯韋陟遂與絕交 出國史補

○姓諱

何敬容在選日，客有姓吉者詣之，敬容問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語誤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劉邕二子俱登進士、長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牀前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毋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五字皆錯

淵明讀山海經詩曰、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有作淵明詩跋尾者、謂形夭無千歲、乃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好銜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

酉陽雜俎云、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衆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昔有宿儒過村學中、聞其訓都都平丈我、知其訛也、校正之、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曰、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

○臍字不識

臧武仲名紇、音切爲臍、而世多誤呼爲乞、嘗類士聞人誤呼、因曰、汝紇字也不識、後人遂誤以爲臍字也不識

○放生池記

高文虎作西河放生池記、有鳥獸魚鼈咸若、本夏事、引爲商事、太學諸生爲謔詞、哂其誤、陳晦行草制、以舜卜禹用昆命元龜字、有倪侍郎駁之、陳疏辨古今命相、多

用此語、標陳壹端倪龍去時制云、舍人舊錯夏商鼈、御史新爭舜禹龜

○射策誤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官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爲對、遂無一人合者

近時文宗出論題、有孔子不知孟子之事、合場茫然、不知乃論語陳司敗章圈外註也○蘇紫溪先生觀

學浙中、有知人之鑑、而出題險僻、如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場中多有闖筆而出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

○詩鬼正誤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

○高塘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輕軒來往、莫不吟諷、言佳有李和風者至、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頤

○草訣百韻歌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脩戲曰、字莫高於羲之、得羲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子美詩學大成、孔子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吏牒

祝氏猥談云、一大將乞翰林某詩、尊令一吏假之、竟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遂敗失、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寮委領某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推脫

○馬疑司馬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就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曰、湖南亦有司馬氏耶、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此從一刺謁、削去司字

○○王彥輔塵史乘謬二事

京西憲按行至一邑、辱縣尉張伯豪、斥使下騎而步、且行且數其不才、既入傳舍、有虞候自言、提刑適罵官員乃陶中丞女婿、憲瞿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

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豈易量耶即命書吏立發爲章與之

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竝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爲小兒輩所强今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爲宰相憲曰雖年高頗精神不減不知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曰好個徤老兒惠酒而去

語云朝裏無人莫做官只爲有此輩花臉

○誤笞

許誠言爲瑯琊守有因縊死獄中乃執去年脩獄吏典鞭之典曰小人職脩獄壁牢破壞當笞今賊乃自縊也誠言怒曰汝胥吏又典獄舉動自合笞耳

雖誤却是快語

○誤黥

陳東官蘇州時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有特刺配字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即以特刺改準條再黥之後有薦其才於政府者曰得非人面上起草稿者乎

○譯誑

元時達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達魯花赤問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一牒即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舁僧畀火中焚之

胡元閏位天地反覆即此一事可見矣

○防誤得誤

桓溫將舉殷浩爲尚書令先致書聞浩浩欣然答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四竟達空函

○不誤爲悞

後唐劉夫人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及貴寵其父劉山叟（此時不肯舍却榮華亦可憐）負藥囊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爭以門第相尚后恐爲已辱即曰妾離家時父已亡歿安得有是命驅出杖之帝嘗於宮中衩服携藥囊劉山叟尋女以爲戲笑

閨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不遂乃决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以爲不然後數年閹人有子從幼爲

闔人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
見其貌鄙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曰此非吾母當更
求之也左右窺其意至閩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
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閩十數年而歿
貧父受杖肥娼受養顛之倒之勢利榜樣

○不誤反誤

有一狠子生平多逆父旨父臨死囑曰必葬我水中冀
其逆命得葬土中至是狠子曰生平逆父命今死不敢
違旨也乃築沙潭水心以葬

○誤而不誤

隆慶時紹興岑郡侯有姬方娠一人偶衝道縛至府問
曰汝何業曰賣卜岑曰我夫人有娠弄璋乎弄瓦乎其
人不識所謂漫應曰璋也弄瓦也弄怒而責之未幾果
雙生一子一女卜者名大著

吳下管生失一小青衣問占於柳華岳得剝牀以膚爻
柳素昧文理連味以膚二字忽曰汝有姨夫乎試往其
家索之可得也管如其言果獲之柳名益起

一書生禮奎神甚虔同儕戲之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座
下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稽首受而讀之及試命題一
如所讀竟登第

○不伏誤

陳彭年攝太常導駕誤行黄道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
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畏其該洽不敢詰

天順間錢塘張錫作文極捷而事多杜撰有問者則
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以其帙多難卒辨也類此

○誤福

畢士安作相有壻皇甫泌放縱累戒不悛畢欲面奏之

甫啓口云臣壻皇甫泌即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
日又言值上內逼遽起遂詰曰卿累言朕已知之矣俄
降旨超轉一資畢竟不敢自明李吉甫惡吳武陵欲阻
其進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
中使宣敕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即添注武陵姓
名中使去呈李李曰此人至麤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
無可奈何矣二事正相類

○怯誤爲勇

張亮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高麗兵奄至亮素怯踞胡

狀、直視不能言、將士見之、疑以爲勇、相與奮擊敗敵、遞報亮、亮猶股慄未寧

○父僧誤

京師有少尼與一男子情好、欲長留之不得、乃醉而髡其首、以弟子畜之、後其妻踪跡至寺、得夫以歸、夫深自慙悔、且囑妻勿洩、俟吾髮長時、其子商於外、婦每怪姑倍食、又數聞人音、穴壁窺之、正見姑與一僧同臥、忿恚具白其子、子大怒、取刀入室、撫兩人首、其一僧也、卽奮刃斷僧首、母覺而止之、不及、告以故、子驗其首、乃大慟、有司謂雖非弑逆、然母姦不應子殺、遂坐死

○婁姦媳

萬曆辛卯間、閶門外有父子同居者、子商於外、婦事舅姑極柔婉、嫗遂疑翁與婦通、乃夜取翁衣帽自飾、潛入婦寢所、試抱持之、婦不得脫、怒甚、以手指毀其面、嫗負痛、始去、明旦托病不起、婦潛歸父母家、訴之、父往察翁面無損、歸讓其女不實、女恚、竟自經、父訟於官、翁亦無以自明、鄰里稱嫗面有傷痕、執嫗鞫之、事乃白、時吳中喧傳爲婁姦媳

○羅長官

萬曆丙戌間、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密、呼爲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慾動、乃擇萠蘿萄潤之、每寢執以自娛、快意處、亟呼蘿蔔爲蘿長官、鄰人聞之、以爲羅君復修好矣、鄰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謂之不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無聲、挾利刃潛入、將迫之、捫枕得雙頭、誤認爲羅、怒甚、連斫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決、鄰人曰、前此每夜其婦必呼其舊好之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羅妒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冤、竟不自白、惡少歸、密嘆不已、妻叩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匿牀下、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得罪、而羅長官乃釋

○誤哭

今春、吾蘇北教場演武、故事銃手三人、試三銃、銃不響有罰、第二銃偶走藥、火噴面黑、其人詣河頭洗滌、而第三銃藥線甚遲、銃手懼責、以口吹之、銃忽發、破頭而死、而第二人之婦、初時聞其夫爲銃傷、倉徨來視、卽見死

屍横地，以為夫也，便大哭，第三人之婦亦來同看，及以好言解慰，俄而第二人至，二婦俱駭，詢之，知其詳，於是第三人之婦放聲舉哀，而前婦收泪轉為解慰焉

○訛言

至元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交割，自中原至江南，人家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擾擾十餘日方息，吳儂柏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嫦娥不嫁人。隆慶戊辰，有私閹火

者，名張朝，假傳奉旨來浙直選宮女，一時驚婚者衆，與人廚人，無從顧覓，亦如至元故事，有人改子庭詩云，抵關內便未為真，何必三杯便做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嚇得姮娥要嫁人。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入京，於是孀居無老少皆從人，有守制數十年，不得已亦再適，又有人為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

○蠍虎冤

守宮與蜥蜴二種，守宮即蠍虎，常懸壁，蜥蜴毒甚於蛇，又名蛇醫，俗言與龍為親家，故能致雨，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十兒持柳枝呪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宋熙寧中求雨，時覓蜥蜴不能盡得，以蠍虎代之，入水即死，小兒更祝曰，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似爾昏沉，怎得甘雨

國初，大江之岸嘗崩，人言下有猪婆龍，對者恐犯國姓，秪言下有黿，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物之稱冤者，豈獨壁虎哉

○馬冤

舞馬已散在人間，祿山嘗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置於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戰馬中，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厮養皆謂其為妖，擁篲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愈加抑揚頓挫，廐吏遽以馬怪白之，箠至死，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以暴故，終不敢言

謬誤部終

無術部第六目錄補遺

子猶曰夫人飯腸酒腑不用古今浸灌則草木而已溫岐悔讀南華第二篇而悔詢見老卒臥日中羡之聞其不識字曰更快活此皆有激言之非通論也世不結繩人不面牆誰能作聾瞽相向但不當如彌正平開口尋相罵耳集無術第六

○○署名

厙狄干不能書每署名逆上畫之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

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乃指屋角令況之

陸渭南晚晴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縠文用此○穿錐指屋是的對

何敬容為尚書令不善作草隷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笑而慙

江從簡書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成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悟惟歎其工

○○大字　大諾

宋武帝劉裕素不能書劉穆之教以縱筆作大字徑尺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梁陳伯之為江州目不知書得文案俾視之惟作大諾

唐及五代凡文書皆批曰諾猶今批准字也齊江夏王五歲學鳳尾諾即工高帝以玉麒麟賜之草書諾字形若鳳尾

鳳尾

○造字

梁曹景宗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輒意造之

○高手筆

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每秉筆支頤半日不下府吏目之為高手筆又竄削至多紙面穿穴亦名按孔子

○○不知置辭

齊焦度材澀欲就高帝求郡不知置辭人教之習誦上口臨自陳卒忘所教大言曰度啟公度啟公度無食帝大笑曰卿何憂無食賜米百斛

○不習儀式

魏隴西太守游楚上殿、不習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不覺大應稱諾、帝笑勞之

○○初學

張敬兒不識書、由戰功起方伯、始學讀孝經論語、徵䕶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對答、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

○照様舉笏

宋祖召問武臣軍數、其識字者預寫笏上、臨問、高舉笏當面、見字、隨問即對、有一不識字者、不知他人笏上有字、照様舉笏近前、大聲曰、啓覆陛下、軍數都在這裏

○○龍戰龍見

朱穆以梁冀地勢親重、望其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又薦种暠欒巴等、明年、黃龍二見於沛國、冀無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驗、於是引用暠巴而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郢書燕說、因誤得貞、斷章取義、未嘗不可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

○金熙宗赦草

金熙宗亶皇統十一年、夏、龍見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懼、欲肆赦以禳之、召掌制學士張鈞視草、中有顧茲寡昧、及渺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解謙冲之義、乃曰、漢兒强知識、托文字以詈上耳、亶驚問故、譯釋之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渺爲瞎眼、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遂誅鈞

此等皇帝、眞是不曉事瞎眼小孩兒也

○謝朓詩　杜荀鶴詩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楚蘅也、生南郡漢中）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州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楊升菴云、吳字本從口從矢、非從天也、而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天上小兒之讖、又如王恭爲黃頭小人、恭字與黃頭不同、史謂小兒謠言、乃熒惑星所爲、審如是、星宿亦不識古文矣、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予猶曰、然則唐明宗時、玉帝亦當不識字耶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武舉杜
荀鶴詩稱賛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
誤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
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煬帝造儀衛徵取鳥羽有鶴巢於樹顛民往窺之鶴
恐傷其卵自拔氅毛投地羣臣奏以爲瑞據此則杜
詩便作野鷹亦不錯

○呂李二將譏詩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

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
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
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爲
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大怒曰吾爲主人守邊疆萬死
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
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
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
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
耶命從下策出之二事一時相傳爲笑

九邊將帥都若此山人秋風必少止矣

○○劉述引古

劉述字彥思性庸劣從子俁疾甚述往候焉其父母相
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俁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答
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食肉可也又嘗有喪值其子
亦居憂客問其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齒及

○宋鴻貴讀律

宋鴻貴仕齊爲北平府參軍見律有梟首罪誤爲澆手
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

○錦衾爛兮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
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雖
產沙陀亦唐人也何得呼我爲爛奚

○○水厄對

侍中元乂爲蕭正德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
曉乂意答曰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

○三十而立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

之、乃召一士人講論語、至爲政篇、明日喜謂同官曰、這方知古人稟質瘦弱、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如此解、則四十無聞、便是耳聾、五十知命、便是能算命矣、

○董公遮

淳熙丁未洪景盧知舉、一考官大笑絕倒、問之、則云試卷中有用董公遮說漢王事、以公遮爲董三老之名、周亞夫傳、趙涉遮說將軍、涉遮亦趙之名乎、

○○堯舜疑事

歐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以崇雅黜浮以變文格、至日午、猶有喋喋弗已者、過晡稍間、與諸公方酌酒賦詩、士又有叩簾者、文忠復出、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鬨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

○○不識羊太傅陸士衡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淚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劉道恭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戲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恭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說韓信

党進鎮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去、左右問之、党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問歐陽修

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有一舉子來謁、坐定曰、每欲問公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子宗野、時七歲、聞之匿笑而去、

此等舉子、如何喚作書生、惟不喜書生、故來謁者但有此等舉子、

○不知杜少陵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遽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

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爲誰曰杜少陵也俱不知何處人聞者絕倒

○○班固王僧孺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得言無張曰此是班孟堅吾所笑者班固也又嘗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誤以孺爲襦）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佾勝僧孺

○司馬相如宮刑

相國袁太沖同二縉紳在賓館中坐久一公曰司馬相如日擁文君好不樂其一公曰宮刑時却自苦也袁開目搖首曰溫公喫一嚇（司馬遷司馬溫公）

○蕭望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正方加之字可耳如此堠直行書只合題蕭望墓何必之字

唐有盧鴻一取尸于鴻常一之義而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誤以鴻爲單名注三十國春秋者蕭方等蕭方等佛經名其弟名方諸方知而胡三省注通鑑去等字爲蕭方此猶不知而誤也至於方朔葛亮此何等語而詩中往往見之古人姓名橫被削蝕者多矣豈獨蕭傅

○倒語

詩林廣記載宋人嘲倒語詩所謂如何作元解歸去學潛陶者人皆知之景泰中吾蘇一監郡不學誤呼石人爲仲翁或作詩嘲云翁仲將來作仲翁皆因書讀少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又水南翰記云

英廟大獵時有祭酒劉某和詩以弸弓作弓弸監生詩誚之曰弸弓難以作弓弸似此詩才欠致標若使是人爲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

韓昌黎作詩嘗倒叶韻如瓏玲鮮新慨慷莽鹵之類甚多若出他人之口又作笑話矣

○字誤

韓泉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箱輪皆以金）泉以爲誤悉改爲銀吏部公子宜乎只曉得金銀也

桓玄篡位、尚書誤春蒐爲春菟
　假皇帝、假尚書、自合用假筆體
李林甫無學術、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用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妻舅也、度妻誕子、林甫手書賀之、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
唐書吏部侍郎蕭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嚴挺之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清夜錄、哲宗朝、謝悰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悰辭云、救命未敢祗受、乃以抵爲祗、以授爲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於其廬、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鶡冠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就架取小帙振拂以呈、公大歎服
　○琵琶果
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卓上有帖、寫琵琶四角、相與大笑、適屠赤水至、而笑容未了、即問其故、屠亦笑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屠賞極、遂廣爲延譽
　○茄字　鴿字
尚書趙從善子希蒼、官紹興日、令庖人造燒茄、判食次、問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即援筆書艸下用家字、乃蒙字矣、時人目曰燒蒙
南康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建封信之曰、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蹲鴟
張九齡一日送芋蕭炅、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然寒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座大笑
　按蹲鴟、芋也、參軍爲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解爲着毛蘿蔔、識者笑之、又顏氏家訓云、芋字似羊、有謝人惠羊而誤用蹲鴟者
　○昭執
程覃尹京日、有治聲、惟不甚知字、嘗有民投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民見其誤、遂白之、令是照執、令

添四點、覃取筆於執字下添四點、爲耶熱、庠舍諸生作傳誦焉

既有治聲、即不識字、可也、只一箇廉字、做官的幾人識得、乃知識字者原少

○○多感元年

權龍褒景龍中爲瀛州刺史、遇新歲、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將書呈判書以下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衆大笑、龍褒不悟、猶復延頸怪赦書來遲

○精猾

宋神宗時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隸諸州保甲精猾如何、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猾、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溫叟將謂精猾是精確也

○生兵

逆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葉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

曉世牧民者、知百姓是何物、衡文者、知文章是何物、掌銓者、又知人才是何物、天下之不爲葉義問者鮮矣

史思明詩

芝田錄、史思明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籠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群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贄之句、移在上、於韻更爲穩叶、思明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

思明長驅至永寧、爲子朝義所殺、思明曰、爾殺我太早、祿山尚得至東都、而爾何亟也、朝義即僞封懷王者

○○党進讀書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臨辭、故事例有數辭、進抱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天顧、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侍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二語、党曰、要官家知我讀書

只爲宰相須用讀書人一語所誤

○邑丞通文

某邑一丞素不知文、而强效舉作文語、其大令病起、自憐消瘦、丞曰、堂翁深情厚貌、如何得瘦、又侍大令飲、而大令將赴別席、辭去、丞曰、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縣

令修後堂頗華整丞趨而進曰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一日縣治捕強盜數人令嚴刑訊鞫盜哀號殊苦丞從傍撫掌笑曰惡人自有惡人磨

笑林評云不識一丁人轉喉觸諱如此令大能容[illegible]正是識性可與同居

〇中官通文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談承悉是非居楊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illegible]如此甚多蘇子瞻過淮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坐子容少為[illegible]曰相公何故濫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與[illegible]曰為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驟直是怕[illegible]然

乙未後時耗陡新一後學苦心為課字字推敲易[illegible]謂字曰恒譚易何言之曰易談旃一時傳笑

時有一權璫與縉紳飲諸縉紳方劇談而璫者不能寘一語仰見屋上煙籠蔥起謬曰焉用佞眾鬨之疑璫者誚已及移時復仰視曰煙太佞四座大笑疑遂釋

俚語有習而不察者如勸人莫動氣則曰君子不器自謙未曾周備則曰周而不比贊人話好則曰巧言令色賀人功名則曰僥倖俱可笑

廣記唐有內大臣學作剔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書謝云蒙惠也愚若干

〇中官出對

耳譚太監府有歷事監生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類[illegible]鄉試一璫不深書義曰令不必作文論只一對佳者便取因出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黠者對云堯舜騎瘸豬璫大稱善

[illegible]人主文事故可笑不必對也王振用事[illegible]臺中[illegible]疏請振判國子監如唐魚朝恩故事者更可笑

〇〇史學

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氣閏位謂以僞亂眞也顏之推共人言及莽狀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且紫色蛙聲

〇〇強作解事

會稽朱某以販茶獲官皆呼為茶官素不學偶於姻家遇詞客印證今古談及宣尼擊節曰據如此說是一才

子矣又言馮姊則曰果是當時一美婦人予聞久矣近
臨溪人姚京與村學究孫一經夏日納凉墳之雲驟孫
曰必有大風姚詰之曰夏雲多奇風聞者腸斷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太常雅樂詔赴太常同
寺官校正樂師齎出大樂首見錦瑟指問何樂衆方訝
其非樂不識樂器既知爲瑟乃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
不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其議遂寢

○○公羊傳

廣德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今何所好識者曰好
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雖業公羊傳然[illegible]
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知謬誤
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謂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
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
敢復來遇赦當出耳

近有村翁自炫兒聰明習春秋經者或問云讀過左
傳否答曰左傳未知但聞其巳讀右傳矣蓋大學有
右傳之幾章句兒魯甚朝夕溫誦翁所習聞也

○芝蔴通鑑

吳人韋政腹枵然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誚之曰此非
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蔴點茶市中賣者以
零殘通鑑裹包一人頻買芝蔴積至數葉而以零殘語
掉舌人問始末輒窮曰我家芝蔴通鑑上止此耳
韻府羣玉秀才還只好趂夜航船况芝蔴通鑑乎

○○祭文　策問

謔浪云黃陂季生無學好弄筆求人文稿曰文犒見耒
邦曰來報見唾咳曰垂亥每于尺牘中用呵呵稱醫家
曰國首簡藝曰簡藝租糧曰相量寫人號下又加尊號

失記寫過巳名又書名具別幅此等不可勝數傳爲笑
談一日母死托邑人段祺作堂祭文段代爲言曰某年
月日兒某舉亡母柩就封某山某不敢索文犒於人謹
寫某胸中所有而言口嗚呼躬秉來報二十餘年垂亥
不聞又經一年人皆呵呵我淚如泉方母病劇國首難
尋倉忙舉事簡藝殊深大荒之後相量少足諸親俱在
無人不哭尊號失記母心如燭各有姓名具在別幅
必是此篇祭文先堂方解非戲筆也

錢塘葉生少學識有假作葉策題問云孝經一序義亦

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我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旣曰夫子殁而又何以理趣而過庭

乃知党進背得二句亦算虧他

○襲舊

唐陽滔在中書文皆抄襲時命制敕甚急而令史持庫鑰他適苦無舊本檢閱乃斲牕躍入得之時號爲斲牕舍人

覩斲牕辛苦方知近來慣挾蠅頭本兒之貴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勝寫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若再抄幾遍名姓當纍纍矣

○改制詞

唐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祕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于侍臣曰外庭誰直宿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卽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旣成詞中有國之環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頲環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令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慙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旣退上擲其草于地曰虛有其表耳

○判烏翎

唐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從使司公大好判但烏翎太多會改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聞者笑之

○朱鞏一聯

南唐元宗會羣臣賦詩學士朱鞏短於韻語竟日不能終篇止進一聯又極鄙俚乃自炫曰好物不在多

○約法三章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畧抵罪魏怡然而笑

無術部終

苦海部第七目録

苦海部

子猶曰、昔鄭光業兄弟、遇人獻詞句有可嗤者、輒投一巨皮篋中、號曰苦海、宴會、則取視以資諧戲、夫爲詞而足以資人之諧戲、此詞便是天地間一種少不得語、猶勝於塵腐蹈襲、如楊升菴所謂雖布帛菽粟陳陳相因、不可衣食也、故余喜而採之、而古詩之病經人指摘者、亦附入之、又以見巨皮箱中人人有分、莫要輕易便張口笑人也、集苦海第七

○采石詩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咏殆遍、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抔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

○同東集

悅生堂隨抄云、吳僧法海好作惡詩、苹成帙、劉從事爲序、劉序云、師雖習西方之教、頗同東魯之風、因題曰同東集、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既爲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一說東坡題僧卯像、亦有大杜小杜語、疑即此誤）

○盤門詩伯

萬曆初蘇州閶門外昆弟二人忘其姓一號蘭溪一號蘭洲爭以惡詩唱和高自矜許或作詩嘲之曰閶門城外兩詩伯蘭溪蘭洲同一脉胸中全無半卷書紙上空污數行墨浣花溪頭杜少陵潯陽江口李太白二公陰靈猶未散終日在天號霹靂有朝頭上喀聲能（吳語猶云响一聲也）打殺兩個直娘賊

○自詫才華

廣記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釃酒延之妻知其妄屢用泣諫其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陽俊之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崔泰之

唐黃門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謂人曰作詩須有此真味

○盧延讓

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張濬每稱賞之又有賊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為成汭所賞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為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謁盡公卿不意得力於狐狗猫鼠

○包賀

進士包賀作詩多麤鄙之句如苦竹筍抽青橛子石榴樹挂小瓶兒又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靸鞋又棹搖船掠鬢風動扇搖腹俱可笑世傳其薦云寇求有時留客宿齋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滌像宜詩

○高敖曹

高敖曹嘗為雜詩三首其一塚子地握拳星宿天開關壟蠢張口卷蓆淋剝皮其二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其三桃生毛彈子瓠懸棒槌兒牆欹壁凸肚河凍水生皮

○權龍褒

唐左衛將軍權龍褒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為

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遥看滄海城、楊柳鬱
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盃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
曰、不敢趂韻而已、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
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氳、又皇太子宴、夏日賦詩、
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賛曰、龍襄才子
泰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趂韻而已、襄
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後追入、獻詩曰、鬱事向
容出、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布金吾、上大笑、拜
爲權學士、凡與諸學士賦詩、輒令與焉

龍襄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
裏側、家糞集野螅、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鷂子簷前飛、直
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閑家中
糞堆、集得野澤蜣蜋、談者嗤之

○○宋宗子

哲宗朝、有宗子好爲詩、而鄙俚可笑、嘗作卽事詩云、日
煖看三織、風高鬭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
琵琶鳳、饅抛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人問其
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前、又見二雀鬭於兩
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
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聞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接
章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
宗方欲灼艾、有小內侍誦此詩、笑極遂罷灸

相傳登厠詩、有板側尿流急、坑深糞落遲、句法似此

○雪詩

唐人有張打油作雪詩云、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籠、黃
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陸蒿伯雪詩云、大雪洋洋下、柴米都長價、板凳當柴燒、

嚇得狀兒怕、又云、玉皇大帝賣私鹽、一個蘇州拖麪煎、
又云、不聞天上打羅衕、滿地紛紛都是麪、又云、昨夜玉
皇哀詔到、萬里江山都帶孝

陸詩伯嘗咏枇杷樹云、一株枇杷樹、兩個大丫叉、後
韻未成、吳鮑菴請續之曰、未結黃金果、先開白玉花、
陸搖首曰、殊脂粉氣

○○李廷彥

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上官、中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
亡、上官惻然曰、君家凶禍、一至於此、廷彥曰、實無此事

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詭云何不言愛妾眠僧作婦是宿道旁猶得保全兄弟

○詩僧

郎中曹琰有僧以詩卷投謁、閱首篇是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揚子小、琰曰、何不道畢吠狗兒肥、次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凄、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坐中大笑

○不韻詩

唐冀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

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嘉靖間、有織造太監在杭州、徵索不遂、爲詩云、朝廷差我到蘇州、府縣官員不理咱、有朝一日朝京去、人生何處不相逢、監司歎曰、好詩、答曰、雖不成詩、叶韻而已

湖海搜奇云、謝兵馬之妻、爲牆壓死、楊天錫往弔、謝泣曰、寒荊正有孕、今死不成屍、奈何、楊曰、此所謂雖不成屍、壓孕而已、謝恚曰、我苦無極、尚爾作戲語、本此

○重複詩

雍熙中、一詩伯作宿山房即事詩曰、一個孤僧獨自歸、關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分、杜鵑謝豹子規啼、又咏老儒詩曰、秀才學伯是生員、好睡貪鼾只愛眠、淺陋荒疎無學術、龍鍾衰朽駐高年

○王大夫

王沂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東坡誦之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鎗、蘇笑曰、好則好矣、只是十條竹竿、共一片葉也、又蘇嘗言看王大夫詩、難得不笑

○○李超無自嘲

李超無逃儒歸墨、作詩自嘲云、滚湯呼號禿、搖鐸罵光郎

○澀體

徐彥伯爲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閣爲鵷閣、以龍門爲虬戶、以金谷爲銑溪、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飆犢、後進效之、謂之澀體

○虞子匡戲詩

嘉靖中、有好爲六朝詩者、不獨巧麗、且欲用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倩、虞子匡一日遮一詩示

郎仁寶請商之、仁寶三誦不知何題、虞曰、吾效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也、其詩曰、誓律飈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力闢越秦墟、驥蹄匈奴頸、戈瓛鞬靼軀、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岳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

○宋景文脩史

宋景文脩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不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改之

○嘲竊句

陳亞嘲竊古人詩句詩云、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詞、叵奈古人無意智、預先偸子一聯詩

僧惠崇能詩、其尤自負者、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崇之子弟嘲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

潘邠老詩多犯老杜、王直方云、老杜復生、須與潘十廝炒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作戲、有爲義山者、衣服破裂、告人曰、吾爲館職諸公挦撦、以至如此、坐者皆笑

剝取他人口珠、是盜儒也、如何止坐毀壞衣冠律

李義甫白燕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廻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强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乃增二字爲七言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廻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武太常邦御、以木竹樓求劉楚雄爲記、其文曰、淇澳之斐、而瀑布急雨之、而碎玉密雲之、而投壺錚錚之、而圍棋丁丁之、巨細疾徐、皆先生之龐聲鮑絲也、又曰、氅衣幅巾、見者以爲神仙中人、全用王元之竹樓記中語、有戲者曰、昨夢一人峨冠博帶、意甚不平、曰、我宋學士王禹偁也、昔作郡守、有竹樓一座、今被劉楚雄拆毀、且將

樓中之物一一竊去問是何物曰楸枰一局壺矢十二枝文集十卷鬢衣一襲幅巾一頂止遺羈琴一張在焉又問竊此何爲曰郁郁於太常水竹樓中故不平也

○點金成鐵

梁王籍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荊公改用其句曰一鳥不鳴山更幽山谷笑曰此點金成鐵手也

○倩筆

雪溪紀聞湖州吳平山素不能詩値座師王荊石公壽試作八句求同年沈公餘甫改削沈用其韻更製一首

復嫌於全篇抽其末二句而併歸之吳大喜謂沈所賞諸必佳不思既書沈詩而并載已二句於末遂爲十句重一韻王公大笑

平山名秀會而好學一日止讀書七行至晩猶不成誦必曉而自督辛未會試五策甚富元馭猶誇其該博拔置首卷而一詩乃不通竅如此

○文富成俗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請於公曰賁韭黃訖未審何時得賁生菜公大笑易之

○書馬犬事

歐陽公在翰林時常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公曰試書其一事一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曰有馬逸於街衢臥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云何公曰逸馬殺犬於道相與一笑

○明堂赦文

胡衛盧祖在翰林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卻道江淮盡掃於傳語

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

○押韻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場中競談諒字難押梅於庭樹下以短箠畫地起草日晡梅賦先成張季遐求視所押以爲師模梅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自謙漸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梅曰此韻難押諸公且聽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䑛其傍鴟拂其上

因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拂其上也。衆大笑，出乾䐑子。

茵振召試館職，晏丞相語曰：「宜稍溫習。」茵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既試賦，韻有王字，振押云「率土之濱，莫非王」，不中選。晏笑曰：「茵君竟倒綳孩兒矣。」

○賦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云：「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懸。」楊孜覽而笑曰：「許大魚，眼孔恁小。」又慶曆中試題爲

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曰：「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用孟子曹交言湯九尺，史記言孔子九尺六寸事。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有一卷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又歐陽公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一卷云：「覩茲黄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

諸路應試作大舜善與人同，破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兒黜，一友戲慰曰：「公以屎灌對油筒，宜其黜落。」

○經義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者爲題。此生答義云：「宵行之爲患者大矣。凡盜賊姦淫爲過惡者，白晝不能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蹤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爲證之意，因召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寢，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爲笑而止。

使宰我睡寐中驚出一身冷汗。

○時義

陳白沙獻章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亦投時好，競出新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

張鰲山提學江北，以馮婦善搏虎爲題。徐州一士云：「馮婦一婦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焉。夫搏虎者，问扼其吭，斬其頭，剝其皮，投於五味之中而食之也。豈

不美哉

王荆湖學博譚及吳郡一士作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題文、中將九尺以長四寸以長分股、又一士作二女果題文、中二股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奉瞽瞍也、聞者絕倒

乙卯、王宗師按臨蘇州、凡童生劣卷俱發回、有一童生作不占而已矣題文、中二股柱云、古之占者、有鬼谷先師其人焉、今之占者、有柳華岳其人焉、衆共譁笑、旁有一人與此童相識、深加歎惜、衆問其故、答云、

怪道其阿官不進學、宗師是浙人、怎知我蘇州有柳華岳、衆大笑○又一童居近齊門任蔣橋、此橋以任蔣二土地廟得名也、題出任土地者次之、童即以蔣土地與任土地分主客二股

申于王云、有作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題者破云、以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或欺焉、可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欠簡健、他日作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破云、魯俗頽聖人雷或又嫌其崛且晦、須不長不短、點切題而字眼方醒人目、他日又作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破云、紀聖人之鳥處、甲之出頭而天之側頭者也

一士作能近取譬題文、質於唐六如、唐稱賞不已、士又再三求正、唐曰、細玩能近取三字不做、覺偏枯些、士嘿然而去

○評唐詩

楊用脩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採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羝者氣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

一種可乎

⊙前人詩文之病

簡文時費旭詩有句云、不知是耶非、殷芸詩、有飄颻母舟句、帝大笑曰、旭既不識其父、芸又飄颻其母耶

許渾句中多用水字、諺曰、許渾千首溼、又羅隱詩皆有喜怒哀樂心志等語、不離一身、故以羅隱一生身爲對、不若對以杜甫一生愁爲優

楊盈川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時號

爲點鬼簿、駱丞文好以數對、如泰地亜關一百二、漢宋
離宮三十六、時號爲算博士、李義山爲文多檢閱書冊、
左右鱗次、時號獺祭魚

王禹玉詩、多用珍寶黃金白玉爲對、時號至寶丹、有人
云、詩能窮人、且強作富貴語看如何、數日後索止得一
聯云、脛脡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絕倒

高英秀辯捷滑稽、嘗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山甫
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沈、是破船詩、
李羣玉咏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

梵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
鬼詩、杜荀鶴今日遇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
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南地多驢故呼驢曰衛子

曹唐寓金陵佛寺云、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
茫、人謂之鬼詩、羅隱咏牡丹云、若敎解語應傾國、任是
無情也動人、人謂之女子詩

釋貫休有咏漁父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
聲、梅聖俞曰、此患肝腎風也、又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
自來、曰此是人家失却猫兒

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
殺一活和尚

張祜柘枝詩云、鴛鴦細帶抛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
樂天每呼爲問頭詩、祜曰、公亦有目連經、長恨歌云、上
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非目連訪母耶、

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
知多少、人謂是孟盲子、荊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
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
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憐才莫如明皇、而孟老不識、竟以不才明主棄之語、
自絕、眞盲子矣、荊公在朝日、與人爭新法、既罷爭墩、
亦其性也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經嫌字小、不
免是老僧、脚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爲詩題於石
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
曰、此是登溷詩

柳耆卿詞、有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或戲

之日、楊柳岸曉風殘月、此乃舶公登溷處耳

劉子儀嘗有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子張問達而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

有遷楚藩者、李子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古今詩話、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史稱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按廣六尺九畝、乃五十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餤耳、此文章之病也

張文潛常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云、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洛陽伽藍記有劉白墮善釀酒、文潛曰、白墮既是人、何以言傾、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時文潛有僕曹某、失

去酒器、子瞻笑曰、公且先去理會曹家那漢、却來此閑厮魔、滿座大笑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士寫禮帖云、醋浸曹公一甏、湯燖右軍兩隻、見者大笑

○九字詩 附

中峰和尚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疏影橫斜暗上書窗敲、盧贊元酴醾花詩、天將花王國艷殿春色、酴醾洗裝素頰相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韻李堪友、橫斜照水攙先梅

詩非不佳、然自一畫以添至於四言五言七言極矣、復九之、必且十一十三以至無窮、如吳中之急口山歌而後已、故附於笑末、以爲文勝之戒

苦海部 終

不韻部第八目錄

不韻部

子猶曰語韻則美於聽事韻則美於傳然韻亦有風根不然者雖復吞灰百斛洗胃滌腸求一語一事之幾乎韻不得矣山谷常嘲一村叟云濁氣撲不散清風倒射回此猶寫貌未盡傳神極其伎倆直欲令造化小兒羞澀何止風伯避塵已也集不韻第八

○汗臭漢

余靖不事脩飾作諫百日因賜對面陳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不洗脚

北史陰子春身服垢汙脚常數年不洗云洗輒失財敗事婦甚惡之曾勸令一洗不久值梁州之敗謂洗脚所致大恨婦遂終身不洗

閭門市居往來紛沓泥水踩踐積成堤壘俗呼長壩去之敗家任其崎嶇終不敢動子春長壩乃在脚底

○三鹿郡公

袁利見性麤踈方岺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

○都憲弄鳥

胡少保宗憲素自負嫪毐之具醉後輒㪚坐肩輿中以手摩之東西溺舁夫及從官肩咸掩目而笑胡故自若

弄自家鳥强如呵別人脬但不雅觀耳

○馬上食餠

張衡由令史至三品已團甲退朝於路傍見蒸餠新熟遂買得於馬上食之爲御史彈奏竟落甲

向聞二卯棄粥令見一餠失官若在晉人反爲任誕

○○决文宣王亞聖

嶺南志廣南際海郡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須署二書吏爲文宣王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止

不如儀即判云文宣王亞聖各决若干

書吏豈勝於有若禮拜且不雅况先以决杖乎

按唐史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爲宣告使至一州有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到差遣偏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絕倒

又唐有人衣緋於中書門候宰相求官者問前任何職答曰屬教坊作西方獅子左脚三十年亦可笑

○縛詩人

皇明世說滕縣楊戀忠涉學好爲詩不得意於諸生棄去遍遊名山還過瑯琊捕盜指揮以爲盜執之楊乞紙筆自供因題一詩內有曾向陳編竊語言之句指揮不通文問曰陳編是汝夥中人耶楊曰否是被盜者指揮大喜執送兵備見其詩大相知賞叱出指揮解楊縛延上坐與論詩竟日既出指揮來謝罪楊曰不因公何以受知兵憲但如此薦法今人一時難堪耳

緑林豪客能知李涉詩名巡風指揮翻執詩人爲盜

○役長史

吳長史覆歸隱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誤以公名報令不知縣之榜公親往註其下曰不能爲官豈能爲役令聞大愧

○沈周

沈周名重一時蘇州守求善畫者左右以沈對便出牀票拘之沈至命立廡下獻技沈乃爲焚琴煮鶴圖以進守不解曰亦平平耳其明年入覲見守溪王公首問石田先生無恙乎守茫然無以應歸以質之從者則牀票所拘之人也守大慚恨踵門謝過焉

崑人時大彬善陶製小茶壺極精雅或薦之崑令善其製索之恨少乃拘之一室責取三百具竟以憤死近徽人程君房亦以工墨殺身論者惜焉余謂凡一技成名者皆天下聰明人乾坤靈氣所鍾當路便當愛惜而保全之若造此惡業必永斷慧根矣

○毀茶論

陸羽嗜茶著茶經三篇李季卿至江南有薦羽者召羽煮茶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公心鄙之命奴子取錢三十文相酬羽愧甚著毀茶論

吳僧文了善烹茶遊荆南高保勉白於季興延置紫雲菴日試其茶二保勉父子呼爲湯神奏授定水大師土人目爲乳妖一茶之遇不遇如此

○○碑禍

唐玄宗東封泰山命張許公摩崖爲碑至明八百餘年爲林燥磨平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

林公豈欲使頑石講學耶

夫聖中營浮圖婁遵在永興悉取漢唐碑之堅好者以

代甄晃有縣尉叩頭爭之繼之以泣遵怒斥劾去之
此縣尉定是韻士惜史逸其名
○花瞽
唐韓弘罷宣武節度歸長安私第有牡丹雜花命劚去
之曰吾豈效兒女輩耶
楊州瓊花天下無雙煬帝特移栽金陵而枝葉枯瘁旋剖
怒乃杖八十發回復活一年而死
晉天王土何必金陵違性受辱失此良種惜不遇花
太醫為花神洗瘡止痛耳

○刮几　堊壁
左義之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
相報見有一新榧几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往歸
郡比還家其父已削括都盡
書法開在几上使門生如何模倣削之良是
玄覽禪師性僻住荊州陟屺寺張璪於壁間畫古松符
載為贊衛象為賦覽師怒曰何疥吾壁命加堊焉
寺中留一古跡便起後人遊覽之端貽擾不淺這和
尚有遠識

○○方竹杖
潤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日以方竹杖
一贈焉方竹杖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鬚四面對出
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問曰竹兄無恙否僧曰至今寶
藏公請出觀之則老僧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
故當時曾有詩云削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
杖取扶衰圓以便握但不知此僧豈少一圓竹而獨
此工作為也失愚大愚

○硯眼
吳郡陸公廬峰俟選京師嘗於市遇一佳硯議價未定
既還邸使門人某者往以一金易歸訝其不類某堅證
其是公曰前硯有鸜鵒眼今何無之答曰某嫌其微凸
偶值石工甚便幸有餘銀已倩為平之矣公大惋惜
○○鳴鵞
會稽有姥養一鵞善鳴右軍求市不得遂携親友就觀
姥聞羲之至烹鵞以待右軍歎惜彌日
○○快牛
王愷有快牛名八百里駮嘗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

我射不如卿今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

彼以爲豪我以爲俗

○白鷗脯

張傚陳喬之子秋晩竝遊玄武湖時羣鷗遊泛傚子曰一軸内本瀟湘喬子俄顧卒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以作脯否衆謂張傚予半莖鳳毛陳喬男一堆牛屎喬子由是有陳一堆及白鷗脯之號

○金魚

金魚有九尾狐及紫袍玉帶種種之異文房畜爲清玩價亦不廉武以一盆贈張幼于張轉以贈守公他日守公謂張曰前惠魚但美觀耳味殊淡蓋守北人已將魚付爨下也張但唯唯而已

○謝靈運鬚

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祗垣寺維摩詰像鬚唐中宗時安樂公主端午鬬草欲廣其物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乃剪棄其餘

○○國公詩

湖州吳主事家素饒求李西涯文壽其父時公爲學士鄙其人不許吳問其友曰今朝中爵位極尊者爲誰曰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即緘幣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於人云英國當朝第一人乃爲我作詩何必李學士也

若使吳公選漢文定須檢衞霍著作儻選唐詩又恐尉遲公不善韻語如何

○○寃還畫眞

寃還命畫工寫眞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蟲猶用金箔貼眼我消不得一對金眼睛

畫將軍須作虎勢

○○高太監

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上有空友隆曰好好更須添畫一箇三戰呂布

○○五馬行春圖

淀周作五馬行春圖贈一太守守怒曰我豈無一人騎

隨耶、沈知之、另寫隨從者送入、因戲之曰、奈絹短、止畫前驅三對、守喜曰、今亦足矣

既畫轎前三對頭踏、便須畫衙中千兩黃金、不然總是不像

○障簏

祖約好財、客詣祖、見方料視財物、因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置背後、以身障之、強與客語

自知不雅、尚有晉人習氣、若今則恬不知愧矣、

○○種珠

陳鑑菴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貲產、性[illegible]、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逕小圃成畦、以真珠布土壤之間、若種蔬狀、記顆䊾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

種珠尚未得法、須用鮫人淚作糞灌之方妙

○銀靴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深所親幸、每日、我富貴、爲爾置銀靴、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須賚有等、語及前事、卽日賜銀三十觔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

○黑牡丹

晚唐時、京師春遊、以牡丹爲勝賞、有富人劉訓邀客賞花、客至、見其門繫水牛累百、笑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大麗勝寺

李約每於庶人衍前稱金陵招隱寺標致、庶人既宴寺中、明日謂曰、子嘗稱招隱、昨日遊宴、何如中州、約曰、某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塵泡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麗也

○僧指客

宋吳荊溪云、往歲江行風阻、與友生沿晰野步、穿嶺而下、忽見蘭若甚多僧院、覘客來、皆扃戶不內、獨有一院大啟其戶、見一僧蹺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殊不介意、竊意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雖強起、全無喜容、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書空蹺足睡、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何許事、適者指揮侍輩、欲掩關少靜耳、遂不辭而出

寺有如此僧、不如大麗省氣

○陳叔陵

陳始興王叔陵性不好臥、不飲酒、惟多置殽胾、晝夜食噉、又好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朗誦、揚揚自若

○○俗讖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設祭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讖、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絲代之、謂之叨冒、鄙俗可笑

今南都鄉試前一日、居停主必煑蹄為餉、取熟蹄之讖也、又錫邑呼中字如粽音、凡大試、則親友贈筆及定勝糕米粽各一盒、祝曰筆定糕粽○又宗師歲考前一日、往往有禱於關聖者、或置等子一件於神前、謂之一等、其祝文云、伏願臨睡聽高秤規矩而不捉、糊塗宗主、屁文章而亂圈、更可笑

○俗禮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筵中有荔枝、欲啗、白席者遽唱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公憎其饒舌、因置不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放荔枝矣、請衆客放下荔枝

俗禮方各不同、總非雅士所宜也、洪武中、翰林應奉唐肅常侍膳食訖、供筯致恭、帝問何禮、對云、臣少習俗禮、帝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聖主作用、眞快心哉

○方三拜

詩人方干、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

○○穢史

則天荒淫、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欲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祥云陽道壯偉、過於懷義、昨欲自進、堪充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言、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舊唐書詳載斯語、當時君臣薦進獻納如此

○楊安國進講

楊安國言動鄙朴、嘗侍講仁宗、一日講一簞食一瓢飲、乃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籮粟米飯、一葫蘆漿水

又講自行束脩以上一章、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帝哂之
本是箇村學究、差排做大講官

○誌文

胡衛道三子、孟名寬、仲名定、季名宕、衛道妻亡、俾友作誌、友直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掩鼻

昔白敏中以姓廢壻、胡夫人當以名廢誌矣（白敏中欲以進士侯溫爲壻、妻盧曰、己姓白、彼壻侯、人必呼白侯矣、乃止）

○判帶帽語

祝氏猥談云、一守禁帶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吏白、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圈邊

張忠定判瓦匠乞假云、天晴瓦屋、雨下和泥、丁謂判木工狀云、不得將皮補節、削凸見心、郡守邢公判重造郡門鼓狀云、務須繫綳密釘、晴雨同聲、皆爲時所稱、此公但以不對偶爲簡、是未知簡而文也

○宣水

石曼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水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當呼爲農水也、坐者大笑、
余寓麻城時、或呼金華酒爲金酒、余笑曰、然則貴縣之狗、亦當呼麻狗矣、坐客有臉麻者、相視一笑○今村子言吹簫、必曰品簫、言彈琴、必曰撫琴、言着棋、必曰下棋、言踢毬、必曰蹴毬、務學雅言、反呈俗態

○于闐國表

宋政和間、有于闐國進王表章、其首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内、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

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阿舅大官家

阿舅、本單于漢天子、我丈人行語來、又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則夷俗以知文法爲尊矣、

○元世祖定刑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應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近於戲矣

天地皇帝三箇大人情止饒三板執杖者可謂弱[illegible]

○○管子治齊

管子之治齊爲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

此爲脂粉錢之始可憐可憐

○○七世廟諱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也因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啖是衆皆掩口

○○蜀先主

蜀先主起自利閬親騎軍各有名號顧夐戲造武舉牒謂侍郎李吒吒下進士及第三十餘人婁癩子張打胸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了郝牛屎陳波斯羅蠻子等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一時傳以爲笑

○諱衣

史諱錄穆宗以玄綃白書素紗墨書爲衣服賜承幸宮人皆淫鄙之詞時號諱衣至廣平中猶有存者

○厠籌

有客謂胡元瑞曰常客安平其俗如厠男女皆用瓦礫代紙殊可嘔噦胡笑曰安平唐之博陵鶯鶯所產也客曰大家閨秀或未必然胡因歷引古用厠籌事且云厠籌與瓦礫等吾能不爲鶯鶯要處掩鼻客大笑

○○效顰

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其巾一角墊而折其後學者着冠乃故折其一角以爲林宗巾

潘岳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婦人爭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

謝安能爲洛下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時名流愛其詠或掩鼻而效之

苟非安石鮮不以爲近於侮矣

○○擬古人名字

東丹國長子奔唐賜姓李名華頗習詩文甚慕白居易思配擬之每通名刺曰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

樂天初至京師以所業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曰

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亦何難夫李華本欲擬白而白居自易貴居自難乃自作供狀耳○唐又有李姓者作姑孰十詠自比太白遂號李赤後爲厠鬼所惑死於厠

○媚豬

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腯而慧豔鋹嬖之賜號媚豬豬而曰媚可笑甚矣寧庶人所嬖幸妃名趣妃言有趣之妃也名亦不雅趣妃後爲錢狀元芬所得

○○相婆

王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一日路遇和甫公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即給以藥姥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相婆荆公笑而受之

○瓜戰

吾人喜鬬茶故稱茗戰錢氏子弟取霅上瓜各言子之的數剖之以視勝負謂之瓜戰然茗猶堪戰瓜則俗矣蔡君安夏日會食瓜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如此名瓜戰便不俗

○鍛工屠宰

楊升菴云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峰子一善謔者見二人並行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不知蘇學士善鍛鐵羅狀元能省牲信多能哉傳以爲笑

○別號

猥談云道號別稱古人間自爲之非爲敬名設也今則無人不號矣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愚薰向見一婆媼自稱冰壺老拙則婦人亦有號矣又嘉興女郎朱氏能詩自號靜菴見說聽又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傍一胥云守愚其號也

挑燈集異云無錫一人同客啜茶見一婢抱一幼兒出其人即棄茶拱立客問故曰所抱乃梅䆫家叔也然則孩提亦有號矣

○印章

天順間錦衣門達甚得 上寵有桂廷珪爲達門客乃私鐫印章云錦衣西席後有甘棠爲洗馬江朝宗壻而棠亦有印章云翰苑東牀一時傳賞可爲的對

癖嗜部第九目錄

癖嗜部

子猶曰、耳目口體之情、大致相似也、蓋自水厄可畏、酪奴不尊、而茶寃矣、故先茶、而飲以歡之、而食以充之、而寢以息之、於是乎書畫金石以清其玩、吟諷謳歌以暢其懷、博奕田獵以逞其欲、花木竹石以寫其趣、逍香水雜陳、內外畢具、而座客之談諧、其可少乎、凡此、非富貴不癖、而彷彿布施、正爲生生世世富貴地耳、然而天授既殊、情緣亦異、盈縮愛憎、自然之岐也、蝍且甘帶、鴟鴉嗜鼠、甲棄乙收、孰正唐陸哭笑之是非、集癖嗜第九

〇茶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爲苦、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王蕭喜茗、一飲一斗、人號漏卮

盧廷璧嗜茶成癖、號茶菴、嘗蓄元僧詎可庭茶具十事、時具衣冠拜之

〇〇耽飲

畢卓爲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已知爲吏部郎、方釋焉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過飲、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誓鬼神耳、便可具酒肉、婦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頹然復醉

鴻臚卿孔羣好酒、嘗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蘗事、王丞相勸使節飲、曰、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道、杜曰、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即慢、語意同此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仕吳、官至太中大夫）臨卒、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年之後、化而爲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艾子好飲、一月大飲而噦、門人密袖豬臟置噦中、指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其何以生、艾子熟視笑曰、唐三藏尚活、況四耶

汝南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亭州李氏種菊數百本通縣莫敵人稱爲菊齋葵齊

好對釀王

○善飲

大司馬彭公澤善飲偶訪郭武定勛問侯今年釀若何郭曰小勝且曰幸尚早能小嘗否曰可延之側室尚不肯脫衣曰主人不堪酬酢郭曰適有張秀才量似可然何足以當鉅公彭笑曰不妨請見之使侍坐取兩銀舟相對鮭炙蔬果以漸羅列酒十餘行解帶褫衣曰進部尚可遲也屬有微雪又十餘行曰部幸餅事可無進矣

轟對無筭至暮摩其腹曰酒太甘當以燒酒送之張謝不任乃命取前酒沃張而自舉燒酒復十觥始去

曾公棨偉儀雄幹善飲喫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僴置廳事後乃邀公飲如其飲器注僴中竟日僴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具轝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轝隷公取觴復大酌隷皆醉去公方就寢

○食憲章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館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爲食憲章

○○措大言志

東坡云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曰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若我喫了又喫何暇復睡

○善喫

山濤酒後餔啜折筋不休

癸辛雜志趙相溫叔健啖致仕日召一士人同食各啖若干臨别士人腰間有聲疑其腹裂問之云平生苦饑以帶束之適蒙賜飽不覺帶斷非有他也宋太祖賜劉知州食事同

歸田錄張齊賢每食肥肉數觔嘗小惡欲服天壽院黑神丸常人服不過一丸公命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啖之及罷相知安州與客食廚吏置一大桶竊視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滿桶

元退處士年踰七十無齒咀嚼愈壯常曰今方知齒之妨物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觔謝

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煨茄、俱成籮、以充饑

○○王弇州朝野異聞

徐相存齋、提學江西時、道遇毛尚書伯溫舟、謁之、詣小洽、毛曰、公得無饑否、即呼具小點心來、侍者捧大漆盤四、其二盤裝炙鵞、鵞皆大臠、其二盤裝饅頭、如盌太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援之、二銀盌飛酒、長啜太釂傍若無人、徐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於酒、互舉無算、至暮、懽然別曰、公大器也、道毛不安南還、華亭亦副為座

矣、毛食兼數人、嘗主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五人、人啗二大白不醉

秦晉諸公多長大、善飲啖、王端毅公恕、年九十餘、每晨起進食、牛羊犬豕肉、或雞鳬之類、三大盌、盌可一二觔、熟菜一大盌、麪餅二盤、各堆高筯許、清酒三大盌、盌可盛二升、飲啖至盡、起摩腹徐行、周還約二里所、復坐讀書、以為恒、至九十三、一日食減三盌、麪省可一盤、亭午而逝、楊襄毅公博、每啖麪、一甌輒兩舉筯、凡十六舉筯而罄八甌、大庖深入、人人惴恐、公時在部覆疏、遣問甫畢、食肥肉三觔許、包子三十、酒數瓜、恢大脹、鼻息如雷、人服其器量、其後陽城王太宰國光、蒲州王大司馬崇古、皆長七尺餘、啖尤偉、太宰切白肉作大臠、貯以為薄夾、進之、一進必百臠、飲必三斗、大醉後若熱不能升公座、啖巨柿四十、頃刻都盡

王令賜綏言、其鄉有令張者、善飲啖、弃恒不能快意、一日隣有驢斃、其值輕、張使買之、烹適熟、而女弟之壻至、亦以善啖名、邀使共飯、壻知為驢肉也、辭以飯後餓頃肉至、凡兩大盤、盤各可十餘觔、胡餅各百餘、蒜葱醯醬

各具、用手撮之、頃刻俱盡、覘壻啖得半而止、笑曰、果飯後耶、何孱也、為汝代之、即以手援啖、復盡、舉濁酒兩斗許、起捫腹曰、今日始得一飽、宗戚聞有呼張飯者、必先延之別室、麪與肉如式、而後出、與客酧酢、尚兼數人、不然、怒竟去矣、每烹肉、不令過熟、曰、過熟安用我脾為、指其腹、此不堪一大釜耶

嘉靖間、河南有开副使者、官山東分巡海右、亦以善飲啖聞、嘗按部至萊州、而怒其邑令、叱供饋出、萊守其鄉人、知內厨之不足供也、入白有北麪一斗、俻以肉十觔

原缺第八、九葉

酒一瓿、不知可用否、开曰、佳耳、既閉門、進宿食啖之、不飽、使宰夫以守所饋麪肉作水角、亟熟亟進、不能供、遂出隷人佐之、不移晷、與酒俱盡、次日謝守曰、微公、幾爲若敖之餒矣、又一日、宴於鄉薦紳家、其家膳事饌开酵飽甚暢、歸、忽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如何、問厨有餘米否、量之、得五斗、悉使作飯、啖至盡而後就枕、

吾家兄名世芳者、仕至廣東提學副使、其啖肉食可立盡十餘器、每進楊梅櫻桃柑橘、必以十觔爲度、而不見核之吐、人或怪之、笑曰、更吐核、得幾許

王翰林鏊、魁梧美姿容、善飲啗、自云、平生唯三飽、嘗歸家、外家享之、極水陸之腴、其使朝鮮、啖芻豢、皆殺蒸體、史成、宴奉天殿、 上知其善啖、盡撤御膳賜之、後有不合、拂衣歸、既家漸匱、乃炙螺螄、燒紫茄配飯、亦必滿一鍋、

嘉定人王全以氣豪一鄉、徒步剏婁塘鎮、人稱之、每食以一豬首一鵞佐飯、尚不能飽、偶饑過其弟、煮白雞子四十食之、云、僅能小支胃口而已、使置腹中、當何所着、

余及見許孝廉倘我、亦善啖、嘗往妻家稱壽留酌、許呼餓、妻之母曰、他物未熟、室中有冷結麪、少加鹽醢、

問其故、答曰、天寒頗以佐酒、市中見爭覓蟲以獻、皆蟻而生嚼之、其蟲之細小者、輒浸杯中、須之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則夾雜以松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猙獰、蜿蜒鬚髯之際、觀者驚怖、異人飲啖似有柔味、嘗云、蝎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蚣亦佳味、又次於蝎、蜘蛛則小者爲貴、諸蟲惟蟻不可多食、多食悶人、

○好睡

夏侯隱登山渡水、亦閉目美睡、人謂睡仙、

相傳丈五峰先生亦然、每街市遇欲睡、輒以手憑童子肩、曰好扶持緩行、雙足不停、鼾聲已如雷矣

寇朝一常事陳希夷得睡之崕略、郡南劉垂範往謁其徒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齁鼾之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譜記何如、垂範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混沌譜、云即此是、

李愚欲作蝶菴、以莊周爲第一祖、陳摶配食、則寇朝一亦應在十哲之列

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着、

乃一展轉云君幾局矣東坡曰最老常用四脚棋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先自有輸贏着後並無一物

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座亦睡俄而丞醒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張東海作睡丞記

陸放翁詩云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

○書

宋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乞兒搬漆椀

○墨癖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懸墨滿堂

○喫墨看茶

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皆嗜墨汁蔡君謨晚年多病不能飲茶惟日烹把玩喫墨看茶事屬可笑

○好艸聖

張丞相好艸聖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恚曰何不蚤問

○蘭亭癖

僧永禪師有三寶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三曰如意後傳弟子辯才寶護倍至唐太宗令人詐得其書辯才曰第一寶既亡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又促龜傷其一足

明良記云審權居吉祥菴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迸而出或言事與此類子猶曰和尚留得貴人篇章在何愁衣鉢

趙子固（趙孟堅字子固宋宗室子）有米顛之癖效米作書畫船嘗從雲川余書翁所易得五字不損本蘭亭喜甚乘夜回棹至昇山風起舟覆行李俱渰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已在餘不足問

○蕭字

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於壁李約見而愛之自江淮竭產致歸洛中扁於小亭號曰蕭齋

○王略帖

米元章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碑癖

孫何好古文、爲轉運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王錫甚慕秦漢碑刻、往往節口腹之奉以事之、一日語共遊者曰、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衆問此何代碑、王不能答、一客曰、我知之、王欣然就問、客曰、此名沒字碑、衆一笑而散

唐趙崇凝重清介、標質堂堂、不爲文章、時號沒字碑

後唐丞相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亦號沒字碑

○畫

宜興吳滄洲、性嗜書畫、第惟積粟帛、清士常鄙之、會有持徽宗題跋十八學士袖軸來售者、價索千金、第如數易之、置酒燕凡、及嘗鄙已者、酒半、出以相視、凡驚歎曰、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扯平

○好古

彭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以書召歸、乃跨一驢、以一黥挾其布囊、囊皆封緘、親知相慶曰、可脫凍餒之厄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艸藁一巨束、餘無所有

楊茂謙曰、既是錯喚、回來只應仍趕出去

○古銅器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衰其家所有、約百餘金、買書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曰、毋庸貨也、我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遂返其家、其妻方怪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夫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

○吟癖

楊處士朴性癖、嘗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卽伏艸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駭

賈島初赴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已欲改推字爲敲、商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尹、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尚爲手勢推敲未已、愈問知之、爲定敲字、又島騎驢天衢、得落葉滿長安句、屬對未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

島不善程試、每巡鋪告人曰、原夫之類、告乞一聯、原夫者、賦中轉起字也、令人欲事事求工、適足笑耳

○弄葫蘆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詩、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愛杜甫賈浪仙詩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頓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李洞慕賈浪仙詩、鑄銅像事之如神、常念賈島佛

○○好唱

宋之遜爲連州參軍、好唱歌、有陳希古者、庸人也、倩之遜敎婢歌、欣然就之、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牕和焉

○好音樂

唐莊宗自言一日不聞樂、則飮食都不美、方𣳇怒、鞭笞左右、一聞樂聲、怡然自適、萬事都忘焉、又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

韓持國患暑、使羣婢交扇、猶云不堪、乃使作曼聲、不覺以手按拍、都忘其熱

○羯鼓

明皇好羯鼓、不好聽琴、有奏琴者弄未畢、上叱去、速召花奴取我羯鼓來、爲我解穢（寧王子汝陽王璡、小名花奴）

○琵琶

范德孺喜琵琶、每就寢、必需繁弦、乃寐

○○毬

唐僖宗善擊毬、謂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擧、定作狀元、野猪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未免駁放、上大笑

圓社中有鍊腿之語自倍宗始見類說

○○奕

李訥僕射性卞急諧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訥一覩便忻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矣

鄭介夫名俠自號一拂居士好奕棋遇客必強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眞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出陸放翁渭南集

林逋曰世間事皆能惟不能擔糞與着棋爾此又惡奕之已甚者

○○雙陸

潘彥好雙陸生平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手抱一局口銜骰子飄泊二日夜方抵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

吾鄉有劉翁好酒嘗與客渡江値厲風舟欲顛覆衆皆慌錯翁抱持酒甕默然不言既泊問其故答曰死生命耳若翻甕失酒此際何以遣懷潘彥之見亦猶是也

○好獵

齊王元吉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李衛公弟客師喜馳獵所居處鳥鵲皆識之從而翔噪人謂之鳥賊

○禽癖

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馮袞給事覩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養鵞鴨及雜禽之類常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

兪華麓大夫有一語鳥覩爲飲食之鳥病卜當死晨起誦經禮大士以禳之是夕果愈

○狗馬

齊幼主性愛狗馬之屬馬則藉以氈罽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犬則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鬪雞亦號開府

始皇封松五大夫武后封栢五品大夫道君封石盤固侯至狗馬有封號而爵祿不足榮矣

○花癖

唐張籍性耽花卉，聞貴侯家有山茶一株，花大如盎，度不可得，乃以愛姬柳葉換之，人謂張籍花淫。

吳越錢仁傑酷好種花，人號花精。

梁緒梨花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

○竹

李衛公守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蕉

南漢貴璫趙純節性惟喜芭蕉，凡軒牕館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爲蕉迷。

○松

海虞孫齊之手植一松，珍護特至，池館業屬他姓，獨松不肯入券，與隣家賣漿者約，歲以千錢爲贈，祈開壁間一小牖，時時携壺茗往，從牖間窺松，或松有枯鬚，輒假道主人，親往檢滌，畢便去。（後其子州刺史養志亟復其業）

王山人稺登贈孫有賣宅留松樹閉門借酒家之句。

○挽歌癖　松癖

晉袁山松好作挽歌，每出遊，令左右唱之，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石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付公，那得終日弄石？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落，以示楊曰：此石何如？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峰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那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袁石公曰：陶之菊，林之梅，米之石，非愛菊梅與石也，皆吾愛吾也。

僧敎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襃得之，抱之眠三日。

○香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每晨起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濃香郁然滿室，時人謂之梅香。

梅香猶勝銅臭○盛文肅豐肌大腹丁晉公疎瘦如削梅詢性愛焚香竇文賓不喜脩飾經年不浴時人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浴

何脩之一日洗浴十數過猶恨不足時人謂之水淫

宋資政蒲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頮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止大濯足三易湯膝股及焉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人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一小澡又間日一大浴

○雛妓

楊玉山松之商人也性喜雛妓其丹帕積至數十與爲帳號百喜帳

○眉癖

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每日作一樣康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有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以年歳當率同志爲脩眉史矣有他宅眷不喜瑩者謗之以爲膠煤變相

○好外

俞大夫華麓有好外癖嘗擬作疏奏上帝欲使童子後庭誕育可廢婦人其爲孝廉時悅一豪貴家歌兒與其主無生平不欲令知每侵晨匿一厠中俟其出後生入稍覺乃邀歡竟留三日主人曰不謂傾蓋之知頓與俞蘭之臭俞笑曰恨如蘭之臭從厠中來耳

俞君宣於妓中愛劉小二於優童愛小徐嘗言得一小黑天下可廢鄭聲得一小徐天下可廢女子語本大夫家教來

陝西車御史梁按部某州見捜轎小童愛之至州命易門子吏目以無應車曰如途中捜轎小童亦可吏目又以小童乃遞運所夫驛丞諭其意進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强景明戲作捜轎行云捜轎捜轎彼狡童兮大人要來云可惜吏目却不曉好箇驛丞到知道

○○好談

蘇子瞻在黄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談諧放蕩各盡其意有不能談者則

强之使說鬼或辭無者則曰姑妄言之
華文脩曰英雄不得志直以說鬼消其骯髒悲夫
○○好客
元盛時江右胡存齋參政好客每虞閽人不通刺若在
家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若無客則令人
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
○譽人癖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惟

臨海人任顒及數胡人未洽公徐顧任云自君之出臨
海不復有人矣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
笑四座並歡（蘭闍胡語褒譽之稱）
○○好好先生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
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
君有德故此相告何聞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
言亦大好今人稱好好先生本此
○好佛
李後主酷好浮屠嘗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經僧或
犯姦令禮佛三百拜免刑
三萬拜世情願○張子正宦遊紀聞云雲南之南一
番國俗尚釋教人有犯罪應誅者捕之急趨往寺中
抱佛脚悔過願髠髮爲僧便貰其罪今諺云閒時不
燒香急來抱佛脚皆番僧之語流於中國也
○好施
豆盧琢好施既爲宰相嘗以囊貯錢自隨行施丐者每
出襍襪盈路（近日都御史丁賓亦然）

李相廷機好施在禮部日每至部丐者攀輿接路李不
覺色喜對僚佐强作不堪狀楚人吳化爲郎進曰老先
生衙門原係教化之門李默然越日化左遷（百可室）
○富貴癖
楊宣懿察之母能文而教子甚嚴察省試房心爲首察
第二母睡未起聞報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
乃爲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後廷對果魁天下
董尚書潯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
父釋褐報至公攜杖往視子舍時隆山夫人以夫不獲

第，方按几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爲，吾子不
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淚交下，其後升隆山亦登第
盧思道歷事周齊，既入隋，偶與賓客日中立，內史林德
林謂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驢鳴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
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作一驢鳴，王武子喪時，名士
畢至，孫子荊後來，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
爲卿作之，體似眞聲，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

以悅之

謝在杭曰，驢鳴又何可悅，而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
朋，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

○愛醜

呂氏春秋，陳有醜人名敦洽，麗糜，權額，廣眼，垂肩，唇薄
鼻昂，皮膚皴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爲楚
兵所圍，發言拙僻，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
則天時，兵部郎朱前疑貌醜，有美妻，不愛，浴中西門酒
坊有婢奇醜，蓬頭垢面，傴背凸腹，前疑大悅之，殆忘寢
食，一人嘲曰，宿瘤蒙愛，信哉，一人笑曰，雲龍風虎，類也

○○好腳臭

吳中岳乙喜聞腳臭，嘗偕宴集，忽不見，或曰，彼非逃酒
者，殆必有故，令人偵之，則道傍有行客方企息理腳纏，
穢氣蒸蒸，是人低回留之不去

○笑癖　哭癖

陸士龍雲有笑癖，嘗著衰絰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
笑不已，落水幾死，嘗謁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雲
見華不及拜而笑倒

唐衢應進士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歎
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發聲一號，音
詞哀切，莫不悽然，嘗遊太原，屬戎帥置宴，衢得預會，酒
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

華文脩曰，令唐陸相遇，一哭一笑，必有一段絕異光
景

許伯哭世，迂也，然其題目大，阮籍哭途，狂也，然其意
趣遠，至唐衢直自傷不遇而已，眞所謂一哭不如一
哭，帝建詩最善用哭字，第一是喪兵哭遼水，第二是墳上哭明月，第三是哀哀哭枯骨，嘲者曰，一哭

不如一哭

嗜癖部 終

越情部第十目錄

越情部

子猶曰天下莫靈於鬼神莫威於雷電莫重於生死莫難忍於氣莫難捨於財而一當權勢所在便如鬼如神如雷如電捨財忍氣甚者不惜捐性命以奉之矣人情之蔽無甚於此故余以不畏勢爲首而次第集爲越情第十

○不畏勢

況鍾謁一勢閹拜下不答斂揖起云老太監想不喜拜且長揖

應檟守常州偕他郡守謁御史檟居中獨遵憲綱不跪他日御史見之指曰此山字太守也

○不佞神佛

彭脊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强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

周文襄公在吳中好倘佯梵刹見佛即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論年齒亦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子猶曰一是達者之言一是長者之言

紹興王元章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斫神像爨之一鄰家事神惟謹遇元章毀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元章家人歲無恙而鄰之妻孥時病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彼屢毀神神不責吾輒爲新之神反不我祐何也巫者作怒曰汝不置像像何從而爨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不畏雷

夏侯玄倚柱讀書時暴雷霹靂破所倚柱衣服俱焦玄神色不異讀書如故世說諸葛誕亦然

小人全要畏雷不畏者其心放君子要不畏雷不畏者其神全元四明陳子桱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王雷忽震其几陳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桱之臂亦不損矣做事須有此等骨力

齊神武道遇雷雨前有浮圖一所使薛孤延視之未至三十步震燒浮圖薛大聲喝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及還鬚髮皆焦

○不畏鬼怪

嵇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慘黑、單衣草帶、嵇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阮德如嘗於厠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皁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阮徐視、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慚而退

唐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為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力、為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餓、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鵂鶹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

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抵泗州北城、於驛邸憩宿、薄晚、呼索熟水、即有妾應聲捧杯以進、而用紫蓋頭覆首、趙曰、汝輩既在室中、何必如是、自為揭之、乃枯骨耳、趙略無怖容、連批其頰曰、我家豈無人祗使、要汝怪鬼何用、叱使去

吳邑荻扁王君鎛、嘗臥齋中、夜將半、有鬼嘯於前、其聲類鴨、鎛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管汝、但勿近吾牀聒吾耳也、鬼乃作鵝聲、鎛笑曰、此聲亦不雅、鬼終不去、復作夭鼓翼之聲、庶幾其一懼、鎛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落其牀帷、覆鎛身、鎛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遂寂然矣

嘉靖中、錫人王富張祥俱有膽、素不畏鬼、夏日同飲溪上、日且晡、未醉、王曰、隔溪叢塚中、昨送一新死人、吾能乘流而過、出其屍於棺外、張曰、吾能黑夜出之、王曰、果爾、輸汝賸釀一甕、俄而日沒、張子方欲入水、而王亟歸家取酒、張遂過溪、迂迴而上、見棺已離蓋、方疑之、忽棺中出兩手抱張頸、張懼、私祝曰、汝少出、俟我賭勝、明日當貿而埋汝、言畢、抱益急、張大叫、聲漸微、溪傍人家聞聲、羣持火來照、抱張頸者、乃王也、蓋詭言取酒、從間處先渡出屍而伏棺中耳、因相與大笑、比過溪、月已上矣、時方大瘟、而二子竟無疾

○不近內

北齊邢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嘗晝入內閤、為犬所

吠、因撫掌大笑

世俗沈耳於閨者最多、故寧取子才

○○不戀色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曰吾乃不覺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閤、悉驅諸婢妾出、任其所之

鐵石心腸英雄手段

○不愛錢

嘉興許應逵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哭泣不絕、許君晩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

所有、只落得百姓幾點眼淚耳、僕歎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若囊中大錠黃白、亦未必肯送親友

董三泉公由蜀西充令、陞蓬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能諒、第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可爲百歲後計也、公曰、唯、既致政、諸子迎之閬、請於公曰、往者所言美材、頗擇得否、公曰、閬之人言、杉不如栢也、予曰、今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鼓載有栢子在、種之可爾

○○不愛古玩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文穆公、公曰、我面不及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之鏡乎、不用

孫之翰人與一硯、直三十千、云此石呵之則水流、翰曰、一日呵得一擔水、只直三文錢、何須此重價

語似俗而實達、推廣此意、則一飽之需、何必八珍九鼎、七尺之軀、安用千門萬戶

○好友

何喬新守溫、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居

無所覓、公歎雖酸醅亦可、乃出新醯一鉼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醋交

醋交勝於酒友、然交到好處、亦不得不醋

○不苛察

王文正公旦、性量寬厚、不屑細物、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怪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曰然、於是厚賄之、蓋平日控馬、公但見其背、不見其面、故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不問射牛

奇章公牛弘有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直答曰可作脯

○不校侮嫚

婁相師德溫恭謹慎與人無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以勿與人競弟曰今後人唾吾面亦自拭之耳師德曰此我所以憂汝也凡人唾汝面必怒汝故拭之是逆其心夫唾不久自乾但當笑而受之

武元衡宴西川從事楊嗣復狂酒逼武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武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名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慮是失驢訪主相對存妙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呼引甚盛前卒呼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突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巡檢悟曰乃相公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兗公陸象先爲馮翊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努眼眶衝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甘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爲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參軍曰爾所爲全易吾能於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爲所輸之費其二參軍便爲之象先亦如不見皆寮所賭以爲戲笑其第三參軍又曰爾之所爲絕易吾能於使軍廳前作女人梳粧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敢爲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

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參軍遂施粉黛高髻笄釵衣女人衣向堂四拜象先又不以爲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爲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參軍兒等笑具我豈爲笑哉

溫公一日省墓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器盛飯瓦罐盛菜羹公欣然享之村老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講書村野不敢往聽今幸請教公講庶人章村老曰自天子章以下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嘿然謝曰平生未見查明奉答村老大笑而去曰今日聽

講鄭倒司馬端明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也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促令讓上舍公曰固宜俟其至讓之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惶懼百態乞憐公卒不較

張莊懿公瑩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曰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還遣出

屠漏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呼而告之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法有明禁自今愼無爲此

○觀樂　贈菊

柴載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門隙覩之柴乃召至後園使覩其按習曰隙風恐傷爾眸子

王荊石相公家居晨起帶氊帽行園視菊其鄰人誤爲園丁隔籬喚曰王老官汝許我菊花今有否既見公面驚而走公喚回撫慰取菊數本與之

○薦詈己者

王元美鎮鄖薦一屬吏乃其鄉人常詈公者或曰自今以往凡求薦者皆詈公矣元美笑曰不然我不薦彼彼更詈我

○不責僮婢

唐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煑藥不精潛覺其故乃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也

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奴覺謝罪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我蘇有一鄉老訪友以一僕駕舟友人留飲僕遂沾醉臥舟中鄉老欲歸不得已解衣自棹偶道上一人欲附舟呼之鄉老佯不答其人呼不已僕於舟中瞑目大聲曰便附一附何妨鄉老憤甚鼓棹甚急道上人聞之罵曰舟中家主已允從附搖櫓家人反不肯大罵不止而去

房文烈遣婢易米三日不反既至房曰舉家無食汝從

何處來

○不責盜

張率字士簡、吳人、嗜酒疎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張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張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柳公權嘗貯杯盂一笥、縢緘如故、而所貯物皆亡、奴妄言不知、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

宋沈道虔、人有盜筍者、令人止之曰、此筍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令人買大筍送與之、范元琰見人盜筍、苦於

過溝、乃伐樹爲橋與過、盜遂不爲盜

後漢戴封字平仲、遇賊悉掠奪財物、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賊曰、此賢人也、悉還其器物

王子敬夜臥齋中、有羣偷入室、盜物都盡、王徐曰、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何宗道名倫、江山人、家貧事母孝、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盜夜入其室、竊器物、何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釜畱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委之而去

前二人不責內盜、後五人不禁外盜、竟亦何嘗薛盜

也、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山西時、舟行遇劫、遍搜行橐、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竟不忍取、又沈文節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策、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去、孰謂盜無人心哉

○不畏劫賊

阮簡字茂弘、爲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不怕死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棋、看敕訖、置局下、神色怡然、爭劫竟、斂納畢、徐言奉敕賜死、方以敕示客、因舉鴆謂客曰、此酒不堪相勸、遂一飲而絕

張黃門（張融字思光）出爲封溪令（大不情）、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咏

越情部　終

佻達部第十一目錄

佻達部

子猶曰、百圍之木、不於枝葉取憐、士之跅弛自喜、不拘小節者、其中儘有魁傑駿雄、高人才子、或潛見各途、能不盡見、吾亦姑取焉以洵俗士之肺腸、集佻達第十一

○簡文帝

簡文爲撫軍時、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

○○張徐州

裴寛尚書罷郡西歸汴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當富貴、舉船鏹帛奴婢、悉以貺之、客受貺不讓、登舟、奴婢稍偃蹇、輒鞭之、裴公益異焉、其人張徐州也

卓老曰、張建封易得、裴寛難逢

○揚鐵崖

姑蘇蔣氏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時楊鐵崖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携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蔣往延之、楊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十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楊留三

年、後其子俱成名士

奇賓奇主、千古罕見

○○酒濯足

馬周初入京、至灞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不之顧、周即市斗酒濯足於旁

○○百褌

梁吉士瞻少時、擲博無褌、爲儕輩所侮、及爲將軍、得絹三萬匹、爲百褌、其外竝賜軍士

○盗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常自使健兒行劫、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李卓吾曰、擊楫渡江、誓清中原、使石勒畏避者、此盗也、俗儒豈知

○乞

南唐韓熙載字叔言、肆情坦率、鼓樂百餘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按後主嬖欲柑熙載嫌其後房妓妾不問出入乃左
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羣婢後主
乃喜以爲秘書監既拜命羣婢復集如初

○唱蓮花道情

蘇郡張夢晉寅皆誕節倡狂嘗雨雪中作乞兒
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
知之又嘗披蹩持籃相與蹐虎丘爲道人唱有客吟頗
澀乃借筆疾書數韻雲煙滿紙翻然而逝客蹤跡之不
得遂疑爲仙

此眞仙又何疑

○募緣

唐子畏祝希哲兩公浪游維揚貲用已絕戲謂鹽使者
課稅甚饒乃僞作玄妙觀募緣道士衣冠甚偉詣臺遞（思頭奇）
請鹽使者怒叱之兩公對曰貧道非游食者流也所與
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咸折
節爲友明公不棄試叅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齊威隱指（此句亦妙人）
牛眠石爲題俾賦之唐先祝繼立就一律詞云嵯峨怪
石倚雲間頑角嶙嶒勢儼然苔蘚作毛因雨長藤蘿穿
鼻任風牽長眠不食黔邊草無力難耕隴上田怪殺牧
童鞭不起笛聲斜挂夕陽煙御史得詩笑曰詩則佳矣
意欲何爲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
蘇玄妙觀圯甚倘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即檄
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觀費兩公遂乘扁舟歸投
檄二邑更修刺謁二尹詐爲道士關說得金如數乃悉
召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數日而盡異日鹽使者按吳
詣觀瞻禮見傾圯如故召令責之對曰前唐解元祝京
兆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金已如數畀之

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不問也

○傭

唐子畏往茅山進香道出無錫晚泊河下登岸閒步見
肩輿東來女從如雲中有丫鬟尤艷唐跡之知是華學
士宅因逡巡請爲傭書改名華安復寵任謀爲擇婦因
得此婢名桂華居數日爲巫臣之逃華令人索之不得
久之華偶至閶門見書肆中一人持文翻閱極類安私
詢之人云此唐解元也明日修刺往謁審視無異及茶
至而枝指露益信然終難啓齒唐命酒對酌華不能忍

稍述華安始末以挑之、唐但唯唯、華又云、貌正肖公、不知何故、唐又唯唯、華不安、欲起別去、唐曰少從容、當有所請、酒復數行、唐命燭導入後堂、召諸婢擁新娘出拜、華愕然、唐曰、無傷也、拜畢、因攜女近華曰、公向言其似華安、不識杜華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見涇林續紀

○○祝京兆

祝京兆有債僻、每肩輿出、則索逋者、纍纍相隨、蓋債家謂不往索、恐其復借、而京兆亦恬然不爲怪也、嘗托言

款客、往友家借銀鑲鍾數事、既借、主人心疑、遣僕隨其輿察之、則已汲汲擗銀、而棄胎於外矣、僕追止之、京兆曰、借我即我物也、汝欲用、亦挈一兩事去不妨、又歲盡乏用、遍走柬於所親知、托言予喪、借得白員領共五十餘件、并付質庫、過歲首、諸家奴雲集、則皆索白員領者也、見典票已失之矣

祝希哲見古法書名畫、每捐業蓄之、即故昂其直、弗較、或留客、值窘時、即以所蓄易置、得初值僅什一二耳、黠者俟其窘、日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得、已小饒、更自

貴也、一富家持厚幣求公書墓文、公鄙而不許、既窘極、友人乘間爲言、公曰、必計字償錢乃可、富家治酒延之、公半酣、趣筆墨研來、因令前置一器、每書一字、則投十錢於器內、既書可二三百字、睨視器中曰、足矣、欣然持器竟出、衆留之不得、富家因別倩人筆焉

○○白羊肉羹

羅友字他仁、襄陽人、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洽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羹、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

可咨、今已飽、不復駐、了無怍色

○裴御史

崔瞻在御史臺、恒于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筯、恣情飲噉、瞻曰、君不拘小節、定名士、於是每與同食

○漢書下酒

蘇子美豪放好飲、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密覘之、蘇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

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自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劉伶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宇爲幝衣、諸君何爲入我幝中

○二張

張敉嘗慕劉伶達生、置一鍤銘曰、死便埋我、出或令人負之、臧獲以爲恥、曰、汝非伯倫僕也、笑而置之壁間、張孝資一見大喜、持以相隨、曰、此非俗人所知、客有乞一荷者、拒之曰、毋汚此鍤、遇酒後、遂不肯持、曰、見者以吾黨爲酗、便涉相戲

昔劉伯倫嘗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坡仙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不謂千載而下、更有效顰

郭郡倅嗣煥、善張孜于、嘗訂夜談、途遇張孝資偕之徑造、南面大嚼、郭不問客、張不問主

○豪飲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訪之、曼卿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幷飲之、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一名鶴飲）取藁束之、引首出飲、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菴、嘗過其間、名之曰、捫蝨菴、未嘗一日不醉

按石延年與蘇舜欽輩飲名凡五、其夜不燃燭、謂之鬼飲、飲次挽歌哭泣、謂之了飲

黃門郎司馬消難、常遇高季式、與之酣飲、重門並閉、取車輪括消難頸、又自以一輪括頸、消難笑而從之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初至値彥國與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

○酒狂

俞華麓官京師、有鄉人邀飲、醉後大譁、某大僚居密、飲所患疾、使人請勿譁、俞曰、爾患疾、吾亦患酒狂、各無害

也譁如故、後兪遷閩、而其適撫閩、疏劾曰、聊有晉人風
度、絕無漢官威儀、兪拍案笑曰、言絕無可謂知己、但云
聊有、不無遺憾

○鄭鮮之

宋鄭鮮之爲人通率、爲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
畢至、惟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
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

按宋書武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後頗慕風流、時或
談論、人皆依違、鮮之難必切至、須帝理屈、然後置之、
時人謂爲格佞、蓋大有骨氣人、不特通率而已

○飲不擇偶

何承裕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
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其醉、挾私白事、承裕曰、此見罔
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謝長史幾卿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
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
如堵、謝處之自若

袁尹疏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
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飲酒無
偶、聊相共耳、勿復爲煩

○劉公榮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
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昶在坐、阮謂王曰、僕有二斗
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
昶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
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
與酒、惟公榮可不與酒、此即以公榮語戲公榮也

○皇甫亮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
醉、一日病酒

○李仲元

李仲元居成都圭里、一鄉皆化其德、以薦起家縣令、鄉
人共餞之、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行、仲元云、本不
之官

原缺第十二、十三葉

○○陶成

陶成，字懋學，號雲湖，寶應人也。性至巧，嘗見銀工製器效之，即出其右。小時從師，見師母，圖其像，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逐去。及師母死，傳神者皆弗逮，卒用其所圖像焉。中式上公車，二月五日矣，語其壻朱升之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同吾遊乎。升之曰，去試僅三日，公更何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笑曰，彼欲進士急耶。買輿遝下，醉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登第，其鄉人醵錢為賀，曰，公壻捷矣，幸為我輩作圖以往。成曰吾，即舉筆模丁香一本，尤妙絕。家故饒，輕財好俠，嘗一至京師，費白金二千，有一面交，卒推分與之。他日以攜妓事露，御史欲全之，觀其詩，詭曰，此殆非陶成作也。成曰，天下歌詩豈出陶成之右，而為他人作乎。御史罵之，遂除名

○○黄勉之

黄勉之風流卓越，當上春官時，適田子藝過吳門，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北上，往遊西湖，盤桓累日

○徐昌穀別墅

行叢中，傲然不屑

○揖妓

俞華麓大夫與一妓善，後有譙俞者，別召一妓侍飲，絕日過所善妓於生公石，數呼之，不應。曰，知罪矣。妓曰，汝知罪，即於此長揖數十，使舉山之人大笑，方赦汝。遂如其言，見者大笑。旁客曰，殊失觀瞻。曰，觀瞻吾不惜，但恐曩日侍飲人知之，必以此法難我耳

○○滕元發

滕達道微時，為范文正館客，常私就狎邪飲，范病之，一夕，伺其出，遝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夜大醉，竟入長揖。問范氏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

○收司成榜

張幼于初入成均，姜大司成寶，裁士如束濕，戒六館毋遊行。張纔至白門，先入舊院，見榜禁，輒收之，謁姜曰，請開一面之網。姜笑曰，吾故疑有此

○○僧壁畫西廂

立遊山過一寺，見四壁俱畫西廂，曰，空門安得有此。僧

曰老僧從此悟禪丘問何處悟答曰是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湯義仍講學

張洪陽相公見王茗堂四記謂湯義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吾講學公所講是性吾所講是情

○謝尚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尚往尚書冢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

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入門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着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王子猷

王子猷之徽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皇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張季鷹

賀司空入洛陽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契問賀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乃知

○殷豫章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敬弘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之不在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馮道

爲道與趙鳳同在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與親家翁今日好雪

○風流學士

解學士縉訪駙馬駙馬不在家公主聞其名欲窺之簾簾使人留茶解索筆題詩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叫賜茶內院深沈人不見隔簾閒却一團花公主大怒遂奏聞太宗曰此風流學士見他做甚

○李封公陰德

李封公豪邁有逸致嘗赴人飲或問石麓公以大魁丹相公又遐齡享福平生必有大陰德公應曰大未也亦則有之其人再三叩問公曰我無他德但值人家招飲不往必預辭往則早赴不煩人奔走只此自信耳

○合歡杖

傭書人蔡臣爲子毆詈屢訴張居士枚固請鞭之自傭甃誰任蔡曰父在因誘子入密令鑰戶命僮輩兩杖夾下效五代劉銖合歡杖囑以丈請乃止鞭至百匍匐而出自是少悛張笑謂鄉人曰是亦爲政

○爭猫

唐裴諝爲河南尹有二婦人投狀爭猫狀云若是兒猫兒即是兒猫兒若不是兒猫兒即不是兒猫兒諝大笑判云猫兒不識主傍家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

佻達部終

矜嫚部第十二目録

負圖先生　韓山石
福先寺碑文　首冠
殷桓相侮　李邕
三災石　藏拙
崔丞相聰明　鄭元禮詩
造五鳳樓手　郗方回奴
韓叔言　夔州諸詠
三分詩　六合賦

文胖　賈島
柳三變　羅隱
杜審言　王稚欽 計二條
桑悦 計二條　袁嘏
殷晏狂語 計二條　劉源
劉眞長　丘靈鞠
謝仁祖　第一流
韓愈王儉語 計二條　馬曹
王孫語相似 計二條　長柄葫蘆

檳榔　張融
授枕　王恬
盧抃　大武生
郭忠恕畫卷　殘客
羅君章　蔡公客
張景胤　壞面
張唐輔　啗楪
幼戲郡侯　侮老
姚庬　謝方服

恃枯骨　嵇康
禰正平　老兵 計二條
謝萬好言　詆夫 計二條
字父　諱父 計二條
父子相謔 計二條　王令公
報栗　參軍蒼鶻
狗脚朕

矜嫚部

子猶曰謙者不期恭恭矣矜者不期嫚嫚矣達士曠觀才流雅負雖占高源亦違中路彼不檢兮揚衒學步自視若升視人若墮狎侮詆諆日益驕固臣虐其君子弄其父如癡如狂可笑可怒君子謙謙愼防階

既集矜嫚第十二

○負圖先生

季充號負圖先生嘗餌菊朮經旬不語人問何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此三代時仙人必如此人方可說如此語

○韓山石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作韓山碑或問北方何如信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濟陰王暉稱子昇之文足以陵顏延之轢謝靈運含任昉吐沈約信北方之英矣然天下儘有好驢鳴犬吠者

韓山一片石不會說話如何如何

○福先寺碑文

裴度脩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判官皇甫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亟謝隨以文屬湜湜飲酒揮毫立就度酬以車馬玩器約千緡湜怒曰碑三千字每字不直絹三匹乎度又依數酬之湜又索文改竄度笑曰文已妙絕增一字不得矣

○○首冠

開成初盧肇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末送肇有謝啓云巨鼇屭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恨人數擠排深慙名第奉浼何云首冠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古今譚概　矜嫚部第十二

考試無憑賴此解嘲

○○殷桓相侮

殷深源少與桓溫齊名嘗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殷嘗作詩示桓桓玩侮之曰汝愼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也

○李邕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誠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持示邕曰此乃右軍眞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全好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遐戩字、始
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曰、朕書何如世南、公曰、
仰觀聖作、內戩字戈法逼眞、李邕眼力、大遜鄭公、說
好說歹、一味忌刻耳

○三災石

蕭穎士嘗至李韶家、見歙硯頗良、語同行者曰、君識此
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者不喻、退而問之、曰、字札不奇
一災也、文辭不優、二災也、窻几狼籍、三災也

○藏拙

梁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以
遺陵、命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問故、曰、吾與
魏公藏拙

○崔丞相聰明

韓愈常語李程曰、愈與崔丞相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
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
着文章

○鄭元禮詩

鄭元禮從昂婦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盧
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
賢於魏收、且知妹丈疎於婦弟

○造五鳳樓手

韓浦韓泊兄弟皆有文辭、泊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
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
聞而笑之、適有人遺蜀牋、浦作詩與泊曰、十樣蠻牋出
益州、寄來人自浣溪頭、愚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
鳳樓

○郄方回奴

郄方回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見劉尹
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比
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

○韓叔言

韓叔言性好謔浪、有投贄大荒惡者、使妓炷艾薰之、俟
其人來、出而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宋齊丘凡建
碑碣、皆自爲文、命韓八分書之、乃以紙塞鼻、曰、其詞穢
且臭、又魏明嘗攜近詩詣之、韓托以目病、明請自吟、韓
曰、耳聾加劇

夔州諸詠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並發歌,吳國倫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

○三分詩

郭辭正嘗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曰此詩幾分,坡曰十分,辭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

辭正一日夢中作遊采石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辭正曰,予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非予平日所能到,忽

得之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久

○六合賦

劉孔昭書緝綴一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絶倫,嘗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愚於文,劉不勝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齊駱駝,伏而無嫵媚

文辭

茂苑文氏皆聰穎尤工書,獨一人號文胖者,亦諸生,文與書並拙,週歲試,俞華麓力勸勿往,驚問何故,乃曰,如子之文,雖有衡山之書,亦無用,即王守溪文,而子書之,人亦懶看矣,恐黜不盡辜,是以愛之

○○賈島

賈島為僧時,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覽之,島攘臂睨之曰,郎君何會此,遂奪取詩卷,帝憮下樓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長江簿

○○柳三變

柳耆卿為屯田員外郎,初名三變,自作詞云,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後有薦於朝者,仁宗曰,此人風前月下,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無復檢率,自稱奉聖旨填詞柳三變

按柳永死日,家無餘財,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春月上塚,謂之弔柳七,予猶曰,生雖白衣賤,死得紅裙憐,北邙塚纍纍,白楊風滿天,卿相代有作,誰復追黃泉,嗚呼柳三變,風流至今傳

○羅隱

羅隱曾與韋貽範同舟舟人告隱云此有朝官隱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萃宜之朝由是不復召用

○杜審言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登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矣人問其故曰見吾判自當羞死

○○王稚欽

黃岡王廷陳字稚欽少負奇才然好遨街市童兒之戲父母挾朴之輒呼曰大人柰何虐海内名士

王稚欽爲翰林庶吉士故事學士二人教習體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暑院署中樹上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之學士大恚後出爲給事中以建言補裕州守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當不愧死耶

○桑悅

海虞桑悅字民懌十九舉鄉試春闈策有曾中有長鋏一日幾回磨等語爲吳學士汝賢所黜又學以至聖人之道論云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夫子傳之孟軻孟軻傳之我爲丘學士仲深所黜得乞榜年纔二十三籍誤以二爲六用新例不許蘇送行泰和訓導之命按察視學者行部抵邑不見悅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旦雨淫溥舍圮守妻子無暇何暇候若按察久不能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安能屈桑先生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然不來矣按察先受丘濬之囑竟不之罪

丘學士慕桑悅名令觀所緫文詭以他人所撰悅必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識乎柰何令悅觀此丘不答慨而反爲先容殆今人所難矣

故事御史出按郡邑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桑悅請曰痱犬馬疾願假借之使得坐談御史素聞悅名令坐說詩少休悅除襪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堪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意不樂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袁嘏

弥諸暨令袁嘏、詩平平耳、嘗自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詩品

○殷婁狂語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數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出類拔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復屈得吾指者、良久曰、并安纔五耳

黃帝堯舜諸公、還求發一積案

上饒婁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

小人天狗、都是星象、由他誇嘴

○劉源

劉源寧宕不羈、值湯胤績於坐中、劉曰、湯雖出將家、學問見識、種種過人、既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劉眞長

王長史語劉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長史問曰、何也、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

○丘靈鞠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謝仁祖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果是顏回、不須尼父、亦別、若眞有尼父、恐顏回又未必屬君矣

○第一流

王中郎年少時、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流人、何得及我、江聞而止

○韓愈王儉語

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其年輩相遠、愈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候儉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馬曹

王子猷作桓車騎沖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王孫語相似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孫山人太初寓居武林貲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

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二公大有超然塵外意然冷面相向亦大難為人矣

○長柄葫蘆

陸士衡初入洛詣劉道真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否陸殊悔往

○檳榔

劉穆之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慶會囑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穆之尹丹陽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進之

○張融

張思光融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又曰非是乃去

○授枕

范忠宣端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

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談者

○王恬

王導子恬傲誕謝萬嘗造既坐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竟無賓主禮萬悵然而還

○盧柟

盧柟為諸生與邑令善令嘗語柟曰吾且過若飲柟歸益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柟且望之斗酒自勞

醉則已臥報令至稱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

下交美事乃復效田丞相偃蹇幸免罵坐不足爲辱

○大武生

石曼卿一日謂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爲贄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牛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牛曰學士倘有興當具酒蔌從遊

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大陳飲具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倍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沈慮目演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詩曰捧硯得全牛

○○郭忠恕畫卷

郭恕先忠恕善畫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寓岐下時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殘客

吏部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梁史

又吳興吳規頗有才學從邵陵王綸在郢藩深掌禮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綸餞之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不悅而去

其子翁孺知父見挫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悲憤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類此交起美曰此晉時遺風令人却無此習然風氣靡靡雜交非類不以爲醜吾猶取此耳

羅君章含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蔡公客

王劉每不重蔡公蔡謨字道明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

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景胤

宋張敷遷江夏王義恭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便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

又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當就王球坐及詣球稱旨就席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弘還奏帝曰我便無如何齊紀僧眞以武吏得幸就世祖乞作士大夫列世祖曰此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紀承旨詣江登榻江便呼左右移吾牀遠客紀喪氣而退世祖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古人之不假借類如此

○壞面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蔡系濟陽人）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便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俱脫振衣就席徐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

○○張唐輔

文鑒大師謁成都守張逸與華陽簿張唐輔同俟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巾睥睨文鑒旱其首文鑒大怒喧數張召就坐文鑒曰與此官素不相識輒將幞頭旱頭上唐輔曰方頭痒甚幞頭無處頓放見師頭閒權放片時不意其怒也

○○喏樣

李佑守官河朔監司怒其喏不平正翌日更極麤聲監司愈怒佑曰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明降一喏樣

○幼戲郡侯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見郡侯時值春宴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便戲老夫

○侮老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已皤然矣楊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色曰君莫欺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他

○姚彪

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遊與與沈珩守風糧盡遣人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久呼左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謝方眼

南宋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貴賤親疎無所擇時謂之謝方眼

古之醟也以酒今之醟也以人此公猶有古意

○恃枯骨

梁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以寒士遭遇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若下之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嵇康

嵇康性好鍛初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給潁川鍾會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簡文云偶傷其道

○禰正平

禰衡性傲不肯渦曹操操欲辱之錄為鼓吏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鼓吏度者皆當脫故衣易新衣次傳衡不肯易衣吏呵之衡便於操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復擊鼓作漁陽摻撾顏色無怍操笑謂四座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責之衡許復往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營門以杖築地大罵操以其才名不殺令送劉表臨發衆餞之於城南相戒云俟衡到當共臥坐以折之衡一至便大號衆問其故曰坐者為冢臥者為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

○老兵

桓溫司馬謝奕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攜

酒引溫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恨溫不之責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幕次與三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幕戲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謝萬好言

謝萬北征惟以嘯咏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戒之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飲好言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

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

○詆夫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一日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翅如此耳參軍渾第倫也

謝道韞奕之女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奕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字父

王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乃生此兒胡毋子光見其父彥國三伏坐衙搖扇視事呼曰彥國何爲自貽伊戚

據古人立字以敬名春秋稱字爲賢則子思作中庸稱仲尼非止臨文不諱也但難爲世俗道耳

○謔父

裴勛質貌么麼而性尤率易嘗侍父坦飲坦令飛蓋每屬一人輒目其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

十分勛飲訖而復蓋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

上梁不正難怪矮人饒舌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能言而艱於決判時人語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千觔其子亦謔云陸餘慶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日受詞訟十日看不竟書紙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父子相謔

後趙京兆公韋謏字憲道深博善著述然性不嚴重嘗

戲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敎尊亦正值軟抵耳誰懟無言

李西涯子兆先有才名然好遊狎邪一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讀詩書秀才秀才子見之亦題阿翁座曰今日猛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按兆先以游俠無度蚤夭西涯公竟不嗣

○○王令公

王中令鐸罷鎮將避地浮陽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利其行李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妾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劫殺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如此

○報栗

梁蕭琛預御筵醉伏武帝以棗投琛琛便取栗擲帝正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

雖說得好終是欠雅

○參軍倉鶻

五代徐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

輟耕錄曰副淨爲參軍副末爲倉鶻以副末能擊副淨也予猶曰如此說尚有箇尊卑在

○狗腳朕

高澄侍宴以大觴屬孝靜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安用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腳朕

始乎謔卒乎罵漸不可長信然

矜嫚部終

貧儉部第十三目錄

貧儉部

子猶曰、貧者士之常也、儉者人之性也、貧不得不儉、而儉者不必貧、故曰性也、然則儉不可乎、曰吝不可耳、夫儉非卽吝、而吝必托之於儉、儉而吝則雖堆金積玉、與貧乞兒何異、故吾統而名之曰貧儉第十三

○齒聲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達旦不輟、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耳

○桶中人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冒雪往富家易穀種、聞閣中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未就、先生因請以滕王蛺蝶事足之、問其姓名、不言、剌船而去、衆疑爲呂處士、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霽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値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桶中

○無袴吟

義興儲遇家貧、冬月無袴、作口號云、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着

○簇酒斂衣

叙聞錄、辛洞好酒而無資、嘗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搔首集、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目曰斂衣

○夏侯妓衣

夏侯豫州亶性儉吝、晚年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小宰羊

時戢爲青陽丞、潔以勤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數箇、邑人呼豆腐爲小宰羊

如此羊定不怕踏破菜園、然丞亦有小俸入、何處支銷

○雙枯魚

東郡趙杏爲東海郡、以儉化俗、人遺其雙枯魚者、啖之三歲不盡

○○獻薑

孔琇之爲臨川太守、在任淸約、罷郡還、獻乾薑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淸、乃歎息

比醫家一劑藥尚少一片太嬌太嬌

○曾學士祝壽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曾學士[illegible]曰公何之趙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曾問公何以爲贄趙曰帕二方曾曰吾贄亦應如之入袖筒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曾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與趙俱往稱祝西涯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古以束脩爲禮之至薄若枯魚而止半太不成文矣子猶曰西涯公亦不全靠曾學士祝儀

○御史自漁

粤西韋廣爲御史歸貧甚居荒村故人按部廣意其必來訪無所得餼自漁於江故人猝至騶從旣過廣登岸卽走踰後垣入衣冠肅客客曰公何汗流漬髮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竭蹶趨迎故耳左右竊笑曰絕似江中打漁人

○鄭餘慶

鄭餘慶極清儉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訝侵晨赴之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衆腹已枵餘慶呼左右曰分付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衆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又久之盤出醬醋亦極香新但見每人前下粟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皆匿笑强進一作盧懷愼事

儉子筵席固不易喫○張約齋鎡性喜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杯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教好又要有眞味衆客謂必鱠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彈離騷一曲二事絕相類

○王羆

北史王羆性儉率鎭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嘗與客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就地取食之

王公自是有用之才此等亦似不近人情

○變家風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豉棋子上有肉兩簇

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翟參政請客

翟公巽字汝文紹興初爲參政雖身歷兩府自奉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先極言近世風俗侈靡燕集之間尤甚因正色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

○陳孟賢

陳孟賢素吝同僚造一謔笑云臘月廿四天下竈神俱朝上帝衆盡皁衣一人獨白上帝怪之曰臣陳孟賢家竈神也諸神俱煙薰故黑臣在孟賢家自三餐外不延一客臣衣何由得黑後人凡言冷澹事輒曰陳家竈神

○食韭

庾景行_{之杲}清貧食惟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一食常有二十七種

韭惟勤生俗號懶人菜故宜清士饔餐

魏李崇爲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意同此

庾太尉亮見陶公侃陶公雅相賓重陶性儉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惟風流兼有治實

直是投其儉性何治實之有

○王導

王導性儉帳下有甘果不忍食至春爛敗棄之者猶曰勿使大郎知

○王戎

王戎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京師有李名牛心紅核必中斷相傳是王戎鑽核遺跡可見吝到至誠處亦能感通造化或曰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有舜哥麥其麰無芒熟時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祐之而生王莽竹每竿著二三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此皆附會之說子猶曰也要附會得來

○和嶠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諸弟往園食李，皆計核責錢。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持斧詣園，共飽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惟笑而已。

華文嶠曰，杜元凱謂嶠有錢癖，然自有高韻，與今之守錢虜異矣。

○○沈峻

沈峻欲贈張溫，入內檢視良久，出語溫曰，欲擇一端布送卿，而無麤者，竟不送。

○虞玩之

齊虞玩之為少府，高帝鎮東府時，帝取其屐視，斷處以芒接，玩之曰，着已三十年。

不意一屐，與晏子狐裘同壽。

○裴𥓳

裴司徒𥓳新斋，共糜餉江西日，凡什器屏帳皆新，特置閒屋貯之，未嘗施用，每有宴會，轉於朝士家借。北夢瑣言

還是無福受用

○飲牛

濟子徵　高介然性儉，所畜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

可與飲

何不用諸葛丞相木牛

○○子孫槎

江西俗儉，果槎作數格，惟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槎。又不解鎔蔗糖，亦刻木飾其色以代匱。一客欲食，取之方知贋物，便失笑，覆視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脩。

○省夕餐

桐城方某性吝，其兄晚從鄉來，某欲省夕餐，托以遠出。兄草草就宿，忽黃鼠逐雞，某不覺出聲驅之。兄喚云，弟乃在家乎。某倉卒對曰，不是我，是你家弟婦。

即弟婦豈不能治一夕餐，不還之甚。

○醋

夏侯信嘗以一小瓶貯醋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必取瓶合掌，尚餘數滴，以口吸之。

○鹽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

有私取鹽一撮者廋鞭之見血

○○臠肉

夏侯彪性吝奴嘗盗食臠肉彪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臠

○○婦取百錢

庫狄伏連位大將軍甚鄙吝婦嘗病劇私以百錢取藥伏連後覺終身恨之

○○羊胛

歸登常爛一羊胛旋割旋啖封其殘者婦於封處割少許食登驗之大怒誓不食肉

○○鴨子

韶州鄧祐家巨富奴婢千人莊田綿亘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子貲用祐以撾破家貲鞭二十

○故蓆

韋莊數米而炊秤薪而爨幼子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易故蓆裹屍殯訖仍擎其蓆歸莊憶子最悲惟吝財物耳

○○珊瑚筆格

歸田錄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有珊瑚筆格平生愛惜子弟竊之公榜以十千購之子佯為求得以獻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率五七如此

○○歸廉泉

吳人歸副使廉泉大道富吝俱極暑月暴水日中浴之省爨薪也生平家食未嘗御肉客至未嘗留款一日有內親從遠方來必欲同飯乃解袖中帨角上五錢使人於熟店批數片肉肉至無醬復解一錢市得便嫌其不佳使還之仍取錢巳問醬楪何在尚有餘鹹味足消此肉

也幼兒見食條糖者而涕值租入時兒母拳內[illegible]米半掬易糖公適自外來見之詰其故乃取糖一條自齧少許嘗之復折少許置兒口謂曰味止此耳何泣為節還糖取米責有言糖巳損乃手撮數粒償之

○半邊聖人

百可堂云有一士夫性極貪取人不遺錙銖而巳之所有分毫不捨或譏其吝答曰一介不與聖人之道也或曰一介不取君以為何如曰學而未能曰然則君只好學得半邊聖人

○漢世老人

廣記、漢世老人家富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人或從之求丐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愼勿他說、令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

○孫景卿鄧差

三輔决錄、平陵孫奮、字景卿、富聞京師、性儉吝、嘗宿客舍、顧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耶、奮後爲梁冀籍其家財、下獄死、廣[illegible]五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賈人、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遂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食、賈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自食、動箸鯁骨、便其喉而死

○○靳賞

蕭衍長圍既立、齊師屢敗、帝(東昏侯)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

○吝禍

金華有豪民李甲、魁梁肥家、居近古剎、有二僧頗爲村人所欽仰、往求施、人多喜捨、亦時時受甲妻之密惠、甲知之、銜恨尤深、一日二僧以事至其家、甲故爲殷勤之態、而私令僕斡作四餅、實毒其中、以出勸二僧、僧方飯飽、不可嚥、乃懷其餅歸寺、明日二小兒緇衣垂髮、入寺遊觀、蓋則甲之兩子也、僧喜此李公愛子、可以果餌延之、命其徒遍搜於篋笥、得懷餅在几上、留取以餉之、二兒爭食其一、仍懷其一還家、入門、大呼腹痛、仆地躑躅以死、甲莫喩其故、詢其僕、搜其身、餘餅在焉、乃知中毒而亡、呑聲飲泣而已

余曾舉此故事似一吝者、吝者曰、君言吝禍、自我言之、還受不吝之累、若我弁惜四餅、那有此禍

○置產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所爭一文、必至失色、後因置別墅、與售者反復受苦、子在旁勸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可得善價[illegible]

愕然自爾少改

郭進有才畧治第方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宴設諸工之席於東廡人咸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貪儉部終

汰侈部第十四目錄

汰侈部

子猶曰余稽之上志所稱驕奢淫佚無如石太尉矣而後魏河間猶謂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章武貪暴多財一見河間歎羨不覺成疾還家臥三日不能起人之侈心豈有攸底哉自非茂德鮮克令終金谷沙場河間佛寺指點而嗟咨者又何多也一日爲歡萬年爲笑集汰侈第十四

○杜邠公

杜邠公悰厚自奉養常言平生不稱意有三事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鎭廣陵舟次瞿塘爲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

按邠公出入將相未嘗薦一幽隱時號爲禿角犀凡莅藩鎭不斷一獄囚無輕重任其殍殆人有從劍門拾得裹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朝廷將富貴付此等人那得不亂

○李昊

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凱石崇傳罵爲窮儉乞兒

此等乞兒恐難爲布施財主

○虞孝仁

隋虞孝仁性奢侈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人抱甕

羊琇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烝㹠

武帝食王武子家烝㹠肥美異常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不畢食便去

㹠兒無用殆有甚者武帝自不悟耳

○宋景文

宋景文好設重幕內列寶炬歌舞相繼坐客忘疲但覺漏長啓幕視之已是二宿

按子京爲翰苑時晏相元獻愛其才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極其醜詆方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殊駭以爲薄德則宋之爲人可知矣其好客亦如屠沽兒團飲豈眞能致客哉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讀周易弟學士宋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郊令人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那年上元同在州學喫齋煑飯否祁答曰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喫齋煑飯爲甚的

原來只爲這箇可歎可歎

○金蓮盆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生平不足也

○索銀盆盥洗

寧庶人宸濠既就擒荷甯公館以銅盆與盥洗怒曰從之金盆獨無銀者耶其習於奢侈如此

○蔡太師厨中人

宋時一士夫京中買一妾自言蔡太師府厨中人命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厨中人何曰不能妾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也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爲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豈能作包子哉

○厨娘

中都下戶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其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項就中厨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之家必不可用寶祐中有太守某者奮身寒素不改儒風偶奉祠居里飲饌粗率忽念昔留某官處庖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口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托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

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書算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憩五里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序慶幸即日伏侍左右末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女子可及守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翠襖紅裙恭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集賀厨娘亦遽致試厨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厨娘請食菜品資次守書以示之厨娘謹奉旨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首十箇葱虀五楪合用五十斛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宗

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翌旦，厨娘發行奩，取鍋銚盂杓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燦爛耀目，皆黃白所爲，大約已該五七十金，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旁觀者嘖然。厨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扳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徐起切抹批臠，方正慣熟，條理精通，眞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漉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厨娘笑曰：汝輩眞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虀，取葱輒微過湯沸，悉去鬚葉，視楪之大小，分寸而裁截。

之，又除其外數重，取心條之細似韭之黃者，以淡酒醯浸漬，餘棄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筯無餘，俱各相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厨，幸中各意，後須照例支犒。守方檢例，厨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呈，上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三二百千。守破慳勉從，私歎曰：吾輩力薄，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故遣還。

○小四海

孫承祐嘗餪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

○大餅

王蜀時，有趙雄武者，累典名郡，精於飲饌，又能造大餅，每三斗麪擀一枚，大於數間屋，或豪家廣席，輒請獻一枚，剖用之，猶有餘，其方不傳，衆因號爲趙大餅。

○大卵大饅頭

正德時，守備中貴人競爲奢靡，有取雞卵或鵞鴨卵破

之，不知何術，分黃白，而以牛胞刮淨，裹其外，約斗許大，熟而獻客，曰：此駝鳥卵也。又作饅頭大於斗，蒸熟而當席破之，中有二百許小饅頭，各有餡而皆熟。朝野異聞

○吳饌

張江陵相公奔喪歸，所坐步輦，則眞定守錢普創以供奉者，前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眞守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

肚。僅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

○李後主

宋時江南平。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臘燭。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珠。光照一室。如日中。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楊國忠妓

楊國忠凡有客設酒。令妓女各執其事。號肉臺盤。冬月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又選妾肥大者於前遮風。謂之肉障肉陣

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亦號肉臺盤。杭州別駕杜鞠。亦有肉屏風事

○○燭圍

封沙家宴。使群婢各執一燭。四面行立。呼爲燭圍 長安後記

唐寧王燈婢。申王燭奴。皆刻香木爲之。章爲侈矣

○唾壺

符朗宗與朝士宴。時賢竝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

朗善識味。或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如其言。又食鵞炙。知白黑之處。或試而記之。無毫髮之差。亦異人也

南宋謝景仁裕 性整潔。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白香唾盂

○肉雙陸

嚴世蕃王天華取媚世蕃。用錦罽織成點位。曰雙陸圖。飾美人三十二。衣裝緇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每對打美人聞聲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世蕃但一試。即不復用

○○嚴氏溺器

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陰受溺

○○淫籌

嚴氏籍沒時。郡司某奉臺使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

汗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衆，有知者掩口曰，此穢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爲淫籌焉

○諸葛昂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爲設雞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客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盤，作酒盌行巡，自爲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碓斬膾，磑轢蒜韲，唱夜叉歌，假子舞，瓚明日殺一奴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攫喉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綾羅，遂擘脇肉以啖，瓚諸客皆掩目，昂於妳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羞之，夜遁去，昂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鍊炭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深感一貴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托敬愛寺僧聖剛者致之，僧極言其奢侈，常饌必以炭炊，恐不愜意，李曰，若象髓猩脣，或未能致，他非所患也，於是擇日邀致，備極豐潔，諸子遇餚羞，略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惟沾果實而已，及設餐，俱置一匙於口，各揖相盼，有似嚙蘖，李不能解，但以失飪爲謝，明日，托僧往質其故，言燔炙煎和，俱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餐出炭炊，又何嫌，乃曰，凡炭必煖令熱，謂之鍊炭，方可入爨，不然猶帶煙氣，僧拊掌曰，此則非貧道所知矣，及巢寇陷洛，昆弟與僧同竄山谷，餓至三日，賊鋒稍遠，出河橋，見小店有脫粟飯，僧傾囊中錢買於土杯同食，甚覺甘美，僧笑曰，此非鍊炭所炊，皆低頭慚嘿

○王黼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取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即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饑

若無溝中飯，早作溝中瘠，此又是奢侈人得便宜處

○四盡

梁魚弘，襄陽人，常言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汰侈部終

貪穢部第十五目錄

古今譚槩　貪穢部目錄

子猶曰人生於財死於財榮辱於財無錢對菊彭澤令亦當敗興儻孔氏絕糧而死還稱大聖人否無怪乎世俗之營營矣究竟人壽幾何一生喫着亦自有限到散場時毫釐將不去只落得子孫爭嚷多眼淚少死而無知直是枉却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吾蘇陸念先應徐少宰記室聘比就館絕不作一字徐無如何乃為道地遊塞上抵大帥某以三十鎰為壽既去戟門陸對金大慟曰以汝故獲禍者多矣吾何用汝為即投之澗水中人笑其癡孰知正為癡人說法乎集貪穢第十五

○如意

風俗通云齊人有女二家同往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不能决使其女偏袒示意女便兩袒母問其故答曰欲東家食西家宿

昔有四人言志一云吾願腰纏萬貫一云願為揚州刺史一云願跨鶴仙遊末一人云吾志亦與諸君不殊但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耳故坡仙題竹云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余觀今人口譚賢聖耽耽窺權要之津手握牙籌沾沾博慷慨之譽情農望歲敗子怨天大率此類也何獨笑齊女哉

衛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金綺爛然公內子荊布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華美富貴可兼得耶斯乃知足者

歸田錄云國初通判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郡監有錢昆者浙人嗜蟹常求補外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則可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同舍生劉垂有口才曾號虛空錦說他日得志事曰有錢當作五窟室吳香窟盡種梅花秦香窟周懸射臍越香窟植岩桂蜀香窟栽椒楚香窟畦蘭四時草木各占一時予日入麝窟便足了一生死且為香鬼况於生乎其後仕而貪財不副心而卒

○舍利

張虔釗鎮滄州日因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野鄙之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剩置僦居即得舍利張但慚笑

○○抱雞養竹

廣記唐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卯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文積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此類

諸浪戴太守羅姓者官江右以舊絲及鍋鐵照勵數發出易人網巾鋼鍼智與此類

○賣糞天子

唐少府監裴舒奏請賣馬糞計歲得錢二十萬緡劉仁軌曰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婢擔糞

王夷甫妻郭氏貪令婢路上擔糞王平子年十四五諫之郭怒曰夫人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捉澄衣裾將與杖平子力爭得脫

○鬻水

前燕太傅慕容評屯兵潞川以拒王猛鄣固山泉鬻水與軍入絹一疋得水二石積錢帛如山士卒怨憤而敗兵家列營先擇水草便地豈奇貨可居耶若水從耿恭井中出價當更倍

○假子猷

解賓王作利漕將代還凡有行衙所在竹皆伐賣之時人呼爲假子猷（解假同音）

○錢當酒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有姿色有邀請其妻者五奴輒隨之人欲醉五奴以狎其妻多勸之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䭔亦醉不須酒也

○○偷鞋刺史

鄭仁凱性貪穢嘗爲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敝即呼吏新鞋者令之上樹摘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匿金叵羅

魏神武帝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祖孝徵髻中見者以爲深耻孝徵怡然自若又

孝徵飲司馬世雲家藏銅疊三面為厨人移出

吳下莫生學室亦有竊疾為張伯起家狎客一日忽言疝氣痛不可忍少臥便起曲腰躡蹐而出張疑之使童子檢視已失古銅爐矣張不言明日詣別業召莫莫至言疾愈張取其所砻銀空耳玩之佯稱好命童付銀工看樣而密授以意童逕往莫家語其妻曰汝家官人云有一古銅爐欲貨命吾來取以空耳為信妻不疑取爐相授張得爐命別置他室案上而徐引步入莫見爐張目曰汝足亦能行耶恬不為怪

○銀佛

張林奏毀佛寺有蘇監察者撿天下廢寺凡銀佛一尺以下多袖歸人號蘇扛佛溫庭筠笑曰好對蜜陀僧

○獻羅漢

曹翰下江南日盡取其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廬山東林寺羅漢每舟載十餘尊獻之詔賜相國寺時謂之押扛羅漢

子猶曰為乞丐時百餘舟安在

○盜偽輦

王鎮惡性貪既破姚泓盜取府庫無算劉裕念其功不問又姚泓偽輦裕驚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大笑

○科錢造像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汚有一里正死範集里正二百人為之造像各科錢一貫既納錢二百千範曰里正地下受罪先須救急我先造得一像且以貨之於袖中出像僅五寸許

此令乃化緣和尚現宰官身者

○○取油客子金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州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棊其力粗贍安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進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久立饑倦不堪次日又召或諷鄧生曰此侯朧本不為棊何不獻効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數鋌獲免

○張罵鵞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外廉而內實貪一日自榜縣門

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月。告示門內典級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謙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嗢者。衆進士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似鶴。下處却尋魚

○贖命

北齊和士開見人將就戮。多所營救。得免。即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

人儘有寧舍命不舍錢者。和未免乾折人情

○○張趙徵錢名

唐宋遺史。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後還。徵渠伊錢。人不敢言。但捋鬚而已。崇又徵捋鬚錢。五代史補。趙在禮自宋石移永興。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後在禮還任。每日徵拔釘錢

○人鬚筆

嶺南兎不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剪己鬚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不能致。輒責其直

○負絹布

後魏胡太后幸藏庫。見布絹充盈。恣從官所取。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遂至顛仆。崇傷腰。融損足。太后使侍者奪其絹。令其空出。時人笑焉

燕宋該性貪。太祖欲厭其貪。賜布百疋。令自負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

凡人財帛。宮亦有天限。人但知多負者力過則蹶。而不知多藏者祿過則絕也

○○利賜予

南漢閩蜀皆稱帝。高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所向稱臣。如乞兒叫老爹奶奶。便不直錢了

○○利賜給

宋張璪使契丹。老病強行。故事。死於使者。本朝及北朝賜給甚厚。璪利之。在道日食生冷。求疾死。卒不死

此等性命。方是直錢。失此好機會。未免入　城中

○一門貪鄙

原缺第九葉

者石董搊戲之、董搊髯長衣曰、公剝百姓、董搊何爲不剝公

○壯觀妝愛

正德中、陳民望爲黃州守、更新譙樓、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人也、頗有清譽、指題謂鄧震卿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贓官也、相與一笑、又紹興府有扁云妝愛、戚編脩謂將守曰、此扁可撤去、自下望之、乃收受字耳、妝愛壯觀是的對

○○萊瓮

燕豹字文蔚、永豐人、好講陽明之學、而天性貪狡、爲蘇州時、納賄無算、嘗封金於瓮、爲李通判所見、佯云萊、許丈李曰、拙妻正思萊、遂取十二瓶去、豹不敢問、遂隃曾講學、故不敢與李通判爭競

○麻鞋一屋

顏氏家訓、鄴下一領軍貪甚、及籍沒、麻鞋亦滿一屋

○○錢痨

嚴相嵩父子聚賄、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矣、而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曰錢痨

○不動尊

劉宜武鑄鐵爲算子、子薄遊妓家、妓求釵奩、劉子辭之、姥曰、君家庫中青銅、號爲不動尊、可惜朽爛、劉子云、吾父喚算子作長生鐵、況錢乎、彼日燒香禱祝天地、要錢生兒、絹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豈止不動尊而已

○欺心報

耳譚、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衡皆不問、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藉船底、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蓋皆余英物也

○死友

耳譚、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約爲死友、實以利合也、偶夜行、見火燐燐、識其地、掘之、見銀笥盈起、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禱、然後鑿取、劉已置毒斝中、令張服之、張亦腰斧而來、乘醉擊劉死、而不知已已中毒也、兩人者皆死、其家人往視銀笥、濯濯無跡、萬曆乙未年事

○太倉庫偷兒

太倉庫於萬曆戊戌中，有偷兒從水竇中入，竇隘，攢以首，無完膚矣，亦得一大寶置頂際，如前出，至竇之半，不意復有偷兒入，俱不能退，兩頂相抵觸死，而竇在其中，久之，擁水不流，治潰始見，見即報

○神仙酒

衍園：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詣一酒肆中取飲，飲畢輒去，醵家亦不索直，久之，道人謂主媼曰，數費媼酒，無以報，有少藥投井中，可不釀而得美酒，乃從漁鼓中瀉出藥二丸，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井中而去

明日井泉騰沸，挹之皆甘醴，香味逾於造者，俗呼為神仙酒，其家用此致富，凡三十年，而道人復來，閭門敬禮，道人從容問曰，君家自有此井以來，所入子錢幾何，主媼曰，酒則美矣，奈乏糟粕飼豬，亦一欠事，道人歎息，以手探井中，藥即躍出，置漁鼓中，井復如舊

○古物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嘗出行道中，見狗枷敗犢鼻，命僕取歸，飾以箱，送之，牋曰，承復需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銅臭

崔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及辭帝，帝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子均，字孔平，亦有時名，烈問均曰，我作公，天下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但海內嫌其銅臭

○貪位 附

夏侯嘉正性貪，常言若能見水銀成銀一錢，知制誥一日，死亦無恨

則天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時謂不伏致仕

朝野僉載：滕王為隆州刺史，多不法，參軍裴聿諫止之，王怒，令左右捆榻，他日聿入計，具訴於帝，帝問聿曾被幾榻，聿曰，前後八榻，即令遷八[illegible]，聿歸歎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榻，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榻將軍

貪穢部終

驚忍部第十六目録

子猶曰人有恒言曰貪酷貪猶有爲爲之也酷何利焉其性乎其性乎非獨忍人亦自忍也嘗因務請間一勛戚子好殺豬日市數百豬使屠者臨池宰割因而觀之以爲笑樂又吾里中一童子見狗屠縛狗方舉棍急探袖中錢贖之曰以此爲酒資須緩此一棍與我打自非性與人殊奚其然集鷙忍第十六

○○以人命戲

漢書江都王建專爲淫虐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

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勿救宮人姬八子姬妾官名有過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强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

北齊文宣淫暴楊愔雖宰輔每使進厠籌又嘗置愔棺中載以輀車幾下釘者數四每視朝羣臣多無故行誅乃簡取罪人隨駕號爲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爲戲時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剖其五臓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惡皆盡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蝎於皿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卽命索蝎一斗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呼號宛轉帝與綽喜噱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唐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虵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横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呼令入門忽踏虵驚惶僵仆被虵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鼈令人脫衣縱

龜等齧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痛號欲絶王與姬妾共看以爲玩樂然後以竹刺龜鼈口或用艾炙背乃得放人被驚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水獄

漢主龑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謂之水獄

○○剖覷腸腹

閩主曦謂學士周維岳曰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岳無能侍陛下劇飲者乃舍之

宋後廢帝好殺遊擊將軍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

○佳射的

齊高帝為宋中領軍蒼梧直入府時大熱帝袒裼蒼梧畫帝腹為射的自射之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的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雹箭射之

○針

典論劉表設大針於杖端客有被酒劉之以驗醉醒晉史武帝太子惡舍人杜錫亮直置針於錫坐氊中刺之流血（語云如坐針氊本此）

○吞鱠

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嘗微服遊市里問賣鱠者曰刺史何如答言躁虐綸怒令吞鱠以死（果然）

○○試荊

隋燕榮為幽州總管道次見叢荊堪為笞箠取以試人人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許見宥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乎搒捶如初

○食鼈杖左右

隋崔弘度為太僕卿嘗戒左右曰無得誑我後因食鼈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長安語曰寧食三斗醋不見崔弘度

○弔民伐罪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也能吐且釋汝賊並吐之有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胲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

○○周興

周興性酷每法外並刑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牓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息無言

周興有罪詔來俊臣鞫之俊臣方與興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易耳內囚大甕中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命取甕熾炭徐起揖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入甕（南部新書云江融為左史後羅織受誅其屍起而復坐者三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敗）

陳錫玄曰薛文傑為閩王鏻造檻車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文傑首被其毒（文傑嘗誣殺吳英後用英軍士憤怒即以檻車送之）盧多遜之貶朱崖

也、李符白趙普請改竄春州、普不答、及符被貶、竟得春州、不浹旬死、語曰、張機者中於機、設檻者中於檻、作發之弊、豈獨一商君知悔耶、

○肉雷

來紹天稟驚忍、嘗宰郃陽、制鐵繩千條、或有問不承、則急縛之、仍以其半掩手、往往委頓、每虐威一奮、百囚俱斷、轟響震驚、時號爲肉雷

○○肉鼓吹

來紹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孫、誰謂善惡無種、

李匡達性忍、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常聞捶楚之聲、曰、此一部肉鼓吹也、

○發墓瀝血

梁豫章王綜、母吳淑媛、先侍齊東昏、及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綜年十四五、頻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淑媛詢夢中形色、頗似東昏、爲言其故、綜乃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骨滲、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

○○殺婢妾

石太尉崇每邀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常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丞相勸救使盡、敦曰、彼自殺人、於我何與、

惡人遇惡人、只是婢妾悔氣、覺呂太后筵席殊散澹

詩話、杜大中自行伍爲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爲杜大蟲、雖妻有過、以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絕、大中嘗表皆出其手、嘗作臨江仙詞、有彩鳳隨鴉之句、一日大中見之、怒曰、鴉且打鳳、掌其面、折項而斃

彩鳳隨鴉、鴉業多矣、不識何以反怒

○一瓜殺三妾

曹操宴諸官於水閣、時盛夏酒半酣、喚侍妾用玉盤進瓜、妾捧盤低頭以進、操問瓜熟否、對曰、極熟、操怒、斬之、坐客莫敢問故、操更呼別妾進瓜、群妾皆驚、內一妾聰敏、遂整容而前、操問如初、對曰、不生、操怒、復斬之、再呼進瓜、無敢前者、一妾名蘭香、操所深昵、衆妾皆遜之、香乃擎盤齊眉而進、操問曰、瓜味如何、曰、甚甜、操大呼速斬之、坐客皆拜伏請罪、操曰、公安坐、聽訴其罪、前二妾

吾斬之者，久在承應，豈不知進瓜必須齊削而捧盤耶。及答吾問，皆開口字，斬其愚也。蘭香來未久，極聰慧，高捧其盤，是矣；復對以合口字，足知吾心，弄用兵之人，斬之以絕其患。見花木考

○兇僧

僧慧林談經吳門，村中有孀婦，素佞佛，製禪履餽之。僧疑婦悅己，夜持刀踰垣而入，直逼婦搨，婦不從，斬婦頭，及其一婢，復踰垣而去。適婦死之前一日，有族伯索逋稅，與婦鬨，鄰疑伯之殺婦也，訟於太倉丞陸楷。陸訊之急，遂誣服，索其首不得，苛掠不已。伯之女方十四，痛父甚，乃自經，屬父斷己首代之。時婦已死月餘，女首淋漓若生，陸訊其故，伯不得已，以實對。陸心悸，遂發病，夢有神告曰：古剎慧林。以其名訪之，果談經僧也，已逃矣。遣捕密偵，獲於鎮江，自云已殺女子五十輩矣。搜其囊，得婦首，漆而與俱，每興至則熟視，其淫暴如此

○○苻生

前秦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無一目。七歲時，祖洪戲之，謂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後即位，兇暴時虎狼為虐，不食六畜，專務食人。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自當止，何禳之有

○食人

朱粲有衆二十八萬，剽掠漢淮間，軍中乏食，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餒。置搗磨寨，以人為糧。及降唐，段確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彘肉耳。粲遂殺確，烹食之

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問曰：聞尚書在鎮好食人肉，虛實？茂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膩，爭堪喫

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米斗至數千錢，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民居，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錢，全軀暴以為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老瘦男子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為美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腳羊

兵荒之慘、卽此三條、已不忍道、彼無識狂生、少不得志、輒拍几思亂、何哉

○食人膽

五代趙思綰反、嘗言食人膽至千、則勇無敵、每殺人、輒取膽、以酒呑之、後爲郭從義所擒

○生食人耳

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巵酒、俘者流血被面、痛楚叫號、彥升談笑自如

○勇士相啖

呂氏春秋、齊勇者、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塗遇而飲、索肉不得、乃笑曰、子肉也、我肉也、何別求肉爲、因抽刀割肉相瞻啖之、肉盡而死

○汲桑

汲桑盛暑中睡、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涼、斬扇者、軍中謠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高昂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卽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李凝道 以下卞急

唐龍游令李凝道褊性、姊男纔七歲、故惱之、卽往逐、不逐、以餅誘得之、齧其胸背流血

○皇甫湜

皇甫湜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手杖不及、則齧腕血流、嘗爲蜂螫手指、乃大躁、散錢與里中兒及奴輩、箕斂蜂窠、山聚於庭、命捶碎絞汁、以酬其痛

○穆寧

唐穆寧爲刺史、其子已爲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遣笞杖、一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白鹿脯合而滋之、其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羨、以爲行有重賞、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

○石虎

石虎命太子邃總百揆、邃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時有所不聞、虎復恚曰、何以不呈、誚責笞

捶月至再三遂甚恨遂誅逆

○王述

王藍田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納口中嚙破即吐之

○王思

魏王思為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再三思自起拔劍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

陳都憲事

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撻左右人無虛日盥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鮮有不被其掌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有相知勸以寬緩乃置一木簡刻戒暴怒三字於上以示儆及有忤之者輒舉木簡撻之無數

陳都憲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擒拏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拏何人乃叱之曰是蠅又嘗以帽取銀簪剔指甲失墜於地而起坐自拾簪觸地輒數次方已

○豐南隅事

鄞縣豐南隅坊以建言有直聲若鄉性最暴朋友稍拂意即命幹人毆殺之其人應命必陰以告友友即偽為中毒仆地坊見之必大笑盡訴其胸中之怒良久命舁出次日此友復來駭問所以不死狀佯應曰家中急救得解坊即與歡好如初亦不追詰雖至厚之交一歲必三四毆焉

豐禮部嘗要沈明臣結忘年交歲餘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醮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速消之死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二等文士布衣沈為首三等則鼠蠅蚤蝨蚊也

射石人　罵伍胥

劉子光出征道渴無水山南見一石人問何處有水石人不答拔劍斬之須臾水出

吳郡王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闔拔劍砍水痛罵伍胥風稍緩獲濟

○王君廓 以下忿嫉

王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

又是一位藺相如 相如叱秦王目皆流血

○○郭崇韜

郭崇韜素疾宦者，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騸馬亦不可乘之

○投溷

李賀有表兄，與賀有筆研之舊，恨賀傲忽，賀死，復詒取其稿，盡投溷中

○碎碑

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搆，請姚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刪去二字，巖傑不從，標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

○范廷召

宋范廷召惡飛鳥，見必射之，所居處鳥必絕種，又最惡驢鳴，聞之輒爲擊殺

○獨步來

樂安成王蕭伏，博雅擅文章，吏部尚書柳信言深惡擬敵，一日聞伏卒，賓從往候信言，信言乃屈一脚跳出迎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舞蹈爲賀

○忿撤樂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妓樂甚盛，一少年勇於見色，甫就席，一客以有服辭，固請撤樂，少年忿然責之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眞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鬨堂

○截腸 塞創 以下神勇

北齊彭樂與周文決戰，被刺，腸出，納之不盡，截去復戰，隋張定和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

○杜伏威

唐杜伏威與陳稜戰，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汝箭不拔，馳入稜陣，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

○任城王 以下絕力

魏任城王章，善左右射，好擊劍，百步中於懸髮，樂闍國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驍勇之徒，莫敢輕視，章曳

虎尾以繞臂虎弭無聲時南越獻白象立在帝前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桓石虔

晉桓石虔有材幹趫捷絶倫隨父豁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力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跑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羊侃

南史羊侃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西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魏爲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檻没指

○彭博通

唐河間人彭博通曾於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彭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彭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嘗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彭捉尾纜挽之不進

元時攸縣張子雲者身長八九尺爲人担米稻各一石首戴五斗而行無窘步嘗臥石橋上其首去地數寸

歐千斤洪武初京師列校也幼以膂力得名城中少年數輩欲侮之歐乃脱衣以手挽起廊柱聚衣礎壓於柱下衆皆眙愕走避適西域入貢回回能撲跌者自號鐵力漢朝廷募歐與較勝之即日改授太倉衛百戸後雖老嘗乘馬過獨板橋馬蹋蹄不能行歐以右臂夾其馬高步而過人皆偉之

容悅部第十七目錄

子猶曰、南荒有獸、名曰狎猥、見人衣冠鮮采、輙跪拜而隨之、雖驅擊不痛不去、身有奇臭、惟膝骨脆美、謂之媚骨、土人以爲珍餌、余謂凡善諂者皆有媚骨者也、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王祥不拜司馬晉王、晉王重之、朱彦不拜符堅、符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温、朱温禮之、張全濟私拜田令孜、卒爲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遭擯棄、諂人者亦何益哉、集容悅第十七

○天后好諂

襄州胡延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不問

朱前疑上書則天云、臣夢見陛下御宇八百歲、后大喜、即授拾遺、又刑寺繫囚將決、乃共商於獄墻內外作大人跡、長五尺、至夜分、衆大叫、內使推問、對云、有聖人現、身長三丈、面黃金色、云汝等皆坐冤、然勿憂、天子萬年、即有恩赦、后令把火照視、有巨跡、遂大赦天下、改爲大足元年

捏鼻頭即得官、掘地孔即免罪、以天后之英明、豈不知其僞、正謂此非惡心耳

○○赤心石

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昭德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見唐詩、或作李日知事、誤）

朱温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柳樹下、久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

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曰、好作車頭、温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温雖草賊、此舉勝天后遠矣

○○代犧圖

天后疾、遍祭神廟、給事中閻朝隱當詣少室、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后病愈、特加賞賚、張元一乃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

○○霍獻可郭弘霸

霍獻可以希旨爲忠一日頭觸玉階請誅狄仁傑裴行本遂至損額故以綿帛裹於巾下嘗令露出冀后見之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熨衣

宋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吏部何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七歲尚書

梁武伐齊齊將不屈後梁以爲民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

前後若兩截人此語是他供狀

○諛語

桓玄篡位牀忽陷殷仲文曰聖德深厚地不能載

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中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分蓋未有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識者哂之

北齊武成生齲牙諸醫以實對帝怒徐之才曰此是智牙主聰明長壽帝大悅

王世充有異志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以進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言相國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也世充大悅

妖爲德祐病亦稱疾乎經戾作妖言諸子皆成符會

態臣貢諛亦何不至哉

○○教諂

陳太僕萬年內行脩美然善事人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留之效如此）吉薦之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敢言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乃不聽耶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張昌宗　元載

天后寵幸張昌宗其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囑無不從者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幷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註官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置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

此等權勢不得不諂有此等諂人那得不要權勢

○偷媚

宋張說爲承旨士爭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興沈瀛夙負聲譽及同官樞屬交以詣說爲戒衆鬨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視愕然竟追清議而去

齊盧思道久仕不達或勸詣和士開盧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適見一時諸名勝森然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弘治中權閹李廣以左道進後仰藥死搜得納賄簿籍中載黃米白米數太多　上訝之左右曰黃白即金銀也言官請按籍究問凡與名者昏暮赴戚畹求援不期而會者兆十三人月下見轎影幢幢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而姓名傳播漸就罷黜嗚呼權門如市從來遠矣

徐存翁在相位語所知曰老夫今日譬如雞母方宿若行動定有一羣雛隨去君輩愼勿相近斯語可思

○改姓

令狐相綯本自單族每欲繫其宗黨與崔盧抗衡人有投者不恡通族系是遠近爭趨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廷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又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尤可笑

楊升菴云唐時重族系李氏十三望隴西第一雖帝系亦自屈居第三而李氏妄稱隴西者反冒爲宗室曰天潢仙派夫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附之況天子乎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父母以囊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求榮反以得辱也

○○冒族

崇寧末策進士蔡嶷以阿附得首選往謁蔡京誤爲叔父京命二子攸脩出見嶷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二尊乃諸父行也

○割股放生

王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爲壽光祿卿鞏申不閑書以大籠貯雀鴿搢笏開籠每一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時嘲之曰虞候爲夫人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楊茂謙曰定知書編於筆不則錦軸金字侈須功德矣予猶曰當令錦軸金書豈盡長於筆者耶荆公餘業太重多多放生或致冥祐鞏卿大通佛法

唐大理正成敬奇視姚崇疾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放之曰願令公速愈姚相惡之鞏申蓋有所本

○○程師孟張安國

程師孟嘗請於荆公曰公文章命世某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公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預求以俟異日又王雱死張安國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夫人有娠某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嘲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雞鳴犬吠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遊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遊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羇所爲也韓大笑遂親愛之有太學生嘲以詩曰堪笑明庭鴛鷺者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

燖鑊煑刀封後平原敗復有詩云侍郎自號東籬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松壽

程松諂事韓侂胄自錢塘令拜諫議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名曰松壽韓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

○金作首飾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貢女

唐進士宇文翃有女國色不輕許人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翃以其兄諫議正有氣焰遂以女女璠

紅顏命薄遭此詔父

○獻妾

錦衣廖聰以驕橫得罪有旨封其宅舍限五日逐去其妾四面觀音者請見朱寧而解之寧一見喜甚留之五日則寂然無趣行者矣治事如初寧自是常過鵬宿從容語鵬曷贈我鵬曰揖以侍父則不獲效一夕杯酒

敬奈何不若爲父外館寧益愛寵之

○奪妻

劉太常介繼娶美艷冢宰張綵欲奪之乃悶介曰我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婦也敢謝諾少頃强與歸矣

有劉瑾做坐媒何愁不諧奉人者須防此一着

○○敬名

馮道門客講道德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馮老子身事十主門客斂顰

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適同坐熊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薛昂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詈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寧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觴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詢之則薛太尉家婢也

又同時蔡經國以經京音似奏乞改名純臣尤可笑

方巨山名岳爲趙相南仲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万巳而又爲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爲万山

王彥父名師古嘗自諱硯爲墨池鼓爲皮棚犯者必撻一日有李彥古往謁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祗候參彥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章惇拜相安惇爲從官因嫌名見時但稱享或作詩嘲曰富貴只圖安享在何須損却一生名

○觚不觚錄謙稱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小

厥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今復有自稱將進僕神交小子未面門生沐恩小的皆可偪蹙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投臺中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驟又有太常少卿白若珪性謙下投諸貴人刺曰渺渺小學生好事者作詈云臺末臺驟渺渺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又楊太傅一清爲中書舍人及提學時士以舉業從遊者衆迨位顯從者益衆然不過籍師生義以求進取鄭綯修灝始謁楊即執弟子禮楊訝其未曾著錄答曰灝少時誦法公文遂至有成是灝乃私淑門生也元美所云不虛耳○隋伐高麗其王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帝悅遂罷兵則謙稱信有效矣

○萬拜

朱浚晦翁曾孫也諂事賈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

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其諂事似道又何也子猶曰世情性命猶可舍得富貴處却舍不得

○跪

尹旻倚卿貳欲詐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跪白叩頭及旻等入皆跪越尤之旻曰吾見人跪特效之耳

○諛足

宋彭生爲李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不亦諂乎

○洗鳥

大學士萬安老而陰痿徽人倪進賢以藥劑湯洗之得爲庶吉士授御史時人目爲洗鳥御史

○咽唾

曰陸脊本出西遼初爲庫厙官家奴諸大人會集皆持唾壺惟庫厙官獨無乃唾入陸脊口陸脊悉咽之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攜入我腹中

○作馬鐙

唐張岌諂事薛師懷義掌擎黃幞隨薛師後於馬傍伏地爲其馬鐙 世廟時嚴世蕃用事戲呼王華曰華馬王卽伏地候乘而白郎中亦其狎容也卽伏地作馬杌

嚴州踐而乘之

○嘗糞

魏元忠病、御史郭弘霸往候、視便溺、即染指嘗、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魏惡而暴之、（又嘗來俊臣糞穢）

和士開為尚書、威權日盛、偶患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一舉而盡

○諂馬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諂事元帥侯君集、君集馬病顙瘡、元楷指沾其膿嗅之

○○父諂子

蔡京未去位、朝廷差童貫偕子攸往取辭位表、京失措并子呼為公、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蔡攸嘗詣京、京正與客語、攸甫入、遽執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有恙乎、京曰、無之、攸遽去、客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疾罷吾耳、父子爭權、古未有也、若東樓原非蒿子、復何怪、○又鼂錯父亦呼錯為公、陳錫玄曰、此由太公呼漢高為帝來

○○懷相國詩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歳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慚

○江陵相公事

張居正父初死、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幔輿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已復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不出、跪於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侍坐、有小閹

者、居正所私留以役也、太夫人睨而謂陳君幸一盻睞之、瑞拱立揖閹曰、陳瑞安能為公公重、如公公乃能垂陳瑞耳

江陵奔喪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絰代孝子守苫次、江陵大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

中官魏朝奉太夫人北上、所經由藩臬、皆設席屋、張綵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為之道護

張相國病、百僚俱為設醮祝釐、每行香、宰官大僚執爐暍日中、當拜章、則並跪竟夕、弗起、至有賂道士、俾數更

端以息滕力者、南都效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一中丞誇於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滕腫矣

居正初病、百僚設醮、已而病劇、大臣復有舉者、次相申汝默笑曰、此再醮矣

○祭文諂語

王相國荊石宅憂、其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為元聖、封公為啓聖夫子、王卻之

雲間李中條見賓緣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書宰執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吁

上書且不可、況擅上尊號、瀆反甚矣、○余在婁江嘗聞荊石公宴一巨室家、庖人進饅首、公方取一枚值客語酬對、偶以手按而匾之、主人疑是公所好、明日特送饅首一大盒、約百餘、皆匾者

○看墓

杜宣猷除宣城、中官力也、宣城為中官區藪、杜每寒食散遣將吏、挈酒食祭諸宦先塚、時人謂之敕使看墓

○奔喪

唐書高力士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直就其喪所、被髮痛哭、甚於己親、宋史、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尤可笑

前代宦者亦有妻、漢丞相御史條奏石顯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妹、李輔國娶元擢女、乾妻已自可笑、況復生兒、○漢書靈帝崩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詔皆除太子舍人、北齊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並為義孝

○○敬無鬚

唐中宗時、宦官用事、竇從一（一名懷貞）為雍州、見訟者無鬚、必曲加承接、每有誤者

○不敢鬚

少司徒王祐諂事太監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風漢及第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恨、中尉仇士良謂楊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及第耶、楊大懼、即答曰、嗣復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馮希樂

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掏尾西去，少頃村老來報，昨夜大蟲連食三人，令詰之，馮曰，是必便道掠食

○○答譽

三原主公恕巡撫江南，雲間錢學士溥面譽盛德不已，公曰，得無有干乎，錢曰，即此明哲非人所能也，以訟狀出諸袖中，公曰，此事難行，錢曰，彼憐我數至，數愧似不可恕，公許之，又出一狀於袖中曰，諺云，一客不發兩主，公笑曰，足以答公譽矣

○○勢利

徽州某上舍不讀書，而好爲勢交，一日里人有讀陶公歸去來辭者，至臨清流而賦詩，遽問曰，是何處臨清劉副使，幸攜帶往賀之，里人曰，此歸去來辭語，乃曰，只疑見任上京，若歸去者，吾不往矣

賀美之與伊德載飲一富民家，民以德載貴人也，諂奉之，而不識伊字，屢呼曰，尹大人，酬酢重沓，略不顧賀，賀斟大觥呼之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有吳生者，老而趨勢，偶赴廣席，見布衣者後至，略酬其揖，意色殊傲，已而見主人恭甚，私詢之，乃張伯起也，更欲殷勤致禮，張笑曰，適已領過半揖，但乞補還，勿復爲勞

客悅部終

類甲部第十八目錄

顏甲部

子猶曰，天下極無恥之人，其初亦皆有恥者也，甘面不革，習與成慣，生爲河間婦人，死雖欲爲謝豹，亦不可得矣。余嘗勸人觀優，從此中討一箇乾淨面孔，夫古來筆乘，孰非戲本，只少一副響鑼鼓耳，集顏甲第十八。

○金樓子載子路事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

貧兒得粥自豪，不知他人有喫飯者。

○晉明帝詔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王丞相，既開視，末云，勿使治城公知，丞相居治城故云。丞相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丞相太尖酸

○急淚　無淚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懷曰，卿等哭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即拜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兩箇花臉固可笑，然此墓豈可使他人有淚。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劉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耳。

此處用得着一副急淚，恨無處買。

○廖恩無過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徒黨於山林，已聽招撫出降，朝廷赦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哂之。

人但知廖恩可笑，孰知薦剡中說清說廉，墓誌上稱功稱德，皆是廖恩脚色，安然不慚，獨何也。

○宗權非反

蔡州秦宗權繼黃巢稱僭，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既爲汴帥朱全忠所擒，檻送至京，京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天尹哀之，觀者皆笑。

○唐宋士子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蕭子鵬應懷材抱德詔後授工部辦事爲堂官員印前驅人戲曰蕭君眞有抱負凡虛名應詔皆此類耳

○韓麒麟

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以立威韓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劉慚懼而退

○天后時三疏

則天革命拜官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有沈全交者續云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彈劾以爲謗訕宜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先知甚慚

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眞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慚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鼎門草車翻得兩腔羊門家告御史先覺奏合宮尉劉緬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縫新褌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却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慚

天后作事往往有大快人意者宜卓老稱爲聖主也

○○費祭酒

雙槐歲抄鳳翔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樓棚憲廟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貽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樓棚即拆卸矣誾聞大慚

○背刺盡忠字

嘉靖中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爲言官所詆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勘天下笑之按正德五年錦衣衛匠餘刀宜上疏自言背刺精忠報國字詔本衛執之杖三十發海南充軍著國史黃見之不當愧入

地聖嗟予岳武穆事寧可再哉

○自宮

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効用內庭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爲而勇於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還職不得復任事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此輩又永樂末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宮訓女官輩時

有十餘人王振亦與焉後爲司禮監竟成巳巳之禍始知豎刁覆齊千古永戒　宣廟英明豈尋常哉

○皇后阿奢

景龍二年冬召王公近臣入閤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曠今夕爲卿成禮竇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繵衣花釵令與竇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營國夫人嫁爲竇妻俗稱乳母之壻曰阿奢竇每進表自稱翊聖皇后阿奢欣然有自負之色

絕好一出丑淨戲文

○路巖

唐路巖出鎭坤維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時薛能權京尹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鎭府司無例發人衛守巖有慚色

○任佃

嘉靖間任佃以御史謫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鄰縣知縣輒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鄰縣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難當

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繡衣郎任見之默然

○誤解卦影

唐垌知諫院費孝先爲作卦影有一衣金紫者持弓矢射落一雞荆公生命屬酉唐即抗疏彈之冀得擢用上怒謫監廣州軍資庫嘆數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若到底不認錯落得做箇豪傑

○盧多遜

盧相多遜南遷入於道傍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事盧詢其何爲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某

官盧多遜作相令吾子枉道為其事吾子不從[illegible]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竄辛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聞媿言默然趣駕

○萬安

憲宗晏駕內監於宮中得書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萬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安遑遽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或（與你何干）微諷之答曰安惟以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看三台星猶冀復用也

○不肯丁憂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僚苦其無恥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牒御史臺然後哭又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

○巢由拜

郭昱俠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乞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月犯少微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占云處士當之（少微一名處士星）時吳國戴逵名重於敷甚以為憂俄而敷死會稽士子嘲云吳中高士一時求死不得

○○桓溫似劉琨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伐秦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劉琨婢也一見溫便潸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王建

王建嘗坐徒刑但無杖痕及得馬涓為從事涓好詼諧建恐為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曰有之建恃無杖痕對眾袒背示涓曰請足下試看遭責杖而肌肉如是涓乃撫背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失色

王建諱杖、球無豪傑氣、馬涓教誨得好

○王廬江

王舍作廬江郡、貪瀆狼籍、王敦護其凡、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敦以震主之威、一坐畏敦、擊節而已、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譽詞成句

黔郡刺史新任公讌、時伶人致詞曰、爲報吏民胥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刺史喜其善譽、問誰撰此、將遺賚之、伶人對曰、此郡中迎官成句

凡府縣官臨去任、有遺愛者、百姓爭爲脫靴、著於儀門、以代甘棠之思、近有爲貪令脫靴者、令訝曰、我何德而煩汝、答曰、是舊規、近吾邑又有僞爲脫靴、而以敝靴易去其佳者、蓋銜恨之極也、尤可笑

○冒從姪

王凝侍郎按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將赴任、抵於湘川謁凝、啓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問其小名、答曰、通郎、乃令左右促召其子至、詰曰、家籍中有通郎否、子沈思少頃、乃曰有之、今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受以從姪之禮、因問前任何官、答曰昨罷北海鹽院、旋有此授、凝聞之不悅、旣退、語其子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非吾枝也、遽徵屬籍、果有通郎、已於某年某日物化矣、凝覩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誤受君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乃令坐、與餐、復謂曰、當今清平之代、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illegible]悉笑、王慚赧、食不下咽、斯須踧踖而出

唐龐嚴及第後、登科錄訛本倒書名姓爲嚴龐、有江淮舉子姓嚴者、乃冒爲從姪、往京謁龐、延納極喜、會同食、問及族人、都非龐氏、乃訝之、因問君何姓、舉子怪曰、叔姓嚴、姪亦姓嚴、何更相詰、龐大笑曰、君謬矣、余自名嚴、何事見攀爲族、舉子狼狽謝去

○林逋孫鶴山後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坐少選、陳與林傳、俾其讀之、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因贈詩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

自是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蘇有魏芳者、自稱鶴山後、請爲公建祠、因規奉祀、公裔孫白其詐、芳不能爭、竟得罪、而猶自詫爲公後不已、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因戲云、若爾、君家十世祖嫗、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誤認從叔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儒亮既是同房、便令入宴、何氏姑姊妹盡在坐焉、饌畢、徐出、需大笑、儒亮羞不敢出京師人因號需爲何郎中

出妻獻子、博得一番餔餟、畢竟後來相見、如何稱謂

○鮑當

眞宗時、薛尚書映知河南府、法曹鮑當先失其意、後獻孤鴈詩、遂沐優渥、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抱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賓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慚、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初事皇太子、後因恃寵請託、遂屏之、然猶以見親詒人、一日對客腹痛、作楚、曰適太子賜瓜、多食致病、須臾霍亂、吐出粗糲飯及黃臭韭虀、客大嘲笑

○劉生

劉生者、好誇詡、嘗往弔無錫鄒氏、客叩曰、君來何晏、生曰、昨與顧狀元同舟聯句、直至丙夜、是以晏耳、少頃、顧九和至、問先生何姓、客曰此昨夜聯句之人也、生默然他日又與華氏子弟遊惠山、手持華光祿一扇、羣知其僞也、不發、時光祿養痾山房、徐引入揖坐、生不知爲光祿、因示以扇、光祿曰、此華某作、先生何自求之、生曰、與僕交好二十年、何事於求、光祿曰、得無妄言、生曰、妄言

當割其舌、衆笑曰、此公即華光祿也、相與鬨堂、錫人爲之語曰、狀元聯句、光祿題詩

第二遍就不說謊

○方相姪

啓顏錄、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戚、戲之曰、豐邑公相何親也、遽曰、再從伯父、戲者歎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賣凶器所也

○○脩史人

李至剛脩國史、只服士人衣巾、輒自稱脩史人李至剛

時館中諸公聞之大笑遂呼爲羞死人李至剛

○○廬陵魁選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誚之曰有客遥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僧

○閏予騫後

宋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一客姓閏求官問曰君是誰後答曰予騫後何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遥遥華胄

○元昊榜

夏竦常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萬貫爵爲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搆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諠播遠近矣竦大慚沮

○看命司

司者官府之稱中都有談天者設肆於市標其門曰看命司其術頗售同輩忌之明日乃於對衢設肆亦豎牌云看命西司其人愧赧搬去

笑林評不言司命而言命司猶悲天稱院何爲不可

○三百甕鹽虀

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進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佯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我不知也但三百甕鹽虀無處消破耳

○山東好人

青州曾聰以白丸藥往外郡賣之遇一宦强其賤售曾

不從遂至詬詈宦曰何處人曾曰山東宦曰可知愚騃山東何曾有好人曾曰山東信無好人只有一孔夫子宦有慚色

近有於考試日鄙徐州無人才者徐州一生出曰敝州止出徐達等八人譚者愧之○蘇郡文風惟崇明爲下有陳生者巨擘也館於太倉同館者乃本州庠生數以海縣侮之陳艴然曰崇明人固不才然非我太倉人固多才然非汝何得相欺同館生默然

○罵武弁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龔曰宋某之母乃　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慚恨

○党姬

陶穀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家兒識此味否姬曰彼麄人安知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酒爾陶默然

與唐太宗蕭妃事相似

○○放生

北使李諧至梁武帝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

國亦放生否諧曰不取亦不放帝慚之

眞正禪機

○○冒詩幷冒表丈

唐李播典蘄州有李生來謁獻詩播覽之駭曰此僕舊稿何乃見示生惻悃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丐見惠播曰僕老爲郡牧此已無用便奉贈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播曰尚書何名生曰弘宣播大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僕親表丈何復冒此生惶恐謝曰承公假詩則幷荊南表丈一時曲取播大笑而遣之

○○偸詩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後亦登第見其人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偸衡曰猶可恕也

○○爭詩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

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張乖崖詩獨恨太平無一事蕭楚改恨爲幸遂呼爲一字師詞多爲主尚非確語

○詆詩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更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韓昌黎應試不遷怒貳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公

復典試仍命此題韓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公大加稱賞擢為第一以韓之才陸之鑑文無定價如此又何怪乎廣訥也

○和少陵詩

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是天字韻榜之梁間自唐迄宋無敢賡者一監司過之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亦和韻嘲之末聯云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

楊雄擬易王通擬論語杜少陵詩偏擬不得○近有人題詩虎丘殿壁者後寫某人頓首書或戲續其下云似虎丘老先生正之亦足一笑

○高霞峰

白門賈豎高霞峰者好以俚句塗抹寺壁且無處不到偶諸御史遊雞鳴寺一道長指壁上詩戲高姓御史云此高霞峰想是貴族不然那得如此美才高公問住持此何等人好挐來枷號示衆霞峰聞此語覓數人各寺洗詩潛踪累月

○陸居仁

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朶隱隱頭上人不能覩一日讀詩經註有不安處思易之忽若夢中見尼父拱立於前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一友謔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居仁曰何為友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耳遂赧不復言

○四本論

鍾會撰四本論（論才性同離異合）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此子可教

○要誓

北齊孫搴學淺行薄嘗問溫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何勞旦旦搴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

○競射

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廙職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箭不及垛而競言工拙畬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盧箭去畬三十步

○鶴敗道

彭淵才迂闊好誕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禽皆

卯生而此獨胎生語未竟圃丁報曰鶴夜産一卵如梨淵才面赤叱去此鶴兩展其脛伏地踰時淵才以杖驚使起復誕一卵乃咨歎曰鶴亦敗道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然則鶴慣是不湊人趣也子猶曰惟不迎合人是爲仙禽〇晉劉爰之少爲殷中軍所知薦之庾公庾忻然便取爲佐及與語不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

〇蕭韶

蕭韶童時與庾信有斷袖之歡及蕭刺郢州庾上江陵過之蕭接庾甚薄引入宴坐之別榻有自矜色庾不堪酒酣徑上牀直視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韶大慚

〇嘴尖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爲少卿秉筆辱衷鳴之李以俚語詬曰子嘴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後獲釋不相聞者十年李爲淮南轉運使及瓜堅老自郎官出代旣相見李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昔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否李方悟大愧

〇長鬚僧

僞蜀時有長鬚長老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宋問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恚曰吾無髭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方引朝見徒衆旣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蜀人爲之語曰作事何愚折却長鬚

〇陳襄

陽道州城居無蓄積惟服用不闕然客稱某物佳輒喜而贈之有陳襄者候其方請月俸輒往稱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〇臨安民

小說臨安民沈居官巷自開酒壚又買錢塘門外豐樂樓庫日往監沽偶泊宿焉淳熙初忽有巨舫夜泊五貴人錦衣花帽叩扉而入登樓索　庫之盛目所未睹酒闌命貲鄭重致謝沈生貪而黠心知爲五通神

也再三虔拜乞一小富貴客笑而頷之呼一駛卒耳語良久卒去少頃負一布囊來以授沈摸索之皆銀酒器也沈大喜拜受俄而雞鳴客去沈不復就枕慮懷寳爲累乃連囊槌擊更加束縛待旦負歸妻尚臥亟呼之起曰速覓秤來我獲橫財矣妻驚曰夜半聞櫃中奇響起視無所見心方疑之豈卽此耶旣開鑰則空空然蓋兩處所用器每夜皆聚此中神以其貪癡故侮之耳沈重加工費直數十千羞澀不出城者累旬

○○聶以道斷鈔

聶以道曾宰江右一邑有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千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而欺我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速送還子依命攜往原拾處果見尋鈔者付還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錠爭不已相持至聶前聶推問村人是實乃判云失者三十錠拾者十五錠非汝鈔也可自別尋遂給賢母以養老聞者快之

○僧題壁

霍尚書韜嘗欲營寺基爲宅洗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霍愧而止

○換羊書

宋韓宗儒性饕餮每得東坡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觔黄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鵞今當作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又致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驢乞假

胡趲者昭宗時優也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棊多早去晚歸每至其家主人必戒家僮曰與都知於後院餵飼驢子胡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宜召胡

倉忙索驢及牽至則喘息流汗乃正與主人拽磑耳趲方知從來如此明早復展步而去主人復命餵驢如前胡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胡曰只從昨回便患頭旋惡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

○林叔大

嘉興林叔大性吝然多交名流以要譽其謁達官品饌甚豐此外惟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黄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譏誚交作叔大忍慚撰潘子素求題其畫潘卽書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

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曰好水好山言達官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潘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衆俱不解潘曰此即僧家懺悔語闔堂大笑叔大數日羞見客

○貸金別用

丁諷好色病廢常令女侍扶掖見客客出不能送每令一婢傳謝故賓客造訪者益多既而有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往致貸意有窺覘諷出謝曰酒堪充飲貸金且留別用異日不幸勿煩再賫

○臠壻

唐人榜下擇壻號臠壻多有勢迫而非所願者少年美風姿為貴族所慕命羣僕擁至其第少年忻然而行略無避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有女頗良願配君子少年鞠躬言曰寒微得托高門固幸待歸家與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李庚女奴

湖南觀察使李庚有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者咸欲烝之而不得嘗遇清明夜大郎遇之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求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茵席各趨一隅頃却要然炬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里覓宿處四子各棄所攜掩面而走

○姚江書生

董太史云一姚江書生使其館童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直突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墻壁悉被踢圯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眢井中馬亦隨入尋被嚙死見者稱快

不嚙死亦當羞殺

○城中女

煙霞小說城中有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蓋與私人為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為計姑

以女暴疾辭而來僨已洞悉之壻家禮筵方啓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迎者至寂然主人叩從者皆莫能對僨以袂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

閨誡部第十九目錄

子猶曰、女德之凶無大於淫妬、然妬以爲淫地也、譬如出仕者中無貪欲、則必不忌賢而嫉能矣、然丈夫多懼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不免焉、則又何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集閨誡第十九、

○○潘妃

東昏侯寵畏潘妃、動遭呵杖、不敢忤意、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荊子、

眞正杖夫

○○宜城公主

唐裴巽尚宜城公主、選有外寵一人、公主遣閹人執之、截耳劓鼻、剝其陰皮縵駙馬面上、令出廳判事、僚吏駭笑、上聞之怒、降公主爲郡主、駙馬左遷、

○臙脂虎

陸慎言妻朱氏、沉悍狡妬、陸宰尉氏、政不在已、吏民語曰、臙脂虎、

○畏婦除官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嘗除一人官、高宗問曰、其人何因輒授此職、弘武曰、臣婦韋性悍、昨以此見屬、臣不從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遣之、

或謂其諷君語、不知却是佞后語、

○裴談

裴談素奉釋氏、妻悍妬、談謂人曰、妻有可畏者三、少妙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及五十六十、薄施妝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

唐中宗時、優人進迴波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亦是大好、外面祗有裴談、內面無如李老、后聞之、乃厚賜優、當時君臣皆以懼內爲固然矣、

○○李大壯

吳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爲綰匾髻、中安燈盌然燈、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父目之曰補闕燈檠、又嘗值妻病、求鴉爲藥、大壯積雪求多方引致、僅獲一枚、友人戲之曰、聖人以鳳皇來儀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皇矣、

如此肉身證正、合供養生菩薩、但不應復殺生耳、

○○水香勸盞

扈戴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水不乾須歸，若去遠，則然香印，掐至某所以為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遁，衆客覺之，譁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令一聯勸請酒一盞，衆以為善，乃俱起，一人捧既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遍戴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爇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連飲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羣譟曰，若夫人怪遲，但道被水香勸盞留住，

○○王夷甫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預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麻胡止啼，石虎斷謔，李陽止妬，即此便是活神道，

坡仙書孫公素畫扇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用此，

○九錫

王丞相以曹夫人性忌，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一日夫人於蔬園中望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可念，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驚恚，便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亦飛轡出門，左右扳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僅得先至，蔡司徒聞之，謂王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敘謙志，蔡曰，不聞他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王大笑，

○○王中令

王中令鐸鎮渚宮，為都統以拒黃冠，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

○安鴻漸

安鴻漸滑稽憚內，婦翁死，哭於路，婦性素嚴，呼入幕中，詬之曰，何因無淚，安曰，以帕拭乾，婦曰，來日早臨棺須

見涙安計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於額上、大叩其[illegible]

慟、慟罷、其婦又呼入詬之曰、涙出於眼、何故額流、安曰、

豈不聞水出高源、

○四畏堂

王欽若夫人悍妬、不畜姬侍、王於後圃作堂、名三畏、楊

億戲曰、可改作四畏、王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爲

恨、卒無嗣

還是脩齋誦經不到

○爲婢取水

周盛公夫人妬、有媵、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適過、時炎

暑、以渴告、公酌以水、夫人窺於屏內曰、好箇相公爲婢

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車武子婦

車武子婦妬、武子偶偕婦兄夜歸、留宿外館、取一絳裙

掛屏上、婦出窺疑有所私、拔刀徑上牀、發被、乃其兄也、

慚而退、

○池水清

王氏見聞錄云、渠州人韓伸善飲博、多留連於花柳之

間、其妻怒甚、時復自來驅趁同歸、嘗遊謁東川、經年方

返、復致妓與博徒同飲、妻聞之、率女僕潛匿鄰舍、俟其

筵合、遂持棒伺於暗處、伸不知、方攘臂浮白、唱池水清、

聲猶未絕、腦後一棒、打脫幞頭、撲滅燈燭、伸即竄於飯

牀之下、有坐客暗遭毒撻、復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

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何落魄不歸也、燭下照之、乃

是同坐客、蜀人傳笑、遂呼韓爲池水清、

○擊僧

渭溪張氏族多懼內、少宗伯午峰公之兄號一山者、尤

甚、一日忤其婦、婦逼之急、匿房後樹上、婦持竹竿驅下、

用鐵索繫之柱、宗伯公見之、乃曰、我將見嫂請釋兄、搖

手低聲曰、且慢且慢、待他性過自放、又一日被責、潛逃

鄰寺、婦竟追至寺、一僧方酣臥、婦不暇詳視、竟以大杖

擊僧、僧張目曰、小僧無罪、婦踉蹌而歸、

○○謝太傅夫人

劉夫人幃諸婢使作技、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一

開、夫人拒之曰、恐傷盛德、

謝公既深好音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

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李福

李福妻裴氏性極妬一日乘裴沐浴僞言腹痛召一女奴奴既往左右告裴曰相公腹痛不可忍裴竟跣步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旦監軍使悉來候問李具以實告因曰一事無成已矣所恨者虚咽一甌溺耳

○○妬無鬚人

荀氏婦庾妬甚不容無鬚人與荀語鄰有少年近荀庾便索刀杖少年不平候庾前便與鬭捽庾至地打垂死庾終不悔

○妬畫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殷蒨畫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曰故宜早死病亦尋愈

○妬花

妬女記武歷陽女嫁阮宣武絕忌家有一桃樹花葉灼灼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花

○任瓌二姬

太宗賜任尚書瓌二艷姬妻妬爛其髮禿盡帝聞之怒僞爲酖敕柳飲之立死如不妬即不須飲柳氏拜敕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至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竟飲盡無他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柰何二女令別宅安置

○○妬婦津

臨濟有妬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得婦如此吾無憾矣段曰君重水神而輕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見夢於劉劉自是不敢復渡此水有婦人渡此水者皆毀妝而濟不爾風波暴發其醜婦雖加妝飾神亦不妬也

唐高宗將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并州長史李冲玄或於俗忌欲發數萬人別開御道狄仁傑諫止則天子反避妬婦矣子猶曰此是李老家法又何怪

○人雜相妬

河間衛千戶胡泰母死十年、父再娶、弘治己酉、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爲雌雞、毛色黟黃、明日爲屯軍之贄、來汝家也、及旦、泰外出、果有屯軍携雞來者、家欲烹以享軍、雞作人語曰、毋烹我、待泰兒還、家人以爲怪、泰還、雞遶泰喃喃、叙其家事甚悉、泰涕泣告父、畜之、既久、飛啄後妻、詬訾不已、泰出、後妻遂入炕下、撲殺之、

○二洪之樂

洪邁與兄适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适家居喪偶、宣子弔焉、适延客至內齋、喚酒甫舉杯、羣妾全出、酒行無算、适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邁來爲守、時已鰥居、暇日宣子造郡齋、邁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賀喪妻

解學士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蓋學士夫人亦悍也、

○不樂富貴

韓非子云、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上谿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大哭於家、人問之曰、如此富貴、必更取妾矣、

○競寵

郭尚父二姬競寵、上賜金帛飾環、命宮人載酒和之、方欲歌以送酒、一姬畜怒猶盛、歌未發、遽引滿罝觴於席、曰、酒盡不須歌矣、上聞笑之、

○面首

宋文帝姊山陰公主適何戢、謂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太不均、帝笑、爲置面首三十人、面取美貌首取美髮

○唐無家法

武三思通於韋后、或升御牀、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爲之典籌、

貴妃中酒、微露其乳、帝捫之曰、軟溫新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滑膩初凝塞上酥、帝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

○易內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

不解爾內何以相顧

○不禁內

北齊徐之才見其妻與男子私倉皇走避曰恐妨少年嬉笑南唐韓熙載後房妓妾數十房室側建横窻絡以絲繩為窺覘之地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時人目為自在牕或竊與諸生淫熙載過之笑而趨曰不敢阻興或夜奔客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

○劉氏詩題

許義方妻劉氏端潔自許義方出經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亦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足不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索詩觀之開卷第一題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閨誡部終

委蛻部第二十目錄

没牙兒　損臂
枝指　脟大
三短　禿眇跛僂同聘
三無　惡疾 計二條
風之始　陳瓶子
夫婦 計二條　政和景泰二捞
異相　婦人異相
人痾 計四條　項下吹曲
絳樹兩歌黃華二牘　無頭人 計三條

半頭　頭斷復連
勇士廟　無頭亦沽
人妖 計四條

委蛻部

子猶曰項籍之瞳不如左丘之眇齊夫之口不如谷謬之喑郵鄙之長不如晏嬰之短冉光之艷不如無鹽之陋慶忌之足不如婁公之跛語曰豹留皮人留名此言形神之異也故窮極生巧足或刺繡憤極忘死胸或發聲是皆有神行焉借以爲笑可執以爲可笑則不可集委蛻第二十

○體重

安祿山三百五十觔司馬保八百觔孟業一千觔

○肥

咸通中以進士服用僭侈不許乘馬時場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鄭肥偉故云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乃以三十錢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片批四兩來

山陰張偵景泰初爲崑山學博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者體極肥嘗戲張云二三十歲小先生張應云四

五百觔肥典史同僚大笑

趙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輩綠其腹上戲以李八九枚投臍中後日李大潰爛翁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家人料理其臍得核乃知孫兒輩所納李也

○垂腹

申王攜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東以白練至暑月常苦熱玄宗詔南方取冷蛇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握之如氷王腹有數約夏月寘約中不復知煩暑

申王每醉使宮妓將錦綵結成軟轎擡歸寢室號曰

醉輿或言此妓必魁肥者予猶曰不然正要使習慣

周比部偕體甚肥腹垂至膝每當暑月琢木精爲腹帶日三易之猶云不堪自爲文以告上帝祈速化

○偉妓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佐酒內一善歌舞者容雖麗而軀甚偉尤爲所鍾愛向公乞詩公戲題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

○沈張綽號

魏光乘任左拾遺題品朝士丞相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爲趁蛇鸛坐此貶左司郎中張元一腹粗腳短項縮眼突吉頊目爲逆流蝦蟆

○短

湯既伐桀讓於務光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讓天下於我形吾短也羞而沈於水有咫尺之魚負之而去

按莊子注云務光身長八寸耳長七寸

南史云漢光武時頴川張仲師長一尺二寸

○短小

尚書令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竝短小何嘗謂顏爲猨顏目何爲猴同遊太子西池顏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猨路人指何爲似顏方矜喜路人曰彼乃猨君乃眞猴二人俱大笑

趙琳儀貌瑣陋成名始婚薛能爲儐相謔以詩略云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轎裏將謂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貌寢陋

朱泚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貌寢自稱曰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

袁應中博學者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紹聖間蔡元度引之乃得對袁鳶肩上短下濶又廣頞尖額面多黑子望之如灑墨聲嗄而吳音哲宗一見連稱大陋袁錯愕不得陳述而退縉紳目爲奉勅陋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委身一日隱謁畋畋命其女隱簾窺之見其寢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舉子或以此誚隱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衆皆啓齒

白傳與李贊皇不協每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開視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鄭女終身不讀江東篇什亦是恐迴心故予謂李相鄭女乃眞正憐才者

長安仁和坊兵部侍郎許欽明宅與中書令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遊里巷京洛爲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卽姓郝

王元美宴弇州園偶與畫士黃鵠聯席鵠貌極陋元美曰人皆謂我命帶桃花然果然人問何也曰得與美人聯席吳人皆舉爲口實凡見貌陋者必曰命帶桃花

○短而傴

武德中崔善爲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身短面長

桑維翰身短面長每引鏡自歎曰七尺之軀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牓四人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以桑短謂之半人

習鑿齒有蹇疾苻堅亦謂之半人

○○面狹長

梁宗如周尚書面狹長蕭詧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耳蓋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荀子載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西字臉

有川知州面大橫闊時嘲云裹上幞頭西字臉官者已先聞之壽皇及得郡陛辭壽皇憶前語大笑云卿所奏

不必宣讀朕留覽愈笑不已川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其奏劄稱旨也

○面黑

賈伯益面黑而狹多鬚謝希孟見寫眞掛壁上戲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鬚不仁侵擾乎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存無幾

王介甫面黃黑問醫醫曰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王洗之王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焦閣老芳面黑而長如驢嘗謂両涯曰君善相煩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必至此地位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

○黑白不均

崔涯者吳越狂生嘲妓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囱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髻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乃拜候道旁戰慄祈哀涯改絕句粉飾之曰覓得黃驪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居豪大賈競臻其戶或謔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

○涅文

狄青王伯庸同在樞府王每戲狄之涅文云愈更鮮明狄云莫愛否當奉贈一行伯庸大慙

○中古冠

文中丞白湖頭止七寸時人稱其帽爲中古冠孟子云中古棺槨七寸

○縮頭

祖廣字淵度范陽人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尖頭

北魏古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

○項安節

慈聖后常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仲卿爲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眞項安節也

○禿

秀州李公衡善與人款曲無所不狎侮少髮號葫蘆將

有作小詞譏之云、家門希差、幾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離邊纏倒藤、幾回水上、乾捺不斷眞箇強、無處容他、只好炎天聯作巴

○白髮白鬚

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髮、其友驚曰、昔則皤然一公、今則公然一婆

有郎官老而多妾、鬚白、令妻妾共鑷之、妾欲其少、去其白者、妻忌之、又去其黑者、未幾頤頷遂空、亦可笑

顏太僕居憂、髮鬚盡白、起復北上、以藥黑之、人笑曰、鬚亦起復矣

[illegible]曾汝鵬年四十、鬚大半白矣、偶弔一喪家、司賓驚[illegible]強仕、何頓白乃爾、羅曰、這是弔喪的鬚髯

○咏白髮

淮昌女子朱桂英嘗咏白髮云、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拔盡又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有工夫與白爭

○貌類猴

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辨善奏對、明皇每嘉之、[illegible]頁下、貌類獼、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illegible]密賂幡綽不言、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個劉文樹、髭鬚共頦頤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

○大小鬍孫

劉貢父送墨與孫莘老、吏誤送孫巨源、劉貢父吏曰、皆姓孫而同爲館職、莫能別耳、劉曰、何不取其髯別之、吏曰、又皆髯、劉曰、既皆髯、宜以身之大小別之、於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兩頭羝

鍾會鍾繇皆多髯、兄弟盛飾、同坐車上、行至城西門、逢一女子、微笑曰、此車中央殊高、二鍾殊不覺、車後門生曰、有女子戲公云中央高、公問云何、答曰、夫中央高者、兩頭低、此戲公二人爲兩頭羝也、後二鍾更不同車、畏逢此女子

○麻胡

成郎中貌陋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一菩薩、乃嫁麻胡、索成催妝詩、成便書云、一[illegible]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

○青衣鬚出

赤水有青衣漸長友曰鬚出矣屠笑曰西出陽關無故人

○偏盲

杜欽字子夏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諱之乃爲小冠高廣纔二寸由是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

桓南郡玄與殷荊州仲堪語次因共作危語桓曰矛頭

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殷仲堪父疾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湘東王眇一目邵陵王綸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直有全功又嘗與劉諒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覺其刺己從此銜之離騷帝子降于北渚目渺渺而愁予

湘東王兵起王偉爲侯景作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後竟以此伏誅

徐妃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爲半面妝帝見之大怒而出

蕭大年眇一目聘至京有欲識之者童大章曰何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徐緒菴和眇一目常贊千眼觀音云汝有千目衆皆了了我有雙目一明一眇多者忒多少者忒少

烏珠如此直錢師曠薰目以精音又何也

○假睛

唐立武選以高上擊毬較其能否而黜陟之至有置鐵

鉤於毬仗以相擊周寶常與此選爲鐵鉤所摘一目睛失寶取睛吞之復擊毬獲頭籌遂授涇原敕賜木睛代之

漆木睛莫知何木置目中無所礙視之如眞睛矣

旅有吾與趙假同年不睦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睛故施嘲之曰二十九個人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

○聾

北齊杜臺卿爲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訓對每致

乖越、令史不曉諭、反以爲笑端。

○卷耳

韋慶本兩耳如卷、朝士多呼爲卷耳。適女選爲妃、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韋曰、何以知之。杜乃自模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三耳秀才

隋薑愼爲宾府追爲右曹錄事、仍辟常州張審通爲管記。愼令作判申天府、後有天符來云、申甚允當、愼乃取方寸肉擘爲耳、安審通額上、曰、與君三耳、可乎。審通復

活、後數日、覺額癢、湧出一耳、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雞冠秀才。

○口吃

魏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後周鄭偉口吃、少時逐鹿失之、問牧豎、牧豎亦吃、偉以牧故爲效己、竟撲殺之

吾吳俞漳水工畫藐、而足跛、嘗過王府基、有跛嫗先行、傍一童子戲效之、嫗方怒詈、俞適踵至、遂大恚曰、彼頑童作短命事耳、乃衣冠者亦復爲之耶、因極口罵辱。俞自陳再四、終不聽信、事類此

唐時進士及第放榜後、即謁宰相、其導詞答語、一出榜元。時盧肇有故不赴、次及丁稜、口吃、迨引見致詞、意欲言稜等登科、而稜乃言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聲耶

黃山谷與趙挺之等同在館修書、每日庖丁請食品、趙口吃、日來日喫蒸餅。山谷笑之。一日酒會、挺以三字離

合成字爲令、趙首云、禾女委鬼魏、一云、戊丁成皿盛、一云、王白珀石碧、一云、里予野土墅、未當山谷、應聲曰、來力敕正整。與來日喫蒸餅同聲、衆哄堂大笑、趙赧然

華原令崔思誨口吃、每與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弟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須即報、傍人評之、與杜私賭、杜將穀一把、問崔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穀、傍人大笑、因輸延業

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爲之讚曰、恐是昌家、周 又疑非類、韓 未聞雄名、楊 只有艾氣、鄧

宣正間有御史茂彪者舌禿言澀侍西班有東班御史誤入西班彪乃面糾曰臣是西班御史茂彪有東班與臣一般御史不合走入西班然彪言爲包班言爲邦滑稽者因其言爲一絕曰閶闔門開紫氣高舍香嘗得近神堯東邦莫入西邦去從此人人喒茂包

○王少卿

鴻臚王少卿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所讀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項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南京師新事者或誦此詩其人遽曰此必王少卿也

○沒牙兒

馬都督老而無牙郭定襄戲曰昨聞鄰婦哭甚哀馬問何哭郭曰其婦喪夫撫孤哭曰痛汝沒爺兒

○損臂

興化詵公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雲峰悅禪師嘗誡之郡僚多愛詵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以書訴悅悅作偈戲云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猶有九百九十九

○枝指

祝枝山右手駢拇指或戲曰君之富於筆札應以多指枝山應曰誠不以富亦祇指以異

○瞽大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瞽最大嘗入內奏事步履蹣跚李勣後曳道弘曰一言語公道弘驚轉斂容曰敬聞教勣曰尊瞽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三短

北魏李諧因瘿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諧善用三短

善用三短亦致妍不善用三長反爲累

○禿眇跛僂同聘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使眇者御眇使跛者御跛使僂者御僂蕭同叔子（齊侯母）從臺上笑之客怒

○三無

王廣文竹月者年邁頰齒已落更闕一耳其同僚戲爲語曰竹月號三無無齒之齒無然而無有耳則亦無有

嶽偶御史巡府各縣屬候見於官署中談及斯語以爲笑謔及入謁忽覩竹月狀思及前語不覺失笑御史疑令慢已詰之令因以實對御史亦大笑

○惡疾

北齊崔氏世有惡疾多寡眉李庶無鬚時呼爲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頷作孔揷以馬尾庶曰持此先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一日與蘇東坡會飲蘇引古人一聯戲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風之始

吳給士女敏慧後歸名儒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陳癩子

玉堂閒話唐營丘有豪民陳姓病風疾衆目之爲陳癩子陳極諱之家人或誤言必遭怒笞賓客亦不敢犯或言所苦減退具得豐款有秀客謁之初謂君疾近日尤減陳欣然命酒將撤又問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耳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渤瀝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年五月值生辰必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俱備齋罷贈錢數萬一伶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偶憶短李相詩一聯深叶盛德陳曰試誦之時陳坐碧紗幃中左右環侍伶曰詩云三十年前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幪遭大詬而去

○夫婦

五代楊光遠病禿婦又跛足後舉兵反欲圖大事人語之曰世寧有鬚髮天子拐脚皇后耶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彥國女弟也闊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爲龜鶴夫妻

○政和景泰二榜

政和間狀元何㮚（字文縝）次潘良貴皆少年有風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時曰狀元眞何郎榜眼眞潘郎探花眞郭郎也（古有郭姓而禿者故俳優號爲郭郎亦曰郭禿）

景泰五年狀元孫賢河南人面黑榜眼徐溥宜興人面白探花徐鎋武進人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異相

雲仙散錄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久之乃復程史嘉定間趙南仲爲淮閫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望而畏之不敢仰視異苑賈弼夢鬼易其頭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婦人異相

九眞女子趙嫗乳長數尺馮寶妻冼氏長二尺暑熱則擔於肩李光弼之母鬚數十根皆異表也

人痾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許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字端楷若有神助

戒菴漫筆嘉靖間有丐婦年二十許自云常州人幼患風雙手拳攣在胸不能舉動兩膝曼輭著地而行由膝之下雙脚虛擎向上遂能以雙脚指紡綿花撚線穿針縫紉飲食凡事與手不異曾在予家試之果然後四五年再來生一兒頗壯偉又能以脚戲弄左右丟擲及以筯夾飯食餵之甚便

猗園京師有丐婦年四十餘全無兩臂兩肩如削每梳頭鬢右足夾梳左足綰髮及緊衣洗面亦如之輕便比手無異或擲錢賭亟伸足取貫繩上略無礙滯又段文昳言景德中至岳下見一婦人無雙肩但用兩足刺繡鞋襪纖致與巧手相若衣服頗潔每止處觀者如堵競以錢投之

錢象先曰世有無籍之人手足俱完且不能自食不如此二婦人之足也悲夫子猶曰俗眼愛奇僻雖好不如醜但求布施多何須手足有重瞳困簞瓢駑駘驕貴無偶由來公道衰千秋一漂母假髻先入宮吾亦願蓬首

嘉靖中京師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僅滿二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面鉅而聲雄能就地打滾

項下吹曲

嘉靖庚戌道遇伯鳳自曲江携二道人歸三衢項下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與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是三十年余隨程先生嘗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拄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不知所以然疑即一人也

陳錫玄曰：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世間諸變化相，信有不可窮詰者，於二道人何與？

○絳樹兩歌黃華二牘

志奇：絳樹一聲能歌二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無頭人

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仍不死，饑渴即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果然。

監左帑龍舒常言：有親戚宦游西蜀，路經湘漢，晚投一店，忽見店左側上有一人無首，驚以爲鬼。主人曰："尊官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患瘵，瘵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爲不可救，竟不死。自此每所需，則以手畫曰，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其妻方懷娠，後誕一子，軀幹甚偉，而首極細，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其家夫婦舂穀，問其姓氏，曰姓潘。婦瀹茗以進，聞傍舍嘖嘖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履，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潘生曰："此吾父翁也。宣和庚子歲遭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殮殯，用藥傅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僦邸，神志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悚。

○半頭

段安節於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一半頭，坐牀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言：巢寇入京，爲賊所傷，自鼻一半已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手足微動，舂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餘年矣。

○頭斷復連

正德時，濟下一秀才遭流賊亂，奔避不及，被賊砍，覺頭落胸間，而喉不斷，亟以手捧頭置之項上，熱血凝結，痛

拯遂死，久之稍蘇，臥野田間，冠退，家人來舁歸，旬日
不死，頗能噉湯粥，百日痂脫，視其頭，瘢痕如綖入肥下

○勇士廟

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術僭號，遵擁郡人不伏，述攻之，
乃以兵拒述，埋車絆馬而戰死，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
漢表爲置祠，一日遵失首，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
始知失首，於是士人感而義之，乃爲置祠，號爲健兒廟，
後改勇士廟，見新漢縣圖記

○無頭亦佳

賈雍出界討賊，爲賊所去頭，復上馬還營，營中將士爭
來看，雍從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乎，吏泣曰，
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而絕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知年歲，
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太原王仁裕遠祖母，約二百
餘歲，形纔三四尺，飲啖甚少，往來無迹，惟牀頭有柳箱，
戒子弟勿啟，一日無賴孫醉啟之，惟一鐵錢，自此竟不
面

池州村祖翁媼二人，各長三尺，絲衾擁體，坐佛龕中，兩
眼能動，醮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黏骨，不知年歲
夏縣尉胡頊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方具食，見一老
母長二尺，來竊食，新婦搏其耳曳入戶，云是七代祖姑，
壽三百餘矣，若其竊常縶籃中，茲偶逸耳
唐三原縣董橋店有孟媼，年百餘歲而卒，店人皆呼爲
張大夫店，媼自言二十六嫁張詧，詧爲郭汾陽所任，詧
之貌酷類某，詧卒，吾遂爲丈夫衣冠，投名爲詧弟，得續
事汾陽，寡居十五年，自汾陽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
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夫，迺來復
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五，渠五十有二，云見乾䐑
子

委蛻部終

譎知部第二十一目錄

譎知部

子猶曰、人心之知、猶日月之光、糞壤也而光及焉、曲穴也而光入焉、知不廢譎、而有善有不善、亦宜耳、小人以之機械、君子以之神明、總是心靈、惟人所設、不得謂知偏屬君子、而譎偏歸小人也、集譎知第二十一

魏武

魏祖少遊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僞敗面口偏、叔父見、云中風、又告嵩、嵩驚呼問、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自是叔父所告、嵩皆不信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此人信之、被執不懼、遂斬之

啖野葛、及夢中殺人、皆詐也、獨此舉、三歲小兒恐亦難欺、老瞞所親、夫豈木偶、必是此老有心預擇一極愚蠢者、陽加親愛、而倩之以實其詐耳、知囊之首惡、賊之魁乎

○體認天理

西堂紀聞湛甘泉若水每教人隨處體認天理居鄉所至山川佳勝田莊膏腴者假以建書院置學田爲名必得之爲自殖計皆資勢於當路之門生鄉人常曰此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也

不是隨處體認天理還是隨處體認地理

○朝野僉載兩孝子事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烏大集使驗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每哭即撒餅於地羣烏爭來食之其後數如此烏聞哭聲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用單妙計可惜小用然撒餅亦資冥福稱孝可矣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產子取猫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內飲慣其乳遂以爲常耳

即使非僞與孝何干

○崔張豪俠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遊江淮嗜酒狂吟以俠相許崔嘗有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壯士懷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俠名播於人口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曰此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囊曰此其首也問有酒否張命酒客飲嚼甚壯曰聞公義氣薄有所請可乎張唯唯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所深德君可假十萬緡立欲酬之若濟則平生恩仇畢矣此後赴湯蹈火亦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籌其縑素中品之物罄以畀之客曰快哉死無恨乃留囊首而去期以

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囊首彰露客既不來將遣家人埋之開囊乃豕首也方悟見欺遂後豪俠之氣頓衰

按張祜字承吉苦吟時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後知南海罷但載羅浮石歸不治產雖一事見欺不愧豪士矣

○乾紅猫

夷堅支臨安北門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猫兒都城並無此種莫使外人聞見或

被竊絕我命矣我老無子此與我子無異也日月中豈不已鄰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覓一見不得一日忽撥索出到門妻急抱回見者皆駭猶乾紅深色尾足毛鬚盡然無不歎羨孫三歸痛箠厥妻已而浸淺達於內侍之耳即遣人啖以厚直孫峻拒內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四竟以錢三百千取去孫涕淚復箠其妻竟日嗟悵內侍得猫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猫走訪孫氏既徙居矣蓋用染馬纓紼之法積日為偽前之告戒箠怒悉姦計也

○貸金

耳譚嘉靖間一士人候選京邸有官矣然久客橐空欲貸千金與所故游客談數日報命曰某中貴允爾五百士人猶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先內相家性苟得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湊貸器幣約值百金為期入謁及門堂軒麗巨蒼頭盧兒皆曳綺縞兩壁米袋充棟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主人横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禮微笑許貸八百盧兒曰 明日主人曰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屬耳 我俟於此明日至寥然空宅堂下兩堆煤土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亦滅迹方知中詐

○一錢驅百金

湖海奇聞胠篋惟京師為最黠有盜能以一錢驅百金者作貴游衣冠先詣馬市呼賣胡牀者與一錢戒曰吾即乘馬爾以胡牀從其人許諾乃謂馬主吾欲市駿馬試可乃已馬主謹奉羈的其人設胡牀而上盜上馬疾馳而去馬主追之盜逕扣官店維馬於門云吾某太監家人欲段匹若干以馬為質用則奉價店視其良馬不之疑如數畀之負而去俄而馬主迹至店與之爭馬成訟有司不能決為平分其馬價云

○乘驢婦

耳譚有三婦人顧驢騎行一男子隨之忽少婦欲下驢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方其下驢男子佐之少婦即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强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憩道傍而不知少婦反走久矣是日三驢皆失

○京都道人

北宋時、有道人至京都、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貴賤咸爭慕之、輸貨求丹、横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鬚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也、

○○丹客

客有以丹術行騙局者、假造銀器、盛輿從、復典妓為妾、日飲於西湖、鷁首所羅列器皿、望之皆朱提白鏹、一富翁見而心豔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為母、使煉之、客入鉛藥、煉十餘日、密約一長髯奔至、詒曰、家罹內艱、亟急往、客大哭、謂主人曰、事出無奈何、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日來耳、客實竊丹去、又囑妓私與主媾、而不悟也、遂墮計中、與妓綢繆數宵、而客至、啓爐視之、佯驚曰、敗矣、汝侵余妾、丹已壞矣、主君無以應、復出厚鏹醻客、客作怏怏狀去、主君猶以得遣為幸、

嘉靖中、松江一監生、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先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而盡竊之、生慚憤、其欲廣遊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閶門、丹士不俟啓齒、即邀飲肆中、殷勤謝過、既而謀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今東山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舉事、君肯權作吾師、取償於彼、易易耳、生急於得金、許之、乃令翦髮為頭陀、事以師禮、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輩、且謂師在無慮也、一旦復竊金去、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自明、僅而得釋、及歸、親知見其髮種種、皆訕笑焉

以金易色、尚未全輸、但纏頭過費耳、若送却頭髮、搏師父一聲、尤無謂也

○○耳譚二譎僧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饑、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為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

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詣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時、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臠大數珠數十顆啖之、皆奸僧所爲、

閩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巴首、俾牛餂之、久遂閑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後身、父以夢告我、我欲贖歸、主驅牛出、牛見僧、即餂僧首、主遂以牛與僧、僧歸殺牛、炰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出關不食欺人焉、後有孟知縣者、詢僧便溺、始窮其詐、

○呑舍利

廣記、唐洛中、頃年有僧持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貧士子無賴、因詣僧請觀舍利、僧出瓶授與、遽取呑之、僧惶駭、無措、復慮外聞之、士子曰、與我錢、當服藥出之耳、贈二百緡、乃服巴豆瀉下、僧歡然濯而收之、

○易術

凡幻戲之術、多係僞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從傍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巫

夏山爲巫、自謂靈異、范汝輿戲曰、明日吾握糖餌、令汝商之、言而中、人益信汝、巫唯唯、及明降神、觀者如堵、范握狗矢問之、巫曰、此糖餌耳、范弃拜曰、眞神明也、即令食之、巫恐事洩、忍穢立盡、

○女巫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靑李於腮、紿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

癒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捽巫批其頰而叱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祟者

以舍利取人即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幻術愚人即有托幻術以愚之者以神道困人即有詭神道以困之者無奸不破無僞不窮信哉

○黄鐵脚

黄鐵脚穿窬之雄也鄰有酒肆黄往貰肆客與黄戲曰

必竊若壺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臥榻前几上鎖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鎖如故亟從他肆物色壺果在問所得曰黄某主詰黄問故黄用一小竿竅其中俾通氣以豬溺囊繫竿端從窗引竿納囊於壺乃噓氣脹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竊磬

鄉一老媪向誦經有古銅磬一賊以石塊作包負之至媪門外人問何物曰銅磬將鬻耳入門見無人棄石於地負磬反向門內曰欲買磬乎曰家自有賊包磬復負而出內外皆不覺

○僞跛僞躄

閶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巾服甚偉跛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箠我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於爐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兩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躄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衆所共觀不知何由匿米一袋於跨下復盤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襯塞而成而躄亦僞也

○○何大復躄盜篇

有躄盜者一足躄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捺貲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貲上之如是者三矣躄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貲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去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躄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躄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躄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從櫃出大聲曰盜劫

我二盜惶訝遁去，覺盜顧乃得金貲歸。

○智婦

耳譚：某家娶婦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賊觸木倒，破頭死。燭之，乃所識鄰人者，皇閒恐反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於內，舁至賊家門首，剝啄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殺，亦不敢言，以瘞之。

○詰盜智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以失衣來訴。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遶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盜衣者。

以其惑佛，因而惑之。

劉宰之令泰興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訊之具伏。

陳述古知蒲城縣，有失物莫知為盜，乃紿曰：「其廟有鐘

能辨盜，為盜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而帷焉，令囚入帷摸之，惟一囚無墨，執之果盜。

○海剛峰

有御史怒某縣令，縣令密使孌兒侍御史，御史暱之，遂竊其符踰牆走。明晨起視篆，篆篋已空，心疑縣令所為，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海忠肅時為教諭，往候御史，御史聞海有吏才，密訴之。海教御史夜半於廚中發火，火光燭天，郡屬赴救，御史持篆篋授縣尹，他官各有所護。及火滅，縣令上篆篋，則符在矣。

○黠豎子

西鄰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穽牆下，置糞穢其中。黠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穽，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於其曹：「來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脣，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穽中，其笑我終無已時。」

小人拖人下渾水，使開口不得，皆用此術。

○○日者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

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侍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俛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孫興公嫁女

王文度坦之弟阿智處之惡乃不翅年長失婚孫興公綽有女亦僻錯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忻然以啓藍田述藍田驚異既成婚女之頑嚚乃過於婿方知興公之詐

阿智得婦孫女得夫大方便大功德何言詐乎

○匿年

凌景陽與京師豪族孫氏成姻嫌年齒自匿五歲既交禮乃知其妻匿十歲王素作諫官景陽方館職坐娶富民女論罷上知景陽匿年以欺女氏素因奏孫氏所匿上大笑

○節日門狀

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遺人以書筒盛門狀徧散人家劉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犒以酒肴因取書筒視之凡與己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己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實爲劉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已

○智勝力

王卞於軍中置宴一角抵夫甚魁岸負大力諸徤卒與較悉不敵坐間一秀才自言能勝之乃以左指畧展魁岸者輒倒卞以爲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醬預得之同伴先入厨求得少許醬彼見輒倒耳

○術制繼母

王陽明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不能免

以母信佛乃夜潛起列五托子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悸他日復如之母愈駭然猶不悛也公乃於郊外訪射鳥者得一異形鳥生置母衾內母整衾見怪鳥飛去大懼召巫嫗問之公懷金賂嫗詐言王狀元前室責母虐其遺嬰今訴於天遣陰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鳥是也後母大慟叩頭謝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蹶然甦自是母性驟改

○制妒婦

蓺文類聚京邑士人婦大妒嘗以長繩繫夫脚喚便牽

繩士密與巫嫗謀因婦眠士以繩繫羊綠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郎君變羊能悔可祈請婦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噉草不美時作腹痛婦愈悲哀後畧復妬士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制使酒

朱業爲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決無復諫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寨帷一呼懾慄而止張易領通倅之職至府數日業爲易啓宴酒未三爵易乘宿酲擲觥排席詬讓蜂起業怡聲屏障間謂左右曰張公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而出此後業無復使酒焉

○敖上舍

韓侂胄旣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之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舁去矣敖知必爲韓所廉急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問敖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韓敗乃登第一

○科試郊餞

科試故事邑侯有郊餞酒酸甚衆譁席上張幼于令勿喧保爲易之因索大觥滿引爲壽侯不知其異也旣飲不覺攢眉怒懲吏易以醇

○金還酒債

荆公素喜俞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荆公欣然爲具僧資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問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牒金且送酒家還債公大笑

肯出錢與買僧牒何不肯償酒債清老似多說一譏

○下馬常例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初蒞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以爲汚己便欲作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寘於廳治戒曰有一小犯即發由是吏民警懼課息俱備比終任滿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公曰尋常旣有此例須有文牘吏齎案至俾舁櫃於舟載之而去

不矯不貪人已兩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宦已也

○月兒高

袁凱忤　太祖詭得風疾　上每念曰東海走却大鰻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爲本郡學博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乃置之

諧知部終

弄部第二十二目錄

子猶曰、古云、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然則弄人卽自弄耳、雖然、不自弄、將不為造化小兒弄耶、偎偎場中、大家嬉演、將失得開口處、便落便宜、謂之弄人可、謂之自弄可、謂之造化弄我、我弄造化、俱無不可、集偎弄第二十二

○石動筩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為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髖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動筩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筩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筩射著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為我作一謎、我為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為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乘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高祖稱郭璞詩絕佳、石動筩曰、臣詩勝郭一倍、上大不怡、詰之曰、那見勝處、動筩曰、璞游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不勝一倍乎、上大笑

○捕獺狸

趙后外傳、樊嫕語飛燕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鬬鴨水池上、苦獺嚙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

○能言鴨

陸龜蒙居震澤、有鬬鴨一欄、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出舍下、挾彈斃其綠頭者、龜蒙手一表駭云、此鴨善人言、持附蘇州上進天子、使者斃之、奈何、內養信其言、大恐、遂以囊中金酬之、因徐問其鴨能作何言、龜蒙曰、能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大笑曰、吾戲耳、

○靴直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五百、和性偏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五百

○○酒令

賈時彥善謔、赴宴、酒半、主人請令、賈曰、乞諸君射一謎、不中、浮以大白、曰、天不知、地知、爾不知、我知、舉座不解、

罰逼買舉一足置案上曰我靴底有腐孔也

甘露寺僧性空善飲一客擲色行舊令云補不足慶有餘初擲不足曰僧飲又擲有餘亦曰僧飲衆客俱不解客曰俟令畢當言之既畢令而僧醉矣靴盜言曰酒不敢辭請明其故客曰不足者無髮有餘者多一頭衆大笑

王元美與客讌集王偶洩氣衆客皆匿笑王即設令要經書中譬字一句王舉能近取譬衆客於譬如北辰譬若掘井等語盡舉之王皆以不如式論罰衆客不服王曰我譬在下不若公等譬乃在上

○○石學士善謔

石中立字表臣在中書時盛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卒問曰是誰撰盛不覺對曰度撰滿堂大笑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庭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為杜撰或云杜默非也盛文肅公在杜默之前矣然俗有杜田杜園杜酒等語恐是方言未必有指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鳴鞭為度

焦芳初還朝失記朝儀李西涯曰以鳴鞭為度一鞭走兩步再鞭又走兩步三鞭上御道芳諾之旋悟曰公乃戲我

○偷驢

張玉陽(諱[illegible])河南人一日謁陳玉壘公曰官貧幸得俞蒲石道長送一人盧瑞峰吏部送一馬公曰人是俞送馬是盧送可謂恰當蓋河南人有偷驢賊之號公以謔之

宋學士嘗過洛士人挽留之信宿不從牽去其驢公怒作詩曰蹇驢掣斷紫絲韁郤去城南趁艸場繞遍洛陽尋不見西風一陣版腸香今河南人曰偷驢賊曰版腸本此

○弄僧

一僧從雪中來唐六如戲之曰閒孟老相期郊外尋梅

信乎僧曰非盂也張也六如曰張公多顛倒大須防之時有匿笑者僧悟云却被唐公弄我半日六如曰怪道硬將起來

○鐵牛

陶穀小字鐵牛李濤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至河源即思靈德陶初不爲意久之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

○侯白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謔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牛僧孺善屬文楊虞卿善談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從來楊姓爲牛帶累久矣

○王韋

王韋作詩爲諸老所賞儲瓘稱之曰絕似溫李陸深戲曰本是王韋蓋指王摩詰韋蘇州謔之

○胡思亂量

何臬當京城已陷虜人入視帑藏倉庾時有胡思者爲司農卿具諸倉米麥數白臬臨去臬送至廳事傍遽言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蓋諺有胡思亂量語也

好箇救時宰相

○劉貢父謔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爲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爲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米老菴

米元章築室於甘露寺榜曰米老菴寺大火惟菴與李衛公塔獨存元章詩云神護衛公塔天存米老菴有謔之者添云神護李衛公塔天存米老娘菴蓋元章母入內爲老娘以母故命官也

○蘭玻

耳譚青州東門皮工王芬家漸裕棄去故業里人詆爲暱號芬喜張樂設宴一黠少曰號蘭玻可乎衆問何義曰蘭多芬故號蘭玻從名也芬大喜重酬少年諸人俱

不覺其義後徐思蔚玻依然東門王皮也

○愛東坡

陸宅之善諧謔每語人曰吾甚愛東坡時有問之者曰東坡有文有賦有詩有字有東坡巾君所愛何居陸曰吾甚愛一味東坡肉聞者大笑

○曝鼻幝

阮咸籍兄子也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法當曬衣北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標大布犢鼻幝曝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對語

關懈推官貌不揚過南徐客次見一緋衣客倨坐關揖而問之對曰太子洗馬高乘魚良久還詢關關答曰某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鼈朝士駭曰是何官關笑曰且欲與君對語切耳

王丞相珪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其爲衡水令人謝之曰止欲作對爾寔非有盜也

○○李章題壁

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曾姪孫某至此士人李章好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章繼至

○○堂候官

張小江見侯門教讀劄付歸榮里中冠帶錦繡謁一富人富人乃黠者服梨園具出迎張駭曰兄是貴職答曰弟是牛丞相堂候官

○鳥官

陳太卿嘗畜小鳥作籠爲官船樣上列鹵簿榜其船曰鴻臚寺人問之笑曰鴻臚故是鳥官

○戈壽官

下雉地方有戈壽官者富而慾夏月赴親家喜筵着大紅絹員領以往主者故與百拜煖以沸湯汗流竟踵又久始曰請更衣其人不覺失聲曰親家此言萬代公侯主者曰公侯須汗馬不宜汗親家若然請到凉亭再脫衣拭汗始把杯豈不萬萬代公侯乎

○古物

李襄建節青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多蓄古物。遇襄生日，特以箱擎一皁襖子遺之，書云：此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着，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襄以書謝。後遇恭誕，襄以箱盛一破膩脂幞頭餉恭，云：知兄深慕高眞，求得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以皁襖易得破帽，此番古董交易折本多矣。

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公子齋三日，龍門子乃設几布筵，眞寶櫝其上，籍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宓羲氏之八卦也。

○畠飯毳飯

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簡於任曰：來日請餐畠飯。任往，乃設白飯一盂，白蘿蔔、白鹽各一楪，蓋以三白爲畠也。後數日，任亦召郭食毳飯，郭謂必有毛物相戲。及至，並不設食。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蘿蔔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毳飯。郭大笑而別。畠音孝毳音無曰毛

此條見粗語錄，他書作蘇黃相謔，殊謬。

○馬郁

後唐馬郁滑稽狎侮，每赴監軍張承業宴，出異方珍果，食之必盡。一日承業私戒主膳者，惟以乾蓮子置前。郁知不可啖，異日靴中置鐵鎚，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饌，勿敗予案。

○張咸光

玉堂閒話：梁龍德間，有貧衣冠張咸光，遊丐無度。復有劉月明者亦然。每遊貴門，卽遭虐戲，方餐時奪其匕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溫積權判開封，咸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曰：往投溫諫議。問有何紹介，答曰：頃年大承記錄，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滑龍宮上梁文云：饅頭似椀，胡餅如鼙，鴨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聞者絕倒。

○駝峰

尚書呂震與學士解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甚美，未之嘗也。解詒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詒也，他日得死象蹄脛，語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共饗之。解大嚼去。呂詑以詩曰：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何曾宰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解大笑。

○安石榴

李漢碎胡瑪瑙盤盛送王莒曰安石榴莒見之不疑旣食乃覺

○張端

張端爲河南司録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其夜突入録廳即殺之吏白尹尹問端答曰按律諸無故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豬

○錢文相諢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謂錢氏小兒者是也一日請文徵仲泛舟石湖知文性不近妓故匿妓於舟尾船旣發乃出之文一見倉惶求去錢命舟人速行文窘迫無計錢平生極好潔有米南宮僻雲林之僻文眞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紈甚臭至不可向邇文即脫去襪以足紈玩弄遂披拂於錢頭面上錢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縱文登岸

○竹堂寺

唐伯虎祝希哲與文徵仲氣誼甚深而情尚迥異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遊竹堂寺近寺故多娼妓唐預使人

挦東金示之囑云此來若何衣冠者文君也其人多狎邪遊而喜人媚不善媚人若輩有能得其歡者即以此金爲酒資矣妓信之伺文至爭先獻笑牽衣挽袂堅不肯釋文五色無主見唐祝匿笑悟曰兩公誑我耳明詰其故一笑而散

○○楊南峰

俗傳三月三爲浴佛日六月六爲浴猫狗日有客謁楊南峰循吉值三月三日楊以浴辭客不解詔其傲也思以報之楊乃於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辭以浴楊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我洗浴今我訪君君洗浴君訪我時三月三我訪君時六月六（諺浪誤作唐伯虎事）

楊南峰嘗觀優而善之謂優曰汝曹第努力當以一金勞汝恨目前未便耳因索紙判賞付之明日來取優喜於得賞畢獻所長楊極歡而罷次日羣優持票徵賞楊笑曰汝眞欲賞乎我愛汝戲快活竟日汝貪我賞亦快活一夜我與汝兩准可也又有僧額患癬楊自詫有秘方取鳳仙花搗爛使以帕裹於額上三日即效如期開視染成紅額僧彌月不敢見客

先是吳中皇甫氏最貴盛而治家素寬楊南峰獻壽圖題詩其上曰皇老先生老健精神烏紗白髮龜鶴同齡皇甫公大喜懸之堂有識者笑曰此詈公也蓋上列皇老烏龜四字公乃悟

有富翁卿居求楊南峰門對一聯此翁之祖曾爲人僕楊乃題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

有喪家其子不戚楊南峰爲諸生時特製寬巾往弔既下拜巾脫滾入座下楊即以首伸入穿之幕中皆笑名

遂呼此子遂家不孝帽

南峰作事刻薄每每如此後子孫微甚其墓爲豪奪兒數令呼爲楊家墳者是也志之以爲永戒

○王夢澤

黃岡王夢澤太史善謔一日往謁郭桐岡太府見府前有枷犯乃其家用之鋸匠也顧謂郭曰既常解鋸矣而於此猶枷頸焉郭大笑遂釋之又客有患癬者王曰何不付鹽於患處以磚燒熱徐擦之自愈久而不效以問王王曰磚鹽癬則絕無可知此古方也又客有患赤鼻者王教以油梳子燒熱擦患處自愈及用之愈赤又以問王王曰吾但知蘇子遊赤壁耳

○曲江春宴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夏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衆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群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露膝脛極偉而長毛

衆[illegible]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也

○莊樂

莊樂國初名醫也好詼謔同郡李庸遣家僮持柬詣樂謀稱其名樂節之曰若家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但畫片紙以復云來人面稱姓名罰馱藥磨兩次庸得書大笑即令負還　煙霞小說誤作朱達悟事

○朱達悟

朱達悟善謔凡里中宴會無不與者一日諸少年遊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月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

曰予在矣蓋預知背已賂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即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予盍一登衆從之挈榼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僧亦固留衆乃先發朱從間道疾歸時已瞑乃濡其衣履被髮挈諸同游者尸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洸於湖余偶得漁者援焉聞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値皆無恙惟相笑而已

○孫輿公

褚公孫輿公同游曲阿後湖中流風猛舫欲傾覆褚公曰此鄉人嘗無可以招天譴者惟孫輿公多塵滓宜以厭天欲耳使欲捉擲水中孫據檻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巡按許挈家

麻城侍御董公石逑其同年進士某亦作御史往貴州巡按未行一日有他御史過其家知其素懼內其室甚悍戲之曰朝廷今有特恩凡雲貴巡按皆許挈家自隨悍妻於屛後聽之信以爲然遂裝束堅欲同行御史曰世無此理彼戲言耳妻曰君子無戲言老賊欲背家娶妾爲樂耶其托親黨再三曉譬終不聽其竟以此請告不行

○○石韃子

吳中有石生者貌類胡因呼爲石韃子善謔多智嘗因倦步至卽舍欲少憩有小樓頗潔先爲僧所據矣石登樓窺之僧方掩牕晝寢隱隙中見兩樓相向一少婦臨牕刺繡石乃襲僧衣帽開牕向婦而戲婦怒告其夫因與僧鬧僧茫然莫辯亟去而石安處焉

石生在太學時每苦司成之虐夜半於公座糞焉植小竹枝爲紙旗而書巳名司成晨出登座旗拔舉糞穢之汚穢狼籍矣見石名呼欲加責石流涕稱寃曰誰中傷者止由太宗師不相愛故耳豈有其作此事而自標求責者乎司成以爲有理竟不之罪

○○翟永齡

翟永齡常州人初入泮宮師長日以五更升堂講課同輩苦之永齡因伏短墻下伺其走過疾取其帽置土地神頭師遍覓得之以爲怪大懼不復蚤行

翟永齡平日不詣學宮師怒罰作一文以牛何之命題

翟操筆立就結云按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然則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翟永齡赴試苦無貲乃買棗泊舟市墟呼羣兒與棗一掬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常州至京民謠載道大獲贐助畢竟天下勢利者多故翟得行其詐然用此等錢殊不罪過

翟母暇必持數珠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母便不悅彼佛者日爲母呼千萬聲其怒當何如母爲少止

○袁汝南

吳人袁汝南詣友人師子喬家輒竟日狂飲子喬之妻深厭之子喬曰此仙人不可慢也問何以見爲仙喬曰凡吾舉動雖細微無不知者妻猶未信子喬乃陰與汝南爲約次夜聞叩門聲子喬心知爲汝南矣謬曰嘗夜誰耐煩且圖歡耳使妻持巳之勢巳而叩門愈急妻問爲誰應曰我袁汝南也妻曰彼昨夜未歸汝南曰子喬既不在嫂手中所持何物子喬謂妻曰我固知仙人不可欺耳妻自此終不敢慢汝南矣

○薛昭緯

唐薛侍郎昭緯未第時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薛昭緯使梁梁祖宴會間話及鶻子輒以爲贈昭緯戒僕曰令君所賜眞須愛惜可將紙裹韝袋中

薛後遭黃巢亂流離饑困遇舊識銀工延之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曰一楪纏根數十皴盤中猶更有鮮鱗爭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纏根牛肉也）

○孔緯

孔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豬先至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善笛公喚近階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諸伶大笑

○好嬉子

吾衍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illegible]

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咸疑其誤魏公見之罵曰此非誤也他道婦人會作畫倒好嬉子耳

○畫葡萄

栢子庭和尚攻畫葡萄又善飲啖醉飽方落筆曾有一富室延之禮待甚腆其家先已綳絹食畢以牛指蘸墨亂點絹上而去主人茫然少頃索筆掃榦布葉而成點皆子也自題其上曰昨夜園林雨過葡萄長得能大東海五百羅漢一人與他一箇

○畫梅

陳白沙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白沙題其柱云烏音人又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曰白畫白畫客爲之絕倒

○景清假書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固請約明日即還生旦往索清曰吾未嘗假書於汝生忿訟於司成清即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牕所業書即誦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

○李西涯題畫

大僚吳某家藏陳圖南小像亦名筆也遍求在京名公題咏邵半江詩先成求質於李西涯公公詒曰尚有一二字未穩俟予更之因嘿記其詩先題吳公畫上邵見之撫掌大笑

按邵詩云盤陀石上淨無塵嶽色江聲共此眞莫怪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

○祀眞武

賈秋壑會客庖人進鼈一客不食曰某奉祀眞武鼈似[illegible]案下龜故不食盤中復有蕨又一客曰不食秋壑詰其故客曰某亦祀眞武蕨不似眞武前旗竿乎滿座大笑

○王戎後身

廬江尹李公有門子甚荷寵一日諸僚畢集共諛之或云龍陽或云六郎霍山尹羅公獨曰此王戎後身李驚問故羅曰因前生鑽李今索債耳

○滕元發

司馬温公劾奏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滕元發爲起居注既歸王就問畚來司馬君實上殿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滕戲曰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王中父

王介字中父性輕率每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介甫以詩送之云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介甫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靦鮀生若不爲上林國死肺猶合代閻羅介甫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王中父與劉貢父同考試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之家諱也因相詬罵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觸舟忮心不怨强弩射市薄命何逃時雍子方爲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貢父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龍德化

黄都龍太渠官郡守致仕其子名德化以鄉舉選官爲府判臨之任太渠治觴餞之屬曰爾平日好謔今日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立應曰堂尊承教了太渠不覺失笑

○丁謂

丁謂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嘗以鐵筯於灰燼間書畫同舍僩公暫起燒火筯使熱公至仍書爲筯所烙曰昨宵通曉不寐爲四鄰絃管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格其父母祖先耳

○才寛

才太守寛高才抗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丁憂還家亦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可對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氣不見人亦可

○呼如周名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其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中官性陰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横，官員接見，多遭叱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畧不爲意，大用喝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令出，衆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能作威矣，衆歎服

○宋太祖鄉鄰

宋太祖慮囚，一囚訴稱臣是官家鄉鄰，太祖疑爲微時比舍，亟問之，乃云住東華門，帝大笑，亦竟釋之

○劉貢父

劉貢父爲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云，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可也，時馬默爲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歎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論揚子雲

王介甫與東坡論揚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東坡曰，軾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衆大笑

○陸平泉

相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面，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徐曰，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箕仙

有請箕仙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之，於掌心書一卯字，問姑曰，此何字，箕遂判云，似卯原非卯，如卬不是卬，仙家無用處，轉贈與尊堂，見詩話

○押衙詩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陸，惟一條湘川而已，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後無繼者，詩僧齊巳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蔡姓者，戲謂巳公曰，其有詩巳

絕、諸人不必措詞、巳公堅請卩札、押衙期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蘋、以其不成湖也、巳公大笑

○張幼于謎

吳門張幼于使才好奇、日有闖食者、徉作一謎粘門云、射中許入謎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無有中者、王百谷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羅十二爲丞相、小不小、閉了門兒獨自呑、羞不羞、開了門兒大家喫、好不好、張大笑

○痔字

近諱云、葉仲子一日論制字之妙、因及疾病二字、从丙从矢、蓋言丙燥矢急、燥急疾病之所自起也、友人故以痔字難之、沈伯玉笑曰、因此地痔有僧人往來、故從寺衆方烘堂、一少年不解、向葉問之、葉徐曰、異日汝當自解、衆復烘堂

○比玉居

有王生行一者、美甚、人多孌之、沈伯玉過其家、見齋額額曰比玉居、伯玉曰、此額殊有意、移比字易出居內之古、分明是屁古二字、玉字亦王一二字也、分合言之、乃王一屁古四字

○朱古民

朱古民文學善謔、一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知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立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汝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從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安能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巳誘汝出戶矣

傀弄部終

機警部第二十三目錄

子猶曰昔三徐名著江左而騎省鉉尤其白眉及入聘頗難押伴之選藝祖令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聞而點其一曰此人可舉朝錯愕不解殿侍者亦不敢辭既渡江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不能答强聒之徒唯唯居數日既無與之酬復騎省亦勌且默矣人謂此太聖人舉動不屑與小邦爭口舌之勝不知爾時直是無騎省對手儻得晏嬰秦宓其人滑稽辯給奏凱而還大國體面更當何如孔門惡佞而不廢言語之科有以也集機警第二十三

○○晏子

齊景公問東海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秦穆公黃布裹棗至海上而投其布故華之不實公曰吾佯問耳晏曰佯問者亦當佯對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前曰此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多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今民在齊不盜入楚則盜意者楚之水土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

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馬氏語相似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之晏子曰臣不使狗國安得從狗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里張袂成陰渾汗成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而使乎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使楚矣

袁隗妻馬氏是季子長女少有才辯融家勢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爾汝歌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汝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伊籍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趙遷

後秦姚萇與羣臣宴酒酣謂趙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相臣得無恥乎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萇大笑

○諸葛瑾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客使人牽驢入題其面曰此諸葛子瑜恪請筆續兩字於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賜恪

○○元孚

五代周元孚好酒短而禿文帝於室內置酒十瓶各加帽以戲孚孚入見便云吾兄弟無禮何爲入王室中坐宜且還宅因持酒去

○賈玄

待詔賈玄侍宋太宗棋饒玄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玄詐不盡其藝乃曰此局復輸當榜汝既滿局不生不死

太宗曰亦詐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水中局既
卒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復平是不勝也命左
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
緋衣

○陳君佐

太祖時陳君佐以詼諧得幸屢遭危險以口舌免嘗與
物食之較其言善則免與醋飲問曰酒何如對曰折腹
謂酸也卽折福與生牛皮食問曰肉何如對曰難消謂
硬也又以寬大員帽賜戴之韋項問曰何如對曰壓帶

不淺謂深也卽感戴一日又欲一字笑請明日從 駕
至金水河預令孤老瞽者浴河排立 駕至陳呼曰拜
衆皆依贊拜墮水中 上大笑又從遊苑中 上停馬
命隨口作一詩卽呈曰君王停馬要詩篇杜甫詩中借
一聯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薛綜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澤不能答薛綜
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
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
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illegible]

○秦宓

吳使張溫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
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溫曰天有耳
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溫曰天
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
姓乎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東方朔

武帝時有獻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怒欲殺朔
朔曰臣所飲不死之酒也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
驗

韓非子中射之士事同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
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
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
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
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

說苑子路顏回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曰

桀桀之鳥。他日見之又問。曰同同之鳥。回曰。何等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黃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皁。不亦宜乎

○孔文舉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隷校尉。詣門者俊才淸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親。既通前坐。李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人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膺問欲食乎。曰須食。膺曰。教卿爲客之禮。但讓不須謝。融曰。教公爲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膺歎服曰。恨吾將死。不及見卿富貴。融曰。公殊未死。膺問何故。答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公向言殊未善。適大夫陳韙後至。聞斯語。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融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

○賈嘉隱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賈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賈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賈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歎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賈云。胡頭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故譴之

○王元澤

王元澤雱安石子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器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丘浚

中丞丘浚謁釋珊。珊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平。問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何其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起打珊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悲彭城

尚書令王肅曾省中詠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風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肅笑之。勰有慚色。祖瑩在座。卽云。固有悲彭城。王公未見。肅曰。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雎水裏。勰大悅。退謂

瑩日卿定是神口

○裴略

唐初有裴略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事落第略因詣溫彥博陳訴溫時與杜如晦語不理其訴略云少小已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謔溫卽指竹使嘲略應聲曰庭前數竿竹風吹青肅肅凌寒不肯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溫云旣解通傳言語可傳語屏前屏牆略走至牆下大聲語曰方今聖明在上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卽推倒之溫曰此意着博也略曰不但着博亦當着杜彥博如晦俱大喜卽令送吏部與官

孫貞白嘗謂貴人不禮題格子屏風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是識人無亦此意

○裏行御史

則天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敢衝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

○○隋士

隋一士慧而吃楊素喜與之譚一日設難曰儻忽命公作將軍城最小兵不過一千糧仗支數日城外敵兵數萬公何以處之士曰有有救兵否曰只緣無救所以策公士曰審審如公言不免致敗素大笑素又問坑深一丈公入其中何法得出士沈思曰有有梯否公有梯何須更問士又沈思曰是白白日是是夜地素曰亦何須辨白日夜地士曰若若不是夜地眼不瞎何爲陷入素大笑又值臘月素問家人被虵傷若爲醫治士曰取取五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之卽愈素曰五月何得有雪士曰若若五月無雪臘月何處有虵素復大笑

○侯白

隋侯白嘗與楊素竝馬見路傍有槐樹顦顇欲死素曰侯秀才道理過人能令此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卽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回同槐音）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齎名紙至省門遇侯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旣入素召其人問

曰、卿姓六名觔半耶、答曰、是出六觔、曰、何爲六觔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卽召白至、謂曰、卿何謂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觔、請卿題之、乃言六觔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處覓秤、旣聞道是出六觔、斟酌只應是六觔半

陳常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辯深淺、密令侯白變服、爲賤人供承、客果輕之、乃傍臥放氣、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如何、白云、馬有數等、若伎倆筋脚好、形容不惡、堪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麤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

四五千已上、若彌尾燥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媿謝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譚、每上番日、卽令譚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卽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臠、便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

○○蔡潮

方伯蔡潮譚笑風生、有同官迎都憲於江中、冬月羣擁爐坐、公至、烘然曰、蔡公至矣、請一謔譚、蔡曰、無也、但昨聞江中盜刼商船、俱檀降牙香、相與謀曰、竟之利微、棄之可惜、吾輩爲此事久矣、向賴天保護、盍焚此香答之、香氣透天、上帝將謂人間作好事、令二力士訪之、非也、乃一羣老强盜在此向火耳、滿座大笑

○○梁伯龍

梁伯龍浣紗記成、一浙友譏之曰、君所編吳爲越滅、得無自折便宜乎、梁笑曰、苧羅之美、吳人試之、吳宮之穢、越人嘗之、如此便宜、固亦足矣

○○張五湖

王制石伯公赴京、蘇中親友醵金治舟於虎阜、候送至晚、杳然、有謂改期者、有疑夜渡者、正徬徨引領間、遇邑人張五湖乘小舟至、衆素知張善謔、拉至舟中小飲、因要張說一笑話、張曰、一老翁無子、每以無人送終爲苦、年八十餘、一歲中、娶妾連舉數子、親鄰畢賀、翁凄然淚

下泉驚問之乃曰我年如許雖幸有多兒不知送得老翁看否泉雖惱其刻而終服其捷

○劉貢父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如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謂此爲淫泆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

○神錐神搥

鍾雅語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搥祖曰以我鈍搥打汝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搥

○參禪謁

佛印方丈成乞東坡顏額東坡未暇佛印自題曰參禪謁東坡一日見之戲續云硬如鐵佛印接云誰得知東坡笑云徒弟說曾直在坐絕倒

○六眼龜

蘇子瞻謁呂微仲值其寢久之乃出蘇不堪見一菖蒲盆畜綠毛龜蘇云六眼龜更難得呂問出何處蘇曰昔唐莊宗時一國進六眼龜伶人敬新磨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按史傳實有六眼龜郭景純江賦龜有六眸宋太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於東陽太守劉勰得之以獻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靈龜六眼腹下有玄文又嶺南欽州出六眼龜然實止兩眼其外四眼乃有黯花紋圓長中黑與真目並列端正不偏人莫能辨也

○蝨辨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垢膩所生秦曰不然綿絮成耳辨久不決期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罰設一席及酒散秦先往囑佛印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耳坡後當作餺飥會既去頃之坡至亦以垢膩囑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腳先喫冷淘後喫餺飥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解縉嘗從遊內苑上登橋問縉當作何語對曰此謂
一步高一步及下橋又問之對曰此謂後邊又高似前
邊上大悅一日上謂縉曰卿知宮中夜來有喜乎
可作一詩縉方吟曰君王昨夜降金龍上遽曰是女
兒即應曰化作嫦娥下九重上曰已死矣又應曰料
是世間留不住上曰已投之水矣又應曰翻身跳入
水晶宮上本欲詭言以困之既得詩深歎其敏

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箕遂寫玉質亭亭清且
幽其人云要紅梅即承云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

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雞冠花詩雞
冠本是臙脂染其人云要白者即承云洗却臙脂似
雪妝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

解縉四歲出遊市中偶跌眾笑之吟曰細雨落綢繆磚
街滑似油鳳皇跌在地笑殺一羣牛

○三教圖

馬遠嘗畫三教圖釋迦中坐老子儼立於傍孔子乃作
禮於前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理宗詔江子遠
甲萬作贊江贊云釋氏跌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
[illegible]大稱之

○鄢天澤

姑蘇鄢天澤者略涉書好摘人詩文句字供嬉笑偶讀
瞿文懿王立沼上義詩曰沼周恩王池也或何得言所
立非其地已誦詩至流鶯啼到無聲處即又曰啼則有
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聖言多類是一日獨坐有青衣
二人捽之去至一所殿宇莊嚴天澤恐惴下遙見柱帖
云日月閻羅殿風霜業鏡臺始知已死王問天澤知過
否因引業鏡照之具得其罪狀王復命青衣引天澤還

陽世道其事比出門天澤輒又謂青衣曰屬見殿柱帖
政自不佳何獨閻羅殿偏有日月乎青衣者怒曰汝尚
敢爾爾扶之俄遽然醒

○鏡新磨

五代伶官鏡新磨嘗奏事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
逐之新磨倚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
狄諱狗故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將射之新磨急呼
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
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鏡新磨

則無光矣、帝大笑釋之

○安轡新

李茂貞入關時、放火燒京闕、民居殆盡、及入朝賜宴、優人安轡新目之爲火龍子、既已、茂貞慚怒、欲殺此豎子、因請告往岐下謁之、茂貞一見、大詬曰、此賊何顏、敢來求乞、安曰、只思上謁、非敢有干也、茂貞色稍定、曰、貧儉若斯、何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賣麩炭、便足一生、何必求乞、茂貞大笑而厚賜之

○黃幡綽

玄宗在蜀、黃幡綽陷在賊中、賊黨就擒、有謂幡綽忘上恩寵、與賊圓夢、每順其情、如祿山夢見衣袖長拖至階下、則解曰、垂衣而治、又夢見殿中槅子倒下、則解曰、革故鼎新、上詰幡綽、幡綽曰、非也、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又夢槅子倒、是糊不得、上笑釋之

○○公猴

三楊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極巧慧、一日命佐酒、衆謂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便令笑也、乃進見、問何來遲、對曰、看書、問何書、對曰、烈女傳、三閣老大笑曰、毋狗無禮、即各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一時京中大傳其妙

○○江南妓

江南一妓有殊色、且通文、滁州胡尚書於許學士席上見之、問其名、曰齊下秀、胡公戲曰、臍下臭、妓跽曰、尚書可謂聞人、胡怒曰、此妓山野、妓跽曰、環滁皆山也、爲之閧席 見西堂紀聞謔浪作歐文忠公事或誤

機警部終

酬嘲部第二十四目録

子猶曰、談鋒之中人、如風觸牆、鮮不反矣、其不反者、非大愚人、則大伎毒人、魚軍容所謂怒猶常情、笑乃不可測者也、是故能酬者、不病嘲、而能嘲者、亦反樂於得酬、旗鼓相向、爲鸛爲鵞、戎吳艘之復歸、或趙幟之遽拔、雖使蘇張復生、誰能射轅門之戟、儻亦憑軾者之大觀乎、集酬嘲第二十四

○楊玠

楊玠北人、巧應對、京兆杜公瞻戲曰、君既姓楊、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君既姓杜、杜伯常射宣王、又殿内將軍牛子充戲曰、君姓有玠、恐不任尉、玠曰、君牛既充、正當烹宰、又太倉張策戲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曰爾既少才猷、敢與伯符連諱、又太子洗馬蕭翊嘲陵人戲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張裔

張君嗣在益州、爲雍闓縛送與吳、武侯遣鄧芝使吳、因便請裔、裔在吳流徙伏匿、吳主未之知、臨發引見問曰蜀卓氏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諸葛恪

吳主權嘗燕見費禕、逆敕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孫權使太子嘲諸葛恪、曰、恪食馬矢一石、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權曰、可、恪曰、乞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徐陵聘魏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爲徐常侍來、徐即答曰、前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

○○月賦秋月詩

孝武嘗問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月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死爲長不歸

○趙孟頫周草牕對

趙魏公孟頫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牕以瑪瑙寺行者對之趙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牕同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趙以敵死軍醫人對之崔亦不復設此牌趙語人曰我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

○蘇劉

劉貢父晩得癩疾鼻陷又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爲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忠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

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所謂石幢子者避之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遂更其名曰避孔子塔坐者絕倒

○狠驢

袁元峰閣老與郭東野同朝郭戲袁曰今日東門報一猨走入西門又報一狼走入已知皆是狼然則猨亦似狼乎袁曰今日有人索題居扁者予問居在何處曰在郭東野外因題之曰郭東野廬

○陶穀使吳越

陶穀在翰林日念宣力已久意希大用使同類乘間探之藝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穀題二絕於玉堂署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藝祖見之薄其怨望後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

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蜞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以諷忠懿之不如錢鏐也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不舉筯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製此羹今依樣餜來者穀嘿然

○○原父酬歐公

劉原父晩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思報之初歐公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姊再娶其妹故拱辰有舊女壻

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一日三人會聞原父曰、昔有一學究訓學子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學子念從原字、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姨字、毋得再誤、明日學子觀乞兒弄蛇、飯後方來、問何晏也、曰、遇有弄姨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來遲、歐公亦為之噱然

按簡肅公墓文、王拱辰兩為公壻、而詩話等書、皆稱歐公、未解

○何承天

何承天年老為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呼為妳母、何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何言妳母

○王范

王文度范榮期常同詣簡文、范齒勝、王爵勝、王遂在范後、王因謂范曰、簸之揚之、穅秕在前、范曰、淘之汰之、砂礫在後

○祝石林

給事祝石林曾為黃陂博士、偶入郡與黃岡令劉聯坐、令心易之、而嗔其抗直、曰、吾鄉士人有一破、乃大哉堯之為君一節題、破云、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曰、吾亦有一破、題是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破云、處無可奈何之地、遇大不相干之人、同官絕倒、（明年、祝及第、劉以縣令考察為民）

○王清

王清係椽吏、初授卑官、有異才、累遷嘉興府同知、以督責海塘有功、擢兩淮僉憲、踰半年、請告歸、在嘉時、偕太守行香文廟、太守戲指先師謂公曰、認得此位老先生否、清曰、認得這老先生人品極高、只是不曾發科、太守默然

只誇科第、不論人品、此位老先生、太守反不認得

○仕宦遲速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謂曰、公釋褐登府、三十六日擁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陸兵曹張給事（宋）

陸式齋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

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式齋答云可惜張給事閉口常學磨兜堅給事有慚色

○費侍郎對

費宏官侍郎其兄奉常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之曰費秀才以牟易牛公答曰趙中貴指鹿爲馬

○侍郎謔

景泰間兵刑二部僚佐會坐時于公謙爲兵書俞公士悅爲刑書刑侍郎戲謂兵侍郎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驢乎兵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爲大司冠公非少司

賊乎

崔副使允京山侯元之弟也初登第時偕同年王侍郎寅之子允脩謁王之鄉前一輩其人問崔何人王云崔駙馬弟也乃兄駙馬此爲駙驢崔答曰此王侍郎兒乃父侍狼此爲侍狗

○洗馬

劉定之陞洗馬朝遇少司馬王偉王戲之曰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笑曰何止太僕諸司馬不潔我亦當洗

○太常卿大學士

陳師召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者李西涯大學士在席爲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

按陳音莆田人李東陽同榜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茶曰未烹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因號陳也罷

○增廣檢討

內鄉縣李蓑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痿字蘘美久

滯增廣生蓑遺書痿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得幾多廣得幾多痿答書曰爾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檢得甚麼討得甚麼

○試官舉子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主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

○僧贊寧等

僧贊寧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

大好嘲咏嘗銜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鄭谷詩不愛紫衣僧）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

安鴻漸素好謔淩侍郎策其父曾爲鎮所由父攜拜鴻漸乞名鴻漸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頗銜恨云

潘閬常謔惠崇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詬沙門鳥耶

包山寺（在蘇州太湖）僧天靈者博學通文有一秀才嘲之曰秃字如何寫僧應聲曰秀字掉轉尾就是

僧錄惠江中書程紫霄俱辯捷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厥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叢滋息亦有先後此先生非頭陀

僧貫休有機辯杜光庭羽士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俟其舉措以戲調一日因舞轡於通衢貫休馬墜糞光庭連呼太師太師數珠落地貫休徐曰大還丹大還丹

○儒匠

有木匠頗知通文自稱儒匠嘗督工於道院一道士戲曰匠稱儒匠君子儒小人儒匠遽應曰人號道人餓鬼道畜生道（古今巧對）

○劉潛夫

楊平舟（棟）以樞掾出守莆陽劉潛夫（克莊）兄弟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公寓王臞軒（邁）戲之云大編脩小編脩同赴編脩之會潛夫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願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倅而不

上云王又嘗折劉名調之云十兒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二兒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後何其不遇

○○東坡佛印

佛印原儒家流書無不讀與東坡友善神廟時禱旱命僧人入內脩演東坡謂佛印冒侍者入觀盛事上見魁偉遂賜披剃心頗銜恨一日東坡戲曰往嘗與公談多古詩如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如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以鳥對僧也不意今日公身犯之佛

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大笑

又舊傳佛印嘗訪坡公公不在値小妹臥紗帷中佛印曰碧紗幮裏臥佳人煙籠芍藥小妹應聲曰淸水池中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笑曰和尚得對佳人已出望外矣按此乃後人好事者之爲公雖曠遠印不應直入臥閣也又傳小妹夏月晝寢坡公過之妹戲吟曰露出琵琶腿請君彈一彈公應曰理上去不得要彈也不難亦可笑

東坡爲佛印題小像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擂薑一曰佛印亦與東坡題眞云蘇鬍蘇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相與大笑

○師公

徐之才父祖並善醫世傳其業祖孝徵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復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衆太笑

○糞墼

丁[illegible]宗慈往因同館喜相詰謔鼂遷職以啓謝丁丁戲鼂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墼一車爲報鼂答曰得墼勝於得啓因大笑

○錢索子

劉閣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秤錘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外廷謂卿爲秤錘何故對曰秤錘雖小斤兩分明上喜之楊誠齋嘗戲呼尤延之爲蝤蛑延之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

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蟹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梁寶嘲趙神德

梁寶好嘲戲至貝州聞趙神德能嘲即令召之寶面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無以對慚謝遣之

○歐陽長孫

歐陽詢爲人瘦小極其寢陋而聰敏絕倫太宗嘗宴近

臣五令嘲謔以爲娛樂長孫無忌先嘲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縮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聞耶

○補脣先生

方干脣缺有司以爲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醫補脣年已老矣人號曰補脣先生又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脣開袴

○王琪張亢

王琪張亢同在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抆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吳原擊王玉峰

蘇州吳原擊麻臉髭鬚莆田王玉峰面歪而眼多白王戲云麻臉髭鬚全肚石倒栽蒲草吳應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二人同部聞者鼓掌

○蘇小妹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聲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髯鬚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耳

一說云去年一點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以坡公長頦也

○多髯

李從儼生辰賀客秦鳳陋而多髯魏博少年如美人魏戲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坐秦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徐之才

魏收戲徐之才曰君面似小家方相之才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張玄祖

張玄祖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爲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嚴高二相公

常熟嚴相公面麻新鄭高相公作文用腹稿後在翰林時高戲嚴曰公豆在面上嚴應聲曰公艸在腹中

○楊梅孔雀

梁國楊氏子六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呼兒出見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虞寄

虞寄年數歲客候其父遇寄於門戲曰郎子姓虞必當少智寄應曰字義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

○何顧

隋何妥八歲顧良戲曰汝何是荷葉之荷抑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堅固之固抑新故之故衆異之

○郭曾

泰和曾給事悱與郭工部愷飲間曾嘲曰汝犬羊之鞟乎虎豹之鞟乎郭應曰爾何曾比予於是

○二柳孤楊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曰不若孤楊獨聳

○歸皮

皮日休調歸仁紹不遇作龜詩嘲歸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歸作氊詩嘲皮云八片尖皮切作氊水中浸了火中揉一團閒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盧狄

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是煑熟狗

○韓盧後

符堅遣韓博使晉博有口才桓溫令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彝亦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耳彼姓刁那得是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爲刁也一坐皆笑

○崔李珪

冀州崔季珪琰九歲應秀才舉時陳元方爲州刺史琰
共幼琰曰昔項橐八歲爲孔子師今自恨年巳過矣元
方戲之曰卿宗與崔杼近遠琰曰如明公之與陳恒

○盧陸

盧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
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

○謝劉二子

謝莊子謝瀹嘗與劉沺子劉浚飲推讓久之浚曰謝莊
見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十日浚慚
之

○殷何二子

殷淳與何勗共食蓴羹盡勗曰益殷蓴羹勗司空無忌
子也淳徐輟筋曰何無忌憚

○庾孫二子

庾園客庾翼子詣孫監盛見齊莊放在外尚幼而有神意
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
孫大盛有見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
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王慈

瑯琊王僧虔長子慈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
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
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
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曰慈書與大
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

○伍伯駔儈

晉庾純之父嘗爲伍伯賈充之先嘗爲駔儈充置酒而
純未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後純曰會有小市井
事未了是以後耳

○○酬外祖戲

王彧子絢年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偃曰
可改爺爺乎文哉彧郁同音○呉人呼父爲爺絢曰尊者之名安可
戲寧可云草翁之風必舅偃父何尚之絢之外祖翁也

○申許二公

許公國與申公時行相約詣一所公議申詣許拉之許
曰此纔午時巳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

○○達毅王達

達毅王達同爲郎中一日僉公移王戲曰每書銜名但以公上爲我之下毅應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呂攄謝暉

呂攄謝暉亦以名相嘲謝云無才終入廣呂云不日便充軍二人因而成隙

○演琵琶記

閩中蔡大司馬經初姓張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共讌看演琵琶記至趙五娘抱琵琶抄化蔡戲龔曰狀元娘子何至此後至張廣才掃墓龔指曰這老子姓張如何與

蔡家上墳

○羅隱對

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爲人素雅重而隱性傲睨高公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林駢與賓幕餞於雲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雲因謔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門應曰白澤遭釘釘在門郎閤閒淡謂是冠猢猻冠誤也

○胡旦

舍人胡旦飲酒面赤學士謝泌戲之曰舍人面色如袍色時胡服緋也胡答曰學士心頭似幞頭謝爲之色沮

○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張景和江右方士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己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後玉竟以逆誅

○楊李二公

邃翁冬天氣盛而西涯怯寒二公同坐西涯屢以足頓地作聲邃翁曰地凍馬蹄聲得得西涯見其吐氣如蒸

戲云天寒驢嘴氣騰騰

○陸封公對

太倉陸封公陸瑚之父貌黑而齒白與鄉紳金紋者相善一日陸造紋紋揖而戲之曰黑象口中含白齒陸揖甫畢即應聲曰烏龜背上列金紋

○地諱

李時嘗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夏即應以響馬能空冀北羣人嘲江西以臘雞裁輔以響馬故二公各指爲戲

李西涯在翰林時，與河南一學士相謔，河南公謂李見屠縣有枯魚，嘲曰：「曉日斜穿學士頭。」李應聲曰：「秋風正灌先生耳。」蓋湖廣有乾魚頭，河南有偷驢賊之謠，又諺云：「秋風灌驢耳」故也。見舊雨記談，耳譚以爲高中玄張泰嶽，殊誤

○劉寶遇女娼

劉道眞寶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採蓮女子，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而採蓮？」女子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道眞又嘗素盤共人食，有嫗青衣將二子行，道眞嘲曰：「青羊將二羔。」嫗應聲曰：「兩豬同一槽。」

○眞揚二娼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佛兒，蘇之鈦子，常之歐爺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鬬擊。宣和中，眞州娼迎新守於維揚，揚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諱缺耳，眞州諱火柴頭。揚娼侍會府，輕屬城，故令茶酒兵爇火而有烟，使小僮戒之，已而不止，呼責曰：「貴客大廳張筵，何燒炭不謹，却着柴頭？」咄詈再四。眞娼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有耳朶耶，沒耳朶耶？」揚娼大慚。

○○小試冒籍

原缺

塞語部第二十五目錄

子猶曰、天下之事、從言生、還可從言止、不見夫射者乎、一夫穿楊、百夫掛弓、何則爲無復也、心心喙喙、人盡南越王自爲耳、不得眞正大聰明人、腑如鏡、口如江、闢天下之舌、而予之以不然隙穴、漏巵豈其有窒、若夫理外設奇、厄人於險、此營丘士之智也、吾無患

馬集塞語第二十五

○祠靈山河伯

齊大旱、景公欲祠靈山、晏子曰、不可、夫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雨乎、祠之何益

○駱猾氂好勇

墨子謂駱猾氂曰、吾聞子好勇、曰、然、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鬪而殺之、墨子曰、天下莫不予其所好、奪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鬪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也

宋藝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稱其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帝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

○○禁釀具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釀酒，吏於人家檢得釀具，以其欲釀，將議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禁松薪

唐昭宗時，李茂貞榷油以助軍資，因禁松薪。優人張廷範曰：不如并月明禁之。茂貞笑而弛禁。

○陶母剪髮圖

元岳柱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慚，即易之。

○新衣

桓冲不好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冲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笑着之。

○○彭祖面長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云：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帝問之，朔曰：彭祖年八百，果如陛下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面長一丈餘矣。帝亦大笑。

○仙福

有術士干唐六如，極言修煉之妙。唐云：如此妙術，何不自爲，乃既及鄙人？術士云：恨吾福淺，吾閲人多矣，仙風道骨無如君者。唐笑曰：吾但出仙福，有空房在北城，甚僻靜，君爲修煉，煉成兩剖。術士猶未悟，日造門，出一扇

求詩。唐大書云：破布衫中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如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

六如常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癐癐。亦趣。吳俗小兒輩遇可羞事，必拍手叫阿癐癐。

○醫意

歐文忠公語東坡曰：昔有乘船遇風而得疾者，醫家取多年舵牙爲舵工手汗所漬處，刮末和丹砂伏神之劑，飲疾遂愈，乃知醫者意也。東坡曰：如公言，今學者昏

情、當令多食筆墨灰

○輪迴報應

一人盛談輪迴報應、愼無輕殺、凡一牛一豕、即作牛豕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殺人、衆問其故、曰、那一世責償、猶得化人也

○爲宅

徐孺子南昌人、十一歲、與太原郭林宗遊、同𫘧還家、林宗庭中有一樹、欲伐去之、云爲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徐曰、爲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囚字何殊、郭無以難

○蔡元定地理

蔡元定善地理、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坐朱晦菴黨爲胡紘所劾）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寃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先輩有云、若傷天理以求地理、而復有靈驗、是天亦怕老婆矣、此語雖戲、亦可醒迷

○哈立麻

永樂四年、西僧哈立麻至京、啓建法壇、屢著靈異、翰林李繼鼎私曰、若彼旣有神通、當作中國語、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請僧住院

晏景初請一名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媳婦煑不得無米粥、景初曰、若有米拙媳婦亦自能煑

○闢僧

歐陽公家兒小名有僧哥者、一僧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馬牛羊之類是也、僧大笑

崑山學博張倬與一僧談、僧曰、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玄、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張笑云、不然、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

○重袈裟

趙悅道罷政閒居、喜僧而拒士、有士往謁再四、閽者不爲通、士曰、參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尋常僧亦平平、相公只是重袈裟、士曰、我這領藍衫、恁地不直錢、

陸者曰、也半看佛面、士曰、也半看孔夫子面

○辨鬼

阮宣聞人說人死有鬼、宣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

王弱生駁之曰、人夢中穿衣服、將謂衣服亦有夢耶

余謂生時衣服、神氣所托、能靈幻出來、正是有鬼處

○鬼董辨十王

佛言琰魔羅統攝一素訶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也、南贍部特素訶中之一洲耳、今訛爲閻羅、又阿含等經、有十八王、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十王之說、不知何來、轉輪王王四天下、亦非主冥道、乃槩列於十王、餘如宋帝五官之類、又皆無稽、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何疏密太懸耶

○論神佛

北魏節平王浚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神在、何煩如字

張商英字天覺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無矣、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閱藏經有悟、乃作護法論

○蘇公論佛

范蜀公不信佛、蘇公常求其所以不信之故、范云平生事非目見卽不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脉而後信之

○妓歌佳

郭洗馬入洛、聽妓歌、大稱佳、石季倫問何曲、郭曰不知、季倫笑曰、不知安得言佳、郭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然後知美

換曲換調換姓亦換面乎、此喻誤矣

○觀燈

司馬溫公夫人元宵夜欲出觀燈、公曰、家自有燈、夫人曰、兼看遊人、公笑曰、我是鬼

范文正欲求退、子弟請治園圃、公曰、西都園林相望、孰障吾遊、語意類此

○歌哭

司馬溫公死、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往、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以阻之，子瞻曰，不云歌則不哭

○紅米飯

㮶齋雅謔云，近一友有母喪，偶食紅米飯，一腐儒以爲非居喪者所宜，詰其故，謂紅喜色也，友曰，然則食白米飯者皆有喪耶

○理學新説

理學家多主新説，有解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曰人當其年，尚見可惡之人，則德不進可知矣，周元孚笑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應是三十九歲時也

○道學語

有一道學每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翰林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也

諧性刻薄，而有口才，析產時，從其父巨塘公乞一幹僕，父以與其兄，諧爭之，父曰，兄弟左右手耳，彼此何別，一日父小恙，適諧來候，舒右手使搔癢，諧故取左手搔之，父曰，誤矣，諧曰，左右手彼此何別，其雖親必報如此

○列子辨日

孔子東遊，見二兒爭辨日遠近，一日，日出之時，大如車輪，日中之時，小如盤，豈非日出之處去人近，近見大，而遠見小乎，一日，日出之時，蒼蒼涼涼，日中之時，熱如探湯，豈非日出之處去人遠，遠者涼，而近者熱乎，孔子不能決

○不讀書

王荊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旦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字説

王荊公作字説，穿鑿杜撰，劉貢父問之曰，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犇麤二字，其意皆反之，何也，坡公亦問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竝無以答

又東坡嘗語荊公，鳩從九亦有説，荊公欣然就問，東坡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張文潛嘗問張安道，（方平）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

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

○牧誓

唐高定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父郢曰、應天順人耳、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郢不能答

○論詩

李西涯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官不以爲然、駁之曰、吳楚乾坤之句、本妙在坼字浮字、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爲足耶

方案陵豪以廣東憲副入賀張皇斋山人以詩餞之、方曰、君詩雖佳、而非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賦水、非歡而暢、不戚而哀、予詩雖劣、情實具在、答曰、詩人婉辭託物若文王之思后妃、豈必臨河洲見雎鳩耶、卽如餞行、何必携百壺酒、而云清酒百壺、惟笋及蒲、若據情實則老酒一瓶、豆腐麪觔耳、京師聞者大笑

○襪里

梁劉士章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襪里、投刺謁劉、劉嘲之曰、君有何襪而居襪里、賴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賦柳

李泌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國忠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可乎

○爭田

余肅敏公爲戶部時、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擬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同姓、執是故產、公笑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

○無爲子

楊次公自號無爲子、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我生無爲軍耳、印曰、公若生廬州便可稱廬子矣

○六字地名

楊用脩在史館、有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水盡源通塔平、蓋六字地名、有同列疑爲三地名、添之云、三長官司、楊取 大明官制證之、此一處非三地

也、同列笑曰、楚蜀人近蠻夷、故宜知之、我內地人不知
也、楊戲應之曰、司馬遷西南夷傳、班固匈奴傳、敘外域
如指掌、班馬亦蠻夷耶

○爭姓族

諸葛令 恢 王丞相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
而云王葛、令曰、譬之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耶、

○牝牡雄雌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旣羣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
客從旁曰、獸稱牝牡、禽爲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

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
一從牛、一從隹、自是禽獸之別、雄狐牝雞、文人之巧
言耳○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
記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
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
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諸葛恪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恪行酒、次至張輔吳 昭 先有酒
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恪曰、卿但令張公
辭屈乃飲耳、恪卽難張曰、昔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
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
不養老也、張無辭、遂爲盡爵
會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
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戲之、因曰、
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令恪復求白頭母、
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
能答

○犯夜

張覲知開封日、有犯夜巡者、縛致之、覲曰、有證見乎、巡
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矣

○○捕蝗檄

錢穆甫爲如皐令、會歲旱蝗發、而太興令獨詣郡將云
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
蝗、悉自如皐飛來者、仍檄本縣嚴捕、無令侵及鄰境、穆
甫得檄、判云、蝗本天災、非令不才、旣自敝邑飛去、却請
貴縣押來、或作米元章事、誤也

○○舉人大帽

祖制京官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來皆私用轎矣王化按浙一舉人大帽入謁按君不悅因問曰舉人戴大帽始自何年答曰始於老大人乘轎之年

○西安令

俞君宣性婉選得衢州之西安友人規之曰清慎君所有餘第在衝要地不可不勤俞曰何以知衝要也曰是四輪之地不然何以謂之衢州俞曰是偏安之邑不然何以謂之西安友人無以難

○貪令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

○海瑞非聖人

海忠介撫江南爲華亭公處分田宅奉行者稍過遂致不堪縉紳咸爲華亭解紛謂海曰聖人不爲已甚海艴然曰諸公豈不知海瑞非聖人耶縉紳悉股栗而退

○嫛媪

田巴居於稷下是三王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辨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釐出逢嫛媪揖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辨也媪有大疑願質於子禽滑釐曰媪姑言之我能析其理媪曰馬騣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禽滑釐笑曰此易曉耳騣上搶逆而強故短尾下垂勢順而遜故長媪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媪幸留此我其有以奉酬卽入見田巴曰適出遇嫛媪以騣尾長短爲問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媪申之以鬚順而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析之媪

方坐門以俟巴俛首久之乃以行呼滑釐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懷繩見王

齊大夫邾石父謀叛宣王誅之欲滅其族邾之族大以蕃咸泣拜於艾子之庭祈請於王艾子曰得一繩可免邾氏以爲戲言亦不敢詰退而索綯以餽艾子懷其三尺以見王曰爲逆者一石父其宗何罪而戮之王曰先王之法不敢廢也政典曰與叛同宗者殺無赦艾子頓首曰臣亦知王之不得已也竊有一說往年公子巫以

邯鄲降秦、非王之母弟乎、然則王亦叛臣之故理合麾坐、願王卽日引決、勿惜一身而傷先王之法、因獻短繩三尺、王笑而起曰、先生且休、寡人赦之矣、

○營丘士

營丘士性不通慧、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難避、藉鳴聲相聞、使爲計耳、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籍、故塔之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鶻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鶻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線、偶爲木所絓、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哉、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不究其義、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絓、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絆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慍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鐸以樂其尸耳

雅浪部第二十六目録

子猶曰謔浪人所時有也過則虐虐則不堪是故君之爲貴雅行不驚俗雅言不駭耳雅謔不傷心何病乎唇弄何處乎口戒何俾乎犂舌地獄集雅浪第二十六

○千歲

魏王知訓陪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弟千歲魏王引他器勺之進曰願與陛下各享五百

○捨命陪君子

李西涯在翰林時一日陪郡侯席過飲大觥酔而言曰治生今日捨命陪君子矣郡侯笑曰學生也不是君子老先生不要輕生

○雞肋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父子圍棊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導愛念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靳閣老子

丹徒靳閣老有子不肖而其子之子却登第閣老每督責之曰翁父不如我父翁子不如我子我何不肖閣老大笑而止

吳江吳太學益之由富而貧因縣徵逋急詣縣求覓閽人報吳相公進謁縣尹劉曰何物吳相公得非奸丈人的女婿奸女婿的丈人乎蓋吳爲王荊石相公壻而其女嫁沈進士也

○旱雷

有人别謝公公流涕此人不悲左右云向客殊密雲公云非徒密雲乃是旱雷

○大雷

北齊崔儦嘗謂同座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盧思道在坐戲曰如此震雷奈何不能動蟄坐間大笑

○口歡手怒

和魯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則烘堂大笑時博士揚求符能草聖有省郎問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求符曰予忝事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太博手怒耶

○小戊子　雌甲辰

程文恵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爲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龐後大拜、程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小戊子矣

或以槐癭遺裴晉公、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偶及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安給事生辰

安給事喈、蜀人初度避生、同僚尾至所在、蔡巨源戲曰、聞一老鼠避一瓶中、猫捕之不得、以鬚罨鼠、鼠因噴嚏、猫在外呼曰、千歳、鼠曰、汝豈真爲我壽、誘我出欲嚙我耳、安遂出〃

○太公年

人嘗言太公八十遇文王、宋玉楚詞又云太公九十顯榮兮、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見用周武、東坡笑曰、太公頼東方朔減了八歳、却被宋玉增了十歳、

世傳梁顥八十二登第、其謝表云、少伏生之八歳、多太公之二年、而洪容齋隨筆、辨其生年致仕之歳、謂此聯好事者爲之、以顥在本朝而年歳尚有訛傳者、恐太公眞八字未可問也

○何次道志勇

何次道充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裕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千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戸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墨磨人

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

守財虜孳孳爲利、一文不肯屈使、亦當告之曰、子不用錢、錢將用子

○喫衣着飯

楊辟官傳食絹方、爲神仙上藥、又一方、有寒疾者、蓋稍席、當愈、或嘲之曰、君喫衣着飯、大是奇方

喫衣着飯可對枕流漱石

○玄齡不死

裴玄本好諧謔、爲戸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

也有泚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死後佳

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後佳否一士人曰甚佳葉驚問曰何以知之士人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以是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大八字

有以星術見王元美者座客爭扣吉凶元美曰吾自曉

大八字不用若算問何為大八字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的

○娵隅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既受罰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隆曰蠻名魚為娵隅又問作詩何用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鮎魚上竹竿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曰還是鮎魚上竹竿

閒燕嘗談云大觀中薛肇明和上皇御製詩有曰懽聲似鳳來銜詔喜氣如雞去揭竿韓子倉戲為更之曰窮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時謂的對尤勝於梅

○枝頭乾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令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名士在館者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張文翰鼂無咎

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張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

○梓州郪縣

唐李鎮惡調選授梓州郪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子號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幷是兒婦官職

○孫少卿

北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笑曰是

辯正卿

○唐宋二宗雅謔

曲江池本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院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即賜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爲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教坊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傍中有黃衣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開曰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步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詔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見松牕雜錄

寇準在中書每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閣苛留之李宗諤嘗於門扉下出走後爲脩官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

○宋太宗語

宋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爲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令居第四復何言

○可笑事　洛中新事

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左司郎中張元一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著綠逯仁傑著朱羅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驟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左臺謂胡元禮御史胡蓋蕃人爲御史者

王拱辰營地甚侈營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穿深地丈餘作一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富問洛中有何新事邵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處者以二公對富大笑

○大夏男　新建伯

盧詢祖襲封大夏男爵有朝士戲曰大夏初成盧答云且得燕雀相賀

王文成公封新建伯戴冕服入朝有帛蔽耳某公戲曰先生耳冷公笑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送還鄉里

禮侍葉盛轉吏侍禮書姚夔設宴鄭重因曰敝鄉親友頻公垂念葉唯唯不久姚進太宰葉携酒往賀執杯獻姚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崖州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謂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不是崖州地望最重還因宰相地望太輕

○張海水旱疏

給事中張海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遠南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會錢溥進表至京冢宰尹旻詢江南時事溥答曰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公非直隸大水皆溥等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壻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爲烘然

按鍼灸書脚底有丈母穴

○周文襄

宋宣和六年有賣青菜男子孕而生女　國朝周文襄在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兒者公不答但目諸門子曰汝輩愼之

○東王公

辛恭靖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戲曰

在西見西王母否辛曰在西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笑

○石學士

石曼卿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走曼卿墮地戲曰幸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碎

○大理寺

江瑞詠以大理屬使滇至晉安驛供億不具左右欲笞其吏江曰翰林科道人聞而憚之若大理寺遠方之人且謂與報恩寺大慈寺等其官屬亦善世住持之類耳

惡乎答

○銅司業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陸深陞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送供堂皁隸銀數兩，丕色如黑，銅陞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

○延平府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素達繡補，親友皆索之，後抵任，四時多筍，補絕少，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三甲進士

王伯固令太和，一士昂然而進曰，一等生員告狀，伯固斂容徐答曰，三甲進士不准

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

○孔掾吏

元皇慶間，浙江有孔掾吏，身軀短小，僅與小公案相等，凡呈牘文，必用低凳立，脫歡丞相以先聖子孫，每禮遇之，時有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庭，公子孫知政事，惡孔之風度不雅，以小過叱之退，脫歡曰，他祖公容參政之父祖坐，參政反不容他子孫立，相與一笑

○高晉陵

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署高晉陵，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曾直律語

黃曾直為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條，曾直曰，榆條准此，蓋律語有餘條准此也，一坐大噱

○如厠諺

彭彥實一日往文淵閣東如厠，值少保陳方洲公亦來，卻立，公疾行而過，笑曰，以緩急為序，他日公如厠，周贊善堯佐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唐時一丞偶因馬上內逼急，詣大優穆刁綾宅，已登溷軒，而優適至，丞慚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再請光訪

○日送美妹

王忠肅公不喜談諧，一日朝退，見一大臣日送美妹，復回顧之，忠肅戲云，此妹甚有力，先生曰，大臣何以知之，士應曰，不然，公頭何以掣轉

○西施山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弘道與陶望齡同遊，陶詩云：宿幾夜嬌歌艷舞之山。袁曰：此詩當註明，不然，累君他日謚文恪公不得。

○鍾馗圖

劉廷鈺有鍾馗圖，求劉原博題詩於上，元旦懸之中堂。京師節日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幷筆硯於几，賀客至書其名。是日朝士至者見詩，各檢簿一葉錄之以去，頃開簿已盡矣。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中書金本清戲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

原博詩曰：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忿成羣跳狂鬼。倒提三尺黃河水，血灑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櫟窠影黑啼鵂鶹。綠袍烏帽逞行事，磔腦刳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盍留儼輸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機，回首東方又生白。

○梅河豚

梅聖俞有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時盛傳之。劉原甫戲曰：鄭都有鷓鴣詩，人稱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梅河豚矣。

宋鮑當有孤雁詩：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時人謂之鮑孤雁。謝逸有咏蝶詩三百首，如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又：有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為謝蝴蝶。明無錫黃公祿善方脉，而能詩，嘗咏雪毬云：六花平地捲成毬，不待雲斤月斧脩。蓊古太陰深合處，一團元氣未開頭。金盆忽送來瑤島，銀索難將掛綵樓。只恐明朝易消歇，長江滾滾逐東流。人亦稱為黃雪毬。

○銀花合

張昌齡、蘇味道俱有詩名。一日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也。蘇有觀燈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之句。蘇曰：公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張有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故云。相與撫掌。

○黃鶴自古少

熊眉愚與江萊龍同官棘寺。一日江曰：此中不乏佳樹，惜黃鶴甚少。熊曰：黃鶴自古少也。江問何以見之，熊曰：

杜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那得多

○杜宗武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答以石斧一具、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使我呈父加斤削也、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不廉

沈約戲朱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安得稱廉

○夢仙詩

王介甫嘗見鄭毅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招、毅夫曰、不然、吾用李太白詩句耳、王又笑曰、自首減等

○文選

張駙馬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註、張曰、昭明太子著作、於僕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答曰、他讀得書多

○徒以上罪

歐陽公與人行令、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待湯

李西涯在京邸、款同鄉會試、酒數行、諸君皆起、欲赴他席、公曰、且住、有一題、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二句、諸君亦知所以然乎、衆默然、公笑曰、無他意、只是待湯

○製餛飩法

裔仲山家製餛飩得法、嘗苦賓朋索食、一日於每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置造方也、大笑而散、自後無復索者

得方勝得食

○李康靖柬

韓忠獻億、李康靖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韓、每至、即設豬肉、康靖嘗柬韓云、久思肉味、請兄蚤訪

○海蜇

王敏道食海蜇曰人何苦嗜之哉一響而已歲中紙爆亦只一響好事者乃以紗絹裝花爲飾每枚價至數十錢更爲可笑○萬錢之費不過一飽長夜之歡不過一醉回思紛陳皆海蜇耳夫玉樓金谷能得幾時花貌紅顏本非常住而爭奔馳逐不休無非爭此一響而已豈不悲哉

○春菜詩

黄魯直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

衫誠可脫蘇戲語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

○錯着水爲甚酥

東坡在黄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着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以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伐塚

子由秉政子瞻在翰苑有故人欲干子由因見子瞻求其轉言冀得差遣公徐曰舊聞一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塚遂破一墓見一人裸體而坐曰我楊王孫也無物濟汝復鑿一塚用力頗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之文帝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汝可速出復二塚相連乃先穿其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羸瘠而有饑色曰我伯夷也餓死首陽安得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勤矣竟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塚庶幾有得羸瘠者謂曰

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覷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酒肉地獄

東坡倅杭不勝杯酌奈部使者重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酬乃目杭倅爲酒肉地獄後袁轂代倅適郡將與諸司不協倅亦相疎袁語人曰聞此郡爲酒肉地獄奈何我來乃值獄空傳以爲笑

○龍潭寺暗室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此黑暗地獄也兄

曰不然是彼極樂世界

○破僧戒

虎丘僧人長於酒肉彼之覩腐菜如持戒者之覩魚肉不勝頷之感也一日友人小集有楚客長齋特設素供楚客意僧必持戒揖與共席吳與夌彼哂笑語之曰毋爲此僧破戒

○李得雨

開成間京師大旱李德裕拜相即日大雨京師喜曰相公乃李得雨也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時人謂之待闕鴛鴦社見妝樓記

○試守孝子

王僎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既憂戚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語爲試守孝子

○床衣

陸龜蒙居笠澤有一竹禪床每用假憩時十月天已寒作忘施氊褥龜蒙已坐急起呼曰此節即翁須是與些衣服不然他寒我也寒

○騾耳馬足

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汝寒羅不戴煖耳馬不穿皂襪時戲之曰騾耳馬足

○唐明皇髑髏

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爲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

大笑時秦少游方爲賀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少游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

謗周公者陳賈而宋時劾朱子者亦名陳賈漢有胡廣號中庸而我朝胡文穆公名廣亦有中庸之號事之巧乃有若此者

○焚項羽廟

全椒舊有項羽廟余刖爲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殆爲咸陽三月火復讐耳

○侯景熟

侯景圍臺城，或問陸法和云，何，陸曰，待侯景熟，問者不解，陸曰，凡取果旣熟，不撩自落，今侯景未熟耳

俗謂乍老爲熟本此

○僧誦經

有僧誦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黃紫芝曰，焉用誦此，僧禿其頭，而無眼耳鼻舌，更成何物，僧大笑

○猫五德

萬壽僧彬師嘗對客，猫踞其旁，謂客曰，人言雞有五德，此猫亦有之，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甚密而能竊食知也，每冬月輒入竈信也

○阿房宮賦兩句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阿房宮賦，凡數遍，每一遍訖，即再三咨歎，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人曰，也有兩句好，先一人怒曰，你又理會得甚的，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東坡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天下極賤人

梁次公與一友夜談，每至極快處，其友唯唯而已，次公問其故，友曰，曾聽過，次公詬之曰，汝是天下極賤人，友駭問，次公曰，天下極快之語，一經汝聽過，便不值錢，非賤而何，友亦大笑

○馬湘蘭

金陵名妓馬湘蘭以豪俠得名，有坐監舉人請見，拒之，後中甲榜，授禮部主事，適有訟湘蘭者，主事命拘之，衆爲居間，不聽，旣來見，罵曰，人言馬湘蘭徒虛名耳，湘蘭應曰，惟其有昔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奇禍，主事笑而釋之，湘蘭死後，哀挽成帙，或謂張賓王曰，聞君有祭文甚佳，張曰，吾乃訪赤壁賦作者使誦之，張但舉一語云，此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聞者絕倒

○呼公子

俞君宜少時，隨父華麓公之官，有衙役呼以公子，公怒曰，凡麤暴之性加人，必呼爲太監性，牛性，公子性，等之太監與牛，辱吾甚矣

○曹娥秀

名妓曹娥秀色藝具絕，常於伯機座以羲之呼之。一日伯機宴客，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伯機出，曹曰：伯機未飲，客笑曰：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伯機佯怒曰：小鬼頭也敢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無禮，只許爾叫王羲之。坐客大笑

○徐月英

徐月英，江淮間娼也。俞麥徐氏詩：公子寵一營妓，死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

雅浪部終

文戲部第二十七目錄

子猶曰迂士主文而諱戲俗士逐戲而離文其能以文為戲者必才士也尼父之戲也以俎豆鄧艾之戲也以戰陣孫翁之戲也以八卦何獨文人而不然且夫視文如戲則文之興益豪而雖戲必文則戲之途亦窄或亦砭迂鍼俗之一助云爾集文戲第二十七

○成語詩

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能詩自命或戲令咏溲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是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改觀音經語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若說還着本人豈其心哉乃改云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坡語雖趣然非所以此況也經之意深坡之意淺

○改蘇詩

蘇詩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近有任達者更之曰無事此游戲一日似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

子猶嘗反其詩云多事此勞擾一日如一刻便活九十九奏不上一日

○舊律易字

廣東二貢士爭名至相毆友人用舊詩更易誚之曰南北齋生多發顛春來爭榜各紛然網巾扯作黑蝴蝶頭髮染成紅杜鵑日落二人眠閣上夜歸朋友笑燈前人生有打須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舊絕句易字

元微之貶江陵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皇棲宋謝師厚作襄倅開營妓與二胥相奸乃書扇遂用元詩改末句云夜來曾有老鴉棲

南昌張相公蘭溪趙相公皆與張江陵相左由翰林謫州同後屢遷俱於辛卯入內閣太倉王元馭當國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城九重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西堂紀聞云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黑髯翁平明

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此詩不知誰作、頗爲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媚人、洛人呼爲蜜翁翁、會官塞上、一夕傳虜犯邊、師雄倉皇震恐、衣皮裘兩重、伏土窟中、秦人呼土窟爲土空、有人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用舊詩句

杭有一婦夫死、未終七、即嫁、被訟於官、免金編脩爲居間臨審時、金倅問問官云、此輩何事、官曰、丈夫身死未

終七、嫁與對門王賣筆、金曰、月移花影上闌杆、春色惱人眠不得、官笑而從末減

○改用舊詩句

方于曾徽人、用造墨起家、多薦紳交、有長安貴人寄蘭州絨於方、時夏四月矣、方急製爲衣、服之以誇示賓客、或作詩嘲之曰、愛殺蘭州乾韃絨、寄來春後趲裁縫、寒回死等桃花雪、煖透生憎柳絮風、忽地出門將細脚、有時得意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曾、纔着絨衣便不同、或云此詩汪南溟作也

太倉一富人宴客、王元美與焉、優人具饌以生梨子、元美曰、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過死鼈與生梨、坐客大噱

○縮字詩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焉、方與同年期集、使至追所賜敕牒、餘人皆泣而起、獨曼卿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受三班借職、曼卿作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歇後詩

有時少灣者、延師、頗不盡禮、致其師爭競而散、或用吳語賦歇後詩嘲之曰、少灣主人吉日良、（時）束脩且是爺多娘、（少）身材好像夜叉小、（鬼）心地猶如短劍長、（鎗）三杯晚酌金生麗、（水）兩碗晨餐周發商、（湯）年終算帳索筵席、（百家姓有索　成席顏句）劈拍之聲一頓扪（打）

相傳嘲監生詩云、苹車買得截然高、（大帽）周子牕前（草滿）腹包、有朝一日高曾祖、（考）煥乎其有（文章）沒分毫

雲間求忠書院、爲方正學建也、一日院觀風、有儒童告考、張郡侯命學博往書院試之、纔二題、一曰人力所通

一日昇之於吳也時人爲之語曰貢院求忠書監傷方考爲不見人力所值閑昇之於

○千文欲後詩

啓顏錄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面黃身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嘲之曰面作天地玄身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

袁景文凱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不立不數歸歸其家別延陳文東璧陳徵前事待子弟甚嚴然無他長但善書耳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靡恃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箇洽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

○諸理齋詩

鳳林夏五名景倩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稱欲再延妻曰何爲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戍吾時諸理齋亦館於夏戲曰夏五本是五增口便成吾四維尚未去如何又請羅又夏五甚短妻極長每同立僅齊妻乳理齋作邪後語謔曰夏五官人罔談彼夏五娘子靡恃已有時堂前相遇見剛剛撞著果珍李

○廣文嘲語

廣文先生之貧自古記之近日士風日趨於薄有其學先主者人饋之肉乃瘟豬也先生嘲之曰秀才送禮盲之可羞瘦肉一方堯舜其猶又有以銅銀爲贄者又嘲之曰薄俗送禮不過五分啓封視之堯舜與人或作破云時官之責門人也言必稱堯舜焉

○縮腳詩

舊有賦闊唇者云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四語皆出四書皆隱闕字而末句尤奇吳江一老翁貌似土地沈寧菴吏部亦用此體賦云入纙闕入纙蕪諸侯之寶三狄人之所欲者吾又吳中有顧秀才名達者不學而狂同學者嘲之云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茲堪伯仲

○○貫酸齋　解大紳

錢塘有數衣冠士人遊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珍珠箇箇圓玉斧砍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

遂邀同飲盡醉而去

壽春道士以小像乞解學士題詠解作大書賊賊賊道士愕然續云有影無形拏不得只因偷却呂仙丹而今反作蓬萊客

○十七字詩

正德間有無賴子好作十七字詩觸目成咏時天旱府守祈雨未誠神無感應其人作詩嘲之曰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窻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曰汝善作十七字詩耶試再吟之隹則釋爾郎以別號西坡命

題其人應聲曰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較差多守大怒責之十八其人又吟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哂而逐之

一說守坐以誹謗律發配鄖陽其母舅送之相持而泣泣止曰吾又有詩矣發配在鄖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蓋舅乃眇一目者也

○吳翟戲筆

翟山進士吳蘭高才玩世以主事居鄉鄉富人持大士像索贊贊曰一箇奸奶奶世間那里有左邊一隻雞右邊一瓶酒只怕蒼蠅來插上一枝柳又有持壽星圖求題圖有長松明月玄鶴白鹿靈龜吳題云一枝松遮半邊月一隻黃狗帶看雪若無老翁持杖趕老鷹飛來抓去鼈

翟永齡偶過靖江人咸以相公稱之時有一吏在坐亦稱相公翟意謂人不加敬後有出扇求詩者此吏提筆竟題於前次至永齡故為不能之狀題曰山不山水不水一片板上兩箇鬼扇景一船二人一吹笛一搖櫓一箇吹火通一箇舒火腿嚇得雞婆飛上天去扇上畫雞世間名畫見千萬不

知此畫出何許詢知海槎衆人甚赧

○二蘇詩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卽以筆記於牕間曰山堂夜沉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毘一箇僧

蘇子由見白足婦洗衣作詩嘲佛印云玉箸插銀河紅襌蘸綠波再行三五步浸入老僧窠

○七十新郎

王雅宜七十娶妾許高陽嘲曰七十作新郎殘花入洞

房聚簷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銜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爲雨傍高唐

○罵孟詩

李太伯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太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又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齊。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

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送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詆佛。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酒被公飲盡。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

○蜘蛛詩

洛陽歌婦楊苧羅。聰慧有才思。楊凝式甚憐之。時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楊令對歌者講。忽蜘蛛垂絲颺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嘲得着。奉絹二匹。歌者應聲曰。喫得肚嬰撐。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蟲生。辨體充肚大。故嘲之。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雲辨慚且笑。與絹五匹

○楊公復詩

南京大理少卿長興楊公復。在京甚貧。家畜一豕。日命童於玄武湖壖採萍藻爲食。吳思菴時握都察院章。以其密邇廳事。拒之。楊戲作小詩送云。太平堤下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諺云宰相肚裏好撐船

○嘲林和靖

隱士林和靖傲許洞。許嘲之云。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間

咳嗽老獼猴。袁氏送物鶩伸頸。好客臨門鼈縮頭

○四十翁

廬陵歐陽重。巡撫雲南。以不給軍糧奪職歸。每過館驛。必題詩壁上。大抵怨望之辭也。時年甫四十。稱淮翁書。有無名氏書二絕於其詩後云。怨辭隨處滿垣飛。開道先生放逐歸。四十稱翁非太早。人生七十古來稀。醉翁千古號文宗。此日淮翁姓偶同。却想齊名就充老。世間安有四旬翁

近考廬陵諭滁。號醉翁。年止四十。作詩者未知也。然

中丞之竊比文宗誠可誚

○錢鶴灘

狀元錢鶴灘已歸田有客言江都張妓動人公速治裝訪之既至已屬鹽賈公卽往叩賈重其才名立日請飲公就酒語求見賈出妓衣裳縞素皎若秋月復令妓出白綾帕請留新句公卽題云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脣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

○歐陽景

有僧金鑾求歐陽景書與玉峯長老薦用景封書曰金鑾求與玉峯書金玉相乘價倍殊到底不關藤蔓事葫蘆自去纏葫蘆

○食蕈

松陽詩人程渠南滑稽士也與僧覺隱同齋食蕈覺隱請渠南賦蕈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腳似丁秖宜豆腐與菠薐釋迦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腳僧聞者絕倒

○唐解元二詩

吳令命役於虎丘採茶役多求不遂譖僧令笞僧三十

復枷之僧求援於唐伯虎伯虎不應一日過僧所戲題枷上云官差皁隸去收茶只要紋銀不要賖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詢之知爲唐解元筆笑而釋僧

伯虎嘗出遊遇雨過一皁隸家乞紙筆求畫唐遂畫海螂數百題其上云海物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窗臂

○採蟾酥差

太醫院有採蟾酥差差時儀從甚都某院判欲以炫耀其友抵道過焉友作詩嘲曰白馬紅纓出禁城喧天金鼓擁霓旌穿林過莽多豪氣拿住蝦蟇瞏眼睛

○夢鱣

南京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忽夢鱣出胯下以語人人因爲句曰某人一夢甚蹺蹊黃鱣鑽臀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見耳談

○應履平詩

應履平爲德化令滿考吏部試論文優而貌不揚不得列上乃題詩都門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鬍鬚及

胥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極得硬綳綳不書姓名吏呈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

○裁縫冠帶

有業縫衣者以賄得獎冠帶顧霞山嘲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强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盪破分明兩箇剪刀箍

○周秀才

東都周默未嘗作東一日請客忽風雨交作宋溫戲曰驕陽爲戾已成災賴有開筵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

故教風雨一齊來兒文酒清話

○龍宮海藏

正德中御史某按浙以龍宮海藏命題試且云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不稱意無賞西退者作詩誚之曰東廊且莫笑西廊我笑東廊枉自忙海藏龍宮無你分大家隨我度錢唐

○寫眞

姑蘇蔣思賢父子寫眞一日交寫皆不肖時人嘲之曰父寫子眞眞未像子傳父像像非眞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弄瓦詩

無錫鄒光大連年生女俱召翟永齡飲翟作詩嘲云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詩上覆鄒光大令正原來是瓦窑

○獨眼龍

吳中小集有便宜行事之令較拳高下最後者爲老儒使之行酒有行酒者方病目一睛紅赤衆以紅字爲韻賦詩惟劉元聲最勝詩云贏得人稱獨眼龍怪來青白

總非同憐他滿座能行酒也算當場一點紅

○惡字

李郁爲荊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詩曰華緘千里到荊門章草縱横任意論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教吞言堪作符也

○栢子庭詩

至元丙子松江亢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妙府官遣吏齎香幣過嘉興迎之比至傲甚謂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行月孛法下鐵簡於湖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

無應驗羞赧宵遁柏子庭和尚素稱滑稽有詩一聯云誰呼蓬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練蛇聞者絕倒

子庭又有可憎詩云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蝨蚊蠅鼠賊僧船脚車夫斧晚母濕柴爆炭水油燈

○東坡戲聯

東坡謫惠州日與一村校書爲隣年已七十其妾生子爲具邀公公欣然往酒酣乞詩公問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古稀年一時大噱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有詩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而已詩

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願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爲臺官所譏謂秪見宗廟重事也而舜俞乃云而已有輕宗廟之意因被落三官舜俞自爲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宋藝祖幸朱雀門指門額問趙普何不止書朱雀門乃着之字普曰語助耳藝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洪語本此

○榜後詩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答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笑

王十朋正榜第一李三錫副榜第一時有戲正榜尾者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一人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

○長妓瘦妓

杜牧爲宣州幕時有酒妓肥大牧贈詩曰盤祖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十幅紅綃補破裩尾椎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牧同時澧州酒糺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調舉罰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咏遂至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鬢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生張八

非都有妓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宴會乞詩於處士魏野、野贈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曾諳、一作也難免

○貧娼

吳生戀一娼其人家甚貧、友人李雲卿賦其事曰、可笑梨園地、翻爲寂寞場、當街爲客座、隔壁是廚房、屋柱懸燈挂、泥坏甃火廂、煙煙三幅幔、舊舊一張牀、草薦纍堆厚、綿衾襤褸肨、竹竿衣架短、麻布手巾長、雙陸無全馬、棋盤少二將、恐惶之甚、不可也之當、一時傳笑、吳生恥、遂絕往

○通判

有以知縣轉管撮通判者、一郞中作詩賀之云、最妙無如轉判通、州官門報氣何雄、班聯喜得先推府、尊重何須羨老同、丞簿晚生今已矣、教官侍教且從容、更有一般堪羨處、下僉攢典列西東、後郞中亦謫濟南通判、先通判者官德州、其屬吏也、方到任時、僚屬滿堂、即書此詩持軸往賀之、及言其故、無不絕倒

○藥名詩

陳亞好用藥名爲詩、曾知祥符縣、親故多干托借車牛、因作詩曰、地名京界足親知、荊芥 托借尋常無歇時、全蝎 但看車前牛領上、車前子 十家皮沒五家皮、五加皮 亞嘗言藥名用於詩、無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存乎其人、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沈思久之、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措大

陳亞藥名詩百首、如風雨前湖近、前胡 軒牕半夏涼、半夏 拱爲臘寒呵子下、呵子 衣嫌春暖縮砂裁、縮砂 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道人頭 老君當日合烏頭、烏頭 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半夏 定應曬作葫蘆巴、胡蘆巴 最膾炙人口

蕭鳳儀桑寄生傳四詩亦佳、然終避其奇巧、

○吃語詩

東坡作吃語詩戲武昌王居士云、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掛經、篙竿繫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擧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

一孝廉口吃謝在杭與徐興公各賦絕何以難之謝二首云綠柳龍樓老林蘿嶺路涼露來蓮漏冷雨淚落劉郎又梨嶺連連路蘭陵累累樓流離憐冷落郎輦懶來覉興公一首云覉戀蘭陵令淋漓兩淚流嶺蘿涼弄瀨路柳綠連樓

○反酒箴

漢書陳遵與張竦相善而操行不同竦居貧無賓客而遵晝夜酣呼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諫成帝或為酒客難法度士云譬之於物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叀上絹反縣也猶云掛礙）為瓽所轠（瓽丁浪反甃甓井也轠音雷）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以革囊盛酒）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托於屬車（天子屬車常載酒食）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謂竦曰吾與爾猶是矣

○反金人銘

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自緘其口

○○倣春秋

霅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家世以春秋馳聲至一酒樓飲見壁間題云春王正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輕薄子攜妓來飲所題也莫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見者大笑

○筍墓誌

傅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陶穀戲效之作筍墓誌曰邊幻節字脆中晉林琅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年月日立石

○曲中月令

指揮陳鐸善謔作曲中月令其二月有云是月也壁虱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韡化為鞋

○睍卦

宋末淮南潘純戲作睍卦其詞曰睍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睍亨天地睍而四時行日月睍而晝夜明上下

軦而萬事成軦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軦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軦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軦又何咎也六二傳於鋏轄象曰傳於鋏轄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軦軦厲无咎象曰終日軦軦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軦象曰六五神軦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揶揄之象曰以軦受爵亦不足敬也切中輓近膏肓可發諸笑

○賦韋舍人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賓從祖餞舍人韋吉年老無力控

馭醜醉馬逸馳桑林中被橫枝罥掛巾冠露禿而奔僕夫趨救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癧疹而黑臥於道周幕客無不笑者左司郎中李任戲爲賦云當其驪子滸窺衙官共看喧呼麥隴之中偃仆桑林之畔藍攙鼻孔直同生鐵之椎醜面骷髏宛似熟銅之鑵聞者無不絕倒

○虀賦

范文正公少時作虀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虀之妙處云

○偷狗賦

滕達道讀書潛山僧舍僧有犬烹之僧訴於縣縣命作偷狗賦有警聯云撤梵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歎賞

○張公喫酒李公醉賦

郭景初夜出爲醉人所誣官召景初詰其狀景初歎曰諺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官即命作賦郭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illegible]遭酩酊之愆笑而釋之

○成語賦謔

三衞一子俞淫其里暇工之女爲工所擒不忍殺以鐵鉗鈌其左耳縱之去諧理齋作賦謔之內一聯云君子將有爲也截寢之牀匠人斵而小之言提其耳

會稽馬殿幹有美姬善歌時出佐酒馬死有梁丞得之亦侑觴時陳無損酒酣屬句謔云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邑丞之室無逝我梁一座絕倒

○倒語賦

熙寧未改科前有吳僑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

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盧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敎授於盧、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奎然巴鼻之無

○典淮郡謝啓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鬚虱頌

王介甫王禹玉同侍朝見、蝨自介甫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告介甫、介甫命

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頌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衆大笑

○賀側室育子啓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謝遣妓啓

陶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庖匝、及旦、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韓召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末名東

翟永齡與陸廉伯並以才學馳名、後陸發解、而翟名最後、以書柬所親曰、至矣盡矣、方知小子之名、顛之倒之、反在諸公之上

○東坡制詞

東坡以呂微仲豐肥、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呂拜相、東坡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

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卦二爻之動

○醫官

盧贊妍諧謔、爲莊宗管記、會醫官陳玄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贊立草云、既懷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久爲啓齒

○戲吳主事句

吳江爲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聲音要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蚤、吳果努力高聲、亦無音節、又橫走下御街西、 拳廟爲之解頤、時

同僚楊郎中茂仁作一對句云高叫一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王

○決僧判

雙漸嘗爲令入僧寺中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杯漸怒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杯禮尚往來請上大獨喫八棒

李翱尚書初守廬江有僧相打斷云夫説法則不曾吠坐而坐相打則偏袒左肩右肩領來佛面前而作偈言各笞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

○買僮券

王褒買僮名便了僮自欲使便了皆當上券不上券僮了不能爲也褒乃爲券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城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從百役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飲食洗滌居常穿臼縛帚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釣刈芻織履作麄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雁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舍中有客提壺行沽汲水作餔但當食豆飲水不得嗜酒欲美飲酒唯得沾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樹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掁門拄戶上樓擊柝持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筋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急賓客不得姦私事事關白若不聽教

當笞一百

○題小像

唐伯剛題郛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沿門報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岳正再起再廢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子語於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寫小像遂檃括其辭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我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

敢不敢

○化鬚疏

沈石田有化鬚疏其序曰玆因趙鳴玉兇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於思之間分取十鬛補諸不足請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閹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襄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硒因人而舉康樂者舍施之迹崔諶傳揷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惟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

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揗揗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羮豈敢易撚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烹雞誦

唐六如遊僧舍見雌雞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誦當不靳也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腳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先割去本根大衆先取波羅香水挼去頭面皮毛次運

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咄香水源源化爲霧鑊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雞得死所無憾矣乃烹以侑酒

○獻海螺簡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於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若書材糙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之發光地十地之一出華嚴經

○行人司告示

行人司開僻官吏罕到市人每日取汲廳前稹童戲坐

公座或有戲揭告示云示仰各吏典以後朔望日仍要赴司作揖凡男婦汲水者毋得仍前擅坐公座

○策結

有二編脩謁李西涯公曰近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云策破未有先有一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有焉公大笑題壁宮坊

○詞

徐淵子舍人善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

茹齋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求徐解之徐許諾見賣老婆牙者買一籃餉丁作詞曰茶蘼山上一頭陀新來學得廋蛸蜱螃蟹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大笑而歸

一人娶妻無元哀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準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葉祖詩詞

葉祖胥偈聲嘗曰世間有不分曉事吾因一聯咏之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後以多語去官獨西湖二三僧相善爲之祖餞僧曰世事如夢而已葉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詞曲

張明善嘗作水仙子譏時云鋪𦡀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烘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腳猫渭水飛熊

王威寧越尤善詞曲嘗於行師時見村婦便旋道傍遂作塞鴻秋一曲綠楊深鎖誰家院見一女嬌娥急走行方便轉過粉牆東就地金蓮清泉一股流銀線衝破綠苔痕滿地珍珠濺不想牆兒外馬兒上人瞧見

元關漢卿嘲禿指醉扶歸云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樽掬殺銀箏字不真揜痒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

弘治間王馴以進士授吳橋知縣僅八月免官居家以詞曲自樂嘗有妓爲人傷目睫下有青痕遂作沉醉東風曰莫不是捧硯時太白墨灑莫不是畫眉時張敞描差莫不是檀香染莫不是翠鈿瑕莫不是蜻蜓飛上海棠花莫不是明皇宮墜下馬

王西樓磐平生不見喜慍之色其家嘗走失雞公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澹泊雞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

西安一廣文博學而廉介有氣罷官歸貧甚戲作清江引云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躁吃蹬的響一聲

儒力子嚇一跳把一股脊梁筋弱斷了

雲間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莫三觔君還不信把秤來稱有一觔酒一觔水一觔瓶

文戲部終

巧言部第二十八目錄

巧言部

子猶曰、古人戒如簧之舌、豈不以巧哉、然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夫獨非巧言乎、如止曰詣諢而已、功與罪兩不居焉、則諸公口中三寸、真有天孫機杼在矣、集巧言第二十八

○花名

溫庭筠曰、葡萄是賜紫櫻桃、黃葵是鍍金木槿花

○黃幡綽

明皇與諸王會食、寧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追、上顧其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此非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嚏音帝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上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曰、此是年滿典史、上曰、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

玄宗小字三郎、幸蜀時、過梓潼縣、上停驛、問黃幡綽曰、車上鈴聲頗似人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後因名琅璫驛

○三藥一藥

學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菓一藥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容蘇答曰奈這事須當歸

○投壺

邵康節與李君錫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

○○尹字

蘇頲幼時有京兆令咏尹字乃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無人

○姓名謔

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瞶攀龍只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聶應聲曰莫笑有三耳何如畜二心

○王甘姓

唐時有甘洽者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爲你面傯頪抽却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爾應姓丹爲你頭不曲迴脚向上安

○○王盧

北齊徐之才善謔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

加頭足爲馬施角尾成羊嘲盧元明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爲虜配馬成驢

○麥竇

隋麥鐵杖爲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何忽見怪威赧然無以應

○沈陳姓對

歸安沈筠谿先生少絕敏潁弱冠補博士弟子與弟偕之城時風雨暴作遇陳方伯兄弟於邸方伯戲曰大雨沈沈二沈伸頭不出公矢口曰狂風陳陳兩陳搖尾不開人稱巧絕

○○乂名

張乂入太學爲齋長其人渺小動以苛禮律諸生林叔弓作賦嘲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乂一點之墨又詩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全無分人前强出些

○安石名

劉邠與王安石最爲故舊常拆安石名戲之曰失女便成宕無宀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頭誤當宁王大慚宀音

○王汾劉攽王覿

王彦和汾與劉貢父攽同趨朝王戲劉曰內朝日日須呼汝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攽音班故戲之劉應聲曰寒食年年必上公汾墳[illegible]班劉又嘗戲王覿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

治平初濮安懿王原寢皆用紅泥緋飾劉貢父謂王汾曰頃聞王墳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耶

○陳亞蔡襄

陳少卿亞維揚人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於僧舍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上官弼

陳亞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將去謂亞曰郎中才行無玷宜簡調謔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尸何弼笑而去

○○賈黃中盧多遜

賈黃中與盧多遜俱在政府一日京中有蝗蟲盧笑曰其聞所有乃假蝗蟲賈應聲曰亦聞不傷禾但盧多損耳

○○蘇子瞻妻制之

蘇子瞻與妻制之飲妻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衆請其故子瞻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妻制之

○章得象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善而石喜談謔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今又有章得象也

○華嵩

京衛指揮華嵩以宿娼枷示時中書夏仲昭以畫竹名適過馬師桓家因教坊相近欲易便服拉師桓往遊師桓戲曰你不見華嵩事又來畫竹

○黑齒常之

張文成工為俳諧詩賦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脣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嘗脂

○許敬宗
吏部侍郎楊思玄貴恃外戚估待選流爲選者夏侯彪所訟又爲御史中丞郎餘慶奏免時中書許敬宗曰楊必敗矣人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豈得不敗

○李素杜兼
李素替杜兼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𦂝來比素

○羽晴
裴子羽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

語論事移時一吏竊議曰縣官甚不和或問其故答曰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那得和

○謝伋司馬伋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事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陸遠
陸楚生遠係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時弁州在座謔云當不得他還一句遠阿叔也衆爲捧腹

○戚翽陳鑑
戚學士瀾美髯院中呼戚翽與陳司成鑑會宴投漆木壺陳顧戚曰戚翽投漆壺眞壺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鑑善鑑與惡鑑與

○馬承學錢同愛
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喜馳驟同學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銅錢孳孳爲利

○佀鍾强珍
都憲佀鍾與通政强珍同席强執壺勸曰要你飲四鍾

佀應聲曰你莫要强斟

○林瑀王軌
林瑀王軌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疎闊王問其故瑀云逢此短君蓋譏王之侏儒

○才寬葉琪史瓘
郡守才寬善詼諧嘗與尚書葉琦知州史瓘同飲各以名爲戲才曰作就衣裳穿不得裁寬葉曰鑼鳴鼓響軍

不勤被旗史黜無以應才以大觥罰史飲畢才曰挼死
喫河魨屎灌

○聶豹鄭洛書

永豐聶豹三山鄭洛書為華亭上海知縣同時有俊聲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人報上海秋試罕中式者聶公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為落書鄭公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業報人咸以為妙對

○○張更生馬千里

方千里一日會張更生方作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

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三千里二千里一千里

○○石員外

石中立員外嘗與同列觀上南園所蓄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十觔飼之同列曰吾儕反不及此石曰吾輩皆員外郎敢比園內獅子

○○職方翰林

李式齊在水部最久復還職方李西涯戲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昔為又入職方也陸應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給事尚書

夏忠靖公與給諫周大有同事治水一日偕宿天寧寺周早如廁夏戲曰披衣拖履而行急事急事周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嘗輸嘗輸

○○先生提舉

浙江花提舉與鄞縣學官交往後陞僉事提舉至鄞以舊誼戲出對曰雞卵與鴨卵同窠雞卵先生鴨卵先生

學官乃福建人姓顏應聲曰馬兒與驢兒並走馬兒蹄舉驢兒蹄舉

○○陸陳謔語

陸文量參政浙藩與陳啟東震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啟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髯何須如此陸大賞歎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啟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竟日

○○佛經語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

薛道衡爲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辯捷，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茶鬼，今在門外。道衡卽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衆僧愧服

○○四書語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每往不遇，因書於簡云：夜夜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虞回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

秦少游自負騎美，語東坡曰：君子多乎哉。東坡應聲曰：小人樊須也。一座絕倒

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因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卽應聲曰：卿以下必有圭者君也

詹侍御與蘇大行五敍，行長安街，呵道聲相近。蘇問前行爲誰，從者曰：道裏詹爺。蘇曰：詹之在前。詹問後來爲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詹回首曰：後來其蘇。相顧一笑

李太冲七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彭會溪公出對云：願爲小相。袁應聲曰：竊比老彭

呂望之提舉市易，曾子宣劾其違法，曾反坐，呂治事如故。劉貢父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

浙解張巽才名平等。郡守王公試題莫春者至風乎舞雩，破中有天地二字，王賞其恰當，取居首。及鄉試，總裁王公、監臨王公皆無異賞。守力薦，拔解。中丞公亦若不滿，謂張曰：贈汝一言。對曰：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聞者絕倒

沈括字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驚問之，曰：死矣盆成括

石動筩嘗詰國學問博士曰：孔門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冠，幾人未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解之？動筩曰：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皆大笑

一說，又問：三千弟子，後來作何結果？答曰：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

○二劉諧語

□□劉燁嘗與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湯滾未皆言已
滾□曰僉曰鯀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一日連騎趨朝
筠馬病足行遲燁問馬何遲筠曰只為五更三燁曰何
不七上八（言馬蹄既點跛落步行）

○俗語歇後

吳中黃秀才相掀唇人呼小黃豁嘴讀書寺中一日寺
僧進麪因熱傷手忒地黃作歇後語譏之曰光頭滑光
頭浪光頭練光頭勒謂麪盪挨忒也僧即應聲戲曰七
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蓋隱小黃豁嘴四字黃亦
絕倒

○五經語

王三名觀恃才放誕陸子履行四性慎默於是無所可
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
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
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
四括囊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怒一婢使着泥中一婢問曰胡
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齊王儉為吏部尚書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
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卒得職焉

○古文語

一士人家貧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瓶稱觴
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楊大年億方與客棊石曼卿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
誦賈誼鵩賦以戲之曰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云
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黃州黃解元麻荊州張狀元茂修相遇薊門黃年少有
貌而張相君之子黃故譏之曰思公子兮未敢言張即
應聲曰懷佳人兮不能忘

西昌劇賊劉富年七十餘子姪六七人曰堯曰舜曁禹
湯文武盤庚輩時時行劫張職方大來令西昌時懸賞
捕獲悉斃之杖下盜警始息監司郡侯語次及之張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猶龍氏已云矣衆大笑

○先儒成語

李本建嘗與文士飲汪司馬齋中有巧樣蘇製嵌銅錫

壺以火猛燒流而化李曰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汪方停盃嗔僕聞之大笑其怒遂解

陸通明世居洞庭有吳生客於山一日陸內人臨蓐吳訊曰曾弄璋未陸曰慕生一女已溺之矣吳嘲其諱曰先生極明這事欠通了陸訝之吳曰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

○○李可及

唐闕史咸通中優人李可及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乃褒衣博帶齋心昇座自稱三教論衡上

問釋迦是何人可及曰婦人也上駭曰有據乎可及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若夫有兒非婦人而何上爲啓齒又問太上老君是何人可及曰婦人也上曰此何據可及曰道德經云吾有太患爲吾有身若非婦人安得有娠乎又問文宣王何如人可及曰亦婦人也上曰此復何據可及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若非婦人何乃待嫁上復大笑寵賚有加

○○醫訣語

諧史蜀進士熊敦朴（號陸海）負才不羈自史館貶兵部後左遷別駕往辭座師江陵張相公公曰公與我同館出身痛癢相關此後仕途宜着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公曰何以知之熊曰王叔和醫訣云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公大笑

○○琵琶判叙記成語

王元美爲郎時適有宴會嚴世蕃與焉候久方至元美問之曰忽傷風耳元美笑曰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時客大笑亦有爲咋舌者

徐文貞公（階）署顧某謂一緇紳有坐客問云此君何人

緇紳戲曰當朝宰相爲岳丈

文貞公第達齋初官都下南歸江陵（張居正）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共餞之臨別而達齋醉甚乃拊江陵背曰去時還有張老來相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張甚銜之語亦出琵琶記

○雜成語

尤延之爲太常卿楊誠齋爲秘書監皆善謔一日延之誦一句請誠齋對曰楊氏爲我（出孟子）誠齋應曰尤物移人（出左傳）

金給諫士希本西域人科中戲曰賢哉回也（出論語）失偶再娶又相賀曰這回好箇風流壻（出琵琶記）

○恒言

張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貞公席食䱜魚鰉魚庖人悞不賔醋張云倉皇失措文貞腹捫一發以齒斃之血濺齒上張云大率類此文貞解頤

○病瘧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何病曰患瘧疾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瘧耳

○典書經

周愿好詼諧嘗謁尚書李巽適李有故人子落魄不事事李適問書籍古畫悉云賣去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書經在否其子不敢言賣暫云典錢愿曰此尚書大災李問何災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子典之李怒顏大開

○李趨兒　明鼓兒

陳亞少曾爲於潛令好以利口戲浪人或厭之太守馬處肅召戒於庭俄有遍刺謁者稱大詞郎李過庭公罵曰何人家子弟亞卒爾云想是李趨兒公徐悟之大笑

蔡元城爲諫議論一執政再三不降朝路中見劉貢父曰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論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劉應曰將謂瞎箭子元來鳴鼓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

○陸伯陽

潘滄浪邂逅一客扣姓字客曰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年值甚的

○王和尚

吳僧姓王因兄登第還俗娶婦而氣極驕衆甚鄙厭一日偶同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可誚之因演蘇季子傳奇起課者有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之語優念云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衆大笑王逃席去

○鐵炮杖

萬曆初吳中優人有鐵炮杖者以黑短得名善詼浪其百戶以紅袍赴新親宴坐客屬優嘲之適演考試事出

紙尻飛作白蝴蝶，鐵炮杖對曰百戸變了紅蜻蜓，一坐大笑

○婁師德園

袁德師常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中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無法無聊

都人陳延之見一僧與中貴遊金陵諸剎，因叙款曲，戲曰二君不是無法，即是無聊

○○家兄孔方

袁中郎與江菉蘿分宰長吳二邑，中郎一無問餽，時兄石浦在翰林，江謂中郎曰他人問餽以孔方爲家兄，君不問餽以家兄爲孔方耳

○吳妓張蘭

吳妓張蘭色麗而年巳娘行，一日客携遊山，陸龍石戲曰老便老，還是箇小娘，陸有太醫劄付，張應聲曰小便小，也是箇老爹，衆皆鼓掌 耳談作杜生張好兒事

○醜婦八字

南里先生娶妻求國色，故久而不就，一旦爲媒氏所欺，反奇醜，艾子往賀，因詢其庚甲，欲爲推算，南里先生閉目搖首而答曰辛酉戊辰乙巳癸丑

談資部第二十九目錄

子猶曰古人酒有令句有對燈有謎字有離合皆聰明之所寄也工者不勝書書其趣者可以侈目可以解頤集談資第二十九

〇李先主雪令

李先主（南唐烈祖李昇）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盃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於江自是惟齊丘與謀

〇卦名令

蘇子瞻倡酒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蘇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爲荆公父子云

〇二十八宿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間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着虛張尾翼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遣佛閑想是鬼奎危婁

〇賈平章令

咸淳中賈平章似道宴馬丞相廷鸞江丞相萬里賈舉令曰我有一局棊寄與洞中仙洞中仙不受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洞中仙曲名下二句古詩也馬云我有一漁竿寄與漁家傲漁家傲不受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江云我有一犂鋤寄與使牛子使牛子不受云且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蓋譏似道也

〇韓襄毅公令

韓襄毅公雍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伏事無福之人伏事人夏云夾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〇陳祭酒令

雲間陳祭酒詢每酒酣耳熱有不平事及人有過輒面發之在翰林時忤一權貴出爲州同同僚餞行有倡酒

令各用二字分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結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盃酒又一人云犇字三箇牛田壽字成疇牛牛牛將有事乎田疇陳云矗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馬往而不三黜合席大笑

○梅郭二令相同

蜀人杜渭江朝紳令麻城居官執法不敢干以私一日宴鄉紳梅西野倡令要拆字入俗語二句梅云單奚也是奚加點也是溪除却溪邊點加鳥却為鷄俗語云得志猫兒雄似虎敗翎鸚䳇不如鷄毛石崖云單青也是青加點也是清除却清邊點加心却為情俗語云火燒紙馬鋪落得做人情杜答云單相也是相加點也是湘除却湘邊點加雨却為霜俗語云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又云單其也是其加點也是淇除却淇邊點加欠却為欺俗語云龍居淺水遭蝦戲虎落平洋被犬欺

蘇州錢兼山郭翊泉二官初甚相善聽以小嫌成訟袁節推斷之未服某官置酒解和并邀袁公郭為令曰良字本是良加米也是粮除却粮邊米加女便為娘語云買田不買粮嫁女不嫁娘蓋有所刺也錢曰其字本是其加水也是淇除却淇邊水加欠便成欺語云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袁曰禾字本是禾加口也是和除却和邊口加斗便成科語云官無悔筆罪不重科某官執酒勸曰工字本是工加力也是功除却功邊力加糸便成紅語云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劉端簡公令

古亭劉端簡公居鄉邑大夫或慢之値宴會端簡公出令佐酒各用唐詩一句附以方言上下相屬劉云一枝紅杏出牆來見一半不見一半舍有訥意一士夫云旋斫松柴帶葉燒熱竈一把冷竈一把邑大夫云杖藜扶我過橋東我也要你你也要我一時喧傳以為絕唱

一說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你也看不見我我也看不見你解之者曰點溪荷葉疊青錢你也使不得他也使不得

○沈石田令

沈石田文衡山陳白陽王雅宜遊飲虎丘千人石上時中秋月色大佳石田行令云取上一字下拆兩字字義相協倡云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月光文云王上掛珠簾不知是王家的朱家的陳云有客到館驛不知是舍人官人王云半夜生孩兒不知是子時亥時各賞大觥

○高麗僧令

高麗一僧陪宴朝使戲行一令曰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朝使信口曰許由晁錯爭一葫蘆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都憲令

有鎮邊都憲與兵官不合都憲於酒席間出令云天上有天河地下有蕭何蕭何手裏持一本律曰稱犯法之事莫做發病之物莫喫有所指於兵官也兵官云天上有太陽地下有張良張良手裏持一把劍曰稱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時一太監在坐欲為分解即云天上有雲山地下有寒山寒山手裏持一把掃帚曰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遂一笑而散

○羅狀元令

豫章詩話云羅狀元念菴與鄒公某公有寺觀之集鄒指塑像出令曰祖師買巾價只要輕以是買不成披髮到於今某曰玉皇買傘價只要減以是買不成頭頂一片板羅曰觀音買鞋價只要捱以是買不成赤脚上蓮臺

○四書令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是熟米糙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云子路宿於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若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薛濤令

薛濤辨慧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魚禽鳥獸乃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衍罰濤曰衡字內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坐客大笑又高駢鎮成都命濤為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高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節度曰如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梁

斗、王於窮酒佐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怪

○各言土產

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洪卿鄉里所產、洪、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貍、又問周、周、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

昔人以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及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爲美談、當是創者易爲工耳

○○仙對

江西有提學出對云、嚴攊樓閣、千手佛搖摺疊扇、諸生不能應、乃相與祈請仙降書、自稱李太白、對云、霜凋荷葉獨脚鬼戴逍遙巾

刑部郎中黃暐亦嘗召仙、令對手指白玉天、乩云、嘗出丁家巷田太史、公明日往誠之、其一耕者鋤土甚力、問此何土、耕者曰、此鱔血黃泥土也、公大噫異、仙如雪消獅子瘦、月滿兔兒肥、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九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菱角三尖鐵裂一團白玉、石榴獨帶錦包萬顆珍珠、皆覘仙筆、可稱名對

又相傳有俗對云、塔頂葫蘆尖担拳頭撞白日、城頭箭垛倒生牙齒咬青天、亦工而可笑

○鬼對

昔一舉子旅店中、闌樓下一人出對云、鼠偸蠶繭渾如獅子抛毬、思之不能對、至死、魂常往來樓中、誦此對、人不敢止、後一舉子强欲止樓、夜中果有誦此對者、乃對曰、蟹入魚骨却似蜘蛛結網、怪遂絕響

一說對云、獨立溪橋、人影不隨流水去、孤眠野館、夢魂常到故鄉來

○○高則成

高則成六七歲、穎異不凡、鄰有尚書某、緋袍出送客、高適自塾歸、時衣綠衣、尚書呼語之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盼兮、高應聲曰、落湯蝦子着紅衫、鞠躬如也、尚書大驚異、稱爲奇童

○○蔣濤

蘇郡蔣濤幼聰慧善對、一日有父執武弁者、同遊佛寺

指殿上三佛出對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濤對
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既出寺、其部軍牽濤衣、
問適間本官出何對、濤以所出告之、又問汝對若何、濤
曰、我對一箇小軍、偷狗偷猫偷芥菜

濤對多可採者、如豆跳跳下地、一飛飛上天、凍雨灑
牕東二點、西三點、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皆精切

○楊大年對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
久無對者、楊與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
死而後已

○○李空同對

李空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而前、曰、汝
不聞吾名而敢犯乎、對曰、名命於父、不敢更也、公思久
之曰、我且出一對試汝、能對、猶可恕也、曰、藺相如、司馬
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其人思不久、輒應曰、魏無忌、長
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公笑而遣之

○○唐狀元對

唐皐以翰林使朝鮮、其主出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
般頭面、皐即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主大駭
服

○○五字一韻對

邊尚書貢繼妻胡氏、能通書義、邊多侍姬、胡嘗反月、一
日宴客、客舉令曰、討小老嫂惱、邊不能對、胡以片紙書
想娘狂郎忙、五字云、何不以此對之、坐客大笑

徐晞爲郡吏日、偶隨守步庭墀中、見一鹿伏地、守得句
云、屋北鹿獨宿、晞應聲曰、溪西雞齊啼、守大驚異、遂不
以常禮遇之

○馮損之對

慈谿馮益字損之、其叔爲僧、益往訪之、叔戲出對曰、荷
葉荷花、似青涼傘蓋佳人之粉面、對曰、瓠藤瓠子、如黃
麻繩繫和尚之光頭

○○董通判對

常州府同知吳、通判董、至無錫、飲紅白酒而醉、吳出對
云、紅白相兼、醉後不知南北、董云、青黃不接、貧來賣了
東西

○陸采對

東郊巡按蘇松，刷卷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屬，陸公采私爲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李空同在江西，有對云，孤雁渡江，顧影徘徊，如得偶人不能對，陸云，老翁照鏡，鑒形彷彿似傳神，

○于肅愍對

于肅愍〔諱〕公幼時，其母梳其髮爲雙角，日遊鄉校，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公即對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驚之，公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他日古春又過學館，見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公又即對曰，一禿似雷槌，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襄誌載古春爲此〕

○呂升對

揚季任僉浙憲時，見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生手拋書囊而戲，季任召至前，見其秀異，出對曰，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狡，生應聲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其尾一字不言，且請賞，許之，乃曰，莫若公廉，季任詰之曰，設不賞云何，答曰，莫若公貪，季任大奇之，〔生名呂升，官至江西僉憲〕

○莫廷韓對

屠赤水與莫廷韓一日遊顧園，酒酣，屠偶吟云，簷下蜘蛛，一腔絲意，莫信口云，庭前蚯蚓，滿腹泥心，

○泰興令對

泰興令胡瑤孌一門子，忽見一椽挑之，與密語，以爲嫌，問椽何語，椽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即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汝能對免責，椽應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而觴之以酒，此令猶能惜才，

○俗語對

一布政守官盡職，不求汲引，執政失於遷擢，入覲，將回，鄉人爲侍郎者餞之，因邀同部會飲，中一人見止布政一客，戲出對曰，客少主人多，衆未及應，布政遽曰，某有一對，諸大人幸勿見罪，乃對曰，天高皇帝遠，衆愕然，

他如狗毛雨，雞腳冰，口串錢，腳寫字，掘壁洞，開天窗，立地變，報天知，將兒將，人喫人，護兒狗，拋娘雞，伸後腳，討饒頭，賊摸笑，鬼見愁，半纜腳，直擋頭，奶婆種，長工坯，下鑊漲，上場渾，眼裏火，耳邊風，趕茶娘，偷飯鬼，扴腳屋，瀉肚街，王姑李郁，婆蘆長腳，狗矮忒豬，開路

神壓壁鬼硬頭皮老脚底拔短梯使暗箭一脚箭雨
面刀坐壇遣將排門起夫剜肉做瘡忍屎湊飽酒肉
兄弟柴米夫妻三燈火旺六缸水渾兩手脫空四柱
着實將酒勸人賠錢養漢灰勃六禿泥拌千秋大話
小結果東事西出頭猫口裏挖食虎頭上做窠鍾馗
捉小鬼童子拜觀音口甜心裏苦眼飽肚中饑吹鼓
打喇叭喫燈看圓子揑鼻頭做夢空耳聒當招板板
六十四擲擲幺二三好心弗得好報癡人自有癡福
看孤出守白浪喫家飯阿野屎東手接來西手去大
船撐在小船邊强將手下無弱兵死人身邊有活鬼
缺嘴口裏咬跳蝨鬍鬚頭上拍蒼蠅好漢喫拳弗叫
痛敗子回頭便做家茶弗來酒弗來那得山歌唱出
來爺在裏娘在裏搓條麻繩縛在裏俱稱絕對

陳啓東善屬對嘗思的頭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
曰空心蘿蔔天生語也喜而躍浴盤頓破

○重字對

陳啓東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上云分水橋邊分水喫分
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對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

到皆其地名也

國初有某解元及第後偕伴至妓館妓知其才名欲試
之乃瀹茶止一甌而三分之以進曰三分分茶解解解
元之渴即應聲曰一朝朝罷行行行院之家

○金用元對

蘇士金用元每嘲人詩歌俳語頃刻立就爭相傳笑一
日在文內翰家浪謔蒙師潘愠曰吾有一語能對甘侮
曰王大夫昆季築牆一土蔽三人之體金即曰潘先生
父子沐髮番水灌兩牛之頭滿座大笑

○三光日月星

元祐初東坡復除翰林學士充館伴北使遼使素聞其
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無能屬
者首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
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
之介如言使方歎愕坡徐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
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閟而舌兩朝兄弟邦卿
為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其不意大駭服

近張幼于以大脉寸關尺對亦佳

震澤吳聞之翰林、皆作對、每言日月星爲天文門、風雅頌殊爲假借、更對云、一陣風雷雨、見者謂有神助、又舊對、新月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吳謂上下弦用曆語、東西川殊不類、更對云、春雷似鼓、秋雷似鼓、發聲鼓、收聲鼓、蓋曆有雷始發聲、雷乃收聲語也

○劉季孫

王荊公常舉書句語、劉季孫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有何可對、季孫應聲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安石大笑

○○戴大賓對

戴大賓八歲遊泮、主師指廳上椅屬對云、虎皮褥蓋學士椅、即對云、兎毫筆寫狀元坊、主師大奇之、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謁其父、見戴戲庭側、尚是一嬰稚、以爲業童子耽也、出一對曰、月圓、即應曰、風匾、問風何嘗匾、曰、側縫皆入、不匾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不在其中耶、貴公大加歎賞、詢之、即大賓也、已成鄉舉矣、對語皆含刺云

○○隨口對

文皇嘗謂解學士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應聲曰、容易、文皇不悟、顧謂解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屬對、解曰、適已對矣、文皇始悟、爲之大笑

李西涯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謁、有言閣下李先生者、公聞之、既相見、因曰、請諸君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疑其太易、轉思未工、各沈吟間、公曰、何不對閣下李先生、相賞而笑

○蔡霞山對

蔡霞山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舟讀書、蔡呼生至、令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蔡曰何不對臨淵掘井

○孫臨對

韓玉汝治泰州、尚嚴、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何以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聞者賞之

○○世宗朝長對

世宗皇帝脩玄、學士爭獻清詞爲媚、時遠方有獻靈龜

者上自出對云赤水靈龜雙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數數合於道道號元始天尊一誠有感一詞臣對云丹山彩鳳雨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上喜甚厚賚之

○朱雲楚

贑妓朱雲楚子卿警慧知書趙時逢遜可爲守嘗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綻縫黄見坐客屬對皆莫能楚輒曰妾有對取席間藕片以進曰藕斷露絲飛趙大奇之見談藪

○妓對

有郡丞席上作對屬云酒熱不須湯盞湯一妓對曰扇涼無用扇車扇見文酒清話

○○古人姓名謎

元祐間士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霓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

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夏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隱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名謎

○○燈謎

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懶覩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一藥名常山砒霜狼毒焰硝一病名喉閉傷寒暴頭火丹

○○陳亞謎

陳亞自爲啞謎詞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

○辛未狀元謎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作謎詩於壁上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劒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横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惟蘇州劉瑊一見能識之乃辛未狀元四字

○招飲答謎

古今詩格、有遣書招客云、板戸公堂、斫脚露喪、答云、斑犬良賦、趨龜空肚、板戸木門、開字、公堂、官舍、舘字、斫脚、斬足、蹔字、露喪、尸出、屆字、謂開舘蹔屆也、斑犬、文苟、敬字、良賦、尚田、當字、趨龜、走卜、赴字、空肚、欠食、飮字、謂敬當赴飮也

○開元寺

乾符末、有客寓廣陵開元寺、不爲僧所禮、題門而去、題云、龕龍去東涯、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解、有沙彌知爲詬語、是合寺苟卒四字

○大明寺

令狐相鎭淮海日、嘗遊大明寺、見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氷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莫辨、有支使班蒙曰、一人、大字、二曜者、日月、明字也、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氷去點、爲水、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鉤、比字也、是言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皇華驛

博異記云、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是也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慶成不解、後丁晉公曰、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撲兒、瓜子也、御厨飯、官食也、乃獨眠孤舘

○顧聖之謎

吳人顧聖之作一謎云、兩頭兩頭中間兩頭、兩頭大、兩頭小、兩頭硤、兩頭好、兩頭光、兩頭莫、兩頭堅、兩頭匈、二艙兩頭宿也

○祝枝山謎

祝枝山學佛語作叉袋謎云、無佛不開口、開口便成佛、盤多羅詁多羅、破多刹多、佛多難陀

微詞部第三十目錄補遺

微詞部

子猶曰：人之口，舍陰而吐陽，陽也而陰用之，則違之而非規，抑之而非謗，刺之而非怨，嫉之而非仇，上可以代虞人之箴，而下亦可以當輿人之誦。夫是非與利害之心交明，其術不得不出乎此。余於春秋定哀之際，三致意焉。集微詞第三十

○○凌陽臺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使人赦所執吏。見孔叢子

○○支解人

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至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持刀而問曰：古明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

按左傳，時景公煩刑，有鬻踊者。踊，刖者所用。公問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貴賤？對曰：踊貴屨賤。公悟，爲之省

刑、此諷諫之師滑稽之首也

○枉死人面

劉玄佐鎮汴、嘗以譴怒、欲殺軍將翟行恭、無敢辨者、處士鄭涉能諧隱、見玄佐曰、聞翟行恭抵刑、付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識、故借看耳、玄佐悟、乃免

○○油衣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魏州人諫議學書褚遂良目爲九經庫）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抽稅

南唐時、關司斂率繁重、商人苦之、屬畿甸亢旱、烈祖宴於北苑、謂羣臣曰、外境皆雨、獨不及都城、何也、申漸高曰、雨不敢入城、懼抽稅耳、烈祖大笑、即除之

○使宅魚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指示隱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蠲其征

○臣書帝書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大笑曰、卿善自謀

○徘徊

仁宗賞花釣魚宴、賜詩、館閣侍從和篇、皆押徘徊字、詩罷、就坐、教坊進雜劇、爲數人尋稅第者、詣一宅觀之、至前堂、覩訖不去、問其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復然、問之、則又曰、徘徊也、其一人笑曰、可則可矣、但未免徘徊太多耳

○○二勝環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以進高廟、日常御裹、偶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俱放在腦後、高宗爲之改色、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一說、伶人作參軍坐椅上、忽墜幞頭、見雙環、詰之、答

日此二勝環一人扑其首曰汝但坐太師椅乞恩澤足矣二聖環且丢腦後可也蓋以譏檜云

○○餛飩不熟

高宗時饔人瀹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合下大理帝問故優人曰餌子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饔人

○當十錢

宣和間用當十錢伶人以爲當十錢買水者水一盃索錢於是必令飲十盃至於委頓上見之笑遂廢不用

○芭蕉

宣和間樂部焦德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道里遠涉巳至上林則巳焦也上大笑

○○阿丑

成化末刑政多頗阿丑於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一人云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一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主者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中官阿丑每於　上前作院本時王越陳鉞媚汪直結爲死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和嶠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差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曰皇太子聖質如初

○李緯鬚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三百里湖

南唐馮謐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三百里湖事因曰他日賜歸得宗武湖二十里足矣徐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耳衆大笑

○刺李西涯

劉大夏自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

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輩文章宜記大功德者予何敢相累哉蓋西涯先爲劉瑾作碑文公嘲之也

正德間大臣議攻劉瑾李西涯俛首不語後劉徒謝遷被斥李祖道涕泣劉曰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又呂柟斥回陸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亦將行呂曰如眞去我在三十里外相候或作呂柟陸完事誤

○文潞公

文潞公八十四再起時學士鄭穆表請致仕劉貢父爲給事中問同舍曰鄭年若干答曰七十三劉遽云莫遂

其請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潞公聞之甚不懌

○錫匠詩

趙東山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者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錫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旁晚相看鬢已霜你去我來何日了斷他扯拽度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相與感歎罷去

○遠志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公司馬會有餉桓公藥中有遠志桓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有二稱謝未及答郝隆在坐應聲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有愧色

李卓老云郝言誤矣宜云處則爲小草出則爲遠志

○兎冊

馮道形神庸陋及爲宰相士人多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岳曰定見忘持兎冊來北中村墅多兎園冊訓蒙以是譏之冊乃徐庾文體亦非俚語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

道聞斯語因授岳秘書監贊散騎常侍蓋精於黃老者

○○刺嚴相

世廟時宮中嘗見鬼多手多目以問張眞人張不能對或以王元美博識往詢之元美曰何必博識大學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說甚麼蓋刺嚴相也嚴聞而銜之

○○題何吉陽軸

何吉陽還故與黃庠士某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某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爲通因散步堂上環視壁

閤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曰掀山巳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慚亟遣追之舟去遠矣

○二相公廟

韓持國兄弟皆拜相客欲扁其堂爲三相俄持國罷相東坡戲之曰今只可云二相公廟矣有朱稱二相公廟甚靈

○荆公水利

王介甫爲相大談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别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蝗蟲感德

王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王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

○刺章子厚

章子厚生辰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爲壽客指誦德處工特頗不平忽曰昔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别爲之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是甚模樣滿席烘然

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夏言

夏言在禮部時內閣惟李時一人夏日夕望入閣脩九廟覬覦覦覬不堪者皆運積東長安街側多爲有力者潛取用李時偶與郭武定郎言覬覦類舊皆滿目今何其零落郭笑曰孰敢竊皆夏宗伯搬去禮部矣以望內閣耳言雖戲實得夏心是年冬夏遂入閣

○神童

趙司寇乃賚閣老同年每投謁書年晚生屠應埈曰趙老眞神童人問其故云賚鶴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束玉

嘉靖間席都御史書以議大禮稱旨擢禮部尚書㳂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一內臣見其束玉陽爲不識曰此帶無乃大理石所爲

○衣金紫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被華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大僚忽莞爾曰恨不敎赦吾兄且服玉矣

○諱出外

熙寧中王仲荀謁一朝士閽者以不在辭之王勃然叱曰凡人死稱不在汝乃敢出此言閽者拱謝曰然則當何辭王曰第云出外可也閽者愀然感額曰我主寧死諱却出外字面

○清涼散

劉子儀不能大用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一把清涼散（兩府用清涼傘也）

○束薪監寮

唐趙仁奬在王戎墓側善歌黃麞景龍中負薪一束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麞耶授以當州一尉惟以黃麞自銜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幄臺中捨彼負薪登玆列揹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麞有項見一夫負兩束薪宋指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豈不合授殿中

○不語唖

憲廟永年言官噤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素善諧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餙之人問故曰不語

唖可治疥也

言之無擇不如無言請看近來章疏觀憲廟時虛實何如勿欺而犯吁難言矣

○元稹

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黨緣宦官得知制誥儒衡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扇曰從何處來遽集於此

○有氣力

崔湜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自陳其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

者便得

○泰山之力

張說壻鄭鎰隨上封禪，以九品驟至五品。黃幡綽戲曰，此乃泰山之力也。泰山有丈人峰，故云。後人稱婦翁本此。

○安石配享

初崇寧既建辟雍，詔以荊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刱坐像。未幾，其壻蔡卞方烜赫用事，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上。優人嘗因對御戲，爲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

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遜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

○○鑽彌遠

史丞相彌遠用事，選者改官多出其門。一日制閫設宴，優人扮顏回宰予。予問回曰，汝改乎。曰，回也不改。回曰，汝何獨改。予曰，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非不鑽，但鑽之彌堅耳。予曰，鑽差矣，何不鑽彌遠。

有以賄改庶吉士者，假託故事嘲之曰，孔子昔日曾爲館選座師，齊宣王餽兼金萬鎰，因簪筆而就試焉。卷呈，孔子曰，王庶幾改。宰我食稻衣錦，私餉舊穀新穀若干，試日倩游夏代筆，予直晝寢而已。已而送卷，孔子曰，於予與改。顏淵善言德行，乃曰鑽之彌堅，不

若旣竭吾才，吾見其進也。試畢閱卷，孔子以如愚置之，曰回也不改。他日回請故，曰，汝簞瓢陋巷，出寄百里之命足矣，何復望華選乎。回因痛哭而死。笑林評曰，孔子非仲尼，乃孔方兄耳。

○孔門弟子

嘉定間選人淹滯，遇內宴，優人扮古衣冠數人，皆稱待選，係是孔門弟子。旣而通名，有曰常從事者，有曰於從政者，有曰吾將仕者，各相歎惋曰，吾輩久淹於此，日月逝矣，奈何。旁有一人謂曰，汝等不在七十二人之列，盍

詣顏閔而請教焉諸人一時俱往顏閔同聲答曰此夫子事也爾輩須見夫子及進見祈哀夫子不答衆人因退而相謂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吾輩有文學且留中國教授有圭田者不若退而耕於野也於是烘然而散

○韓侂冑

韓侂冑兄弟專權優人爲日者有問官祿之期日者屬聲曰若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

傘不油裏面

又韓侂冑嘗以冬月攜家遊西湖置宴南園有獻絲傀儡爲土偶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命族子判院者咏之即賦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怫然

○五經題

孝宗時程學士敏政主試鬻題優人持雞出曰此雞價直千金問曰何雞而價高如此對曰程學士家名爲五更啼也

○頭場題

萬曆丙午浙試一有力者以錢神買初場題中式主試者鎖闈日得罪杭郡公郡公銜之徹棘後郡公宴主試密令優人刺之其日演荊釵記無從發揮至承局寄書齣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京城來成曰有新聞否曰聞白內款矣成曰舊聞曰貢方物矣成曰何物曰一豬成曰豬何奇而貢之曰絕大成曰驢大乎曰不止牛大乎又曰不止象大乎又曰不止成曰大無過此矣曰大不可言且無論其全體只豬頭豬腸豬蹄你道易價幾

何成曰多少曰只頭腸蹄亦賣千金成曰何人買得起曰一收古董人家蓋指中式者董姓耳主試聞之赤頰不歡而罷

○鍾庸大鶴

魏了翁既當路未及有經略而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於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

一動也動不得途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

○刺大言

光化中朱朴好大言自毛詩博士登庸對敭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一無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卽是非相翌日出官

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一客趨前云也買脫空衆大笑

○一片白雲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干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商履之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

○半日閒

有貴人遊僧舍酒酣誦唐人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僧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

○送吏部郎

宋書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父叔度問相送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何關何彥德事

○孫鳳洲詩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盈滿賓至鼓吹喧闐一執友來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答曰近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登二品門前簫鼓聞如雷朝士大慚卽輟鼓吹

○照樣應容菴

臨海金貢亨僑居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

○惜人品

諸史云某司寇講學著名一日於酒次得遠信讀畢慘然欲淚坐中一少年問其故答曰書中云某老生捐館不佞悲之非爲其官惜其人品佳耳少年應曰不然近日官大的人品都自佳司寇默然

封公便請鄉飲富家便擧善人中解元會元便推文
脉末世通弊賢者不免悲夫

○元祐錢

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為所
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為戲推一參軍作
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其戒
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
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衣使為民一士人
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擧禮部不為引用來自言即押

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於左藏
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
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擧所持梃扶其背曰
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好錢是時至尊亦解顔

○善天文

張循王（名俊）善貨殖伶為術人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
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則見星不見人今可用一銅
錢代令窺帝曰此帝星也窺秦檜曰相星韓世忠曰將
星至循王則曰不見星衆駭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但
見張王在錢眼裏坐滿坐大噱

按張循王家多銀每千兩鑄一毬目為沒奈何子猶
曰本是臭腐之物而父非此不云慈子非此不云孝
生非此不遂名非此不立雖大聖大賢大英雄到此
只得與他作沒奈何也

○動手

商則為廩丘尉值縣令丞多貪一日宴會起舞令丞皆
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
動手惟有一箇尉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趙良臣

西堂紀聞梅西野嘗與邑大夫會飲論及時事云先時
百姓稱官長止云某老爹今則不問尊卑俱呼爺爺矣
因言吾鄉有趙良臣者延一西賓教子其賓避主人諱
至孟子我能辟土地章改良臣二字為爺爺命其子讀
云今之所為爺爺古之所為民賊也

○江葉雜刺時語

田大年主政丁憂家居語江盈科曰里中人見我貧有
兩種議論一曰這人蠢作縣六年尚無房住一曰這人

巧富而不露說蠢可耐說巧不可耐也江曰里中俗兒
重富不重廉說我巧到耐得

○割碑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初
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
曰何不割三分之二或問其故守曰吾欲使後人割侍
郎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

○道餘錄

姚廣孝著道餘錄譏者非之張洪與曰少師於我厚今

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耳

趙挺之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
滿載相贈黃山谷笑曰想俱是蘿蔔瓜虀耳趙銜之自
是擠排不遺餘力卒有宜州之貶

○明文　天話

近日有達官自刻其文且問於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
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
公之文可謂明文也其人不悟

楊升菴云滇中有一先輩諭諸生讀書爲文之法甚悉
語畢問諸生曰吾言是否一人應曰公天人所言皆天
話也（吳下謂大言曰天話）

○鞋底

楊文公億在翰林時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削楊甚不
平因取塗處加以濃墨如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
鞋底人問之楊曰此語見別人脚迹當時傳以爲笑後
草制被墨黜者相謔曰又遭鞋底

○恥見妻子

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機警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

李曰從何來曰從浦津關來李曰取潼關路去曰恥見
妻子李曰賢室本是相諳亦應不怪

○羅隱不第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帥出妙妓衆以嫦娥譽
之嵩曰嫦娥甚陋安可及帥驚曰書記識嫦娥乎曰嵩
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爲不識

或云嵩此言蓋譏隱之不第也又江南李氏嘗遣使
聘越越人問見羅隱給事否使人云不識亦不聞名
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云只爲榜

上無名子猶曰我愛心中錦人尊榜上名

○腹負

党太尉嘗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不負此腹恨此腹負將軍（言未嘗少出智慮）

○書午字

李義安謂富人鄭生生辭以出義安乃於門上大書一午字而去蓋譏牛不出頭也

書牛可對題鳳

○納粟

岐山王生循故例納粟三千斛授官助教以厚價市駿馬騎乘每不愜意醫者李生故稱壯健以為價賤王怪問之李曰馱得三千斛穀豈非壯健耶

○邊面

武臣陳理從軍三十餘年立功十次謂賀子忱曰朝廷推賞一次輕一次賀笑曰只為邊面一次近一次

理宗朝欲舉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時人嘲之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亦此意

○○太平幸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謝去親知就第為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矣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窮盜未獲

○○庾亮

庾亮擊蘇峻屢敗陶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敗

○叢公厲禁

叢蘭巡撫淮安務汰冗費未免已甚一滑稽生進言曰公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誇以蔽形今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多矣叢良久曰得無不便於行乎生曰公但禁之誰敢言不便者叢知刺已乃稍弛厲禁

○六千兵

國朝保國私役營二千治第倩人為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兵一人曰八千也解者曰那二千兵為保國公

善宅去矣

○預借

行都紀事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遭按而歸其府薦獲乃宰公之故舊因留連而燕飲之有妓慧黠得宰寵眷之由時方仲秋忽歌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綻宰曰何太蚤耶答曰乃預借也宰大慚

○妲己賜周公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信以爲然後問文舉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滕甫類虞舜

滕甫有弟中很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凌侮其兄而閨政多褻章子厚與甫舊狎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

○馬希聲

馬殷卒子希聲居喪不戚葬之日頓食雞臛數盤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母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鴛鴦樓

謝希孟每狎娼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下眤賤娼獨不媿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爲娼建鴛鴦樓陸又以爲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陸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陸默然

○妖鳥啼春

方圭好爲惡詩逢人即誦數千言喋喋可憎一日宋丞相宴客於平山堂圭賜譚座上宋惡之時望見野外一

牛就樹磨痒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合席大笑圭奮拳擊恢衆護得免

○河豚贗本

米元章精於臨摹每借古畫即以臨本并還還使自擇人不能辨其眞贗也楊次翁守丹陽米過郡留數日將去次翁曰今日爲君作河豚羹其實他魚米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勿疑此河豚贗本耳

米以臨摹奪人書無數在漣水時客鬻戴嵩牛圖米借留數日欲以摹本易之竟不得客謂原本牛目中

有攷童摹則無也，子猶曰，造僞工，有時竊米南宮輸

戴嵩

元欽師

元欽字思若，色甚黑，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慚，自是待客稍厚。

棘刺丸

孫搴嘗脹，棘刺丸。李諧戲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

刺醫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君可待也。

光福地

袁才凡好譚地理，曾訪地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處有佳穴否。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餘年矣，但見帶紗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默然而去。

陸念先

陸念先口無擇言，時出微詞，乃足絕倒。故與王太守中表戚。太守富甲吳中，而終日蹙迫，甚於窶人。嘗對念先憂貧，語次，念先忽拊髀大呼曰：望乎，如某者安得三千金以快吾意。太守亦驚曰：如兄居貧，唯是朝夕計急耳，胡所費而驟須三千金。念先曰：然，故有所用之。因屈一指曰：千金以贍三黨戚屬貧窮交兄弟。再屈一指曰：千金以飯僧豎恤無告乞兒。又屈一指曰：千金即以贈弟，令渙展一日眉頭也。

張伯起

蘇州王氏僕叟一郎，富而恣，以貲得官，嘗乘四人轎赴姻家席。張伯起惡之，時有關白之警，乃遽謂吳曰：近聞關白已就擒矣。吳欣然來問，張曰：關白原是一怪，[illegible]腹大百圍，截其頭，重數百觔，碎之而後能舉。[illegible]此事。張曰：只一箇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

某下稱叔 [illegible]鼻頭

舜禹詩

元祐中，一宮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詩，儐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笑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忠孝奴

一人年老納二寵托友祝枝山命名祝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何所取義祝曰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衆大笑

○鄉老墾荒

郎瑛與一鄉老遊山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欲送人召糧者老人默然久之語郎曰郎當載米及鐵器令若干人來墾此地數年可富矣郎曰還須載生鐵數百觔老人曰何用郎曰鑄汝不死耳

○三星

北京吏部前諸小兒賣食物者常云相公每都是三星的纔得到此予初不知問之曰舉人進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納監的是財星也

○洗兒詩

東坡頻年謫居嘗作洗兒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爲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

國初瞿存齋宗吉一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語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兒詩來近時楊宗伯月湖又反其意作詩曰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爲聰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蠢生兒何怕過東坡

○打甲帳

凡交易事居間者索私贈名爲打夾帳馬仲良督滸墅關出羨餘市田以贍學宮其價稍厚一時居間者皆乘之要利或作語嘲之云子路與申棖同生子路譏申曰棖也慾焉得剛棖遂曰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大怒愬之夫子夫子曰罪在棖用牌大書打申棖三字送子夏適子夏喪明認字不真驚曰誰人打甲帳

○寓言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詰問何人左右曰此苟弟子孩兒

有夢至上清謁天帝者見一人戎服帶劍而無首頸血淋漓手持奏章而進其詞曰訴究臣秦國樊于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荊軻借去頭顱一箇至今本利未還燕太子丹見證伏乞追給天帝覽之蹙額而言曰渠自家手脚也沒討處何暇還你頭顱

錢䖍生日，其妹具禮賀之，一大鬼願挑擔去，妹作書云：酒一尊，鬼一箇，挑來與兄作慶賀，兄若嫌鬼小，挑擔的湊兩箇。䖍喜，俱命庖人烹之。二鬼相向而泣，小鬼曰：我被捉來無奈，誰教你挑這擔兒。

明皇與貴妃雙陸，命力士伏地，以背承盤。明皇呼紅，貴妃呼六，久之，力士在下呼曰：須放奴婢起來也。擲擲么。

隱直　直腰

佛經：昔者菩薩身爲雀王，慈心濟衆，有虎食獸，骨挂其齒，困饑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玆，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爲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誡，敕然勃然恚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遽飛去。

徵詞部終

口碑部第三十一目錄

口碑部

子猶曰、古來不肖之人、皇靈不能使忌、天譴不能使懼、而獨畏匹夫匹婦之口、何也、皇靈天譴皆不必、而匹夫匹婦之口必也、鄭僑採鄉校之議、宋華避東門之謳、而乾近庸君、如宋理宗亦謂諫官曰、盡忠由你、只莫將副本傳將外去、人之多口、信可畏夫、而猶有甘心遺臭、由人笑罵者、彼何人哉、集口碑第三十一、

○○世修降表

蜀主孟昶命李昊草降表、前王蜀之亡於唐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眞正獨行生意

○閻立本姜恪

閻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源休郭倪

唐源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郭倪爲將、自比

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辟風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帶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姜師度傳孝忠

唐河中尹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師令傳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爲之語曰、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陳和叔孔仲舉

陳和叔爲舉子時、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爲質朴、時號熱熟顏回、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痛哭者、既被斥、和叔曰、孔生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顏回

○張鷟董萬舉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九上不第、時嘲曰、白臘明經、時以爲的對

○孔太守

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謠、近年又有松江同知貪酷拚得重參、華亭知縣淸廉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爲同知、名仲驂、倪東洲爲華亭縣尹、名光薦故也

○○嚴子陵

婁其拜嚴介溪爲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抱他人子爲孫、世卽對爲王孫賈

○鴟鴞公

水南翰記、南京國子監有鴟鳴、祭酒周洪謨令監生能捕者、放假三日、人目爲鴟鴞公、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對

○陳儀寶儀

梁顥在翰林時、胡旦知制誥院、趙昌言爲樞密副使、陳儀寶儀俱爲三司鹽鐵副使、五人者旦夕飲會、茶鐺壺矢、未嘗虛日、每沈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醉以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謗曰、陳三更、寶半夜

○湯一面

湯胤勣博學英發、成化初、言者薦以將才、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時號湯一面、及鎮陝西孤山、有故人李

謂酉飲值報虜薄城下湯語故人曰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胡雛來並覩方出城有胡匿溝中一箭中咽而死人又號曰湯一箭

○沈度許鳴鶴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爲中書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晉帝奕

晉帝奕夙有痿疾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百姓歌之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

○和事天子

中宗朝監察御史崔琬對彈宗楚客楚客忿然作色上命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昭宗尊號

唐昭宗嘗曰朕東西所至禍難隨之頗避賢者路人戲上尊號曰避賢招難存三李五皇帝三謂一后二昭儀五謂朱全忠王行瑜李克用李茂貞韓建王鎮

○惡發殿

錢武肅王鏐所居殿名握髮吳音握惡相亂錢唐人逕謂曰此大王惡發殿也

○麒麟楦

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裝麒麟必脩飾其形覆之驢上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兩李益

李君虞以禮部尚書致仕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時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李尚書門地不薄而以文章獨伸號謂文章不值錢

○三不開相公

五代廢帝時馬胤孫爲相時號三不開相公入朝印不開見客口不開歸宅門不開

○三旨相公

王珪相神宗十六年無所建明時稱三旨宰相進呈云取聖旨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矣

○三覺侍郎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挂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外史檮杌二事

徐光傳為相、喜論事、為李旻等所嫉、後不言、每聚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蜀辛蝦唐相貽範之子、仕孟昶時、歷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

○閣老餅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 上、食之嘉、命司膳監效為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丘靳不以告、由是京師盛傳為閣老餅

○劉綿花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外艱起復、百媚科道以免彈劾、弘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為御史魏璋所劾、左遷、世以吉耐彈目為劉綿花

○兩字尚書

成化間 上患舌澀、諸司御前奏事、准行者皆答是字、鴻臚卿施純彥請易照例二字、 上答甚便、尋擢尚書、時人嘲曰兩字尚書

○襄樣節度

襄陽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為帥多暴、鄭元鎮河、亦暴、遠近呼為襄樣節度、見國史補

○白兔御史

王弘義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為御史、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馱官人

曹欽謀逆、已殺寇深、又索王尚書翱、王正在一室、窘追、一主事長大多力、遽負之逸、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為馱官人

○楊伸嗣魏伯起

僉載云、楊伸嗣躁率、魏光乘目為熱熬上猢猻、北史、魏伯起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為驚蛺蝶

○李拾遺

周右拾遺李弼奉使北蕃、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勉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誚之口李拾遺能食突厥之遺

○度宗榜

度宗咸淳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澤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黄京師爲之語曰龍在澤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黄醫不得

○城隍牆上書

洪武間有人晝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挐縣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而待渡揭於城隍牆上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叅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後法網稍寬盖以滑稽而諫者

○朱勔

宣和間親王及戚畹大宮者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塡姓名鬻之即卒伍屠沽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朱勔家奴服金帶至有數十人時云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師王

韓侂胄擅權日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叅議錢象祖嘗諫用兵與有隙史彌遠因與合謀既罷相遂私批殺之寧宗不知也都下語曰釋迦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文殊普賢自鬬象祖打殺獅王

○十七字詩

淳祐間史嵩之入相以二親年老慮有不測預爲起復之計時馬光祖未卒哭起爲淮東總領許堪未終喪制起爲鎭江守臣里巷爲十七字詩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

淳祐間車駕幸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有作十七字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譏其歲糜廩祿不得出身年年惟迎駕耳

張士誠有養士之譽凡不得志於時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皁羅辮兒緊扎捎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袖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語本此後城破無一人死難者

僞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於亡丁未春伏誅於南京風乾蔡葉之屍於稱竿者一月先是民間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鼈後竟驗焉

○王婆醋鉢

張士誠據有平江日、松江俞俊以賄通僞尹鄭㷂、署守華亭、用酷刑朘剝、邑民恨入骨髓、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淸寧未有期、諸公袞袞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拉殺王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於竿、王婆賣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爲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落指君子

晉江劉朗府震臣、先年令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峻、嘗枉徵財課、百姓庾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承拷掠之慘、至於手足指墮、於是虞人歌之曰、落指君子、民之父母

○桑漸

桑漸爲孟州僉判、武譽縣長明似鏡、平似秤、漸不然其言、折之曰、却破押司、走上廳、打破鏡、踏折秤

○常州守謠

馬氏日抄云、常州守莫愚巧於取賄、而糾察郡吏、使無所得、郡人爲之語曰、太守摸魚、六房張網、繼莫者張蓁、有廉操、而律下不嚴、吏曹得行其詐、又爲語曰、外郎作鮓、太守拽罾、言勞而無獲也

近來貪吏、多與六房通氣攬事、時又語曰、六房結網、知縣摸魚

○劉寵廟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今日揀大錢者、必要坐祠碑記、正爲劉寵之有廟也

○楊太守劉知縣

成化中、有汝寧楊太守甚清、其附郭汝陽劉知縣甚貪、太守夜半微行、至一草舍、有老嫗夜績、呼其女曰、寒甚、命取瓶中酒、酒將盡、女曰、此一杯是楊太爺也、復斟一杯曰、此是劉大爺、蓋酒初傾則清者在前、後則濁矣、聞者賦詩曰、憑誰寄語臨民者、莫作人間第二杯

○洪奉使

宋紹興辛巳、葛王褒位、使來脩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

與其伴使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扃驛門絶供饋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景盧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寄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景龍嘲語

景龍中洛下淋雨百餘日宰相令閉坊市北門以禳之宰無效人嘲曰禮賢不解開東閣變理惟能閉北門

○天竺觀音

孝宗時久旱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或作詩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趙溫叔雄由是免相

○販鹽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賈聞之遂以士人付獄

○量田

成化初邢公宥爲蘇州以郡守久荒陂蕩起税民心頗怨有投詩刺之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共青天漁舟若過閒洲渚爲報沙鷗莫浪眠一作欄罰事

○尹翰林詩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歸田里而儒生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脩續通鑑

景泰間脩續通鑑綱目開館時三閣下奏本院官息緩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叅議理等皆被召爾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物故又章主事諫病劉治中實老時劉宣化議之曰昔人云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叅議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詈館中陳緝熙成一詩謔云叅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抛青史故發傖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蘇輩曾爲脩書鬧幾場明日二人悔恨自解謝曰勿更貽斯文笑也

○魏扶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鏁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牒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

○丁丑庚辰榜

萬曆丁丑張太岳子嗣脩榜眼及第庚辰懋脩復登鼎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探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

○徐幹中論

正德某科士子中塲用徐幹中論全篇而得高第明年海內之士交相謂曰徐幹中論翰林先生所最重也於是講中論而讀者紛然京師爲之語曰秀才好請客徐幹偶撞席也只好一遭良會難再得

○吳伯通

吳伯通爲浙省學道取士專看工夫時初學作文多不根取者甚少乃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鼃黽蛟龍魚鼈生焉論題乃一滚出來文難措辭而

[illegible]文性理甚爲吳所辱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柏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鼈蛟龍滚出來

○被黜詩

天順初有歐御史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崑山鄭文康送一被黜生詩末云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

○倭房公

萬曆初有房御史督學以賄著輕薄子改杜牧之阿房宮賦爲倭房公以譏之首云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厄倭房出擠秎一十三府擾亂天日中云米麥熒熒亂囤點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膩苞苴行也批捷横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愛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嫫亦妍十目所視而莫揜焉有不可聞者遺臭萬年詳載戒菴漫筆

○○楚中二督學

嘉靖間楚中督學吳小江有愛少之癖冠者多去巾爲髫年應試嘲者曰昔日我冠巳偉然今朝丱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其後曾省吾代之

所拔亦多弱冠、一生遂自去其鬚、及入試、居四等、應扑責、曾乃怨年長者、而責少者、此生遂以無鬚受責、嘲者曰、昨日剃鬚為便考、今朝受責加煩惱、頭巾紗帽不相當、有鬚無鬚皆不好、見諧藪

○童生府試

浙直童子試、府取極難、非大分上、即兆董不自必也、湖州一士、妻舅乃顯者、又一士、脫細君簪珥營之、俱獲進院入泮、長興吳生戲為令曰、湖州有一舅、烏程添一秀、舅與秀、人生怎能勾、佳人頭上金、才子頭上巾、金與巾、世間有幾人、外面無貴舅、家中無富婆、舅與婆、命也如之何

○胡御史張少傅

嘉靖壬辰、北直隸學院胡明善待士慘刻、庠序甚怨、以私取房山所窠石為碑、事發、擬侵盜園林樹木、以石窠近皇陵故也、是年七月間、彗星見東井、自辛卯至是已三見、有旨令大臣自陳、張少傅孚敬遂致仕、或為句以紀其事云、石取西山、胡明善殃從地起、星行東井、張孚敬禍自天來、又曰、彗孛掃除無駐足、石碑壓倒不翻身

○趙鶴江湖

趙鶴督學東省過嚴、竟以此罷官、江湖代之、亦風裁凜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翦羽翼、江湖又起風波

○眞希元

端平間、眞希元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喁喁、為之語曰、若要百物賤、直待眞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為言、愚民無知、以為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麪、纔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

○○王文成二高弟

陸澄、字原靜、王文成公之高弟也、始張桂議大禮、澄以刑部主事上疏攻之、旋以憂去、服闋至京、復上疏、稱張桂為正論、而悔前之失言、上理其前疏、謫廣東高州通判、又徐珊亦文成高弟也、癸未會試、以策問詆文成學、拂衣而出、天下高之、後選得辰州貳府、坐侵軍餉事縊死、時人為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

謔浪云、耿宗師侶道南、檄令有司聚徒講學、吾松生

貝、楊井孫林士博爲首、及井孫以殺嫪致獄、林執手送之別、泣甚哀、曰、吾道南矣、聞者捧腹

○金鼓詩

至正間、風紀之司、贓污狼籍、是時金鼓音節迎送廉訪使、倒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强盜、則用一聲鼓、一聲鑼、有輕薄子爲詩嘲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海寇鄭廣、既受招安、使主福之延祥兵、每朔望謁閫帥、羣僚鄙之、不與言、一日羣僚方坐論詩、廣忽起曰、

某亦有拙句、白之可乎、衆屬耳、乃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然則官賊之溷、自宋已然矣

○凝牀

宋時、侍御史號雜端、最爲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横榻、號南牀、又曰凝牀、言登此牀者、騷傲如癡

○南吏部

國朝吏部之權、俱在北曹、南曹殊落莫、惟考察年、南京官五品以下、黜陟皆在其手、聲勢赫奕、過此、則又如常矣、都下謠曰、今日南京眞吏部、明朝吏部又南京

○名帖大字

近來宦途好勝、書名競作大字、有人嘲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

○海公

海公巡撫南國、意主搏擊豪强、因而刁風四起、有投匿名狀者曰、告狀人柳跖、告爲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冢、被

伊族告發、惡又賄求嬖臣魯仲連得免、令某月日、兜出惡兄柳下惠、捉某擁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證、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海公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

○楊妃病齒圖

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淸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

○九龍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瀛王之女也司馬仲才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笑

○荒年諺

荒年百物騰湧頗艱飲啖好人戲作詩曰豐年人不覺家家喜飲酒荒年要酒喫除却酒邊酉言飲水也又曰豐年人不覺鵝肉滿案饒荒年要鵝喫除却鵝邊鳥言殺我也謔亦有意

○鄭世尊

俗謂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曰[illegible]曰爲鄭世尊而已蓋鄭子以李娃故行乞於市[illegible]兒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遂於舍衛次第乞食合二義以名之

○龜茲王

烏孫公主遣女至漢學鼓琴還過龜茲龜茲王絳賓留以爲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自是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

凡婢效夫人妝田舍翁好清小家子通文鼠富兒學大家規矩三脚猫拽拳使棒皆可喚作龜茲王矣

口椑部終

奇蹟部第三十二目錄

子猶曰凡有道術者皆精神之異於常人者也眞有眞精神幻亦有幻精神冬起雷夏造冰幾於鏤天雕地矣非精神能感召其然耶下至一技之工一蟲之戲亦必全副精神與之閑習而後能之拜樹而樹應誦驢而驢靈非眞幷非幻也精神之至也精神無假僞極亦是眞也恒言遇所不能輒謂仙氣余意凡道術止是如此無二法門集靈蹟第三十二

○頂穴　乳穴

唐時西域僧伽居京師之薦福寺常獨居一室頂上有穴恒以絮窒之夜則去絮煙氣從頂穴中出芬芳滿室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肺以絮窒之夜欲讀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

○二小兒登肩

天竺僧鳩摩羅什聞敎於秦一日忽下高座謂秦主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自爾別立廨舍供給豐盈諸僧有欲效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能相效食此者乃可畜室因舉七進針不異常食

○鳩鴿和尚

雲溪友議云鄧州和尚日食二鳩有貧士求餐分二足與食食旣僧卑漱雙鳩從口出一能行一匍匐在地士驚愕吐飯二足亦出號南陽鳩鴿和尚

○香闍黎

香闍黎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出遊賞牽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常自

饌飲未曾見及今日須餉一飯請人爭奉殺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太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汙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卽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卽能馳走酒漿亂瀉將欲滿坑魚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

○昝老

長壽寺僧昝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知昝老有術遂迎昝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

久之蛇不至爺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腫漸低蛇飽縮而死村人乃活

○孤月

僧孤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婦乘肩輿至罵僧不避頃之昇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度猶不能去旁人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自行耳言訖昇夫足輕如故

○散聖長老

猶園江長老者桃源江副使科盈之族也受良常山上真秘法號散聖長老能取生雞卵二十枚置日中杵之雞卵紛然躍起復入日中如是者數四無一損壞

○左元放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曹公嘗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公謂必左道欲殺之慈已預知爲乞骸骨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公曰無之乃爲設酒慈拔簪盡杯酒中斷即飲半半與公公未即飲慈盡飲之欲果以杯擲屋棟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公益欲殺之敕收慈慈走入羣羊中俄有大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羣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

神仙傳云曹公害左慈慈目眇葛布單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在

○筆仙

昔有高士置筆竹筒買者置錢其中筆自躍出號筆仙

○呪桃鬭

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兩桃樹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鬭綱所呪桃走出籬外

○種瓜

吳時有徐光者常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索瓜子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遍給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殷七七

道人殷七七嘗在一官僚處飲酒有佐酒倡優共笑侮之殷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眾喜謂必有戲術乃以栗

巡行，接者皆聞異香，惟笑七七者，栗化作石，綴在鼻，舉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鼓樂皆自作，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石自鼻落，復爲栗，花鈿悉如舊

○軒轅集

羅浮先生軒轅集善飲，雖百斗不醉，夜則垂髮盆中，其酒瀝瀝而出，唐宣宗召入內庭，坐御榻前，有宮人笑集貌古，須臾變成老媼，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

○陳七子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嘗於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陳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鬚長數尺，泣訴於守，爲祈謝陳，呪酒一杯，使飲之，鬚便脫落

○孫道人

孫道人有異術，嘗畫墨圈於掌中，遙擲人面，雖洗之不去，頃之以手揮曰，當移着某人臂上，雖重裘之內，而圈已在臂矣，嘗至吳中，爲小妓所侮，孫顧責桃人擔云，借汝一桃，遂拾以擲其面，妓右頰遽赤腫如桃大，楚不可忍，哀祈再四，乃索杯呪之，取下仍是一桃，妓腫遂消，此萬曆巳酉年間事

又孫道人至一大家，見魚池絕大，問魚有數否，主人曰不知，孫曰，可數也，乃命二童子持長繩跨池相向而立，孫按繩徐掠池水至半止，連呼雙來雙來，顧童子曰，緊持而數之，魚大小成對，從繩上躍過，二童大笑，繩脫，魚遂羣躍焉

○李秀才

廣記，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果，兼招鄰院僧，良久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煑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爲言之，院僧頗出慢語，李怒，僧猶大言不止，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袖手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節杖子，忽躍出連擊其僧，時衆亦有閉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者，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衣冠在，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

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針奴脚

前凉張存善針有奴好逃亡存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更以針解之

○杖虎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洪武乙丑進士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子仁笞之更命他兩卒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子仁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

按子仁有異術以妖惑被訐逮詔獄死棄其屍家人既發喪一夕忽聞叩門聲問之則子仁也自言不死亦不自悔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舟自逆水而上以為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以鐵索縶之詣闕奏狀一日忽失子仁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坐之欺妄得重譴云

○[illegible]先

葛玄字孝先[illegible]同坐復有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嘗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手拍牀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即止

○甁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甁時躍身入甁中時人號為甁隱

○馬湘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治道術嘗南遊霍桐山夜投旅舍宿主人戲言客滿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引燭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况壁上乎俄而入壁漸沒主人拜謝乃出或言常州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帖於南壁下有一大鼠領率羣鼠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是城內絕鼠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與吳子野同登汴橋買瓜欲食喬曰塵

埃撲爪當與子入水中啖爾因持爪湧身入河吳注目以視時有瓜皮浮出水面至夜不出吳往候其印巳酣寐矣徐張目曰波中待子食瓜何久不至

○紙月取月留月

宣室志云楊晦八月十二夜謁王先生先生刻紙如月施垣上洞照一室又唐周生有道術中秋謂客曰我能取月以筋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清光照爛寒氣入骨

三水小牘云桂林韓生嗜酒自言有道術一日欲自桂

過湖同行者二人與俱止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往視之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狀韓曰今夕月色難得恐他夕風雨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及明日空籃敝杓如故益哂其妄舟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市酒期醉會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能張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嘲韓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撫掌曰幾忘之卽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光瀲灩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復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

○孫福海

成化間金陵孫福海有妻子而精道教凡祈天遣鬼無不應者又有戲術常與少年輩同納凉有美婦四五至少年目孫而笑孫曰汝欲見其足耶卽畫地爲一字婦遂見畫處如巨溝然卽躍而足見

○張七政

唐張七政荊州人有戲術嘗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至盡畫婦人面赤

○○金箔張

獪園云國初平陽金箔張者以世造金箔得名其子二郎聰雋不凡少遇仙流授以鹿盧蹻經一卷遂得乘蹻之術閭里駭其所爲一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挾小奇術二郎不棄明日遣騎相迎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一龍自雲中下復牽一龍請二郎乘坐龍獰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玉鞭鞭之二郎乃騰身而上行數里至一山谷中極花木泉石之勝俄達茅菴羽衣人巳在門矣傳呼延入見一道人龐眉古服坐匡牀之上

雙足卸挂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三郎欲拜、道人曰、且上
勿前、老漢久卸膝蓋骨以自便、倚足於壁、不踏世上紅
塵矣、今日不免為郎君一下牀也、於是揮手招壁間雙
足自行、前著膝上、輻輳如常人、遂下牀、具賓主禮、呼空
中童子貴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子也、道人責曰、
對佳賓、乃簡率若此乎、可速戴頭來、童子舉手捫其頸、
遽入室取頭戴之、復出、供茶如初、

○李福達

李福達一日至蘇州、欲稅宅城中、徧閱數處、輒傖湫隘、
傖人怪之、李曰、卿莫管我所挈細小什器頗多、必須寬
敞始得、傖人以為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廳後
堂、洞房連闥、意甚樂之、與稅賃畢、李便入宅、從容袖中
摸出小白石函、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牀褥臥具
屏障几席釜甑、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於函中挈
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令、又有十餘小兒、皆
衣五綵、傖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
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
去、

最後福達客黃浦上朱恩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為上客、
武廚傅稍有不飭、李知是內人慢之、呪其室中器皿服
玩、使鬬擊、庭下所懸筐筥、一一歷階而上、內人悔過、乃
止、

○○外國道人

靈鬼志、有道人外國來、解含刀吐火、行見一人擔擔、上
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
擔人以為戲也、應曰、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答云、若見
許、正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

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
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
物羅列、肴膳豐腆、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
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
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有外夫、欲來
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少年丈夫、此籠中便
有三人、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
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
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慳悋、語擔人云、試為君

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甖中，終不可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廚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如其言，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開裝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更作千人飲食以飴百姓窮者，當時便見父母在牀也

前段與廣記陽羨書生寄鵝籠中事同

○負笈老翁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遹入蜀，至劍門外，忽見四黃石

皆大如斗，遹收之，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至城貨之，得錢百萬，沽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置良田別墅，後春日盡載妓妾出遊，下車張飲，忽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遹怒而訶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君不記取吾金乎，吾此來求償債耳，盡取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其窄，負而趨，走若飛鳥，遹令蒼頭逐之，不及，自後遹家日貧，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僮從極多，見遹皆大笑，問之不言，忽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丐者，自稱胡媚兒，琉璃瓶可受半升，曰，施此滿足矣，人與百錢，見瓶間大如粟，與千錢至萬錢亦然，好事以驢與之，入瓶如蠅，俄有數十車綱至，綱主戲曰，能令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有頃不見，媚兒即跳入瓶，綱主大驚，以挺撲瓶破，一無所有

○方朔偷桃法

戲術有方朔偷桃法，以小梯植於手中，一小兒騰之，而

上，更以梯累承之，兒深入雲表，人不能見，頃之擲桃，擲下，鮮碩異常，最後兒不返，忽空中有血數點墜下，術者哭曰，吾兒爲天狗所殺矣，頃之頭足零星而墜，術者悲益甚，乞施棺斂之資，衆厚給之，乃收淚荷擔而去，至明日，此小兒復在前市擿桃矣

○幻戲

嘉隆間，有幻戲者，將小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即起，有遊僧過，見而哂之，俄而兒呼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即四方禮拜，懇求高手放兒重生，促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兒

巳偃矣其人乃撮土爲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斫下葫蘆衆中有僧頭欻然落地其小兒便起如常其人卽吹煙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矣

○板橋三娘子

古今說海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獨居鬻餐有年矣而家甚富多驢畜每賤其估以濟行客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客先至者皆據便榻趙

得最深處一榻偪主房既而三娘子致酒極歡趙不飲但預言笑二更許客醉合家滅燭而寢趙獨不寐忽聞隔壁悉窣聲偶於隙中窺之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市箱中取小木牛木人及耒耜之屬置竈前含水噀之人牛俱活耕牀前一席地訖取蕎麥子授木人種之須臾麥熟木人收割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卽磑成麪却收前物仍置箱中取麪作燒餅雞鳴時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設餅趙心動遽出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食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頃之皆變驢

矣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財趙亦不告於人後月餘趙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復寓宿馬其席無他客主人殷勤更甚天明設餅如初趙乘隙以巳餅易其一枚言燒餅某自有請撤去以俟他客卽取巳者食之三娘子具茶趙曰請主人嘗客一餅乃取所易者與啖纔入口三娘子據地卽變爲驢甚壯健趙卽乘之盡收其木人等然不得其術趙策所變驢周遊無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岳廟傍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因捉驢謂趙曰彼雖

有過然遭君巳甚可釋矣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從皮中跳出向老人拜訖走去不知所之

○貴竹幻術

貴竹地年驛民夷雜處多幻術能以木易人之足郡丞其過其地記室二人皆游於淫地一人與淫其夫怨易其二足一人不與淫婦怨易其一足明日亍亍於庭見丞駭問始知其故卽逮二家至懼以罪二人各邀其人歸作法足遂復

○神巫

吳景帝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帝欲試之乃殺鵝埋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覡視之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狀當加賞竟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耳

○數學

管輅精於數學鄉里范玄龍苦頻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范固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已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視之狐也自是不復有火

○卜天津橋 萬壽寺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而卦成曰君戲耳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請爲隱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詣之其精如此

相傳吳下張東谷精於卜筭設肆於萬壽寺前或往卜問是住宅卦成張云三日內合當遷毀其人指萬壽寺曰吾戲卜佛住居也千年香火安得有此大笑而去後三日按臺下檄改寺爲長洲新學果如其言

○射覆

朱允升早從資中黃楚望澤遊偕同郡趙汸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置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餉也朱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奴於後山牽驢應之朱卽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從山去牽驢賓主爲之絕倒

○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

理、錫賚甚厚、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皆當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

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所言、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憂懷娠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下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固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蛇字、今尊閤所娠、殆蛇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後石拆春字、謂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相檜、死於戍

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卽爲兀朮、不旬日果傳兀朮南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旣而皆驗

往年有叩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闈得雋、南宮亦應高捷、蓋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傍、乃亦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賓興、更當疾、詢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巳而果然

蔡君謨美頰鬚、一日內燕、上顧問曰、卿鬚甚美、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外乎、君謨謝不知、及歸就寢思上語、以鬚置之內外、悉不安、覺夕不寐、有心之爲害、大率如此

○臨安術士

臨安術士自榜曰鐵掃箒設卜肆於執政府牆下言多驗淳熙甲辰季冬一細民來問命告之曰君星數甚惡明春恐不免大戮若禁足一月可免民頗不信而以所戒悼切勉爲杜門至正月晦日度已無恙乃往咎其不驗術士再爲推測布局纔就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慮有人命之厄民忿恚詆其誕妄相與爭詈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術奮脚中脅立死遂得罪

○神畫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後主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逕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屛畫夷光獨立圖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蠅何異

○神篆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未心服也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妙藝久矣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即令泚墨濡毫其一縱横各十九畫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麄細疏密毫髮不爽衆大驚服再拜而去

○神射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求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

陳文康堯咨善射有賣油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公怒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以

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汙子猶曰因爭道而悟書取酌油而喻射天下道理横竪總只一般但人自爲洴澼洸耳

○張芬

張芬曾爲韋皐行軍多力善彈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嚴如人摸成曾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旋中荔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略無脱者

○河北將軍

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彎弓數百觔，常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楊大眼絕技

後魏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

○汪節等

神策將軍汪節，有神力，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玆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

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戲，王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

德宗時，三原王大娘以首戴十八人而舞

力者無其巧，巧者無其力，技而倆矣

○善走

徐州人張成善疾走，日行五百里，每舉足，輒不可禁，必著牆抱樹，方止，體猶振動久之

近歲海虞顧生亦能之，後以酒色自奉，步漸短，亦如黃公之赤刀御虎也

○木僧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碗，自能行乞，碗中投錢，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

○東岳精藝

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太山東岳，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紙一百番，鑿爲錢，運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之迹，其上九十九番，則紙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僂於地，以其背爲刀几，取肉二觔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背，無私毫之傷

○鍼髮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見虞氏記

諺譏蘇人爲空心頭髮是未檢段成式語北人有以空髮譏予者予笑謂曰吾鄉毛髮玲瓏不似公等七竅俱實譏者嘿然

○雕刻絶藝

獪園云吳人顧四刻桃核作小舸子大可二寸許篷檣舵櫓纖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幘卸衣盤礴於船頭銜杯自若一人脫巾袒臥船頭橫笛而吹其傍有覆笠一人蹲於船尾相對風爐扇火溫酒作妆舵不行狀船中壺觴飣案左右皆格子眼牕玲瓏相望牕楣兩邊有春帖

子一聯是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十字其人物之細眉髮機棙無不歷歷分明又曾見一橄欖花籃是小章所造也形製精工絲縷若析其蓋可開合上有提當孔之中穿條與眞者無異又曾見小顧雕一胡桃殼殺色厚刷作橘皮文光澤可鑑揭開中間有象牙壁門雙扇復啓視之則紅勾欄內安紫檀床一張羅幃小開男女秘戲其中眉目毀畫形體畢露宛如人間橫陳之狀施關發機皆能搖動如生雖古棘刺木猴無過也其弟子沈子叙亦良工有名

○蟲戲

輟耕錄云在杭州嘗見一弄百禽者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上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數聲旣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又謂蝦蟆教學

說法講學總爲要錢

王兆雲湖海搜奇云京師教坊赤黑蟻子列陣能按鼓合金退之節無一混淆者又予在山東見一人賣藥二

大鼠在籠中人求藥呼鼠之名曰某爲我取人參來鼠躍出籠銜人參紙裹而至又呼其一曰某爲我取黃連來亦復如是百不失一不知何以教導也

靈蹟部終

荒唐部第三十三目錄 補遺

子猶曰、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舟中人曰、天色何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髓入水即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即乾、何從得知、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笑也、既可笑、又欲不害理難矣。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子厚一日至書室、叩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故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免、而同時坡仙、乃獵人妄言以為笑樂、以理論、子厚似無害、究竟子厚一生正經安在、贏得死後作猫兒、何如坡仙得游戲三昧也、集荒唐第三十三

○鎮陽二小兒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為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鼇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鼇、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於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纔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鬭、久之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則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眯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山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為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炫人、宜其困也

○三老人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我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與崑崙山齊矣

坡仙曰、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子猶曰、於今知有坡仙、不知有三老人、姓名雖謂三老人天而坡仙壽、可也

○趙方士

趙有方士好大言、人問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

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宓羲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癇、賴宓義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穩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百谷、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敎、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於旻天、余手爲拭淚、敦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余龍臨一臠、余誤食之、於今口尚

腥臭、成湯開一面之網以羅禽獸、嘗親數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綠蕚華兩箇丫頭、相扶歸舍、一向沈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問者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竭敷之乃瘥、下令求血竭、不可得、人有言方士者、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者吾父母皆年五十、承東鄰老莊攜酒爲壽、臣飮至醉、不覺言辭過度、實不曾活千歲、王乃叱而赦焉

○古强　李泌

昔有古强者、敢爲虛言云、堯舜禹湯皆歷歷目擊、孔子常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西狩獲麟、我語孔子曰、此非善祥、又稽使君曾以一玉巵贈强、强後忘之、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相遺

李泌爲相、以虛誕自任、嘗對客、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

崖先生來宿、有人攜美醞一榼、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公同飮、飮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酒榼、泌命還之、了無愧色、

古强不知何許人、乃李泌賢相、亦效之、何也、子猶曰、安期巵麻姑酒、對面謊說、當場出醜

○張懷素

方士張懷素好大言、自云道術通神、能呼遣飛走之屬、孔子誅少正卯、我嘗諫以爲太早、楚漢成皐相持、我屢登高觀戰、蔡元度深信之、謂陳瑩中曰、懷素殆非幾百

歲內人也、後事敗、牽引士類、獲罪者甚衆

○斥仙

項曼都學仙十年、歸家、詐云到太上、仙人以流霞飲我、不饑渴、忽思家、到帝前謁拜、失儀見斥、河東因號斥仙

○姜識

慈聖光獻皇后崩、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彬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

間方士術何施

○醒神

萬曆壬辰間、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 高皇張三丰、又自說爲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里、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稗史載正德末年、道人曾見威寧伯於終南山石室石狀、左右圖史、記其年、百二十餘歲矣、或云、青萊王侍郎亦然、古謂英雄回首卽神仙、未必盡妄、但假托如醒神之流、必非有道之士耳

○妖亂志呂用之事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用事、自謂磻溪眞君、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方過、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略無愧色

中和元年、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幷刻石須、差縣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鏈牯五牛牽至縣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栅緯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金書其上

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卽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教駢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府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傳笑焉

駢常與丞相鄭公不協、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密報問陰有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問計、用之徐曰、張先生守一少年時、常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爲否、若得此人當之、無不虀粉者、駢並

令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疎、然爲令
公、有何不可、及期、駢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駢臥
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豬
血、灑於庭戶間、如格鬬狀、明日駢泣謝守一再生之恩
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酬之
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以五百金賂用之、用之問何欲
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之、駢以當任者有績
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非爲勝也、昨得上仙書
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勝乃秦穆駙
馬、上仙左右人、故欲遣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
匣一銅七首獻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
里之內、五兵不敢犯矣、駢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
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悉合灰
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火災、亦
未免小驚、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
存者
渤海王預策資中郡開元佛寺十年當有禿丁之亂
乃皆逐衆僧以厭之、可謂神矣、而受欺於用之、如小

兒然、豈知困於髦及耶、說者羅隱嘗不禮於駢、廣陵
妖亂志出其手、未必實錄、然溫公已取之矣

○术人

韓熙載嘗服术、因服桃李、瀉出术人長寸許

○章惇爲猫

宋虞仙姑年八十、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詣蔡京、見一
大猫、拊其背曰、此章惇也
林甫口蜜腹劍、謂之李猫、惇之爲猫、亦無怪也、但不
知此後幾世爲牛幾世娼耳

○水華居士

李蓬一日謁水華居士於煙雨堂、語次、偶誦祭東坡文
有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
間也之句、水華曰、此老夫所爲、因論降鄒陽事、水華述
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上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開云、
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在西漢爲鄒陽、李搖首
曰、玄虛

○巫尫

左傳、夏大旱、僖公欲焚巫尫、注云、尫者仰臥屋外、上帝

憐之、恐雨入其鼻、故不雨

○金元七

長洲劉丞不信鬼物、子病、妻乘夫出、延巫降神、問休咎、巫方伸兩指謾語、適丞歸見之、怒使隸執巫、將加杖、詰問汝何人、巫猶伸兩指跪曰、小人是金元七總管、丞笑而遣之、

何意劉丞得金七總管跪稱小人、然巫竟以謾免責、

○○朝野僉載琵琶卜二事

唐張鷟至洪州、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郭司法往質焉、士女塡門、餉遺塞道、何婆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唱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矣、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改唱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塡門、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旣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

○卜東方朔

搜神記、漢武帝與越王為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迴、朔經二載未至、帝聞有孫賓者善卜、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齎絹二疋往叩賓門、賓出迎延坐、帝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擔水大歎、到日請話之、至日、朔至、帝詰其遲、朔曰、臣不敢稽程、採寶未得也、帝曰、七月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何也、朔曰、臣非歎別事、歎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帝深異之

○巨靈

漢武時、東都獻五寸短人、能行案上、東方朔問之曰、阿母健否、蓋王母使者巨靈也

○藻兼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忽聞語云老臣冒死、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仰視

屈傍指帝脚忽不見東方朔曰是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以陛下好興宮室願足於此也帝爲暫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絃歌之聲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冠皆長八九寸挾樂器凌波而出向帝稱謝

○女人星

武帝時張寛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乃寛也對曰主祭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壽星

宋章聖皇帝踐祚之明年有異人長幾三尺詭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聚乞食輦下叩其所自來曰將益聖人壽上召見內殿訊其能曰能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失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纏帝座

○脩月

廣記鄭仁本表弟遊嵩山見一人枕襆眠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落其凹處常有八萬二千戶每歲脩之因開襆有斤鑿數事兩裹玉屑

○牽牛借錢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之不償被驅在營室間則天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犯律矣可笑

○龍妒

紹興年間姑蘇郭二雅妻陸氏死去二日更生言有龍王嬖妾遭夫人妒忌以箠死鞫訊天獄累年不決上帝以陸貞潔敕令斷之就[illegible]待在信宿至期且有大異數日後平江忽起大風疾雨驚潮漂溺田廬數百里

○龍爭食

法苑珠林云貞觀十八年文水縣大雷震雲中落一石大如碓敕問西域僧云是龍食二龍相爭誤落下耳

○虎好諛

廣異記云鳳翔李將軍爲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命虎弭耳如喜狀遂釋之

○雷公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爲樹所夾狂吼彌日衆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爲都督逼而問之

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

雷公被樹夾已異矣能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公於夾樹閒翌日雷公授以墨篆與仁傑事政同

○土地相鬧

國初某天官見一謁選者短而髯曰此土地也其人歸暴死赴部土地任而其地已有土地不納相鬧夜復見夢於天官曰天曹一語冥已除註第赴任無所奈何天

官訝然知已有是語而不虞以死授也命於承發科另立土地廟至今吏部有二土地而此獨靈顯

國初天官皆奉公無私故戲言亦靈

○落星潭

後唐長興中廬山落星潭有釣者得一物如人狀爲積歲苺苔所裹不甚分辨比木則重比石則輕棄之潭側後數日風日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歘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頮面漁者驚異共覩之其人具悉本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語訖復入水中吏民爲建祠於潭上

○橘叟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摘下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身長尺餘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剖開後亦無驚怖但相與決賭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髮髲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

八兩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爲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饑矣當取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鄜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三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事類此○仙翁既能藏身橘竹中何必令橘

竹奇大當是好名之累

○朝榮觀

李涼公鎭朔方有畦園樹下產菌一本其大數尺上有樓臺中有二叟對博刻成三字曰朝榮觀公令畦掘地數尺有巨蟒目光如鏡吐沫成菌是夜公夢黃衣人致命曰黃廬公胙與朝榮觀主博爲愚人持獻公

阿房銅雀金穴木妖皆朝榮觀也人自不識耳

○樹中樂聲

萬曆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於人憩樹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好必砍進矣匠益重加斧乃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壘來觀者益多乃仆地

○龍賓

玄宗御墨曰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凡世人有文者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以墨賜掌文官

○五寸舟

杭州徐副使清苦之士致仕後偶巡行小院凭欄觀缸中菡萏盛開忽有物瞥然墮於水面視之乃一小舟也其長五寸許篙櫓帆楫合用之物無不畢具有三人皆寸半操篙把舵與生人不異大以爲怪呼其兒二官者同翫其喧呼運轉儼若世態有時舟欹側亦復手足紛紜若救護之狀已而三人同挽一帆張之帆與竹葉等馭風排空而去竟莫喩其怪按于寶搜神記漢時池陽有小人所操持之物大小悉稱其即此類耶

○龍蟄耳

薛主事楊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鵞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旣震雷一聲二人皆踣於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舅公者手大指甲中紅紡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懼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與坐客語曰吾家赤龍將欲去耶乃出手船窻外

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紛㾭則龍出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者也

○王布衣

續仙傳終南王布衣賣藥洛陽市富人柳信惟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採藥一丸傳之須臾塊破一小蛇突出漸及一丈許布衣乘蛇而去

○巴嫗項癭

幽怪録伶人刁俊朝妻巴嫗項癭如數斛囊作琴瑟筑磬音妻欲以刃決拆之癭忽拆裂一猱跳出有黄冠帔

門曰予太山猱也本是老猴精解致風雨與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匿夫人之頷於鳳皇山神處得起亡膏塗之即愈如言果驗

○志怪録二事

往年蔣門一媪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帛屑以爲偶遺落其中亦不異之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絲線穀粟稻穗之屬爲品甚多始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久亦任之不爲驚異且每收置之迨年七八十而卒核其所得耳物凡一斛焉

徻園載處州村嫗耳中爬出五穀日可得升許不測所從來村人戲呼其子爲蒼耳子

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耳於其中得五穀金銀器皿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視其中潔淨唯正中有一小木椅製甚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氣其後亦無他異

五雜俎載近時兵書潦水張公患瘡在告一日閒坐忽臂内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内紅線五六寸初疑是筋詳視實線也

○兜玄國

薛君曹見二青衣駕赤猜出耳謂薛曰兜玄國在吾耳中一童子傾耳示薛別有天地花卉遂挈耳投之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瓌麗因作思歸賦忽自童子耳中落

○神異經四事

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此鳥兩翅相去六千餘里以翅搏海水擗龍見而取食之龍取袈裟戴於

頂上乃得免

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金剛堅

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即甘露也名曰無路之人

據此脚之開腹之大幾乎方矣且以五斗天酒置一千六百里之腹中更何所有此荒唐之尤者

按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又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東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東十萬里得中泰國人

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南方有人長七尺朱衣縞帶赤蛇繞項惟食惡鬼朝呑三千暮呑八百名曰赤郭

○夸父支鼎石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煑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鞭石

秦始皇欲過海觀日出處作石橋於海上有神人驅石去不速鞭之流血今石橋色猶赤云

○樹生兒

廣博物志海中有銀山其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盛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日出復然

○花中美女

許漢陽舟行迷入一溪夾岸皆花苞忽一鸚鵡喚花開一聲花苞皆拆中各有美女長尺許能笑言至暮花落女亦隨落水中見花木考

○萐莆

白虎通云王者孝道至則萐莆生昔堯之時生於庖厨葉大於門不搖自搧飲食以助供

自古孝莫如舜文不聞萐蒲之生何也且如門之葉以搧飲食其鐺釜亦必如五石甕又未免妨堯儉德矣

○異蠅

儒生張益夜臥一室見二蠅飛集几上忽變爲人將張撫抑遂不能語其一人抱首一人盡力以拽其足覺身

隨拽而長，與屋簷等，二人仍變蠅飛去。張晨起，頭長三尺，舉家驚異，遂棄儒，奏作大漢將軍。

如此異蠅，矮人又急撞不着。

○奇酒

張茂先博物志云：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與之千日酒，而忘語其節，歸日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歛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悟而往告之，發塚適醒。

齊人田及之能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屍埋之。及之計千日當醒，往至其家，破塚出之，尚有酒氣。

按張華有九醖酒，每醉必令人轉展久之。嘗有故人來與共飲，忘敕左右，至明，華悟視之，腹已穿，酒流牀下。又王子年拾遺記：張華爲酒，煑三薇以漬麴糵，糵出羌，麴出北胡，以釀酒，清美醇醲，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令人腸腐，俗謂消腸酒。

枸樓國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

○眉間尺

眉間尺仇楚，逃之山，道逢一客，曰：吾能爲子報仇，然須子之頭與子之劍。尺與之頭，客之楚獻王，王以鑊煑其頭，七日不爛，自臨視之，客從後截王頭入鑊，兩頭相齧。客恐尺頭不勝，自擬其頭入鑊，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其湯葬之，名曰三頭冢。

○梁武前生是蟮

梁有搕頭師者，極精進，爲武帝所敬信。一日敕使喚至，帝方與人奕，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遽傳命斬之。奕罷，召師，使者曰：已得旨殺却矣。帝驚歎，因問死時何言，使曰：師云前劫爲沙彌時，以鍬剗地，誤斷一曲蟮，帝時爲蟮，今此報也。

前生殺蟮，今生償命，輪迴報應，毫釐不漏矣。但不知曲蟮前世有何積德，今世便得皇帝做。

○天帝召歌

賀道養工卜筮，經過工歌女人病死，筮之曰：此非死，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人想天樂，天帝復想人歌，正如中土人願生西方，西方人聞我中國衣冠禮樂之盛，復願來生生中國也。

○城精

梁武逼郢城巳未夜郢城有數萬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

荒唐部終

妖異部第三十四目錄

妖異部

子翁曰、妖祥無定名也、如有定、則人力無如何矣、屈軼指佞、獬豸觸姦、物之上瑞也、然以指佞觸姦之事、而徒責之一草一獸、安用人為、且聖世無姦佞、又何以章屈軼獬豸之奇乎、聖世既不必有、而末世又不見有、則屈軼獬豸、亦虛名耳、雖然、聖世德勝、妖祥皆虛、末世祥多虛而妖多實、鬼以之靈、物以之怪、人以之疵厲、此其故可思也、集妖異第三十四

○草異

靈帝光和中、陳留濟陰諸郡路邊草生似人狀、操矛弩、牛馬萬狀備具

○太康中二異

太康中、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又有山石狀似蹲狗、行人近、輒咬之、後石勒將王

○肉異

前趙嘉平四年、有流星墜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平陽、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已而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

頃之乃在隕肉之傍后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
好塊大肉貪嘴者觀此必當流涎

○○畫異

石虎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後石閔以胡人不爲已用懸賞令趙人斬胡首一日殺二十餘萬於是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

○蓮異

北齊書後主武平中特進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內蓮莖皆作胡人面仍着鮮卑帽俄而季舒見殺

○天畫

滕涉天聖中爲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氷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

○弘治二異

弘治最爲盛世而已酉庚戌間一時奇變如浙江奏景雲縣屛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凌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鵞卵小者如雞頭實說長道短刺刺不休當見之奏章良可怪也

○水鬭

宋高宗時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擔毀樓二水鬭於杉撽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

○土鬭

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鬭血出數日方止

○石臼鬭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碡皆自滚至麥地上跳躍相鬭鄉人聚觀以禾隔之木皆損折鬭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臼沈汙池中以碡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碡與臼復鬭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鬭猶不輟乍前却或磕或觸硜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

○○鐺異

廣記唐宰相鄭絪與弟少卿緼同居昭國里一日廚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竈中築之離竈尺餘遄築不已旁有鐺十餘所竝烹庖將熟皆兩耳慢搖良久悉騰上竈

每三鐺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自厨中出地有足折久廢者亦跳躑而隨之出厨東過水渠諸鐺竝行無礙而折足者不能過舉家驚異聚觀有小兒呪之曰既能爲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鐺乃棄釜庭中却返每兩鐺負一折足者以過往入少卿院堂前排列乃聞空中轟然如崩屋聲悉爲埃燼矣

○氷柱

丹鈴要錄正德中文安縣河水每僵立是日大寒遂凍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傍有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入穴中避之賴以全者甚多

○牛犬言

晉惠太安中江夏張騁晨出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曰歸何早也

○犬猫異

廣記唐左軍容使嚴遵美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

朝野僉載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常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猫臥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三子皆高第

按遵美因異乞休竟免於難而龔氏反爲吉徵乃知妖祥非人所測

○蠅異

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第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而去

○黃鼠怪

無錫縣龍庭華家氏族甲於江左有宗人某堂中大柱內忽穿二穴常見走出兩矮人可二三寸許主人怪之擇日延道士誦經爲厭勝之法兩矮人復出聽經逐之則又無跡命塞其穴而傍更穿一穴出入如故主人治藥奩令奴張以伺之既出縶其一一疾走去視之乃雄黃鼠也少頃忽有矮人百餘輩出與主人索命僕從譁譟而走又少頃復有七八人以白練蒙首出堂中慟哭

仍復逐去久之聞柱中發鈴鈸聲衆謂送葬又久之聞柱中起簫鼓聲衆謂鼠中續偶閉其堂經月怪便寂然

○鼠殯

搜神記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婢誤以屐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著縗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

○玉貞娘子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旦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著於堂壁家人近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是玉貞娘子偶然至此非爲災禍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方爲啓龕至者絡繹程氏爲小康如是朞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孔昇翁

龍門寺異蜂大如鵲僧網至籠中明日大蜂至籠邊呼孔昇翁僧異而放之 見韻府

○蝨誦賦

揚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念杜牧阿房宮賦聲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魚念佛　雞卵念佛

唐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

敬宗朝宮中聞雞卵內念南無觀世音

○鏇中佛像

常熟丘郡家食桁內錫鏇置熟雞半隻忘之矣偶婢檢器皿見桁邊光燄發視之乃鏇中雞蒸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眉目分明婢奔告郡郡移於堂上率家人羅拜之三日猶不滅召巫者束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時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見戒菴漫筆

此雞疑即唐敬宗朝雞卵種也又唐詢家烹雞忽火光出釜中視之有未產卵現菩薩像坐蓮花自是誓不殺生

○蛤蜊異

唐文宗方食蛤蜊、一蛤蜊中現二菩薩像、螺髻瓔珞、足履菡萏、命致之興善寺、隋煬帝亦有此事

吳興郡宗益剖蚌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宗益奉以歸慈感寺

○鼈異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鼈、重八觔、一酒家買之、懸室中、夜半常作人聲、明日割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於縣與郡、郡

守楊公廷詔時入覲、命以木匣盛之、攜至京師、諸貴人傳觀焉、又丁未年、遂昌縣民宋甲剖一鼈、中有比丘端坐、握摩尼珠、衫履嶄然俱見邸報

頴川王戶部在通州時、一日宴客、庖人烹鼈、剖之、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皁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刻畫所不能及、王自是遂斷茲味

○菜花現佛

筆談云、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變蓮花、仍各有佛坐花中、形如雕刻

○雞生方卵

弘治末、崇明縣民有雞生一方卵、異而碎之、中有彌猴、才大如棗

○石中男女

成化間、澧河築堤、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以爲珍藏焉

石猶有情、人何以免

○狐假子路　以下精怪

東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子路忽人語云、我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奠、必令祭者暫出閉門頃之、入視肴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狐寐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

○鬼畏面具

金陵有人擔面具出售、卽俗所謂鬼臉子者、行至石灰山下、遇雨沾濕、乃借宿大姓莊居、莊丁不納、權頓簷下、愁不能寐、而面具經雨將壞、乃拾薪爇火熯之、首戴一

枚兩手及兩膝各冒其一以近燎至三更許有一黑大漢穿一黑單衣且前且却其入念必異物懼其面具而然乃大聲叱之黑漢前跪曰我黑魚精也家何在曰在此里許水塘中與主人之女有交故每夕來往不意有犯尊神望恕其責其人叱之使去明旦訪主人之女果病祟遂告之故竭塘漁之得烏魚重百餘觔乃馳而擔歸

○鬼張以下鬼

弘治中高郵張指揮無嗣求妾未得偶出湖上見敗船

板載一女甚麗浮波而來問之曰妾某邑人舟覆一家皆沒妾賴板得存幸救我張援得之甚寵愛踰年生子女櫛沐必掩戶一日婢從隙窺之見女取頭置膝上綰結加簪珥始加於頸大驚密以啓張張未信他日張覘之果然知爲妖排戶入斬之乃一敗船板耳子已數歲無他異後襲職至今稱鬼張指揮云

○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作色曰鬼神古聖所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塵談云閩僕順童兩夜暮歸見一人持燈就傘背行良久語童曰聞此地有鬼汝曾遇否童笑曰吾行此多年未之見也將適通衢寄傘者曰汝試看我面視之乃無領頰者僕狂叫而走相傳世間人鬼半但人不見鬼耳

○鬼巴

夷堅志睢川王行之爲廣東龍泉尉表弟季生來訪泊

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靛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臥席冉冉騰身行於腹上季素有膽引手執之喚僕共繫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旦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謂之鬼巴或與談神怪事則出示之

○藥鬼

劉池苟家有鬼常夜來竊食劉患之乃煑野葛汁二升濆粥上覆以盂其夜鬼來發盂啖粥須臾在屋上吐遂絕

○髑髏言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舁酒肴爲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瓢盛酒擣蒜汁濡肉自啖回顧一髑髏在傍來夾肉濡蒜戲納髑髏口中問之曰辣否髑髏即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已來驚悸令人去其肉呼亦不已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數日後來遂病死見馬氏日抄

江湖紀聞載至元丙子習家湖髑髏呼鹽事類此

○白骨

劉先生者河朔人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甓甃甚光潔北壁有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劉出每與人談其事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

○鬼姑神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蛤精疾 以下奇疾

北齊書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爲割之得蛤子二箇如榆莢

○食雞子疾

褚澄 彥回弟 善醫術一人有冷疾澄爲診脈云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子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出一物如升開看是雞雞翅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未也更服之又吐得如向者雞二十頭乃愈

○銅鎗

述異記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晝夜不眠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死後其子果剖之得一銅鎗後華佗聞之便往出巾箱內藥投之鎗即化爲清酒

○臨甸寺僧

齊門外臨甸寺有僧年二十餘患蠱疾五年不瘥而死僧少而美性又淳其師痛惜之厚加殯送及荼毘火方熾忽爆嚮一聲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長數寸面目肢髮無不畢具美鬚蔚然垂腹觀者駭異

○張鍔

秘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熱、雖盛暑隆冬、着襪袴紗綿相半

○飲　不飲

元載不飲、其鼻聞氣已醉、人以針挑其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由是日飲一斗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興發不可遏、家業遂廢、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徧其上、蟲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如常日所飲之數、遂投烈火中、忽爆裂爲數十片、士人由是惡酒

○說儲載異疾三條

宋知制誥呂縉叔得疾、身漸縮小、乃如小兒、姜愚忽不識字、數載方復、宋時一女子、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盡如鈎

○腸痒

傳舍人爲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痒之疾、滿腹作痒、又無搔處、欲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方愈

○徐氏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慄、至於幾絕、見母與弟皆然、至死不明、又惡聞徐姓、及打鐵打銀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鐵、疾遂作、更不欲見、竟逐去之、醫遂無能施其術

○腹中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聲止、一月一作

○喉聲合樂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已後、每寐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

○空中美人

北齊書、天統中、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

○應聲蟲

文昌雜錄、劉伯時常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

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蟲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過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劭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求衣食於人者惟藉此耳

應聲蟲本病也而丐者以爲衣食之資死而不悔又安知世間功名富貴達人不以爲應聲蟲乎噫衣食誤人肯服雷丸者鮮矣

○活玉窠

清異錄盩厔吏魁召士人訓子弟館於門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復作左腮掀腫遂張口臥意似憒騰忽聞有聲發於齦齶若切切語言人物喧嘩漸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蚤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四活玉窠也似呼喝狀頰上蠢然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詰旦具告主人勸呼符咒治之痛止腫消竟不知何怪

謝在杭云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出遊郊外即似車馬騾驢以次出外宿疾頓瘳至晡復聞人馬雜遝入耳中疾復如故穆延醫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陶穀所載不謬

○一胎六十年 以下產異

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

子故活不死令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迨母命終諸親眷屬載其屍骸詣諸塚間請太醫耆婆破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髮皓白俯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

○一生四十子

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生二十人死

○肉帶懸兒

稗史、宋孝廉所親家有婢產出肉帶子一條、帶上共懸十八小兒、面目形體無不具備、聯絡如纍、觀者雲集、其母懼而棄之

○賓母等

五雜俎云、漢竇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晉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中資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拆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湖州婦人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續圖云、萬曆已酉石湖民陳妻許氏產一白魚、壬子、蘇城吳黃姚身產一金色大鯉魚、長四尺許、鱗甲燦然、其家大駭、投諸清泠之淵、里人呼其父曰漁翁

○產法馬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產夜叉白魚、後又娠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僧在家、轉經祈祐、其夕功未畢、內呼腹痛急、忽產下一胞、訝是何物、破而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舉家大駭、權之、重十兩、視其背有鑄成字樣、驗是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跡甚分明、至今尚在、比鄰章秀才偕同學方生親詣其廬、傳玩而異之、或疑銅精所交、或疑五郎所幻、未可知

○產錢

徐州吳瑞者、秀才玠之弟、行第八、年二十餘、妻初產子、歷五十四日、忽嘔出水數合、有銅青氣、家人曰、此兒傷重、何為出水綠色耶、明旦遂歲出三角物數十、其家怪而洗之、乃成五錢、分為四堤、平正無小大之殊、五六枚連下、數升合之、得大錢七十二文、皆有年號、輪郭周正、體面無一不符、遂以膠粘而固之、聞者爭求觀、州有司亦至、其兒竟無他異

○產本濟經

張衡之女玉蘭、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索之、終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濟經也、十餘日間、大風雨晦暝、遂失其經

○產掌

鄞縣民出賈、妻與其姒同處、夫久不歸、見夫兄、私心慕之、成疾阽危、家人知所以、且憐之、計無所出、强伯氏從

帷外以手少拊其腹遂有感成孕及產惟一掌焉

○額產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長爲將今猶存名胡兒見異苑

妖異部終

非族部第三十五目録

南海異事三條 蛮卿卿

產翁 土獠蠻俗

倭國 占城

頭飛 討二條 吐蕃

契丹 計三條 夷婦

韃韃 渾脫

種羊 回鶻

木乃尹 大食國木花

古莽 獨狼國

裸人 大寒

女國 金齒蠻

麻逸 吐火羅

暹羅 軲沐

羅羅 爪哇

大耳國 聶耳國

辰韓 鵲國

勒畢 沙人

非族部

子猶曰、學者少所見、多所怪、窮髮之國、穴胸反趾、獨臂兩舌、殊風異尚、怪怪奇奇、見於紀載者侈矣、不閱此、不知天地之大、不閱此、不知中國之尊、予特採其尤可駭笑者著焉、而附以蛇虎之屬、若曰夷狄禽獸云爾、是爲非族第三十五

○南海異事三條

南海男子女人皆縝髮、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晁膏塗其髮、至五六月、稻禾熟、民盡髡、鬻於市、既髡、

復取晁膏塗之、來歲五六月、又可鬻

解牛多女人、謂之屠婆屠娘、皆縛牛於大木、執刀數其罪、某時牽若耕、不得耕某時乘若渡水、不得行、今何以免死耶、以策舉頸揮刀斬之

貧民妻方孕、則詣富室指腹以賣之、俗謂指腹賣、或已子未勝衣、鄰之子稍可賣、往貸以鬻、折杖以識其短長、候已子長與杖等、卽償貸者、鬻男女如糞壤、父子兩不戚戚

○蠻唧唧

右江西南多獠民，好為蜜唧。唧，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漬之以蜜，置盤中，猶囁囁而行，以筯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唧。

吳人以酒噴彭蜞食之，或入酒未深者，幾舉筯皆走出盤外，此與蜜唧唧何異

○產翁

南楚新聞云：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床，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亦如之，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越俗，妻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飼婿，婿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為產翁，其顛倒如此

○土獠蠻俗

土獠蠻俗，男子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無匙筯，手搏飯而食之，足躡高橇（卽[illegible]行之具），上下山坡如奔鹿，人死，以棺木盛之，置千仞顛崖之上，以先墮者為吉

○倭國

北史云：倭國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未明時，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曰委我弟

○占城

占城國釀酒法，以米和藥入甕中，封固日久，俟糟生蛆為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節三四尺，插入糟甕，量人多少入水，以次吸竹，則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封留再飲，歲時縱人採生人膽鬻官，其酋或部領得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

○頭飛

占城國婦人有頭飛者，夜飛食人糞，夫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陳剛中在安南有紀事詩曰：鼻飲如瓴甋，頭飛似轆轤（嶺蠻集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吳時，將軍朱桓有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如常人焉

○○吐蕃

唐貞元中王師大破吐蕃於青海臨陣殺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云是尚結贊吐蕃乃收屍歸有百餘人行哭隨屍威儀絕異使一人立屍旁代語問以瘡疾痛乎代應曰痛即膏藥塗之又問食乎應曰食即爲具食又問衣乎應曰衣即命裘衣之又問歸乎應曰歸即具輿馬載屍而去若此異禮必國之貴臣也

○契丹

契丹俗每正月十三日放國人爲賊三日惟不許盜及十貫以上北呼爲鶻里時華言偷時也

諺云禽獸淫無恥而有節人淫有恥而無節余亦云虜偷不禁而有時中國偷禁而無時

契丹牛馬有熟時如南方之養蠶也有雪而露草寸許牛馬大熟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

○夷婦

蕭岳峰夷俗記夷婦乳長垂至腹下時當剌繡兒輒從

腋後索而食之

○韃靼

韃靼腸極細如猪腸人身瘦長而闊膀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韃婦至中國人戲弄其乳則喜以爲是其子也至隱處亦不爲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爲夫婦動挾刃刺其人

○渾脫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肉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湩謂之渾脫

○種羊

大漠迤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爲吹笳呪語即有小羊從地中出

中國有種蚶種蟶法種羊未是鑿空

○回鶻

回鶻酋長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以指染血塗於佛口或捧其足而呵之謂之親敬

○木乃尹

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衆者乃澡身絕食日唯

蜂蜜數月便溺皆蜜矣既死國人殮以石槨仍以蜜浸之鐫志年月俟百年啓視之則已成蜜劑名曰木乃伊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立效見博物志補

○大食國木花

大食國西南二千里外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

○古莽

古莽之國其人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爲爲實覺之所見爲虛

○白狼國

西夷有白狼國者依山以居壘石爲室如浮圖然以梯上下貨藏於上人居於中畜圉於下見綱目

○裸人

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

○大宛

大宛國人皆深目多鬚髯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見隋書

○金齒蠻

金齒蠻俗處女淫亂同狗彘未嫁而死者所通之男子持一幡相送有至百人者父母哭曰女愛者衆何期夭逝

○麻逸

麻逸國俗尚節義夫死其婦削髮絕食與夫屍同寢多與並逝者逾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

○暹羅

暹羅國婚姻先請僧迎男子至女家僧取童女喜紅點

於男子頷名曰利市然後成親過三日後又請僧送女歸男家則置酒張樂待賓喪禮凡富貴人死用水銀灌腹而葬平人則舁至郊外海邊沙際爲鳥所食食盡飛去餘骨號泣棄海中謂之鳥葬

○輆沐

越東有輆沐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刳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焚之薰其煙上騰謂之登霞然後爲孝見墨子

○羅羅

羅羅卽烏蠻俗尚男巫號曰大奚婆以雞骨占吉凶事無巨細皆決焉凡娶婦必先與大奚通次則諸房兄弟皆喜之然後成婚謂之和睦夫婦之禮晝不相見夜則同寢生兒十歲不得見父母長死以豹皮裹屍焚之葬其骨於山非至親莫知其處葬畢用七寶偶人藏之高樓盜取鄰境貴人之首以祭如不得終不祭祀

○瓜哇

瓜哇國凡主翁死殯之日妻妾奴婢皆帶草花滿頭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地舁屍俾衆犬食食盡爲好食不盡則悲歌泣號積柴於傍衆婦坐其上良久縱火燒柴而死蓋殉葬之禮也

○大耳國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暑月又可作扇以玄德方之耶乎小矣

○聶耳國

聶耳國其人與獸相類在無腹國東其人虎文耳長過腰手捧耳而行

○辰韓

辰韓國兒生以石壓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見魏志

○鵠國

陳羣與齊桓論云西海之外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拜跪壽皆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鵠海鵠遇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海鵠腹中不死而鵠亦飛千里

○勒畢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

陳玄錫曰、傳云、僬僥三尺、短之至也、假令僬僥而適勒畢、必且詫爲臨洮長人矣

○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朱衣玄冠、乘軺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竝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爲蟲豸所咋、竝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

○大人

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符堅時、河北一大人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

○長人

成化辛丑、蘇州衛軍人數十泛海、遭風飄至一島、人皆長三四丈、以藤穿我一人於樹間、其人逸出至海邊、忽前舟返、載之而長人追至、船巳離岸、從岸上用手挽船、船人刎截其一指、辨之、乃中指一節、以尺度之、尺有四寸、遇嘉定令取視、留置庫中

○長布巾長衣

蘇州府志云、有直指使詣學宫、大風吹下一布巾、横直皆丈餘、以貯郡庫、又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倍之

○無啓民 錄民 細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

○含塗國

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河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賣龍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卽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災旱、於是方士聞旱、便齎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

數十舫舉國會飲以顧其直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見抱朴子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摭海鹽飲之每鱗中出鹽則收用以酒送一七專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四日用亦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

○龍鱗

武昌熊維禎談其邑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席或曰龍鱗也

○大鵬

嘉靖中海上曾墜一大鵬鳥毛萬元獻親見在某郡庫中毛以久盡獨見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又海邊人家忽爲糞所壓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質半未化蓋大鵬鳥過遺糞也

林尚書瀚於內庫見大鵬翎一枝長丈許管中可容兩人坐公自作記

○海鵬

正德末有鳥黑色大如象舒翅如船蓬飛入長安門內大樹上弓弩射之皆不入民家所養鵝被啄而食之如拾蛆蟲然數月方去人以爲海鵬也

○海梟

晉時有人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梟毛也出則天下亂

○海大魚

崇明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其身始盡

海舟泛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並出風亦驟作撼舟欲覆衆皆駭惑舟師搖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者鰌魚翅也兩日目也見使琉球錄

宋高宗紹興間漳浦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剜目乃覺轉鬣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參戎炳文過漫洋於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開一脇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見猶園

南海人常從城上望見海中推出黑山一座高數千尺相去十餘里便知為大魚矣此魚偶困而失水蜿蜒島上居人數百咸來分割其脂為膏經月不盡又有貪取魚目為燈相與攀援騰踏而上其目大可數石計無能取失足溺死於中者同時七人乃止見獪園

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懽然下石植纜登洲煑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

○鱘魚

大街袁六房曾網一鱘魚長而極瘦始怪之肚中得一糙碗蓋為此物所磨瘦者以此見獪園

○漢泉井中魚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黑一如常而半邊鱗肉與骨俱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無異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鬐撥刺之勢俗傳漢皇食鱠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

○奔鯙

奔鯙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著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傳嬾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鯢魚䲟魚

雙槐歲抄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茹草葉覆身張口候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汁如白汗乃無毒䲟魚出四川雅州似鯢亦能緣木蜀人食之孟子謂緣木求魚理所必無不知天壤間正不可窮也

○人魚

宋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曰此人魚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

聞北方有人魚身白皙牝牡交感與人無異飯寡多取畜池中未知卽此種否

○鮥魚

異苑云鮥魚凡諸魚欲產鮥輒以頭衝其腹世謂傢魚之生母

○横公魚

北方荒外有石湖出横公魚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十七煑之卽爛可已邪病

○鼉市

南海之濱有鼉市焉鼉暴背海隅邊幅廣脩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眠爲石洲漸剏弥茨鱗列成市亦不知幾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爲鐵冶者天旱火熾鼉不勝熱怒而移去没者凡數千家

紅塵中大都鼉市也特未遭漂没故不知耳

○在此

太倉董氏嘗捕得一鼈人首出水作歎息聲懼而殺之按酉陽雜俎名曰在此鼈身人首鳴則若云在此故以名之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簖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簖

○千侯入蛇腹

上虞徐孝廉計偕京師與一千侯同舍蜀人也貌甚偉而鱗文遍體皴如青赤松皮面有瘢痕隱起類三當錢大狀若賴風者然訊之具言少年嘗酒落魄不羈一日從所親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歸不及城便醉臥道傍草積間夜半宿酲始醒覺悶甚首如蒙被展轉反側不知身在何所已而捫之微溼嗅之腥不可忍尋思腰間有匕首急抽而割之得肉一臠復嗅之臊甚棄去旋割旋棄如此者凡數十臠漸漸漏明於是悉力以從事俄而此竅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踴身躍出睨之乃一大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僮消息至其所見主人與蛇並死於道奔告鄰里急舁歸營救復甦而膚間痒不可耐矣幸遇明醫得不死三月而痒止及起則膚革變色幾類漆身

○神蛇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而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而自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得此蛇數四、至洛下、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其身斷、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憤毒、則自斷爲三四、其斷處如刀截、亦微有血痕、然久而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類能自斷、不必千歲也

○噴嚏驚虎

唐傳、黃中爲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驚躍落崖下、遂爲人所得

○荆溪三虎

荆溪吳康侯嘗言山中多虎、獵戶取之甚艱、然有三事可資談笑、其一山童早出、荏村頭易鹽米、戲以藤斗覆首、虎卒搏之、銜斗以去、童得免、數日山中有自死虎、蓋斗入虎口、既深隨口開闔、虎不得食而餓死也、其一、銜豬跳牆、虎牙深入、而牆高難越、豕與虎夾牆而掛、明日俱死其處、其一、山中酒家、一虎夜入其室、見酒竊飲、以醉甚不得去、次日遂爲所擒

○齧虎

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爲虎覆而坐之、碓輪如飛、虎視良久、士且甦、手足皆被壓、不可動、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走、其人遂得脫

昔人料虎鬚、今人乃吮虎卵乎

○大蝶大蜈蚣

物之瘦者蜈蚣、輕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蒲帆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觔、啖之極肥美、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烈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覆鼓、其肉暴爲脯、美於牛肉

天寶四載、廣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陸死、割其一爪、則得肉一百二十觔

○狒狒

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觔、既力若此、何能致之、

對曰狒狒見人喜笑笑則上脣掩其額故可釘之髮可爲髢血可染衣身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

按狒狒亦名費費又曰梟陽被髮反踵獲人則藉其臂而大笑笑止卽傷人矣土人截大竹爲筒絡於項下納手筒中狒狒既笑則上脣蔽額人從筒中出手以釘釘其脣於額上然後聚衆而擒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

○訛獸

神異記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丙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眞矣

○猊

狗纓國獻一獸名猊吳大帝時尚有見者其獸善遁入人室中竊食已大叫人覓之卽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唉汝已而開拳曰猊

○山獮

有山獮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爲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勢入木數寸

○躲破鼓

兵部郎中鄭獅南家曾養二猿其牝者甚淫一旦失牝猿叫號不已主人遍覓不得越宿乃自破鼓中出今號人之避內差爲躲破鼓

鄧震卿曰臨水登山僧房道院皆破鼓也節慾養生者不可不知

異獸部終

雜志部第三十六目錄

勇可習　真主奇徵
周尹氏　八字無憑
帝王言命　獄神戲夢
造化弄人 計二條　惡蟲齧頂
張生失金　奇蹇
嫁娶奇合　越母奇語
一日得二貴子　辭毆奇禍
世事翻覆　妻歿奇夢
投牒自禍　戴採花
晚達　醜娶 計三條
曾偶然　陸叅廉
白公裂詩　篔簹谷筍詩
一句詩　呂常題畫
李龍眠畫　吳文定書扇
李十八草書　登牀奪字
箝詔請署　王準恃寵
都都知　乖柳賜姓

拔河戲　手搏
賭官　打毬賭
徼行　饒州人
勳臣讖語　科舉弊
徐相國善答　講咸丘蒙章
掌院名言　祝瀚批學府帖
鍾頭會　邊將隱匿
李實　黃慈貴
武廟南巡事 計四條　蕭穎士僕
溫公二僕 計二條　高德基平江事二條
老人貴人婦人八反　世事相反

雜志部

子猶曰、史傳所載、採之不盡、稗官所述、聞之不盡、客座所聞、錄之不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談諧方暢、詭笑紛沓、忽焉喙短詞窮、意敗矣、爾時得一奇事、如獲珍珠船、因不忍遺、置爲雜志第三十六

○○勇可習

魏杜襲爲西鄂長、劉表攻西鄂時、柏孝長在城中、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四五日後、乃負楯覩鬭、語襲曰、勇可習

也

○眞主奇徵

我太祖幼時、嘗見羣鷺遊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旗左右豎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旗下、白者立白旗下、羣鷺應聲如命而往、一花鷺不知所適、往來於青白之間

○周尹氏

周尹氏貴盛、五葉不別、天饑、作粥會食、聲聞數里外

○八字無憑

昔趙韓王時、有軍校與同年月日時、若趙有一大遷除、軍校則一大責罰、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叱

○帝王言命

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厨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窗下、何如一盞茶、帝微行、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嶽神戲夢

浮碧山之神、惟東嶽最靈、凡以夢祈者、應如響、邑中有父子同應鄉試者、禱於嶽、以夢示曰、汝往問秦棗三孺人可矣、二人未解所謂、偶下山、見一丐婦浣於河、問之

曰、秦棗三孺入者爲誰、其婦張目叱曰、汝奚問爲、蓋此婦與邑少年秦棗三狎、故有是號、忽聞其語而心怪之也、二人猶未悟、對曰、吾欲問我父子誰中、其婦罵曰、入你娘的倒會中、其年父果中

○造化弄人

萬曆癸未、管明府九臯、始與同儕越公車選、夢神人屬以七題、次早搆房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士題果符所夢、因信筆以所熟文寫就、不暇搆思、自喜得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厭薄[illegible]文入內磨對、凡

同者擲之管以是下第選授富順令

莆田一秀才往九鯉湖求夢夢曰明日所遇官即爾功名次日遇鍾御史李大參皆其里人生大喜告以故李曰學鍾先生鍾曰學李先生皆言當如其官也後僅以歲薦任教職卒人始悟爲學中先生學裏先生云

○惡蟲囓頂

天順間徽士吳與游到京　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　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螫皮肉紅腫方知其適

不能答者以螫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所囓故下淚也嗚呼均爲惡蟲囓頂敬君者不遇欺君者蒙恩豈非數哉

○張生失金

嘉靖時杭人張姓者自幼爲小商老而積金四錠各束以紅線藏於枕忽夜夢四人白衣紅束前致辭曰吾等隨子久今別子去江頭韓餅家覺而疑之案於枕金亡矣躊躇歎息之江頭詢韓果得之張告韓曰君曾獲金四錠乎韓驚曰君何以知張具道故韓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留餉之舉一錠分爲四各裹餅中臨行贈之張受而行中途値乞者四求之哀各濟以餅一四乞者計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易小而熱者乎遂之韓韓笑而易之

○奇蹇

昔淮南盧嬰平生奇蹇謂至人家其家必遭横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失火王休佑所執木手板得者必不祥近

雍聽若野王多能而貧甚始客魯魯人皆避畏之呼爲耗神已造一訟者及病者家二家俱敗死比至京京中復聞斯語會二人博而雍坐負者傍或語負者謂勝者敎之負者怒毆之幾死

○嫁娶奇合

嘉靖間崑山民爲男聘婦而男得痼疾民用俗有沖喜之說遣媒議娶女家度婿且死不從強之再三乃以少子爲女歸焉將以爲旬日計既草率成禮[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男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竟私爲夫婦矣逾

月、男疾漸瘳、女家恐事敗、詒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壻、顛之倒之、左右一義、遂聽爲夫婦焉、吳江沈寧菴吏部、作四異記傳奇

○趙母奇語

趙母 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 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當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況惡乎

○一日得二貴子

楊公某、關中盩厔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復賈於

閩漳浦、主龔氏家、龔新寡、復爲其家贅壻、生一子、冒姓龔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略公以去、居十九年、凭跣跳戰、皆倭習矣、後又隨衆犯閩、會閩帥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爲累囚、屬紹興郡丞楊公世道者、鞫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閩中民也、因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母、母令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也、起之囚中、拜哭皆慟、洗浴更衣、歷忭無極、次朝龔公知公得翁、舉羔鴈爲賀、公觴之、翁出行酒、龔公問翁何由入閩、翁言其始末、又與龔公家里族妻子名姓合、異之、亦歸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謁、龔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爲悲喜猶楊丞家、於是閩郡黎老歡忭、呼爲循吏之報、士大夫羔鴈成羣、蓋守丞卽異地各姓、實同體兄弟、而翁以凭跣跳戰之卒、且爲累囚、一日而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朱幡千鍾養焉、其離而合、疎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爲之哉

○醉毆奇禍

甲乙二人俱醉、遇於途、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見之、亟白於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於

旁、夜半、乙稍甦、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潛起遁歸、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賄棄屍、痛加箠楚、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於郊、一人醉而來、衆前撲殺之、舁入葦室、而乙方大醒、記得曾被甲毆、詣甲喧、甲以賄求解、比官以殺人捕甲、甲邀乙往白、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坐死

○世事翻覆

曹詠侍郎夫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傷而歸、乃適詠、時詠尚爲武弁、不數年、以

泰檜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直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厲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語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厚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辦、歎息久之、詠日登顯、爲戶部侍郎、愉殂、詠貶新州而亡、厲領二子扶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貲蕩析、至不能給朝晡、趙德光之妻、厲之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厲間出訪親舊、見故夫壻曾秀才家、門庭整潔、花木蓊茂、謂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矣

衞青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公主仳離擇配、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之、丁晉公治甲第、鉅麗無比、楊景宗嘗負土之役、後景宗以外戚起家、丁第竟爲楊有、錢思公治裝銀工龔美、一作劉美、實爲之、後龔美貴、而美所手製皆歸之、王詵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辛苦造成、不知誰居此、不踰時、詵尚主、竟居焉、陸都督炳治第京師、督工甚嚴苦、未幾坐敗、工某由外戚貴、即以陸第賜之、河陽花、今朝如土、昔如霞、武昌柳、春作青絲、今作帚、世事翻騰、大都如此

○東坡奇夢

東坡志林云、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爲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辨才海月皆在、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遊、不及冠帶

○投牒自禍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爲第十一、向人道之、有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與試官有成約、及將揭榜、第十一名卷、果易也、主司既聞外議、乃謀於衆、命以陪卷之首更換、所換者、乃大璋卷、而換去者正投牒之人也、衆咸謂天道之公、榜遂定、明年蘇冠南宮

○戴探花

莆田戴大賓字寅仲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十四以探花登第、亡何、卒、其家以喪歸、父母悲甚、必欲發柩省視、及發乃一白鬚叟、大駭異之、棄屍於地、詰責其奴、奴無以

自明其夜大賓曰叟吾前身也上帝憫其苦學白首不第托生汝家暫享榮名以酬吾志變形者不忘其初也父母由是止哀

○晩達

紹興中黄公度牓第三名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鶴林玉露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

三清波雜誌又謂閩人韓楠未知孰是

○晩娶

閩人陳嶠六旬餘始獲一名還鄉娶儒家女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巹之夕文士咸集悉賦催妝詩咸有生荑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嶠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絶倒

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持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爲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晩

陳覞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婚燕爾答曰僕久處山谷莫預出仕不知衣裙之下有此珍美

○曾偶然

泰和曾狀元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擧子同舟李年少狂生議論蜂出見曾簡默因是共疑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竊笑曰夫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皆下第曾獨首榜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趂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

○陸孝廉

長洲陸孝廉世明省試不第歸過臨淸鈔關錯認爲商令納稅陸呈一絶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亟迎入款贈甚厚

○白公裂詩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句時元白首唱次至楊汝士楊援筆書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遂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

文士相如自古而然。蘐前者寧獨吳老公。

○篔簹谷筍詩

篔簹谷在洋州。文與可嘗令蘇子瞻作洋州園池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子瞻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與妻遊谷中。正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大笑。

○一句詩

謝無逸嘗以書問潘邠老大臨近作新詩否。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致。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敗意。止此一句奉寄。

○呂常題畫

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吳小仙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咨。後以屬太常卿呂常。曰。不必我諛。但須寫當日實事耳。呂爲製長歌。鋪敘家樂。援引故典。末云。吳生吳生欲閒搦。自畫白皙居侯旁。如何更著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

○李龍眠畫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局一局。骰迸盆中。五皆梟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吳文定書扇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爲人盜去數事。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爲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李十八草書

宋時有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蓋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書問十

五、近日比舊何如、十五日、可稱泰吉了矣

○登牀奪字

唐太宗賜宴玄武門、援筆作飛白、衆乘酒、就帝手中相競、常侍劉順登御牀、引手得之、有不得者、言順不敬、宜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簽詔請署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也、嫁武三思子崇訓、光艶動天下、嘗自作詔、箝其前、請帝署日、帝笑而從之

○王準恃寵

王拱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闈、以鬬雞侍左右、恃寵驕恣、嘗率其徒過駙馬王銲私第、銲望塵趨拜、準挾彈中銲冠上、折其玉簪、以爲笑樂

○都都知

咸通中、俳優恃恩、咸爲都知、一日奏樂諠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竝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也、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

後王鐸爲都都統、襲此、○我蘇新入泮者、廣文先生督其贄儀、必分上中下戶、以爲隆殺、近謂上戶未厭更立超超戶名色、取贄倍常、超超戶可對都都知

○垂柳賜姓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每船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口、時盛暑、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出、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曰楊柳

○拔河戲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絚兩頭各繫十餘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强弱爲勝負、時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之、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無力、隨絚踣地、久不能起上以爲笑

○手搏

唐主存勗嘗與李存賢手搏、賢不盡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鎭、存賢乃仆唐主、及卽位、以賢鎭幽州、謂曰

手搏之約我不食言

○賭官

文海披沙云宋文帝與羊立保賭立保勝遂得宣城太守陳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遂授節鉞識者笑之然偏安亂朝固不足怪宋藝祖開寳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爲魁時王嗣宗與陳識同納卷子上命二人角力以爭之嗣宗得勝遂爲第一識次之創業之主亦爲此兒戲可笑也涑水記聞云嗣宗與趙昌言手搏角力恐誤昌言係太平興國元年胡旦榜第二人

○○打毬賭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微行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考極褻宮中使内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乃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墻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笑曰聳上來司馬光黼亦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五國城中有此快樂否

○○饒州人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癡漢云諺饒人不是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勳臣譏語

洪武甲子開科取士諸勳臣不平曰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聖祖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　帝自此覽天下所進表箋多罹禍者

○科舉弊

宋承平時科舉之制大弊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爲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民賣猶勝官賣）

今懷挾蠅頭本其遺製也萬曆辛卯南場搜出某監生懷挾乃用油紙捲緊束以細線藏糞門中搜者牽線頭出之某推前一生所棄擲前一生辨云即我所擲豈其不上不下剛中糞門彼亦何爲高聳其臀以待擲耶監試者俱大笑

○徐相國善答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蘆也、又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上問輔臣蒲蘆是何物、夷是何義、徐階對曰、夷是有恒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

○○講咸丘蒙章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掌院名言

國初一上舍任左都掌院、羣僚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請敎、掌院岸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羣屬凜然

○祝瀚批寧府帖

逆濠有鶴帶牌者、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南昌守祝瀚批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事

○鏟頭會

國初惡頑民竄入緇流、聚犯數十人掘泥埋其身、十五竝列、特露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鏟頭會、後因神僧示化、屢鏟復生、遂罷斯會

僧家奸惡、不可枚舉、近日吾蘇葑門外、有鄉民於所親借銀三兩完官、適是日官兌兌北限、民姑以銀歸、將還所親、偶爲同行相識者述之、時天已暮矣、忽見有挑包客僧隨其後、意彼已竊聞、然猶未甚疑也、旣出城里許、同行者別去、顧僧猶在後、心稍懼、復里許、新月慘淡、回首失僧、詳視、乃在井亭中解衣、民懼甚、前有石橋、急詣橋下自匿、微窺之、見僧裸體持鐵箍棒、疾馳上橋、左右覘、大聲曰、何處去了、復下橋前馳、

民潛出退走、至井亭、見僧包裹衣服作一堆、度僧去遠、急束縛負之而趨、從他道直走閶門、就飯店宿、取酒痛飲而臥、黎明、聞街前念佛聲云、夜來被劫、乞布施、僧衣遮體、臆隙窺之、見裸體者、卽所遇僧也、解其包有白金二十兩許、民伺僧去、潛携歸焉、嗚呼、如此惡僧、人那得知、那得不鏟頭

○邊將隱匿

各邊以　太宗有旨、虜入殺人五名以上、虜畜產九頭以上、邊將皆坐死、遂相與隱匿、人畜死亡至千百者、皆

云四人八頭

○○李實

成化中、閒住右都御史李實以進房中秘方行取至京、試不驗、遣歸、實上疏謂忽召忽遣、不知其故、 詔姑與致仕

分明紫皇帝火囤

○黃葱貴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

朝廷一嚬一笑不可輕易如此

○○武廟南巡事

武宗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子而竝顯者耶、（兄麟官瑄方伯）以網命之漁、鳳舉網奮張、僅如一笠、帝曰、官許久、尚不解漁耶

武廟南巡時、蔣瑤爲楊州守、不肯橫斂以媚權幸、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楊州知府宜、 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幷首飾數事、蔣伏而進曰、魚值無所取、惟妻女衣妝在焉、臣死罪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眞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歸、魚亦不取值矣

江彬誘 上親征寧王、駐蹕南京、往牛首山打虎、後湖網魚、得蝦蟆、一內侍諛曰、此值五百金、 上曰、汝買之、

武廟嬖南院一妓、每行必從、百官咸賄以求媚、一日上侵晨從外入、妓翁尚臥、擁被欲走匿、 上從其旁疾趨、曰、免起、已而 上去、少選、忽聞門外鼓吹聲、乃都察院送扁至、金書免起堂三字、

○○蕭穎士僕

蕭穎士該通三教、性褊無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力殫、亮養瘡平復、爲其指使如故、或勸之行、答曰、豈不知、但慕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耳

世間憐才者何人、此乃僕隸之不如也、

○○溫公二僕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敎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溫公驚問、僕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敎壞了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從何得錢、

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高德基平江紀事二條

嘉定近海處鄉人自稱曰吾儂我儂稱他人曰渠儂你儂問人曰誰儂夜聞有叩門者主人問曰誰儂外客曰我儂主人不知何人開門方認乃曰却是你儂後人因名其處爲三儂之地

誰儂我儂此等問答可已蘇人途中相遇問者曰何往答者曰在此間此等套語亦最可厭白獺髓載行

都語言無實如語年甲則曰本末語居止則曰左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行都謂臨安也

吳人自相呼爲獃子又謂之蘇州獃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癡獃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獃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來

近日蘇州不聞此語杭人開口曰某獃豈獃有運已自蘇而杭耶

○老人貴人婦人八反

老人貴人婦人各有數反夜不臥而晝睡子不愛而愛孫近事不記而記遠事哭無淚而笑有淚近不見而遠却見打却不痛不打却痛面白却黑髮黑却白如廁不能蹲作揖却蹲此老人八反也夜宜臥而飲宴早當起而高臥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處却使無病常服藥有病却不肯服藥人未做時爭做人皆做時却不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却不肯去買賤物不嫌貴買貴物必要賤美妻妾不甚愛平常侍兒却愛此貴人八反也不愛長子而愛少子不愛子而愛

女不信人而信鬼惜小錢而不惜大錢爲姑時定怨嫂爲嫂時却嫌姑最忌諱却最呪咀最怕不到老又最怕人說老丈夫舉動最善防閒丫鬟淫奔却不介意此婦人八反也

○世事相反

今世人事亦有相反者達官不憂天下草莽之士憂之文官多談兵武官却不肯厮殺有才學人不說文章無學人偏說富人不肯使錢貧人却肯使僧道茹葷平人却多持素閭閻會飲却通文秀才却麄鹵有司官多栽

勢豪、鄉官却把持郡縣官愈尊則愈言欲退休官愈不達、則愈自述官蹟

雜志部終

譚槩三十六卷內府藏本

明馮夢龍撰是編分類彙輯古事以供談資然體近俳諧無關大雅

學古適用編九十一卷（一）

〔明〕呂純如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學古適用編序

經天下事存乎識濟天下事存乎權任天下事存乎誠善天下事存乎學〻者所以長識達權厚輔其誠以任天下者也盖古之人亦有誠任天下者矣然不學則識不足以燭機權不足以濟變其所誠任者或為貞凶或為貞厲迷〻為

世之所病故曰不學無術又曰學古有獲々者得之以長其識達其權而善其措於天下也或曰並亦有用古而敗者矣房琯之火牛荊公之國服是也安在其學古曰彼知火牛而不知神師彼知國服而不知息養知用古而不知所以用之々術譬之醫治古方

而不察脈以夫人之性命嘗試者也安可罪古乎且古今之事勢雖殊情形各異然其成敗得失治亂安危之故莫不起於幾微窮於事變成於是非邪正之相軋相濕識之不蚤慮之無術任之不誠遂以決裂於天下而莫可救豈不痛哉愚嘗讀史見唐漢以來

敢轍注、如是然其間豪
傑材智賢能之人忠於所
事觀其所以處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危疑傾覆之際
與其立朝任職持正出謀

四

終始功名之會理財牧民
治兵料敵呼吸風雨之中
下至一官一障一進止雖
專狀女婦亦有先見之明
濟變之術未嘗不撫卷嘆

息於今人以為誠得古人
已試之方察脉而用隨時
消息且必有當何至紛、
多故如今日哉及觀吳門
司馬呂公孟諧所輯學古

五

適用編傳採群籍旁及
國朝近事取其切於實用者
條分品類斟酌而許隲之
以開人意識譬如國醫闡
列古方聽病者之所自取

使方與脉相適而不至費
人蓋其忠君愛國無已之
心蓄而為憫時憂世之學
欲與天下賢士大夫以古
為鑒共栺成心以救濟天
下輔翼
聖明其意固已遠矣此即公
之所以為經濟也古之君
子道行則以其身任天下
之患不行即以其言寄當

世之憂古之立言著書者
皆是也公不著書但以古
事教令人一一切於寔用
可以昭示後世所謂仁術
者非耶余與公幾三十年
交見公於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閒肶切懇至當官行
事無不誠任時濟之以權
不避怨不辭勞且不避嫌
究以成就其本心閫璫之

變掊闑劫軍門以出無前視者公首先赴難調哭以脫軍門於阨而後徐縛其黨無一得脫當時微此亂民乘饑雹璫乘亂兩下相

激閩不可知矣公可謂有識有權有勇有謀非倖〻縮〻者之所能辦也易曰惟深也而後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而後能成天下

之務公主朝行已具有本末獨不能趨附時局介肰中立不少左右為時所嫉不知公之所憂更有大於身名之榮辱千倍百倍也

吾於此是編得公之苦心世有講幾深之學者必以予為知言矣

友弟董應舉頓首拜撰

長洲趙邦賢刻

學古適用編叙

陳子七十六矣空山誦讀不過崔寔試穀氾勝種樹之書而已顧於世未有纖毫補也竊嘗讀學古適用編而未獲

與孟諧呂公識面頃問叙陳子不覺作而嘆曰是編也非呂公之言而皆古人之言也古人重經術尤重師友淵源之所自來漢儒弟子各守一經之師說嚴若大訓不啻過之宋儒經學惟呂伯恭與朱子相唱和而陳氏止齋全甫繼焉皆以通經學古為高非若康瓠磋矢格格不適於用

也世不乏豪雋偉人縱横跅弛於墨卿騷客之場而反笑談經術者為迂闊而無當獨馮琢菴有經濟類編馮慕岡有經世實用編萬思默有經

世要畧此三君子者皆孟諸
呂公之座師與畏友也公尊
奉前聞而又博采先朝歷代
之故實年經月緯晝驗夜索
非設身於事之中即置身於

事之外凡君子小人進退消
長與夫吉凶禍福之所以然
或即始以見終或因難而得
易或援古以鏡今或引今以
証古思之不得又重而思之

非鬼神告我也則古人先已
告我矣此學古適用編之所
由緝也是編得手鑿鑿乎如
穀食之必可以養生如藥石
之必可以伐病特視當事者

用與不用蒼生之有福無福
耳而於公曷與焉王梅溪云
善學君子者不止學其可用
必學其可用而不得用學其
可用不過如賜之達由之果

求之藝而止若夫可以有用
而又能自安於不用惟顏子
一人而已顏子非特不巽用
於世甚且弃其著作而歛之
不囬如愚之中其不囬如愚

者正其安於遁世而無悶者
也然請問為邦孔子曰爾為
我宰此其意何為哉孟諧呂
公之學親得之琢菴慕岡思
黙三先生剔歷中外著有聲

蹟而未獲盡展其生平乃耕
釣於太湖之曲退而著書以
俟後之君子薪薪相傳燈燈
相接以衍其師友之學問於
若絶若續之時則公雖屢猶

出三先生雖死猶生贊者得
是書而神明之萬一救時有
所濟豈俟功名之必出於已
而後快乎昔者陸宣公狄梁
公蘇文忠公多集奇方以寓

遵晦明夷之意若使病者用之蹶然起霍然愈更藥石而穀肉之此仁人君子集方之本願而何暇與醫師爭一時之聲譽哉知此可以得孟諧

呂公之苦心矣

白石山樵陳繼儒撰

學古適用篇序

少司馬呂蒼軒先生弱冠登朝抱一樹博以事一人撫庸膚績著在玉帛天下鼓而望之皆信為古之

大臣乃其敭歷所臻當大疑大難衆方叢餕賫粟需囑張皇先生虎步滄洲回技舞雲擲不驚不懾恢然以解天下皆欽先生經緯之

豫而莫測其朵伍之根也而
先生居平所畢精畢慮者
實在学古遠用一编今春桂
謁先生於石湖出是書示桂
討覈既卒業而竊有概於

先生以身任天下匪斤斤踽踽與
世世小儒絜絜也夫天下帰播
能文章家惟工聲悦以取
世資飛穎專玲奇為靡麗
如繪朗笙如簧廷鼓無當

世用即或傍譚理性昧古横
今鑿空橋說以騁凌譎之觀
矣亦戰影與渫幾章之多
可耳至夫被桀蓬握衡斗
粹然當矣故之衛大卒寘

蹈替超自貽悔各而後磨礎
自斜其以不学敗也晩矣故曰
佩木難者不如刀劍服火浣
未不如狐貉天經地制用有
大帰未可以蜜名攘也先生

自筮仕以來皇〻斯世如袁
期稔貫穿竊不遺餘力是以
默不能宣而有言〻不能盡
而有書羣夫琬琰〻陳旂
常〻載振絲淵若〻蹟案

序四

奸度陰〻矩凡可以佐旁謀
稗掌故者皆綜厓旁規采
其碩畫而又分门以署類鏡
時以明危微實以致用標往
以稽功技羅以畫矣芳藻以

嚴鑒至於齋諧諾象〻涎皆
彙〻言外不拘波瀾凡宇宙
內事大而穹壤細而庭除出
而經綸發而經誦皆著諸
腑中援〻掌上六爻聯萃

序五

物〻變九疇其經世〻務日用
飲食神所出焉豈匪〻義鼎〻
寶富匣〻珠享千金而秘一
帳已也蓋先生〻精神無日
不對天父先生〻學術無日

不籌人天先生之寤寐無日不
思乎治故藝是編為之目萬
耳提納於矩度真古大臣綢
繆國家思患預防之意也謹

序六

曰運千刃者乎以發硎聽千
曲者乎以極藝世有志經世之
業而問津大隗果菲中原則
請以是編為之指南
崇禎辛未花朝門人張一桂
頓首拜撰

學古適用編自敘

君人者用天下者也聖人者為
天下用者也夫子曰用之則行
又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所以
行者傳物然也博學詳說之
謂也用之途多矣有正用有奇
用有實用有權用有大用有小
用有同用有異用有舍用之用
有無用之用顧其用之何如耳
衣不必文繡期於適體食不必
珍羞期於適口學不必華悅務
於適用適用之學如布帛菽粟

為士人饑渴寒暑之所必需也余辛丑登仕籍即從馮慕岡先生受經世實用一編輒歎所之心快手但其於兵農禮樂六書之次朴朴如也而於生靈言

皇明以前考而弗論顧乃卒業于讀馮琢菴先生經濟類編包古今而囊宇宙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業而言主通收貫協之搜羅列證多有博不必傳者矣最後乃得策里甄先生經世要義一書其苦心人也於行策之體裁

信忠告之善道矣惜之三致意焉而尤所指權止於執人彙事未盡執事要人易之焉書也其有受業于三先生惟琢菴陳靈途稍窺策里甄必從甲因枯稿中于錐可讀而出之其曲深其處道成其之源之見述也今夫歧黃家諸書有考之藥性者有考之脈理者有考之病治者病者得其一齋即靈能有起色而經不可謂之全書蓋美病多有得之因有策之因有故隨其症

變可出而必有奇人已試之禁
習探左右而必還源然後知之是
禰也棄筆退之矣或問是禰也
凡以備用也今知已不用子矣
子言不爲琵琶乎筆曰吾將何取
有言亦言夫古人之所已言者

四

而已臣知國家用其身而棄其
言者矣亦有棄其身而終不能
不用其言者爲其言之有補於
天下國家爲用乃者之布帛菽
粟焉已矣何必見諸行事之爲
愉快乎臣無國言之矣遂不言

若然前禰衡之志也
崇禎辛未中秋日松陵吳張如
墨訥父識

五

吳門趙邦賢刻

學古適用編目録

矯枉不可過正
使功不如使過
下殿不失和氣
内舉不避親
勿欺是事君第一義
集事在於用智
用人不必出自己知
英雄所見畧同
兩賢不相阨
小人枉了為小人
賢者當勉其所難
平心可以平天下
疎密可以辨君子小人
士大夫不可不明於進退之節
君子不輕受人恩
救荒實政
觀人於所忽
先輩典型

退不忘君
士大夫居鄉亦有事做

學古適用編目録終

學古適用編卷之一

松陵　呂熊詔　輯

社友　黃紹羲象先　較

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類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

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厨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吾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如倉唐曰

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〻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〻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

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踈上以太

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
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留
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
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皆以上
侮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
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
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
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後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
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

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
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
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
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
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
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
呂后〻〻承間為上泣涕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
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東群臣送至
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

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
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發上郡北地隴
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太子衛軍灞
上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
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
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
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
震動柰何以天下為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搖之後置

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
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
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
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
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
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
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
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竊
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
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
為繼帝詭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
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
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
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遣田叔往按捕
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主辱臣
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

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怵邪臣浮說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
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
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
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
長君行跡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
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
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
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

天子封之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
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
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
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
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
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
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
不知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
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

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斧鑕於闕下謝罪太后帝
大喜相泣復如故

元帝太子驁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燕樂而
山陽王康有才藝母又愛幸帝好音樂或置鞞鼓殿
下自臨軒檻隤銅丸以擿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
右知音者皆莫能為而山陽王能之帝稱其材駙馬
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
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鞞之間則是陳惠李
微高于匡衡可相國也帝默然其後中山哀王薨太

子前乎王帝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帝悲不能食
止而太子不哀帝大恨曰安有人不慈而可奉宗廟
為民父母者乎以責誚册册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
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帝
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立膠東王故事史
册以親密臣得侍疾候帝間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
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
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
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

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帝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此
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
尉安所受此語册即却頓首曰臣愚妄聞罪當死帝
因謂册曰吾病寖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太子由
是遂定

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順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
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〻事之
愈謹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
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
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群
臣朝覲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
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
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
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
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
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
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

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
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
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
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虐害恭懷安
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
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
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
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劉表長子琦深器諸葛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

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輙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䂓出計遂出為江夏太守

賈詡事曹操時操子丕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操

又嘗屏左右問詡詡默不對操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操大笑太子遂定

曹操征馬超子丕留守使程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畧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威且非前日誅降之意縱誅之宜先啟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荅丕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耶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爾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君慮之善即白操操果不誅還聞之甚悅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方武后盛時朝士使洛陽人王慶之率衆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太子宰相岑長倩輔格元固稱不可皆為武后所誅一日王慶之忤旨命李昭德典杖昭

德引示朝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撲殺之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世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武后亦以為然已而又論諸武之權太重武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承嗣為親王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於是承嗣攸寧並罷政事而武后於廢立之計遲回不決

以至反正昭德有力焉

開元末武惠妃譖太子瑛於帝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

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遽以其語白帝帝為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毋動

肅宗以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畧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帝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人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後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交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臣子所宜言願王置之倓不從數於帝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帝怒賜倓死于是廣平王俶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既廣平王克復兩京肅宗遣使表請上皇還京師泌曰上皇

不來矣帝曰為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帝即使泌草表帝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以入蜀一日泌請去曰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良久曰卿以朕不聽卿北伐之議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帝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故除之卿不

知耶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
寃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
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
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帝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
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
下慎将来耳昔天后有四子長太子弘天后方圖稱
制恐其聡明酖殺之立次子賢〻〻懼作黄臺瓜辭其
詞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
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

毋再摘帝愕然曰安有是哉卿有是辭朕當書紳泌
曰陛下但心識之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有大功
良娣復譖之故泌言及之

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德宗入
駱谷值霖雨道途険滑衛士多亡帰朱泚叔明之子
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乗輿相與齧臂為盟更鞚帝
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帝皆以為禁衛将軍寵遇甚
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帝
帝謂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殆必有故卿
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揺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
帝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帝曰何以
知之泌具為帝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
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
此陥之耳帝笑曰是也泌固請除昇他官勿令宿衛
以遠嫌以昇為詹事郜國粛宗之女也適駙馬都尉
蕭升女為太子妃公主不謹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
告主淫乱且厭禱帝大怒幽主於宮中切責太子太
子請與蕭妃離婚上召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

孝友温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
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帝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
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暦初陛下語
臣今日得数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
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
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違朕意
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為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
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
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

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帝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帝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帝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常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

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常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蜂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裏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

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冨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閒日帝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

帝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保卿代代冨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民離閒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嫌疑之際人臣人子皆所宜辨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

章獻太后嘗以荊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呂文靖公夷簡因對言及以為不可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

不慎臣只今在中書聽旨后悟即令出宮

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范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過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

仁宗李宸妃所生也劉太后取為己子宸妃默然處

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宸妃出也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太后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

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太后崩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韓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無親出子帝幸養在宮中先帝有詔與子其為子毋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為子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勑中貴侯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謂帝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帝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一泄則間隙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

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卧不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懇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牀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帝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事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屹

然不動𠇮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為對自爾人情知琦意不揺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太后大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説惟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脩澄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太后亟曰無他舊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異甚見我

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男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兎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歩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脩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宗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意稍和脩復進曰仁宗在位歳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黙然久之而罷

元祐垂簾日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群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朝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向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曰顧惟菲凉豈敢比隆於先后其

在典法亦當幾合乎前規是歳進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壽春朝近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即時二史書讜德只使群臣進姓名

宣仁太后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

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

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退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惕然無事矣此等既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
孝宗初政袁孚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帝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為叅預未知其倪啟封相顧罔測文惠曰帝新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知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孚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個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輩憑

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和文惠進曰不特此事諍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為罪則兩宮之隙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內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乎倘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論之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

於上使朕蹈踏無所文恵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
不可暴其事居数日乎請祠守永嘉郡既而文恵又
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
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纖人知譖之不行亦
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
間此擧實足以權輿之云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参决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
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王今陛下在上又置参
决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

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
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
隙開〻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
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
自将於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
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
準王曽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
不幸之事非世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後始服其
先見

嘗攷漢以千秋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
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
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悟召見千秋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
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南史巴東王子響殺
僚佐武帝召戴僧静使領軍向江陵僧静面啓上曰
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
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
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荅而心善之一則曰天子子

過誤殺人一則曰天子兒過誤殺人事不可訓而以
感動上心調停儲位則誠善惜兩武帝一太晩一終
不悟

嘗攷宋仁宗朝司馬温公上疏面言建儲甚力上大
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
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
莫敢違韓公等皆唯〻曰敢不盡力時歐陽修亦與
韓琦呂誨同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在

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仁宗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
中書行可也遂從中書命英宗判宗正明年遂立為
皇子又攷南唐烈祖殂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
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為
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
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為亡國計若遂宣行吾
對百僚裂之必矣遂寢
我明 太祖命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必須勳德
老成者為之新進之賢亦選擇參用不別設府僚師

傅賓友悉以廷臣兼之則讒間不生而卿等可以無
疑貳也又諭陶凱曰朕今立法令廷臣兼東宮贊輔
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大哉
聖謨淵哉 聖慮真萬世訓儲之法矣
胡忠安公濙器識宏遠端重有沈慮 建文中為給
事中靖難後轉都給事初 建文大遜時宮中指言
帝崩已漸聞遜去諸舊臣又往往長遁 上又大致
建文諸臣乃大疑不自安念群臣忠實詳慎無如胡
給事者乃遣給事中濙巡天下名訪張僊偈又名須

為善陰騭孝順事實于天下然實察人心及建文君
安在故濙軌迹遍天下即窮鄉下邑靡不造也時傳
建文君在滇南以故濙在楚湖南最久丙申秋還朝
內艱起為禮右侍明年巡江浙又明年巡均襄還朝
會 上駐宣府濙馳謁行在 上已就寢聞濙至急
起披衣召入相勞苦賜坐共語濙為 上歷歷言所
至山川道里郡縣民情謠俗以至保國安民之慮咸
具以為他渙然無足憂也 上亹亹聽不倦比退漏
已下四鼓矣先是傳言建文君蹈海去又分遣內臣

鄭和等數輩下西洋物色之至是及欣然不復疑已
又命往留都察監國事有安儲功 昭皇帝即位或
傳濙監國時有密疏者疏薄之轉太子賓客祭酒南
京已而閱宮中章疏見其章乃大喜謂濙忠慎乃如
此朕不及知也 睿皇帝即位益禮敬疏引年不允
上北狩楊善往使虜濙上書言 上蒙塵久宜即
附善等進服食不報議奉迎王文以異議𥜥奉迎諸
大臣相顧莫敢難濙竟具奉迎儀注以上明年正旦
請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上皇萬壽節乞聽百

官拜賀延安門又不許蓋是時濙無歲不引疾乞歸
矣　上皇復位濙力疾入一見即堅請老去賜璽書
有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褒已
　上見濙諸疏益感濙忠悃廕子長寧授錦衣世鎮
撫

楊文貞公士奇直文淵閣與蹇勿　上巡北京輔
監國日為監國言尊君順親之道而太子仁明好文
學於士奇特親居久之　上頗不理于　皇太子召
士奇問之士奇枚舉　皇太子孝敬誠慎數事以對

　上曰亦子道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盡其所當然者
耳但殿下天資高過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為本
將來必不負　皇上付託　上悅已　皇太子為二
王所深搆官僚咸得罪士奇兩繫詔獄危心深慮終
能默挽　上心獲　上眷注卒賴以安

金尚書忠鄞縣人永樂中儲位頗危　上有問忠獨
歷數古昔嫡孽事以對　上喜賜大鍍曰詹事官端
也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太子忠事監國時
時勸趣孝趣敬篤友愛小心敬慎而已諸毀譽禍福
聽天日毋容心已漢庶人謄飛語中宮僚　上令密
審察忠退數日請見頓首曰無此事願　陛下寬釋
　上意忤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〻日有蹤迹
如人言臣甘連坐諸全護者甚衆忠謹厚不泄人亦
不盡知也

景泰時災異疊見詔求直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
疏曰　上皇被留虜廷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
以　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為意　皇上之
心即堯親九族徽五典之心也頼郊廟神靈　皇上

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
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臣
自為庶常給事大理丞時覩　上皇即位之初遣英
國公張輔吏尚書郭璡册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
正旦冬至令節群臣見　皇上於東廡百官咸　上
皇兄弟友愛如此　皇上豈忘之乎伏望篤親〻之
恩萬幾之暇時朝　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
確治道仍令群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
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

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天下本 上皇
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
待 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
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北征亦為此
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
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詞意悲切留中不
報
天順末說者以祿命言 皇太子景泰中被廢殆廢

不可興也當別立嗣 上頗以為疑李文達公賢力
諫國本不可動語甚懇 上終悟曰然則大位竟當
傳太子乎李公輔太子賢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
立召太子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 太子謝已抱
上足泣 上亦泣而儲安
商文毅公輅當國嘗召見從容及景泰監國時事輅
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位號詞情懇至左右聞者皆
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恭悼太子薨 上念未
有子頗內以為憂已而知西內乃有皇子亟召見下

禮部擬名輅表賀具疏言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
繫天下屬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甚恩百官萬民
無不惟忭獨竊念 皇子生母因病久別居不得時
見揆之情理頗為未順伏乞 皇子煩貴妃撫育如
故而勅令生母就近朝夕得見遂天性至恩未幾
皇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為言得贈殮殯如禮是
年立 皇太子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昭聖皇太后於 世宗肅皇帝有推立恩而 上所
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為

下 章聖懷快望 上不懌而 昭聖弟昌國公鶴
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燕中所為多不法既微知
上揣恐惴甚而燕中少年無賴遂趣操其負為持
脅出金泉無算其家奴張東山上變言其詛魘怨望
大逆殺人事下詔獄皆罔誣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昭聖急因上後宮有他變以延齡請 上顧益怒欲
遂坐延齡反族其家張文忠公孚敬以為延齡殺人
抵死固當而坐之反法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能反
數詰問對如初乃止屬秋畫當論孚敬與大學士方

獻夫力疏言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
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
之靈　上恚至謂自古強臣令君非一今愛當死因
令我矣當自悔不悔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考　敬
皇帝相也而乎敢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
終爭敵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
神宗建儲冊典未行輔臣王錫爵具密疏請　上以
　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欲將　二皇子俱暫封
王稍待數年　皇后無出然後冊之錫爵復疏曰自

古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
防攙越倫序也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庶子年已
十二向未有待嫡之意自今發之臣下何以奉行抑
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為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
成說甚為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
養之為子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為子
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子為子旋皆正位儲宮而
三宮妃歷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
與相同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若酌古

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且　皇長子既以　中宮為
母即係正嫡生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
心撫養不忍以子非己出為嫌下則使　皇貴妃不
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為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
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懽呼祝頌將垂之史
冊而有光矣錫爵又言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二
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辨且　歷朝儲位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何不法近事而遠
引　祖訓力請收回並封　聖諭早定冊典與豫教

出閣之禮　上允先行豫教又以　皇長子　皇三
子齡歲相等欲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又疏曰　皇長
子　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
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　皇長
子明年十三歲　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
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
制今在　皇長子則太遲在　皇三子則又早以事
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　皇長子之太遲
形　皇三子之太早先後之間一不慎而　聖心晦

矣　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且使事有次第而以
從容舉行

陳眉公曰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為排擊如漢高丈時帝欲易太子張良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盖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

皆有灼見而少年喜事者形之奏章刻之書帙至邀於輦轂市肆之間此在布衣交友尚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學古適用編之二

立朝以忠厚為本類　　呂純如孟諧　輯

董仲舒賢良策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若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

武帝以法制御下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帝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之

數歲乃頗得渠帥散[illegible]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死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見不疑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王賀亦以繡衣御史

逐捕群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梁王立怨望有惡言相禹奏之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請誅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故帝王不聽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按驗惡言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傳致之汙蔑宗室非所以增朝廷之榮昭聖德之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

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況王辭不服詔廷尉更審考清問為宗室刷汙穢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求平時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章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群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資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故議論每依寬厚云

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下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惟恐不逮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

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擿群臣細過以媚上杜恕上疏曰人主憂勞萬幾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

故也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勵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大臣不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乎夫糾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不能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疾者也陛下何樂焉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其不欲彰人過如此

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非癡也

唐玄宗時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三品亦有微功柰何以皂隸待往事雖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為伷先為天下士君子也

開元中虔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乃從之

肅宗嘗從容與李泌語及李林甫欲勑諸將克長安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帝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勑必以為用楊妃之故内慙不懌萬一感

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其親言未畢帝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事遂寢

元稹與裴度俱宰相爾時白樂天交元裴間相與倡和皆載集中若使過高者論之樂天宜親晉公而疎微之然樂天與微之始終無閒言生則觴咏不絕死則為微之作墓誌賛嘆不絕畧不露與晉公交惡之狀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道固爾也若在今日不以為趨炎附熱於生前則以為匿瑕含垢於死後將樂天猜作何等人矣

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賜弘逸季稜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寃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録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伺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涕泣極言陛下宜慎重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寃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

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實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懿宗出宣宗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特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曰主上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賛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中尉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止

李文靖拜叅政胡秘監啓賀歷詆前呂部辛陳四叅政以譽公々愀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匧曰吾豈真優於是亦適遭逢耳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為

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

陳希穎為果州司户有小吏發稅官賍狀郡将僞驗治穎受命不樂曰夫富其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奸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是豈理也哉

王太尉薦寇莱公為相莱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専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言其美彼専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女奴逃亡録事鞫之冨民不勝榜楚自誣服若水獨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平反其冤獄冨民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為功當置録事於何地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

慶曆中刼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軍士歛金帛牛酒勞之事聞冨弼欲誅仲約范仲淹不可冨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壊之他日主上手滑恐吾輩亦不免冨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嘆曰范六丈真聖人也

韓魏公琦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趙槩與歐陽脩同在舘趙重厚寡言脩意輕之修知制誥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為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脩甥女淫亂事覺語連脩時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

無敢言趙獨上言脩以文章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臣與脩蹤跡素踈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為曖昧萬一非罪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毋恐乎余嘗謂人之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而避之况撫無影之事形于奏牘之間媟褻至尊玷辱士類此小輩飴及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口三嚥勝惟恐不及况可褰裳而蹈之也哉

蔡確既得罪范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盡以為黨確去之體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

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至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為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憲典執政右其說惟范純仁與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不能無損焉

國朝豐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逮繫詔獄七年英宗復辟起擢參政河南復以劾周府內官不法擢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為燭饋之踰數公[illegible]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

靜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餽金首飾承以篚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為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擎析請公入以語公公逌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授之令持歸

邵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中止范純仁請置徙咎而念及私情徽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罪之純仁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安石薨溫公初作相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凡一切贈卹之典宜厚人以為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後世訶罵故

相幾等兒童欲鐫秩奪誥没産發尸當太平不諱之
朝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置網彌天阜雖無地得
毋甚乎昔唐李公巽奏竇參交結藩鎮德宗大怒欲
殺參陸贄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
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吁得
之矣得之矣

昔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
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知今免
於罪矣晉崔洪為左丞薦郤詵以自代後詵劾奏洪

曰惟官自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嗚呼此宣
子崔洪之所以曠絶一世也雖然門生之於舉主太
過則絶之小過則掩之可也挽逢蒙之弓射倉沙之
矢安乎不安乎東漢鄭弘為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為
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身自卑帝聞其故
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蕭遘與
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踣勾
陳中遘從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朕之幸
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朕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

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
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
遘謝而退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
吾所不忍為也安後世為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覃
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祁公衍嘗言今之在
上者多擿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
撫未嘗壞一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

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
必繩以法也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
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
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
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師幕官柰何
錮之於盛世韓之言又即袁之所言者也

蔡襄自給事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
州初英宗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
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即位始親政每

語及三司事便忿然有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琦因為帝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為鑒歐陽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視之否帝曰文字即不曾見然不可知其必無修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猶須更辯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偽作介與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廣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

嫉忌臣者亦偽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臣欲激怒群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更辯真偽何况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乎帝乃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帝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帝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閱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並無言及朝廷事臣托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在因出以表曰果行乞即臣此狀同問帝曰卿意何如旦曰臣不欲因此卜祝賤流累及朝廷帝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之既而帝悔復令中使馳取旦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余嘗謂古今文字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人而為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而為打盡一網之謀有山人遊客攪亂於君子小人之間而為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為追究則庶乎群渙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揭究

單歌謠謗帖皆不必論其真偽是非但俱付之祝融一炬豈不為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公案乎

學古適用編卷之三

一清足以繫天下之賢　呂純如孟諧　輯

齊景公分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公儀休相魯有餽之魚不受曰聞君嗜魚故餽魚何故不受曰吾嗜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

光武以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竇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

鍾離意永平中為尚書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資物入大司農詔頒賜群臣意得珠璣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臣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也更以錢二十萬賜意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輛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鄧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

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羌豪遺之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部尉率好財貨為羌

所患若及爲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胡威與父質俱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云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杜正獻公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毋憂詔起為之

唐蕭倣在南海地多穀紙倣敕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子曰書缺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齎當湏簏筍人觀蕙柔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亦所宜避倣曰吾未之思也

王文正公曾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張忠定公詠公退私閒靜室焚香讀書並無聲色之好李畋嘗侍坐謂公寢褌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

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取枉法贓耳包拯容知府禮上日衆吏請前諱公亦曰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贓污者耳二公之語同正由品同

向文簡公敏中判太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

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唐質肅公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蔵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歐陽文忠公與姪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

劉道原家貧一毫不妄取自洛陽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溫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與之固辭強

與乃受行及頳州悉封還温公曰於光固不受況他
人乎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辱受任於外
者以苞苴入京為羞見真西山奏疏及其季代中葉
秕政孽鄉則端揆以賕賄為論思臺諫以珍玩為獻
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為詩文見朱文
公封事甚者如倪僎售妹於侂冑而得府蘇師旦獻
妻於侂冑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也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貢監
令瑞昌與同邑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文定公溥
當國與劉嚴皆隣邑有婕遣一价往瞯价還白曰嚴
富貴雅稱官也劉藁薦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
公心識之嚴賫劉特先見贄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具
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為御史方劉為御史
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
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深訝其奢公
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正統庚申文定公以展墓還

朝過華容便造馬劉方長道問其子忠宣公大夏曰
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毋安在曰適隣家磨
麫去矣迺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
上惟蒲薦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職矣既
去劉回忠宣白其事劉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
為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按文定公過華容時
忠宣公時方齔云愚論劉公奉鄉先輩則茗一袋蜜
一缶款臺同寅則枯魚一器价偵之則瓦盆煤竈覲
視之則蒲薦布被褥且夫人攻苦不辭井臼於隣家

忠宣尚齔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真可欽仰也
夢醒録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薦布被褥者乎其妻
有躬操井臼以為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為大司徒
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
從田中歸事類此益嘗嘆世之為官者其行誼日薄
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燄日
張一日而民生則日憔悴一日豈不悲哉文定初遣
僕偵公於旅邸嗣過家又瞯公於私室維時廟堂之
上急於知人也如此以此舉措吏治蒸蒸民生皡皡

有以也夫

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玭知莆田縣奉土產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非所望於賢弟矣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脩弗成宋賈文元有言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於先正得四君子於忠肅公籍其家惟 上賜盔甲袍帶 裕陵追悔秦襄毅公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

英宗動色此清之鑒主上也魏文靖公驥見王振惟帕一方振不之校張尚書泰遺劉瑾止土葛雖銜之而不螫此清之感宵人也

王龍溪曰吾人學問不得了脫只是一種世情鬧熱心放不下下者以功利馳騁爲鬧熱上者以事業揮霍爲鬧熱最上者以道術能通爲鬧熱譬之塵埃與金玉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爲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至道本淡然無味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病之藥總冷淡便是本色總鬧熱便是世情祁爾光曰世情太濃以淡字對治全不得力直窮濃處作何究竟則自然當下銷鎔上是去濃之法下是入淡之方

學古適用編卷之四

經術所以經世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吳越春秋禹得皇帝中經於宛委山中因通水理水經注禹祭衡山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得通水理夫禹神天錫尚資傳記以奏底績孰謂稷契皐陶無書讀哉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哺三沐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矣讀書百篇惟墨子言之而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人又惟知有周公而不知其先有大禹見淮南子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

致襄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兗冕而南冠

以出不亦簡彝矣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

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蚤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〻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

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胡氏曰據也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吏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霍光立昌邑王〻淫戲無度龔遂等屢諫不聽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〻對言在鴻範傳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韓延壽為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壽還至府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

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蚤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本諸生延壽遂厚用之

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京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元帝問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帝曰君不明而所任者

巧佞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帝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亂帝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卒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帝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爾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

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耶亂耶帝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帝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帝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乃謂房曰我已喻矣

劉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又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復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以為中壘校尉向為人廉靖樂道積思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向自見得信於上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

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終不遷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成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劉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

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

光武崩太尉趙熹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儀禮嚴門衛內外肅然

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

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楊秉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寶玩不可勝紀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按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因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可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覽宜急屏遠斥投畀豺虎請免官送歸本部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能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

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耶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魯肅遇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

魏主叡以崇華殿災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又詔問隆漢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今宜罷遣民役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有所立作則蓂莆嘉禾必生其地矣凌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叡又以問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能休罷百役增

崇德政庶可轉禍為福乎

劉元海儁異好學師事上黨崔游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嘗謂同門生曰吾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道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也於是兼學文武而武事尤妙絕於衆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恃比之賈梁道趙彥升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耶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

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王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無能異者令史咨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應接無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上深委仗之

散騎常侍裴昭明侍郎謝竣如魏事欲以朝服行事

主客曰弔有常禮以朱衣入凶庭可乎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輙易徃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何今日而見逼邪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廟其間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弔服唯主人裁之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矣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帢給之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遍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任昉謂之孔獨誦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脩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佐郎許懋說始服大裘又以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荅請者由是遂止

隋以蘇威為納言隋主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隋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隋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

隋獻皇后崩公主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

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决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唐開元時會日食侯變錄囚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之務宋璟曰陛下降德音恤人隱未有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杜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官不苛治兵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憲宗時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職方司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

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事由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每對大臣言欲用儀為相趙普忌其剛直陶穀等又相

與排之遂中輟
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閤户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决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李沆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荅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二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張詠聞寇準大拜曰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

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嘗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我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詠嘗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為也
自元昊叛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士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賛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咨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卑品應荅不倦時人號為杜萬卷
劉敞博學無不通自浮圖老子及山經地志陰陽卜

筮天文醫藥畧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内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樹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有人問蘇軾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

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
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事而事〻精覈矣參伍
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髙宗召胡安國為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
改給事中入對帝曰久聞卿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
不至安國遜謝居旬日以疾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
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
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
左氏繁碎不宜虗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

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會呂頤浩薦朱勝非代
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
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滅
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
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
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
國復持録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
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朱職當
去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

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
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
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固已釋而不問又加進擢
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
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
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
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
於宗廟者魯之展氏大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
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

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可畏也明矣古先
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今避
殿損膳之外無所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
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
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
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聖祖髙皇帝定制年號不許與前代同洪武三十五
年詔明年改元永樂則方臘僭號改元於宋宣和二
年者雖曰旋即撲滅而聲罪之文宋史所備載弘治

十八年詔改元正德則西夏元昊所標見宋史者當事之前無能知者既事之後徒事欺蔽此宋太祖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堂〻聖朝更歷二代人文鼙出竟無一讀書人辨此邪亦一闕事

上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際或雨沾服失容因諭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於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内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諸依此制於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

風雨則於此望祭 上從之

邏者獲盜七人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保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婦欲首明而已被獲 太祖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姣見其人雙眸炯〻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帝因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粮不能繼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為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外史曰詞林儲相之地須究心經世實學若但取文墨充数他日伴食貽譏盡是此輩乃又謹護衣鉢非本衙門

必不以授何也

周經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人已知其文學骨鯁而未盡知其政事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蒞事必傳以經義若卻西域貢獅毀黄村尼寺為 先朝盛德事皆公贊成之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

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甚
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
治朕甚嘉之遂仍命禮部發福建書坊刊行
國朝自　德宗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
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議少詹事
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
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契
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禧祖及我　德祖可
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
於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　太
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
今　憲廟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
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
主藏於後寢祫祭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
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ゝ部尚書周洪謨
及侍郎倪岳議以為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
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

祧　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之所如古夾室之
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
制　上從之乃建祧廟於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
神主及儀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於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
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右居　熙祖
之上行祫祭禮
上尊母妃紀氏為　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於宮
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於奉
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　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
上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周禮有享先
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
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
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
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立廟
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從之
陸容蘇州人弱冠為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於

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曉
晰擧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
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犂然
具中肯綮事下三邊〻人驚服而于沮征安南沮太
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　上登極上
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
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
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陵為
言于吏部得出為叅政容蒞浙注尤有聲績既而竟

以考察去位聞者寃之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
雜記等書

古者擧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春秋晉
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書
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
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作相預以為
言遂改為明堂議者以為得體有國信不可無儒臣
藝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實儼始
上聞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
擧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
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
當孰為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幾會固
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
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

詩三百十一篇風以動之上之化下如風之鼓動萬
物也雅者正也天子齊正萬物也頌者贊也後王贊
美祖宗之功德也一國之事各不同皆本於君故即

其教化之美而名以風大雅固皆天子之事鹿鳴嘉
賓釆薇王政之興可以小言至文王大明美則大矣
節彼南山正月諸詩王政之廢可以小言至于板蕩
壞則大矣況遣戍復古育材南征不過指陳一事至
於受命明德既醉守成治則大矣積小雅以成太雅
積風成雅積雅成頌故諸侯有風而無雅天子有雅
而無風平王政令不行黍離十詩不刺則憫不憫則
思自降為風德不文功不武則不頌魯特列國之風
以美之也

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為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為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安石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國家宣尼之言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何良俊曰予到都首謁聶雙江先生先生問別來二十二年做得甚功夫余對以惟閉門讀書雖廿一代全史亦涉獵兩遍先生曰汝吳下士人凡有資質者皆把精神用在這箇上余口雖不答心甚不然之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而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跡故六經如醫家素難而史則其藥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於今閱歷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變取古人成跡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苟師心自用縱養得虛靜為能事事事曲當哉辭常應務猶可至于典章儀式名物度數其亦可以意見處之哉故一經變故紛集則茫無所措遂至率意定方誤投藥劑非但無救於病其人遂成痼疾矣可無懼哉

陳繼儒云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為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讐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

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即粗粗問他作子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況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即一部通鑑乃是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並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解解之而不竟竟之而不徹首徹尾者皆坐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文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

令勑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襃貶仍於紙尾書其官某人記之藏之櫃櫝以待纂述廢因紀録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于修職之中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即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團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為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史官不編史子弟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歎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的明白算的明白管的明白而天下

國家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之一大帳簿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五

持正不阿　　松陵　呂純如　輯

景帝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武帝招文學儒者謂汲黯曰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之乎帝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帝賜告者數最後病莊助為請告帝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莫能奪之帝曰然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

宣帝本始二年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群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

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宋弘為大司空封郇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帝常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朝服坐府遣吏召之譚至不

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悦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鼓琴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

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咲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竇太后兄憲北擊匈奴袁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隗守正不移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托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

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耶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徙於合浦

梁兾專擅威柄宮衛近侍並置所親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兾兾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

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恨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凶恣日積帝勅虎賁羽林千餘人與司隸共圍冀第悉收棄市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稱慶

晉公司馬昭進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之顗謂祥曰晉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

敬吾輩當相率而拜祥曰晉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安有天子三公可輙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晉武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無所顧忌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羊琇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所犯狼籍罪當死屬郡官從事程衛徑馳入營收琇考問然後言於帝帝不得已免琇官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

簡文帝崩朝議未敢定嗣或云宜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大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

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嘆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亟亦當不復支溫尋薨事亦寢

揚州刺史李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淂一方正長史朝夕

開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汚高歡啓以宋遊道為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為御史時稱得人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貪黷無厭暹彈之削其官爵其餘死黜者甚衆歡與鄴下諸貴書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

能救諸君其慎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黄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後歡至鄴百官迎於紫陌歡握崔暹手而勞之

陳侍中安成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為之免頊侍中朝廷肅然

隋太子勇幸姬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悦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踈政出之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内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

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閤内與勇戲笑聲聞於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勇為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令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帝嘆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耶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至是帝召東宮

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鼎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鄧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此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

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李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耶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佞疎骨肉太子不懌綱固稱老病辭乃解尚書仍為少保唐主嘗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款孫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考第群臣以綱及伏伽為第一

魏王泰文德后所生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

多輕蔑王者意欲誣毀魏徵等以激怒太宗太宗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即非天子耶向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時天子兒即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為蔑我兒耶我若敎之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徵正色而進曰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云王人雖微位諸侯之上諸王用之為公卿若不為

公卿則下士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為公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若國家紀綱替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之喜形於色謂群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也

徐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橈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有功固爭之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皆相賀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宋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遷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太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原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敕赦之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睿宗立以璟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玄宗在東宮蕪右瘝于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諷之璟抗言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於外開元初遷侍中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迎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

皆任職時王毛仲有寵於帝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帝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帝曰張説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帝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對曰然帝咲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帝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姻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璟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玄宗后父王仁皎卒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

諶例築墳高五丈一尺帝許之宋璟蘇頲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竇太尉墳髙識者譏之至韋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速禍豈可復踵為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帝説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於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

李輔國求為宰相帝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帝大悦輔國銜之

李輔國遷上皇西宮顔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載深恨之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顔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

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况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倘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為峽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帝果

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帝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帝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宜遽復其官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帝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帝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帝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切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也帝悅杞竟卒於澧州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簒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

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可以慶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犯帝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

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已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下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

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

武帝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勅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於節度使杜悰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勅悰同選帝曰勅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宣宗不欲以郭太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皥奏宜合葬祔廟帝大怒白敏中召

皥詰之皥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敏中怒甚皥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嘆其孤直皥竟坐貶句容令

時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時凝古父損為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鞫之蕭遘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父損別數年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狗其欲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時令孜

專權群臣莫敢近視惟遴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太宗燈夕設宴呂蒙正侍帝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親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繁盛如此蒙正對曰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

張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

遣親近中貴監蒞靈素既陞座首詔兩學博士王俊乂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為師友豈有樞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巡而罷

楊億理識清直不為利變章獻太后寵冠妃御人有諷億上言請升配宮壼則立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揚后德當正椒闈未半歲參大政億終不悔後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太后二公之不屈宮闈以苟富貴真足欽也

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頤力爭不能直乃委手版謝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使者感悟因得生錢即睦州理官會有大獄久不決部使以宿怨檄即往挾薦牘動之意在羅織也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殺人媚人以博一薦乎獄皆平反

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

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之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范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呼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奏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公曰不然法本無獘獘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

公曰轍所論事與時非人也帝乃為之少霽輒平日
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林霆為鄧州兵曹與趙不群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
憾而屬趙〻謀於霆〻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
名節狥他人及趙知建州謂霆曰某終身不墮小人
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林懋弘為御史有能聲劾蜀王不法　成祖書其名
於御屏宣德間巡按浙江劾淮河督運蘭侍郎縱恣
及守禦海寧楊千户縱卒販海時二人張甚莫敢誰

何者其他平反鹽餉執法不二　朝廷推其能汴齊
閩楚有大事往〻屬公以最陞浙江按察使有督事
中官裴可力者横甚而楊千户為之役因勢驅迫郡
縣魚肉百姓懼公發其姦讒於可力〻〻奏公誹謗
沮格詔旨逮至闕　上親問之公叩頭言臣往為御
史官七品耳今超為三品臣不能報恩何故誹謗緣
臣前巡按浙江時執法人多有不便臣者今欲去臣
以自便　上慰而遣之曰朕固未信也汝可馳驛復
任朕誠心待下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可力公之被

逮也衆為公危公以片言自直卒開主心不惟獲釋
且得復任天下爭頌　宣宗皇帝之仁明超軼前古
而亦奇公之遭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之江上獨薛文清
公瑄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外史
曰閹豎中有金英其人亦罕覯哉然非文清獨持風
節何以能取重如此彼餞之江上者愧矣
李時勉為祭酒時王振擅權大臣願使公獨不為下
又不賀其生辰及進香文廟舊時司成有茗莚之款

公獨否振深啣之求其罪無所得一日公以彝倫堂
大樹蔽陰妨諸生班列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
枷號國子監前并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枷皆重百
斤其一特重窄口為公設也鑑曰鑑年壯當荷此公
曰僕雖老筋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
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公
故所厭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至是因某伯李求
救於會昌伯孫孫　帝舅也會昌是日適生辰　太
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

子李先生不過一幅帊子然辱此君子臨賁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　朝廷衎楊之禁臣席無此人竊為不樂奏上　太后即邀　上祭酒儒臣尊貴柰何辱之　上曰不知也遣人問乃知振所為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賀壽夫權璫為　朝廷進香文廟款之茗莛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炎權璫熾焰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為公所厭以今人情宜可乘此釋憾何以忘悄

忿從中滇窾卒脱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惡為仇德如此且亢厲守高自公賈禍趙司業金掌饌以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今不惟不之怨且願受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出顧厨俊及諸君子下耶

關西都御史負鈇冢宰三原王公薦蕭禎及某人堪之內批不允令別選公執奏曰　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銓選則所舉不效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禎等之不可而拒臣耶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所舉禎與某　陛下既以為不可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禎果稱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矣

成化丁亥　上以元宵張燈命閣臣分題令侍從諸臣賦詩時編修章懋莊昶檢討黃仲昭上培養聖德疏言過直　上怒杖之闕下皆謫補外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倫論執政起復被謫而章等繼之號翰林四諫

倖閹汪直巡郡國權侔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陳選時為提學獨長揖直怒曰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外史曰元孛朮魯翀不屈於帝師佘陳公選不屈於權璫勁節高標先後一轍皆能以風紀表正之責自任者

內閣羅峰張聰卒太宗伯霍渭涯韜微祭文於涇野呂柟公不可霍乃手書羅峰十善送公〻答書云公才如此倘不附私黨則一變為正人有何不可外史

曰張霍二公世稱名臣然朋黨比周君子少之涇野
一言而二公之品定矣持正不回則涇野有焉
居應埈典試江右閣臣有屬其子者公曰國家百七
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爾茍徇私請安用試
為遂行至則黃人以酏進者辟不受覆地〻墳覺曰
寧墳毋亂卒無所私
陸文裕督學山西時晉王愛幸一樂工其子學讀書
前任督學送入學公到任黜之晉王言之再四公曰
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

鄭炎松舉於鄉為吳川諭請移文福建究半俸養兄
於吳川興教事築尼山祠九年遷知宿松縣〻有楊
侍御者請射圃地公執不肯曰守土而以學地與人
乃覲遂不肖子某不敢楊憾之尋其隙無所得以多
病中公〻不病也聞之即拂衣歸閉門自守不見邑
大夫惟文廟丁祭及朝廷慶節必肅衣冠從有司後
行禮退亦不謁邑有東湖隋義士林尭捨田為之七
里仰其利有豪金士儼者通朝貴請湖為田公曰此
而可餘如民何白官履畝而盡復之湖以此完

學古適用編卷之六

為政須識大體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
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
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
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
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
不從

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
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舉事可以
移風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
魯國富者寡貧者衆矣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
後莫敢贖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矣

宓子治單父齊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蹵然曰今茲無麥自今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

蕭何沛人也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政舉國事無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史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度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為常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在

無為不拘文法

丙吉出逢群鬬者死傷橫道不問掾吏怪之前行逢人逐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憂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何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已見二千石

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朝臣議欲棄之馬援上言不可棄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

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後稍定郡中服之徵入為虎賁中郎將

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於是帝皆納之

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法

朱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切責諸尚書皆自繫獄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諸葛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

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犬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齊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牛埭稅格日可增倍乞與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事下會稽行事顧憲之議以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

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況吳興荐饑民流衆散舊格尚戚将何以加而元懿不仁幸災榷利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為公賈怨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盗臣此言盗公損㣲斂民害大也齊王乃納之而止

隋以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寛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鍜錬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纎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

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聴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勑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寛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萬均不服内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臣

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虧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絶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又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

與人爭利事遂不行劉仁軌蘇良嗣二公之對真婉而正

明皇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决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況萬乘之君乃躬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元載初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楊綰常袞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裒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矣

德宗初詔天下冤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

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决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於是撾鼓者日衆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乎乃悉歸之有司

柳宗元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親小

勞侵衆官斷斷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嗣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牛僧孺以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吾

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歸融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災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効之因緣漁利生人受獘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河陰院以虞水旱

宋真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帝斃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己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翼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納減死者數百輩

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至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范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

病則闊畧不言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舍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是之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之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近年兩宮三殿火災閣部而下無不預損一年俸者有一大臣云未職去志已決無

俸可捐是為得體

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氷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為叢挫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臧坐賈錢千萬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頗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

泰然也宜釐定其制曾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亦未之有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

司農鬻祠廟于民應天府閼伯微子廟皆在鬻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蘇頌器局閎遠以禮法自持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受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

取決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命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聚元祐諸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致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産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

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從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于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奸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剳剥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元脫脫固辭相位順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阿魯圖既為相議除一人為刑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不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為其為治知體如此

章溢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務存大體不屑屑繩人以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illegible]自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

刑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茍非禁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于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洪武初年 上怒廣信所上茶稅失實時新行赦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起居注官熊鼎與給事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于四方而御史又憲官也今

肆赦後以細故煩御史按事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曰止追御史毋往浙西漕米陸輸京師率五石而致一石鼎叩首爭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而困之非計也且農作方興而使其僕僕道路一夫不耕害不淺矣 上悅為罷令

吳履知濰州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駒欲責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洶洶矣履不聽曰民寔不欺烏可妄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為吏者當宣布德澤為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事乃得罷

兵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今歳畜馬頗蕃除操用外尚餘数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敝不可重用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毎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牲准民間例太僕寺提督考較。上令與蹇義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罷此令既内批西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過半矣士奇復奏許臣散馬之令何

故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懐才抱徳者誰肯出仕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于天下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内批豈真忘之朕聞汝言即遣人覘李慶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陜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歳徴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上曰爾就據此草勑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〻不孤矣　上曰継今令有不便惟寀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顧佐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懍然吏有遭撻者捃摭佐之過謂受皂隷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寀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燕乎對曰所訴事誠有盖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皂亦樂得歸耕寔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

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輙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慮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訴状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陥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状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状元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隠几不寐竟决

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禮部尚書胡濙
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時
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體云
天順時緝捕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
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内閣撰榜格呂
原岳正見 上曰為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
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構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
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杖諫乃下誹謗妖言之
令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

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
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林侍郎鶚景泰中進士為監察御史時言官得志多
妄恣中傷人鶚獨持大體畧細故未嘗捃摭人私
裕陵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璅猥挾勢鴟張者而鶚得
簡知鎮江府召見賜食給鈔而遣至郡興修廢墜一
不暴前守之短鎮江漕故經孟瀆險言者請鑿河自
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漕臺主其議鶚持

不可曰七里道迂遠多石又當壞民廬墓請按京口
閘甘露壩故迹稍浚深令通舟春夏啟閘秋冬度壩
道里近而功省便從之未幾更劇治蘇州蘇俗奓嗇
興作鶚一鎮以簡靜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始重
鶚名責旦夕效頗見謂迂緩已見其深思曲算圖久
遠利乃始稱太守康濟材也
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豫備饑荒賑
濟免其赴部惟造須知功績牌冊差人賚繳而已冢
宰王恕等會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

苟非取于公必至剝于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考課
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
部照例考覈從之
吏尚書王恕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
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粮草納銀兩為
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粮草不足軍民不聞困疲
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輒
便奏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雜進者
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

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盡心職業又況此等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寔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閙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

上從之

吳都御史世忠歷兵刑戶吏四科慨然以格君濟世為務弘治中吏尚書王恕為醫官劉文泰所誣詆閣

學士陰主之世忠歎息曰堂堂元老為小臣所持如此如國體何具疏言人君選用大臣必先視其大節而進退大臣必先度諸國體恕柱石老臣文泰畀人賤品文泰為詆誣而 陛下令恕與之辯復紛如對訟是非混淆進退狼狽得無泰甚矣乎使文泰所奏皆實恕所坐匪虐人君扶持國體猶當有所軒輊矧文泰誣者十九而恕坐者十一文泰僅蒙降職恕亦見謂沽名是非予奪得無泰甚矣乎恕年垂八十久寄引年料其知機必知所處然 陛下因是而遂聽之則小人得志譁然謂國家老臣可如振槁得無有損於國體乎臣考恕平生難逃聖鑒自起評事以至今官辦事廉勤操履孤介奏疏之剴切威望之隆重天下信之其秉銓衡不受干謁不私親交雖所仇怨不忍誣斥此其大節偉然而細行宜亦可畧矣 陛下起諸退廢之餘加以保傅之職待之已極用之已盡亦何忍於末路而窘辱棄之哉今中外憤惋愛恕者曰恨不知幾以及於此愛君者曰優待老臣如始終何竊伏以為謂王恕不戀名位固不可但其忠介

之素實有老臣之風謂王恕不當引去亦不可但為小臣所誣決非可去之日惟 陛下裁答

給事中曾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令各布政司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戶尚書周經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非藏富于民之意衆服其議

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贓反為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鞫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

就道軍容騶從畧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
肆言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
衣囚首堅請自繫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
服顧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
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正自恐損朝廷威
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
張文忠公居正疏曰竊照閣臣之職專以視草代言
故其官謂之知　制誥若　制詞失體以致輕褻
王言則閣臣為不職矣查得成化弘治年間　誥勑

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
不過六七十字至于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
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賁被為榮不必詳其閱
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詞語誇侈多至數百十言或
本無寔行虛為誦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且往往
不候進呈文稿輒已傳示臣等方欲為之更定而本
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勑者　朝廷所以告諭臣
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
查得嘉靖年間大學士張孚敬參論制勑房辦事岳
梁擬南兵尚書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
閣臣看詳遂奉旨提問比時嘉靖初年誥勑之文視
成化弘治雖為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
貴從先辭尚體要況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
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伏乞　皇上勑戒各撰述官
自今以後凡為制誥必須復古崇寔毋得狥情飾辭
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
私交
申文定公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祈給餉稍

遲誠為有罪然各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該
處豈可遽殺人行刼叛入猺峒地方蓋因此輩皆烏
合之衆驕悍難馴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散而歸以
稽餉為名寔非有累月欠粮逼迫無聊之情也既已
背叛自干法紀豈得不行誅戮然則各軍乃自取死
亡非盡周祈[illegible]要況今因此一事既拿知府又拿守
備兵備等官[illegible]然尚未有謂司府之官在其掌
握稍不如意動輒呼噪況嘉靖初年譁事士如狼
虎不服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且非獨平樂一府廣

西一省即今九邊軍士數十餘萬其軍餉支放不等有後月支前月者有後季支前季者若此聲一傳各邊効尤督撫皆束手蹙額務為姑息苟幸無事如唐末之将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周祈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驕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臣等受　皇上重託不敢不為邊疆計為紀綱計若有毫髮庇護周祈之心則臣等願伏斧鑕萬不敢也合無将周祈付法司從重擬罪武應除葉朝陽免其拏

問候法司擬罪令兵部議處乃為妥當也

進士薛敷教論都御史吳時来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三道御史出差四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巳定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道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于耿定向定向因而參論之乃科臣以為阻塞言路故吳時来因而申明堂屬体統至是敷教專論時来黨護定向非也

嘗考寇公準為相章聖欲两府擇一人為馬步軍指

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寇問其故曰例簿也寇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耳司馬公光與呂惠卿論新法于上前司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嗚呼今之用一人行一事動曰例耳例耳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例必于創々復誰例耶何朝廷衙官宰相胥史之多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七

忠義會須有用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迺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迺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迺老四年春州吁弒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秦晉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乃舍諸靈臺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

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甥且召之呂甥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呂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

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晉景公時趙朔嗣盾為卿朔娶晉成公姊莊姜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三年賈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朔死無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

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為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之俱匿山中及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韓厥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

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從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由是觀之匿趙孤而保其幾絕之胤者程嬰也立趙孤而振其已廢之祀者韓厥也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二子之高誼奇節均卓絕千古矣談者每多

程而鮮及韓厥毋乃稽古之功未諳其詳乎新序謂嬰兒即程嬰之子也

楚太子之遇讒也自城父奔鄭ゝ善之已又適晋與晋謀襲鄭ゝ殺之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成師晋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礪劍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僥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管脩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

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國寧沈諸梁老於葉

李善南陽李元養子也元以疫死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計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汁推燥居濕辛苦備嘗續雖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長跪請白然後行閭里感其行皆

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汝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状詔拜善續並為太子舍人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龐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恠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

侍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梁冀誣李固下獄固知不免遣子基茲歸鄉里燮年十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絶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幽州牧劉虞遣使奉章陳公孫瓚暴掠之罪瓚乃誣虞與袁紹等謀稱尊號執虞及妻子斬於薊市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選家

客二十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為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頒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後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曹操擊烏桓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

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滞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降者二十餘萬封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仇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使疇所善夏侯惇喻之疇曰疇負義逃死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泣涕横流惇以白操操知不屈乃止

丹陽督媯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

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内使人召覽入適一拜徐大呼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

馬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取之惟冀城固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欲降參軍事楊阜號泣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為使君守此城今柰何

棄垂成之功蹈不義之名乎康等力竭為超所殺時楊阜外兄姜叙擁兵屯歷城阜奔見叙及其母歔欷悲甚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將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叛君父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兵雖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無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但當速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趙昂尹奉等合謀又使人至

冀結梁寬趙衢使為內應時超已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當柰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惜況一子哉阜與叙昂奉討超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盡殺超妻子超與阜戰敗奔漢中

溫嶠拜中書令明帝倚任之王敦因請為左司馬嶠見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屢諫不聽知其意在謀逆於是謬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敦心腹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聞而悅之亦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或不盡理敦問誰可作者嶠推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去後鳳為奸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版擊鳳幘墮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

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統東安北部諸軍事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敦黨平有詔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嶠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其贊導

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寛貸
帝從之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必為禍亂欲下詔徵之時温嶠
屯潯陽累書止亮〻不從及峻反嶠即欲帥衆下衛
建康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
池一步也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
内史紀瞻等帥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有
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亮来奔宣太后詔進驃騎将
軍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勲庸逆受榮寵非

所聞也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
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受顧命為
恨荅曰吾彊埸外将不敢越局嶠屢説不廻更遣使
謂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嶠參軍毛
寶別使還聞之説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衆
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
疑耶宜急追信改書説侃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
更遣使嶠意悟即從之初嶠與亮相推為盟主嶠從
弟充言於嶠曰陶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於是

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
嶠〻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
移告四方征鎮時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登還嶠
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無退近已移檄遠近言於
盟府剋日大舉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
召軍還恐或者不達高旨将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
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休戚理同且自頃之顧情
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
乎惟僕偏當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

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将来之
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傾
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忠臣參桓文之義退當
以慈父雪愛子之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厲遂
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是
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
無将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不利良将安在荊州
接胡蜀二虜倉廪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
更思良筭但在今歲討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光

武之濟昆陽曹操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伏義故也今日之舉决在一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事若克濟臣主同祚如其不捷則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務義無旋踵驍猛獸安可中下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〻衆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遂留不去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

高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剸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六縣十餘萬户歸之宇文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其族弟善為別駕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歡守一旦城陷送首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宇文泰進軍蒲坂畧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

侯景反壽陽引兵圍臺城衡州刺史韋粲至廬陵聞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〻乃馳往見大心曰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今宜移鎮湓城遣偏將見隨足矣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〻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至橫江粲即送糧仗併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裴之

高自張公洲遺船渡江綮仲禮遂與李孝欽羊鴉仁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綮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綮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綮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綮請為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

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將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景因之高弟姪子孫列陳前以舁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即烹之之高使善射者射其子不中柳仲禮以晦夜入韋綮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綮頓青塘綮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

武后嘗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公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問公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久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且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後誅二張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王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

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先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

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言項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項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王至后匿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數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

人言紛々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平原太守顏真卿知安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安祿山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顏真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

安祿山兵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着此履謙

悟乃陰與杲卿謀討祿山會從弟真卿遣人潛告杲卿欲連兵斷其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乃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

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々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

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賈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五十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潮與巡有舊攻雍丘時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帝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

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潮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巡衆千餘每戰輒克是月魯東平濟陰陷於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斬首萬餘級安慶緒使尹子奇以嬀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六十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粮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分

應守死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酧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觧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及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

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未幾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饋敕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鬭遂為賊所圍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鏁大鐶挠其

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脂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巡乃令霽雲犯圍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太夫坐擁彊兵曾

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城中議棄城東走巡與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

盡羅雀掘鼠雀又鼠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
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
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
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
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
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
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巡初守睢陽時卒
僅萬人城中居人亦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
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

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
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數步之間勢有同
異臨期應猝在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
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
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
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
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段秀實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
間乃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為

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睎以檢校尚
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
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丐頡
於市有嗛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
婦白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頗計事至則
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
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
邊事公誠以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
檄署副軍俄而睎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

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
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
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睎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
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
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何欲
以亂敗郭氏睎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
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
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
如是幾日必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

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戴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譁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卻由是安

李晟以李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請諸將各將兵以防未然帝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遂潛與朱泚通謀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渾瑊請

帝幸梁州帝遂出城晟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决志平賊時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

刻期集城下晟移軍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晟先開墻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斷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

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
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
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
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又
斬泚黨李希清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
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
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曰天生李
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車駕還長安晟謁見帝於三
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帝駐馬慰

撫為之揜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閒日輙宴勳臣
晟為首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
帝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
裴度獨無言帝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
自往督戰且吳元濟勢實窮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
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
必爭進破賊矣帝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
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帝曰臣
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帝為之流涕
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
與逢吉善度恐其合謀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
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
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
負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
多有功元濟就擒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
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
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

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
諫曰蔡人反仄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
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何疑焉蔡人聞之感
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有以酒食相過從
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
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
為收葬給其家帝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於廟
社而斬之

宣武軍亂推押牙李㝏為留後李逢吉請徵㝏入朝

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寬厚得衆心脫介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介不奉詔兵馬使李質屢諫不聽會介病疽卧質擒殺之以充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令罷給而後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内者斬於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為金吾将軍

桂州戍卒作亂推龎勛為主北還遣其將劉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梁丕屯宿州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遠近群盜皆歸之泗州刺史杜慆完守備以待賊李圓至攻之不克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慆有舊聞勛作亂詣泗州勸慆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危難棄其城吾不為也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勛以圍攻泗州久不下遣其将吳迥代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将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不聽而還賊攻益急讜復往說厚本乃許之淮南都将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拔劒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流涕厚本乃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以進擊賊賊敗勛又遣其將劉佶将精兵數千助迥劉行及遣将王弘立引兵會之陷都梁城據淮口泗州援絶讜夜帥敢死士千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五千人追之讜力鬭三十餘里得免至

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讜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讜募敢死士數百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鎖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避之遂得入城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衆萬餘拒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及未戰不利讜命

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及馬舉將精兵三萬分三道來援泗州之圍始解譙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發兵討之反為所敗被擒守光乘勝進攻滄州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食盡出降守光族呂兗而釋孫鶴兗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紿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署代州判官

晉王李存勗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內外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使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

學古適用編 卷七

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錢死於王手即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曰小兒忤特進適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畜財軍興不乏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朝廷聞契丹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

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塗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冠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

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冠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黑面故云

李順數萬衆冠劍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大敗之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張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冠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曾蹴然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帛珠玉杖死于鞏縣初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

既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當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謂不疑其有異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絕地太后怒甚欲誅之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謫謂太子少保分守西京仍以罪狀布告中外

陳瑩中為大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卞黨也競尊王安石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

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訓于是林自駭異語陳曰此豈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異少長乎自辭屈愧嘆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燬高閣不復敢議毀矣

金入冦宰執議請欽宗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黙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

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徤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及欽

欽北狩康王即位綱入見行在涕泣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帥于外為天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顔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辭猶力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

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

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污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人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

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黄潛善等語之

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幷安置王時雍徐秉哲等而顏博文以下論罪有差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之綱既授命拜

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閒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

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先務也帝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兩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綱與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皆嘉納之及金人退詔宰執議備禦綏懷之方綱上疏

曰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然後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

復京畿以及故都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也陛下觀近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

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大概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浸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退避之失親臨大敵使北軍數十萬衆震怖不敢南渡則議和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概可見矣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

京東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業此最上策也且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决矣器帛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

彊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嘗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太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疏奏帝賜詔褒諭

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陳東率諸生上書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

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因緣沮敗必欲割地媚虜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餘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患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

存亡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置諸生于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為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弭謗議奏補

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詔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

即不敢言巳言肯迯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帯出别同郎乃與滌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畧施行之

宗澤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

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别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来覘虚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帝乃手札諭澤縱遣之真定懐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澤渡河約諸將共圖恢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陜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黄潜善計决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竒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

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先是黄潜善汪伯彦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吕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斬宗澤上疏諫

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冦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冦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彦賛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輙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於是帝决意幸揚州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〻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勍王彦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此舉可保萬

全帝優詔答之金粘没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〻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虚實得其衛遂决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憚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〻

張所為河北安撫使招徠豪傑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擊之黃潛善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

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紋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苗傅劉正彦作亂殺王淵及内侍康履等刼帝傳位

于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浚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吕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

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輔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輔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吴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

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俱生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趍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

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輔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頤

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順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傅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遊擊順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浚順浩等發平江疏請建炎皇帝復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又詒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

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帥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順浩浚軍次秀州順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鑒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出順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順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兒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譎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

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時希孟等皆死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亂團結壯丁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城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薌城去城四十里廼自領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之廼定張牓責楊淵棄城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嘆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薌城

金兀朮由秀州趨平江韓世忠駐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〻兵先鼓而出獲两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〻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

俘獲甚衆擒其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海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两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两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見海舟乘風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且以火箭射其箬篷煙燄蔽天師潰世忠僅以身免兀朮遂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兀朮寇和尚原吴玠勵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

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敗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破之两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

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絶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絶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及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澗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鋭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鋭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

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黄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

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闞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與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撤离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

蜀之門户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由斜谷而北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撤离喝既至鳳翔遣十餘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腰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疾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

岳飛討平江廣群盜即奏請提兵進討且言師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不可一味退怯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

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率軍長驅以闞中原由是諸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飛又使張應會與復來安軍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

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再興死之獲屍焚馬得箭鏃二升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繼之殺

兀朮壻夏金吾其梁興所合太行忠義兩河豪傑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路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争挽車牽牛載糗粮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将烏陵思謀最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来即降耳金将王鎮崔慶等皆率所部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

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徙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及飛還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施全刺秦檜不克死鄭虎臣監押賈似道殺之漳州木綿菴夫虎臣修父怨殺似道于落魄之日幸而濟足快天下施全一腔血無地可灑刺秦檜于方張之時即不幸不濟有餘榮哉朱紫陽曰舉世無忠義這

此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可為忠魂吐氣矣岳
飛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北山以葬後朝廷購
求葬處隗之子以告及啟棺如生乃以禮服斂焉隗
順史失載嗚呼一卒耳施全刺秦檜于生前隗順負
岳飛屍于死後忠義何嘗無人顧全得紫陽以流名
而順竟失載也忠義之士湮滅又何可勝數耶
宿遷人魏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
藉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
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

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
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使人向
諸城門說以金人棄信背盟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
人即開門勝殺安仁及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又
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
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
部分如宿將遠近響應旬日得兵數千金遣蒙恬鎮
國以兵萬餘來抵州北二十里勝迎之設伏於隘陣
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

人沂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
滕𠟍告急于勝勝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
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
金人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
金陣開復闘戰移時身被數十鎗冒矢出圍金兵追
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
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度金必復攻海州
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
勝出戰皆捷金兵遁去金主亮渡淮慮勝踞其後分

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
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
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
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
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
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
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
五百皆望風退金兵乘昏霧四面薄城勝竭力捍禦
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餉道勝擇勇士三千餘騎拒於石闥堰金軍不能進無何金又合兵圍城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乃解子蓋俊之侄也

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棄疾獻議慨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之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手劔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昔程嬰存孤不死公孫杵臼死不必存孤此女奴倉皇危難中乃兼二人矣豈不烈哉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廼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欲以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為今日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

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七千里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輙叅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莅東西二府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

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
敗我也衘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
地尋叶以危法廢斥之及沿江州郡皆陷乃思立信
言以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立信受詔即日上道
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
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
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
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
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

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
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
為後圖聞似道師潰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
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
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
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
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伯顏
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
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
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李芾提刑湖南至潭州發壯士三千人使將〻之勤
王時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
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
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
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
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狥元將
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〻中大窘力不能支
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

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
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芾集賓佐會飲夜
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
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
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
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
飲其家人盡醉縱火焚之忠亦自刎幕僚陳億孫顏
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
者相望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

文天祥知贛州勤王詔至捧之泣涕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感動常州告急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亦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

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元伯顏軍皐亭山太后遣使議降伯顏欲執政面議乃以天祥與吳堅往天祥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獨遣堅還天祥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楊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浙帥可坐致也天祥稱善

即遺書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庭芝疑天祥說降欲殺之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之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溫州以求二王益王以天祥為樞密使同都督開府南劍州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滸募兵于溫州趙時賞等將一

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遂復會昌縣又敗元軍於雩都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渢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渢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劍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

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渢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復何辯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於道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麗江浦上表自劾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

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進屯潮陽鄒渢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走海豐元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渢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及厓

山破弘範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

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羈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〻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傅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傅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簒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簒傅羅等皆無辭

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傅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我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傅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未幾山中有狂人自稱宋主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元人疑丞相為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

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

張世傑勤王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世傑次於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太怒斷

虎舌礫之於巾子山蒲壽庚以泉州降元世傑將淮兵討之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贊起家丁義民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阬北兵日逼世傑奉帝航海至厓山元張弘範襲之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

餘作一字陣椗海中〻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

楊璉真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裒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衆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

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自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〻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使火其屍然後拾骨置囊舁櫝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鋸未斷其子驚覺遽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嗚呼

既有唐珏林德陽之置櫃背籠又有張千載之置囊
舁櫝忠臣義士其於君友如此

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罵賊死其妻郜氏生一
子方三歲方雲與賊戰瀕危郜氏抱兒泣謂家人曰
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
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及雲就縛郜氏即
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逃為偽漢軍所
擄軍中惡小兒啼孫氏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偽漢敗
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

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捽孫氏及孤兒投之江偶江濤
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
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父老號雷老告
之故與偕行達 上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置
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
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吳廷舉為人剛介敢為先為廣東叅議劾奏総鎮太
監潘忠數十事觸怒劉瑾逮繫詔獄枷號垂死乃謫
成雁門尋遇宥放歸瑾誅起為雲南副史江西姚源
洞賊熾遂擢右叅政往撫之為賊所留劫以威不為
動每日賊叢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
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
以為功焉

仁人之言　　松陵　呂[illegible]　輯

景公以晏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宣帝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帝善其言詔以廷

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帝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遣馮異帥師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

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
鬪然好擄掠鄉本能御吏士愈自修勅無為郡縣所
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
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
魯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
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
已正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
决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
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

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
從之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
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
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
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
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
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
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六

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
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
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
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魏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曹操欲
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髙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
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
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亡逃誅
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

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善之
劉裕伐南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
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
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
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
之望矣裕改容謝之
魏冀州刺史源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埸
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
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受更

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主從之乂之謂郡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長者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魏主祊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勑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之法反者族夷宜如部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柰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太宗從之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等起兵匡復不克夫黨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劒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武氏任用來俊臣等誣人謀反恣行羅織侍御史周

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人非木石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司刑少卿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

也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平反甚多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武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多酷吏為之少衰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淮南之役所獲敗

卒九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及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宜哉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為奏於朝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亦感悟遂可其奏

蕭楚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方側目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師也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為冰霰矣

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嘆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

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遞居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

仁宗天聖時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屋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

其地羅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繕脩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宫觀使

保州亂兵初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隷諸州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遇於内黄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于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小人譖言已入而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因曰富弼擅命專權自作

威福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禍何可測耶然則脩一言不特活二千人亦免弼于大禍也

呂夷簡為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真宗知其可為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莊肅為郡守上言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勅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為翰林院學士萊州阿芸謀殺夫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决意用為宰相自莊肅之說進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凡有奏擬未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劾而首陳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張方平拜御史中丞政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帝警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于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

王安國安石弟也熙寧初韓絳薦其才行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

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宫定變故俄頃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于禮義幾至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泰祚不傳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若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

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
書後改秘閣校理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
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
王珪欲取死囚試剕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
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右丞盧世榮入中書奏詔理鈔法之弊自謂生財有
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
曰此錢取于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于右丞家則

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
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
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
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
至元時地大震陷武平尤甚黑沙水湧出壞官署四
百八十間居民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
深憂之時駐驛龍虎臺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
之由時桑哥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
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
兵捕之于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入奏于帝謂須下
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
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
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
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鐵哥從英宗獵々者射兎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
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
庚人有盜杭罪應死鐵哥曰臣輔之其人母病盜以
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

上殿
熊鼎字伯潁江西臨川人方正有節操洪武初年官
起居注　上以廣信所上茶稅失實怒時新行赦越
中書遣御史往廉狀鼎與給事尹正諫曰朝廷新立
將布大信于四方而御史憲官也今肆赦後以細故
煩御史按事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曰止追御史
毋往浙西水不可運陸輸京師率五石而致一石鼎
叩首諫曰　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而困之非
計也且農作方興而使其僕々道路一未不耕害不

淺矣　上悅為罷令
兼訓導伯巨字居升浙江臨海人也慷慨有太節以國子生分教平遥會星變詔求言慨然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吾心久矣縱不求言吾猶言之况奉　明詔乎即為萬言書以獻其一曰臣竊伏覩古開國之君未甞不以尚德緩刑而結于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也三代秦漢隋唐之國祚其修短可覩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此可見天地好生之心即聖王守位之德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其末明刑固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古者斷死刑則天子為之減膳撤樂故仁愛之篤結于民心愈久而不忘今議者曰宋元中葉而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故其有位而不能守於是　主上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所懼而莫能測其端臣竊伏以為過矣夫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固國非其國使刑罰繁苛政治促急而民無

所措手足亦豈天討天刑之意耶夫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仕者以混迹無聞為福受玷不辱為幸其始也　朝廷捃摭網羅務無遺逸其繼也有司追迫上道如捕重囚洎乎居守一跌于法則刑戮隨之矣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是亦豈人主所樂為之事哉誠欲人知懼而不敢犯也然數年以來誅殺亦不細矣而犯者相踵非人之不懼法也由激濁揚清之不明而賢否善惡之無別也議能之法廢故人不復自勵而為善者怠有人于此雖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有詿誤而罪不旋踵則中庸之才其將何地以自容必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而　朝廷不少貸吾屬何望故未仕之時修身畏慎動遵法守入官之後朝不謀夕苟捐廉恥固所必至而又何怪焉凡此皆用刑太煩之過也

楊士奇入奏事　仁宗望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觔以供香

災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令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

夏忠靖公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歳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决矣是以憐沮而筆不忍下也

天順時山東連歳請賑　上召閣學士計之李賢主發帑金徐有貞曰不可臣在田里間見發銀賑饑于

小民無濟獨為里老吏胥資耳賢曰弊信有之然猶勝無賑坐視民饑而死也　上命發賑有貞退而訾之曰今國計方窘柰何糜用為國費乎賢曰公誤矣民為邦本今　上意發賑而沮之豈父毋天下之道耶苟民窮為盜責將誰歸及　景泰帝崩左右請以汪妃殉將聽之賢前請曰妃雖嘗立為后旋即廢今幸與兩女度日何忍令殉乎且幼女何依　上為惻然曰卿言是也始朕以弟婦少不宜存宫中故念不及此耳于是出汪妃就郕邸至贅釋遣庶人因贅復恭讓皇后位號廣　上德益遠矣

光禄寺之設供奉内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晏享而已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内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既不足用乃責京師舗户買辦宫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盗起以前事執奏曰光禄日辦卓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　上為惻然即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禄卿艾樸曰劉東山

此奏後歳省光禄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東坡志林曰房次律為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于死世多哀之然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濤詩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濤澤中水野曠天青無戰塵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為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救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

欲勝而強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之乎一跌尚未足償也陸機河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者亦多矣訟其冤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為之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故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皆可為書生輕言兵者之戒也

蒙齋筆談曰世傳五臟圖乃慶曆間杜杞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

嘗為攝官乘趙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與其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為招降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為燕犒醉以酒已乃執于座上翌日盡磔于市且皆剖腹剔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探索繪以為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圊忽仆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為誌其墓夫為將不得已而至於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既已降矣何至殘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也希範迺賊盜其殺級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也余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幾十萬所治平不為不多非特不敢為杞之為亦自不敢萌于心幕府偏裨數有以奇策相干一切謝之今退老一壑庶幾幸無憾不然既有希範之聞亦安得不自疑也

種德録曰余於數年前聞蓬頭愛余謂可學道余讀

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輙能座卧赤日中年来嫺習此法頗以炎蒸為苦即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暎翳然往：移榻卷簟遷徙不常如絶無養者内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途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仆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閑澡浴之樂而但增穢惡疫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輦轂之下年奉旨熱審其餘兩直十三省未有請而行之若得仁人君子上奏疏請定為永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司寇議之部寺牒撫按

撫按牒郡縣擇其末減之罪請理一番其重囚在縶者務遣的當幕官嚴督獄卒洒掃囹圄洗滌枷杻以廣聖天子好生之仁暑月中恤民務農毋得混受詞狀毋得輕率羈候不時吊取監簿查考囚數多寡以為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若輔臣未可必廷尉司寇得為之廷尉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為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為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方之甘露也推而至兩直各省莅

在皆然則普天之甘露也至于十月決刑以後一陽初生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為可憐更得仁人君子憐而并請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熱審之例則一冬一夏兩沾聖恩功德何可量哉余嘗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刑曰兵曰歲曾于包羽明集古來為吏不酷者數卷為將不殘者數卷救荒不備者數卷總題之曰種德録以藏于家

避暑録曰天下之禍莫甚于殺人為陰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黄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黿未幾死而還魂云為黿訴于陰府力自辯黿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嗚呼為真人余始不信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黿猶触訴而况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謂有將畧且將謂必敢于殺人余盖聞而懼也兵事雖以嚴勝而孫武子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盖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此以為說亦未之思

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九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呂純如孟諸　輯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啣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人子欲養二親不待及後死於孔悝之難孔子曰由也可謂之事親盡孝事君盡忠者也

廬江毛義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章帝下詔褒寵賜米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賜斗酒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

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於車下昭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

蘇峻犯闕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及峻戰於西陵大敗峻攻清溪柵壼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壼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

孝子夫何恨乎

成主李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遂襲成都克之羅恒解思明等勸壽如壯策壽自稱帝盡殺成主雄諸子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會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群臣極言得失壯上封事曰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壽省書內慚祕而不宣壯乃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燕太宰恪攻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勁初以父充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兵不過二千勁以表求配祐效力詔補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屢以少擊衆摧破燕軍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城陷被執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慕輿虔曰勁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遂殺之朝廷嘉其忠贈東陽太守溫公曰勁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本蒙晉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得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不足為榮況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晉朝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部落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其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宋主昱無道蕭道成與袁粲褚淵密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宜行縱使成功亦無全理淵默然功曹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

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之使越郡校尉王敬則陰結昱左右弑之遂以太后令數昱罪追廢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秉為尚書令袁粲鎮石頭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粲閣手仰成矣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

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受命湘州刺史王蘊結沈攸之與粲秉密謀誅道成道成初聞攸之事起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刼我入臺何辭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連席每事共之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蘇烈薛淵等助粲守石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為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鄉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憂耳粲謀矯太后令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粲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無可辭耳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為忠臣汝不失為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謡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齊蕭衍之東下也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江革為書與昂曰竭力昏主未足為

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一餐微施尚復投隕況食人之祿而忘之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見鄙武康令傅暎謂昂曰昔太尉遭元嘉之禍開闢未有故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故冐險以狥名今嗣主昏虐不悛荊雍協舉天人之意亦可知矣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衍旨昂終不降昂即司徒粲之族

子也
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為諸軍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為胡帥曹阿各拔所擒猶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任者重不敢復恤其私耳諸君

幸悉此意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陳禍福賊遂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賊可滅狀顥使為先驅時東夏闔境皆反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得全

李義府恃寵用事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事覺又逼正義自縊以滅口帝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擅殺六品寺丞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

安祿山至藁城賜常山太守顔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長史袁履謙曰何為著此乃共謀討祿山杲卿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散其衆使子泉明獻欽湊首於京師杲卿

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城陷賊執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顔氏死者三十餘人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歛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衆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薄發棺視之與

杲卿詬罵乃始懾服

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初盧杞惡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帝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選也帝乃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

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勅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啟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劒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李懷光初解奉天圍德宗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帝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

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帝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帝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帝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契丹韓德威諜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攻府州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疾則命死於軍則分耳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後為樞密學士賞賜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為衾不可得誰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將入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內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

范仲淹少有大節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劉安世初除諫官未敢拜命入與太夫人謀曰朝廷不以安世為不肖誤除為諫官倘有所觸犯禍出不測朝廷方以孝治天下兒以母老懇辭必無不可太夫人曰不然諫官是天子爭臣既蒙朝廷有此除授即得罪亦無不可公不敢違供職甫三日朝廷有大

除拜公便力論二十四疏以後徧歷言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而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最後抗疏論章惇小人不可用凡十九上人皆為之縮頸公弗顧也後果中忌七謫遠竄瀕死及返卜居宋都杜門屏迹人罕見其面然田父野老市井細民皆欽仰之以為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也徽宗末年群賢凋喪畧盡惟公巋然獨存以是聞望益重

岳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扶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遂步歸廬母墓側以終喪服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雕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李世輔綏德人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

鄜延經畧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賊人夜宿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戒之曰若可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世輔至東京容以蠟書赴行在及劉豫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之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使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耳世輔至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离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离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

借兵乃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欲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可世輔出刀斫之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手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萬餘乃擒害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見吳玠於河池玠為開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

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元程文海至江南薦宋遺士三十人謝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卒不行參知政事魏天祐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

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富貴貧賤一無所動其中云
余闕守安慶敵兵踵至時趙普勝寇東門陳友諒寇西門饒兵寇南門四面合攻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身亦被十餘創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兵自剄妻蔣氏妾卜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

者以千計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羆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勇之氣亦有不可埋沒者矣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壼似又過之哉
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自衢往援破走其兵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復大破之友諒遣使來說降伯

顏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城中糧竭食草苗茶紙刮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踰旬城陷伯顏戰死初伯顏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迎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江西賊王善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捄之俱被

執濬罵賊而死健以死護父善義而釋之使牧濬尸歛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其父仇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王紳翰林待詔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為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煢煢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壟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祭奠號慟幾絶道路悲之後死於建文之難

叅贊軍務高巍上書願使燕陳禮義曉禍福許之至燕稱國朝處士臣巍上書燕國大王書曰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新　天子嗣位布惟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

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廷臣皆欲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先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奉明詔來見大王使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稱臣宿許　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或戮而奏聞或自解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擻遠邇興甲兵襲疆宇任

事者得藉口以為陛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鼂錯之計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萬一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矣且大王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〻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以一隅有限之衆當天下全盛之師臣恐勢窮力詘衆亦未必為大王用也大王莫若聽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求朝廷寛宥再修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久棠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

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本願也書再上不報巍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旌孝後靖難師入金陵巍沐浴更衣縊死驛舍

鄭埜性至孝為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太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汚我耶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〻怒復以書誚讓埜捧書跪誦惶恐無地而已後為府尹益勵其操歷進為兵部尚書卒死於土木之難

應昌字克盛台州僊居人翰林編修良父也晬而孤鞠於母陳稍長讀書知大義即務為躬行出從事藩司盥手奉公不以私自汚走京師白母苦節得表閭會日者言母壽當盡即斷酒肉徒步走走抵徐血趾而登舟欲急歸省比抵台聞母固無恙而兄病疫劇晝夜走山谷穿虎豹群以歸日夜檢藥物兄愈而後即安仕為分宜尉俸入雖薄盡移以養母及遺孤侄

自奉敝衣糲飯晏如也莅官勤敏介敎袁四邑丞簿尉自入國朝百五十年惟昌列祀名宦中已謝事歸養至徐聞母訃不食者五日比葬廬於墓得疾病衆強之以還終禫苫塊時年六十餘矣遇二親忌輒覨泣不食者竟日及八十家衆叩首請始一食家甚窶極力營大宗祠以祀先及建考妣墳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有乞假雖衣被靴袍無所靳誨二子以身教每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呼二子戒之曰吾以少孤失不以儒發身遺若等也若等幸得仕當思

君體國法古人年八十四而終

朱寧怙寵恣横罰鈔害人時舉朝無敢言者浙江布政方良永上疏亟攻之慷慨切直寧亦懸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良永隨三疏乞休以避之友人黄華稱良永此疏足落權臣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按良永字壽卿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筮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為河南僉事以不肯謁劉瑾勒致仕瑾誅復起累官以劾錢寧復致仕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旌其孝累起為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

戚孝子名敬字秉肅幼歳亡父事母甚誠母患癆瘵四刲其股以進而愈及沒躬負土石壘塜窀穸既畢遂附塜為廬擬欲像母於中奈母死於驟極意形容工莫能悉孝子日夜痛號一日有工人詣廬問曰君非戚氏乎曰是也又問曰令母今在否曰亡矣工人驚愕孝子叩其故工人袖出木刻一像曰此母三日前同兩老嫗踵門求肖其貌價值之外且遺細布一端云我不暇再來像完日乞送白苧鄉戚孝子家幸無相忘今見君衣衰執杖知向所來者君母之神靈也異哉異哉遂奉像於家叩首塜前而去孝子捧閲中廬宛然生色是秋有冦亂前鋒犯境同里豪右皆遁去孝子瞪目起曰身計得矣如父母墳墓何遂散財集壯子弟若干人保禦其境他里悉被焚掠而白苧獨安堵如初孝子力也冦退有司論功議賞孝子謝曰敬為父母計爾敢希賞耶力却絶之及服除部使者屢以行薦於朝當時上下人皆不忍斥言其名字但呼為戚孝子云

學古適用編之十

善處功名之際類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楚孫叔敖遇狐丘丈人丈人曰僕聞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丈人曰善哉言乎

晉伐齊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張良入關即杜門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子房託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

武帝末巫蠱事起邴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獄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乃擇謹厚女徒令保養置閒燥處後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還以聞因劾奏之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曾孫多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光迎昌邑王賀〻即位以淫亂廢光與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武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昭

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
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
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
庶衆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
閒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
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小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
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果宜褒
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
幸甚光覽議遂尊立為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

之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
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
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傅數月遷御史
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
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
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
視吉吉識則謂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
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
供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厚賞詔

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
而終不言因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
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
吉為博陵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
加紼而封之及其存生也上憂吉病不起太傅夏侯
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
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死疾也後果愈吉上書固辭
自陳不以空名受賞上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
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

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
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
功異嘗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
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
武以此多之

弟祐女夫嘗勸祐營置令有婦戴祐默然不應退語
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
是大惑也汝當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遺

事當角巾帰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任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将祜曰取呉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病漸篤乃舉杜預以自代

王濬平呉自以功大而為王渾所抑毎不勝忿憤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呉之事若有問者輙曰聖主之徳群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之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頌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将軍

宋徐羨之傳亮謝晦等廢其主義符為営陽王弑之宜都王義隆立是為文帝〻〻與王曇首王華討羨之等以曇首華等有援立功欲封之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頼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

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韓顯宗屯赭陽胡松引蠻兵攻其営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将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将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常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主益賢之

馮道根為豫州刺史謹厚木訥行軍能檢勅士卒諸将争功道根獨黙然為政清簡吏民懐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魏與東魏戰不利焼営而帰督儀同三司長孫子彦守金墉王思政舉稍陥陳被創悶絶僅以身免将軍蔡祐下馬帥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三十歩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虚發将至十歩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祐毎戰常為士卒先戰還

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宇文泰歎曰承先口不言
勳我當代其論敘

隋文帝叙平陳功進賀若弼宋公高熲齊公從容命
熲與弼論平陳事熲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
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帝賞從
熲問方畧于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
宣敕或說熲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
為虛行矣熲又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
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

家傳後龐晃等短熲帝怒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
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郭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
曰兵興以来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
盖疑之也今某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
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又何恠焉子儀
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
毁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
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
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語
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
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

賈耽先為山南東道節度使〻行軍司馬樊澤奏事
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〻內牒
懷中顔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
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
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
府遂安

李光顔以大勳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
必選佳壻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韵
風流覬太師以子妻之光顔謝曰某一健兒遭遇多
事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
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匹也超三
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遣從事許當曰太師建定難
之勳懷弓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
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何其遠哉

文宗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裴度不復

有經世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緑野堂度野服蕭然與白居易等文酒相讙絕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堅辭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匄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文忠度臨終自為銘誌帝恠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為請無私言

唐主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殆盡欲徙李嗣源鎮真定而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群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叨冒至此每不自安今因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曰卿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固辭乃許之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王馬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楚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已過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内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從誨不能留乃為築室于土洲而以府事委孫光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黄牛至廳事從誨時

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司馬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曹彬為樞密使伐江南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我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

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王旦從東封車駕還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詩求退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廳朝夕吟哦說者謂寇公之南遷不如文正之早退然公題驛亭詩未必不晚悟于魏野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隨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

身夫榮辱猶小事耳若夫一朝綰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輸牖下老人一着也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于心可也華嶠云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已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人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是怨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是憎彼不自責其短將謂我有意而為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耳

唐介自貶所召還仁宗曰如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可謂不易所守外史曰自古遷謫之臣困抑無聊往往通京洛之書希賜環之遇而介獨不然爵祿不入其心患難不易其守可與劉元城並稱二難矣仁宗以此取之匪特知人亦可勸忠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偉色如深墨當時謂之黑王相公宅在郡城西北隅善撫士卒得軍情人以其貌異

所過閭里皆聚觀蘇儀甫為翰林學士嘗密疏之有宅枕乾崗貌類藝祖之語仁宗為留中不出孔道輔為中丞繼以為言遂罷樞密使知隨州謝賓客雖郡官不與之接在家亦不與家人語如是逾年起知曹州始復語人以為善處謗也

嘉祐中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及太后還政弼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

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是之英宗親政加弼户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緣駿之勞何足加賞再奏不聽乃受

文彦博自河南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彦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恊賛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元豐中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帝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

韓世忠深非和議抗疏言秦檜誤國因連疏乞解樞柄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

周必大相两朝慶元間以退傳居于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為偽學發有呂祖泰者勇義敢言奮然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公為相皂囊下三省朝論譁然起或以為公實順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為首台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為偽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説横行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和闇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帝不以為然言者益急乃鐫公為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公上表謝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罹怙終之罪又云首將正于狐丘巢忽危于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輙及于樵蘇公論大喧論法合輸于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有媿

積中無階報上初當路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辯論乃寘于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渙然消釋

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黄牛堡守將李彦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吴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岔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内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捷黄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彦濟師西師大集李彦

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御之𤫊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肅曰將帥之功吾何豈有焉肅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爲吳太后閤中侍御太后賜光宗帝立爲后協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夏執中補閤門祗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史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議多多出人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元成宗崩右丞相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於懷州愛育黎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乃還大都遣使奉璽北迎俾孟參知政事孟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及懷寧即位以弟愛育黎爲太子有譖之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之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父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也適思之不覺戚然耳帝即命訪之得于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授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徐中山武寧王與　高皇帝比肩起軍中而王東平強吳北定勝國燕趙中原齊魯關陝古阨塞形勝之地皆兵不留行而定開拓混一之功十居八九而王事　上最忠謹　上嘗召王飲飲造夜強之醉醉甚

命內侍送舊內宿焉舊內　上為吳王時所居也中
夜王酒醒問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
北面再拜三叩頭乃出　上大悅方虜元帝定西時
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恚之曰昔人恨不得當
單于今得之柰何縱之王喟然曰元雖夷狄然帝天
下之日久今得之能裂地封之乎抑甘心之乎皆不
可則不如縱之去之為得也開平意不愜既罷軍先
馳歸為　上言王故縱元主狀疑其心　上信之比
師還至龍江　上命百官出都門郊迓王稱病卧舟

中不起　上親出郊勞又堅卧不起　上乃入舟開
王疾王乃持　上踵而泣具道所以釋元主狀　上
為釋然

于忠肅公謙舉進士即以古人功業自期待　英宗
北狩　景帝立進兵尚書加太子少保　上推誠委
任謙亦自信不疑於是忌者側目頗籍籍言謙專擅
御史顧曦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閣大臣
備顧問乞令六部諸大政會議內閣可否乃條奏上
意傾謙詔下廷議謙抗言　祖宗成法國家重務雖
所司奏請處分令輻輳並進事天子易彈壓臣知遵
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　上是謙言於是言官益
籍籍言謙柄用過重至目為跋扈　上獨用益堅宮
廷密務造膝宴語文武大臣面酬進退而怨謗朋興
總兵石亨憚謙嚴辭兵柄而謙亦辭總督以避亨
上為諭解而罷

程尚書信南直隸休寧人才雄氣果然沉思曲算不
輕役征南蠻時制詞得專殺命官迨班師不妄殺一
人曰刑賞天子大柄也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柄

令得有嫌懾令事幸可集而專非分自今必且有噬
禍矣出南部庶事一不干有司曰參贊謹非常耳有
司事非所宜與能避遠權勢如此

都御史陳壽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
鎮城晝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
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同事
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
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多其賢

劉忠宣公大夏受　上知特深時時召對訪難居右

貴近元勳碩輔有不與聞者一與之調劑而大夏遺
一不以語人故莫得而著焉　上崩大夏慟哭不能
興而閹禍有端遂屢疏求退正德元年加宮保致仕
時朝臣有乞恩蔭子者言官言大夏官一品有大功
子孫得恩典固當而未嘗陳乞宜舉例以崇恬退晉
曰可會閹禍作謫戍肅州大夏買一驢出都門觀者
如堵墻皆太息泣下所至為罷市父老婦泣士女攜
筐榼走食之無不焚香密禱願劉尚書生還者瑾誅
復官致仕方閹禍作時請行賂求生大夏曰如此而

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盡喪一生矣及
謫戍不挈子姓侍行或問之荅曰吾仕宦日未嘗為
子乞一官今發配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彌難大抵以無所為
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
越而扁舟五湖魯連下聊城而辭千金却帝秦而逃
上爵張良顛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
出秦漢之上左思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
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

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
心哉是誠何心哉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留侯
足矣薛包與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
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頹者曰吾少時所理意
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
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
人至德如此

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厄者
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雜伯者最多陽施
陰翕之謀躡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效忠其君未有
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竇宣之
搆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
不去也重耳反國子犯曰臣負羈紲從君巡天下臣
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
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於
一去者非獨為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有負納欺閒

憂也武侯憂先後主鄴侯憂肅代每事正而不識圖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憚無使人以譎見猜

魯齊子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宜如此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人在君側而擅權使人知恩威出於己皆危道也愚謂凡諫君而曉ゝ為

名者亦說難之所為身危也可不戒哉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一

老成謀國類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楚子以子反帥師救鄭將至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

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楚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

晉人患之苗賁皇狥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

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去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粵不受正朔非彊不能服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且越人輕薄反覆不用法度非一日之積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歲比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資糧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刃死

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甲卒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使重臣臨存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所用之則存亡繼絶建其王侯此必委質為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遁入山林背而去之則復群聚留而守之歴歳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絶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粵人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閩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

以九州為家生民皆為臣妾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況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

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畔刼畧小種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

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

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啣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欲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悉與之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

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引兵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又武威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刼畧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勅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

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擇羌人
可使〻罕开諭告漢不誅罕以觧其謀臣故遣开豪
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
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
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令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
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
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
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开

觧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
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
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
家憂慮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
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利又其時也以今
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
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
度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速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
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开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
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
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
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
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國家忠計也
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
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

子中郎將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
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
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
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
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
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
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
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
二策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

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上報曰郎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

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絶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

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絶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

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

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二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饑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張敞為京兆尹以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

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人父兄囚執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恐不可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今有邊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百姓莫以為非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天漢四年嘗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彊請奪至賊吏不能禁故曰不便時亦以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黃巾賊起楊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繈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使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筭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

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乃感悟詔封臨晉侯
桓温請還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頼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温今此舉誠為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趋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為宜遣將帥有威名資

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涼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柰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之温果不行
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餓死太史令王亮言於魏主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群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莫之地人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湩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户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

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從之嗣又躬耕籍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

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魏主訪群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嘗謂群臣曰朕始學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温習

今日思之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又損國體為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又宜於江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隨能序之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不許者慰免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恥又朝臣遭喪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祀陪燕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非有軍旅之警皆宜聽其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則優

旨慰諭起令視事國之吉慶無所預焉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有水旱而民不困

梁朐山叛降魏魏盧昶遣傅文驥赴之遂據朐山梁遣馬僊琕圍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糧樵俱竭文驥以城降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墮手足者過半僊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粮畜器械不可勝數唯蕭寶寅全軍而歸方盧昶之在朐山也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卑濕難居於我非急於賊

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得朐山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預求易朐山持無用之地復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還肇侍中朐山之亂鬱州民徐道角等陰與之通夜襲洲城降魏々遣兵赴之於是魏饑民餓死者數萬肇復諫以為鬱洲在海中得之尤為無用其地於賊要近去此閒遠以閒遠之兵攻要近之衆不可敵也方今年饑民困惟宜安靜

而復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時邊兵未發梁康絢討平之魏主又以高肇為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攻梁益州肇又諫曰今頻年水旱不宜勞役況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後果無功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帝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帝遽止之

貞觀十一年秋七月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

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

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欲為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遣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内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

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帝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武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陳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羌未嘗為盜一旦戮之必將蜂駭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生其中矣今山東饑闕隴弊而狥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自古國亡家敗鮮不由此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周遣武懿宗等擊契丹以安撫河北狄仁傑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兼之矣若復邀

功絶域不務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摇憂患不淺昨貞觀中克平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斛瑟羅委之四鎮繼高氏絶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

以主槩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三虜不擊而服矣時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為州未嘗得其塩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并瀘南諸鎮一切廢省置關瀘北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

吐蕃遣使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稚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

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欵附

德宗奉天圍解李楚琳遣使入貢帝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帝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竊免疑畏又況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帝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憲宗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

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為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承宗使以其私論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帝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群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

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

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儻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帝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使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凑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北都留守李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徃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

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史館脩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侍省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亦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嘆其言而不能用

李文靖公沆沉正厚重有大臣體常曰吾為相無他
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
以為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取
名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
度無節財用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
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致此乃知公言簡而得要、
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流嶺
南中外無敢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帝問曰
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

及婦人中宮不可謀及近臣不可惟陛下擇所以副
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
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襄王為開
封府尹立為太子廟見還京師老人擁道喜躍曰少
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
朕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
仁宗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曰茶鹽商
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
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
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
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於商賈弛禁非所
當
元昊久叛邊兵屢屈秦人困獘而諸將耻於無功莫
敢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輙勝而國小民貧疾於點
集鹵獲之利不補所耗又歲賜和市之利皆絕一縑
之直八九千錢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悖慢已甚自
難於款塞張安道為諫官乞因郊霈許諸帥納其自
新之請以安西界生靈仁宗覽之大喜退見呂夷簡

政府夷簡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日勑
書即行之自是邊臣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獲息
肩
仁宗春秋高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
下爭以立嗣為言積五六載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
息嘉祐六年韓琦乘間進曰皇嗣係天下安危自昔
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
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
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

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
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
者又與曾公亮等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
進二劄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
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宗實
可也琦遂力贊之且曰事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
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
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
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琦

又言宗正之命既出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
名乃下詔立為皇子
司馬光同知諫院時帝不豫國嗣未立天下莫敢言
范鎮獨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
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時所上三章願
陛下決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
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
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
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

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
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者耳定策國
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書光
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
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
力
呂中丞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病偶值醫
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
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

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跛躄之苦又
將虞腹心之變勢已及此為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
固不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祿以偷
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廷之病也
溫公康節日就臥內問疾公所言皆天下國家事未
嘗一語及其私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
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
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溫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

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于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諍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于晦叔矣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狥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生死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

畢仲游受知于司馬光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仲游予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説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禁其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置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為今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數年之閒又將十倍于今日天

下曉然無復有經費不給之慮則新法永罷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皆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一二舊臣用六七君子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范純仁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謀由登萊航海以使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非策王黼惡之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俗且窒其口時有旨避事皆從軍法虛中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聞用兵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

駐便言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人易攻人難守城易攻城難守在內而攻在外內為主而常逸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于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絶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

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厲衆心堅城自守則我危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且我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向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藩籬而遠引強捍之女真以為隣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也視中國與契丹交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决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illegible]亢悖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當新銳難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于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邊患未有寧期也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据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降将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馴虛中憂之力請以恩禮畱京師晝使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軍畢即歸以杜後患亦不聽既而金人寇

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虛中以宣諭使事歸奏徽宗見之嘆曰王黼不用卿封植契丹為藩籬之議是以有此遂詔于榻前草詔罪己大革弊政其畧曰有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詔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

張浚為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軍軍馬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為然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

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虞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狀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于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浚不聽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帝以問浩浩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

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人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三百年基業之托漢高祖起于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辯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豪傑而不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靈計亦為明公計明公以大讎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讎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

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于羊太傅以規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臣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高宗知之謂帝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爾已而浩于省中忽得邵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與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

閑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帰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能復定中原矣

孝宗議遣使金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儕而召兵者輙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内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

我之未足以圖彼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盖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于廟算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内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争先矣帝深納之

劉珙為荊襄宣撫使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劊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濶畧如此而乃外招帰正之人内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

穴在反掌間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

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絶之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盖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illegible]能如劉[illegible]石勒之

必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隣圉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餝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餝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

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

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蹤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則縱横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遏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將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里或秉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族或以為兵使與我中國之兵部伍相襍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我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

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供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難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

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 陛下遵而行之則决于萬幾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胄皆切時務 上嘉納之

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為兵部尚書劉大夏為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

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寶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琊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對大夏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

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刼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余肅敏公子俊慱達有才畧宏施利断不殉世耳目以泥事功初守西安輙擅發賑及引渠為民利成化中歷陝西藩使并巡撫經畧榆林墩臺延袤二千餘

里為固備且請置榆林衛墾曠土為屯田計虜至必嚙指莫敢近又開涇陽堰以便溉鑿南山道以便餉奏易南北更戍收岷番之捷大畧在邊廣儲蓄有警輙厚賞下乃用命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結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

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

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
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
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
師貽患猶大宜弗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
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躋于祭祀
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猶所不習且
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
經史培養本源弼救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
悅也 上嘉納之

大學士梁儲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川
諸勅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
教邪妄不經求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
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時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
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嗣是以後 累朝列聖
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
輕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
供朝野聞之相顧驚愕以為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
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又欲聽其便宜

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非所宜蓋開
中鹽引本為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暫歲
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
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
之弊不知幾何鹽法大壞邊方何仰況京儲歲運與
營建大木併在裡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
鹽船往來挾勢驅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
事亦為沮滯且四方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意便宜
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

將來之變殆不可測況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
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方今所帶官軍
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途間倘有
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隣時
擄掠為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損
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
勅書未敢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
回成命番供等物即令朝貢使臣賚回庶禮度不失
聖德益光

霍韜陳數事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襲職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制雖世襲典嚴考選乃今悉賂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問陞賞孰便夏原吉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故惟陞首功餘皆賞賚邇年奏捷者帶奏者獲妖言獲賊盜者冒濫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須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講讀既入詔下所司

張居正曰制禦戎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利需索結怨起釁禁緝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槩行會勘亦毋輕為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決吾視其理直而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屈而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即疆場定矣何至勞民動衆敝內以事外乎

王文肅公錫爵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主憂疏曰

皇上憂虜而責臣分憂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臣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汲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敝戈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至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舉　朝震怖惶憂止辦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虜之臣搢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膽力廟堂自可折衷用

之今則不然武官在變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在隙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轉相慕效翕然同風而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更分爾我種種脫卸無非避責于己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此三反者安危得失之機　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要決當以經

[illegible]鎮定相兼而行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己知擒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之虜惟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棄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察彼己之勢審擒縱之宜其策必不出此而臣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驕

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　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于流議毋怵惕於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脉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必必以一鎮有事使兩鎮同時擣敵一歲有警乃書[illegible]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虜盡歸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持重忍[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非

臣所敢恃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者也經[illegible]大臣既奉有　特旨全付以請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措置當愈嚴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為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

關[illegible]彼稱南北兄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截然不同況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充守備誠設斥堠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固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也

王文肅公復河套議曰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逐胡往跡具在後[illegible]東勝

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然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取之易也乃竟因循自守捐險失利弘治以前我軍猶歲一搜套嗣是我謀日踈任虜出入今且盤據其中辟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小王子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非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視　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懸殊矣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又屋居牧畜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

能無虞乎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褁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逃遁掎角時間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耶退耶數萬之衆出塞亦能以數萬衆援之否耶夫馳擊者虜之所長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於守險者

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盧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羊雞畜身養之所供迫於兵火怵於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去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轉徙之禍而欲得人死力難矣議者欲發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夫六萬之衆非所以褁入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盻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為

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利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墻垣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晋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不下十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二千餘里築垣

□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
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
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吾
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
足自供必以此數仰給內地遠者三千里近者亦不
下千餘里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尤所當極慮而殫
思者也然則套地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
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幸之心彼有其隙我乘其敝
其復套地之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

我元氣以俟其隙則計之得也

董崇相曰預支之說不知起自何年即耳目所覩記
萬曆十五六年水旱相承石米錢千三百文民間米
價極貴當事不得已方請預支軍糧兩月與百姓買
籌至十七年浦口糧盡皆過江關支二十七倉之米
放散殆盡不得已而借北漕以南銀賞邊以北米食
南軍當時北太倉積儲甚多故得借也以某愚見當
時立此名目不可失體盍留京飢乏自應上請朝廷
開倉賑施恭下[illegible]為名則恩德不歸於上而年豐
之時又難扣還是徒與之也且預支之名既立一次
小荒軍引為例當事者亦不得不緣例為請不論荒
之甚與不甚倉米繼與不繼軍人曰吾例有此耳當
事者曰例固然不得不與也萬一天不厭禍水旱頻
仍外米不入倉米日散盡而不繼必有內憂此不可
不慮也故其以為請預支不如請賑施事急米貴之
日不過十萬懽聲如雷矣恩數不常下不得引以為
例倉米不至盡散且以明主之德尤為得體而無後
憂今總計二十七倉見在米不過三百六七萬除耗

折外不過實米三百餘萬常年歲放五六十萬二月
十月折銀若值米貴以米代銀又加預支常至七八
十萬如此則通南京之米僅支三年餘耳今湖廣江
西吳浙諸處出米之地皆被水災即郡邑間有登熟
必概以災傷請明年糧運定不能至明年仍災後年
糧運亦不能至如此則是坐食此倉矣國家根本萬
萬人之命皆在此倉則安得不愛惜此倉乎愛惜何
如酌貴賤以為緩急總盈縮以為遠圖譬如慈母歲
留餅餌待子飢乏然後與之猶嵗其一二以待後求

若一頓予之小兒口活惟恐不多餅盡之後飢渴
救前飽不充後飢惟有號泣呼叫怨尤百出前已激
以為預支於米不甚貴之日不足為德預支不繼于
米甚貴之日則足以生亂今日慮荒當以三年為率
今日救荒當約略倉米足救三年仍有一年之餘不
至借支北倉乃可以無慮何也災害未可知今日之
北倉非昔比也夫人足之所履不過咫尺耳今置足
於咫尺之地外無餘地其能立乎故荒當漸救其不
足米當預計其有餘事固有意外難算者不可以今

所有以為有餘苟以悅軍不為遠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二

料事在識

松陵 呂純如 輯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有執蹠痡而上視者
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毋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
仲曰此必是矣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仲
曰子牙言伐莒耶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故言伐莒對曰吾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

也管仲曰子何以意之對曰吾聞君子有三色油然
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
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
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
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
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
衛無故子曷為而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驕
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

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後復假道於虞宮之奇又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侯圍上陽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

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衛獻公出奔齊子展子鮮從魯侯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

[illegible]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臧紇如齊唁
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
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
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
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越後十二年而果
復歸衛

季札遊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
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
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吾入其境田畝

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
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
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臣善伐
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
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
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
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
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
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

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群臣皆賀南
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
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

衛有賢人能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
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
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弗納知伯乃止

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
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
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
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
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

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謁臣欲為趙氏游説使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尅單乃懼問仲連仲連

曰將軍在即墨織蕢伏鍤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漢高帝擊韓王信〻亡走匈奴謀攻漢帝聞匈奴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羸弱及羸畜使者十輩来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婁敬復往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帝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阻吾軍械繫敬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城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帝用陳平秘計使〻閒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帝至廣武斬前使十輩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敬為建信侯

黥布反高祖召問薛公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

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帝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酈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果如薛公所揣東擊荆〻王劉賈敗死漢終破布

周勃陳平與朱虛侯劉章誅諸呂謀迎立代王曰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

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至邸勃跪上天子璽符章弟東牟侯興居除宮奉法駕迎帝入即位

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此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

曹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

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繡乃服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尚恃其遠

必不設備如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表紹有
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
資招其死生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已之有
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
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空國遠征公無憂矣操
從之尚奔遼東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
使公孫康斬之不煩兵矣引還康果斬尚諸將或問
操ゝ曰康素畏尚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
勢然也操之北代也備說表襲許表不能用後表謂

備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

曹操征荊州先主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程昱
曰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
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備有英名關羽
張飛皆萬人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
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操

吳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
不聽及瑯琊即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
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
國人瑯琊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
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
當逆見優饒非但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
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還郡加將軍號
授以棨戟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其女韡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
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
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
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

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
来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遠征何以能克悌曰不
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
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
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恩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
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腹心不擾曹髦
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
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

卒斃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矣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庾亮欲開復中原上疏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王導請許之太尉郗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強弱胡之強弱繫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嗣

君誅將相內難既平剪削外寇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為能乎不也今征西欲自將大軍席卷河南虎必親帥其衆來決勝負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熟胡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獲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方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

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加征討大都督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日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

實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畧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求援於袞袞遣部將王龕將鋭卒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敗沒袞退屯廣陵陳逵亦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來歸會袞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魏主嗣使群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必且從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聽裕西上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則德我之假道不捷亦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善

者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明矣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軍入河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於是裕遣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復豎一白毦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毦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失其將阿薄干魏主乃恨不用崔浩之言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裕在洛宜發兵絶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以問崔浩曰劉裕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姚興好事虚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

易以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群盗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簒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

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對曰屈丐國破家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雖能縱暴於一時終為人所吞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絜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

宋晉安王子勛稱帝於江州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等皆舉兵應之及臺軍克江州殺子勛安都等遣使乞降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

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旰食之憂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而叛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宋申簒守無鹽張讜守團城與肥城麋溝垣苗皆不附魏〻遣慕容白曜等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曰輕軍深入宜速

緩且申纂必謂我軍来遠不暇攻圍今出其不意可
一鼓而克白曜從之果拔無鹽殺申纂将攻肥城範
曰肥城見無鹽之破先已內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
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又將攻歷
城宋崔道固閉門拒守東都守沈文秀獨遣使請降
於魏白曜欲遣兵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
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今無
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視下色愧語煩志怯
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
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

乃止文秀果不降
東魏侯景降梁梁聞景為慕容紹宗所敗咸以為憂
詹事何敬容言於太子曰若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
太子失色問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以
敗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為南豫州牧光禄大夫蕭
介諫曰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
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即還反噬逃
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
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
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
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桑榆之效則彼棄鄉國
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
臣乎梁主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燕昭成帝族人馮業奔宋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
史融子寶為高凉太守高凉洗氏世為蠻酋部落有
女多籌略善用兵融聘以為寶婦高州刺史李遷仕
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
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

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
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
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為也君若
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
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
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
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
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

常人也且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後果如其所
料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兖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軍至吕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帥衆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彦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鋭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陳主怒其沮衆免歷官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蕭摩訶言

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閒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若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耻願公帥步卒乘馬輦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須以身殿後將軍則帥馬軍前行耳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摩訶與將軍任忠等全軍得還初陳主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檝用車騎去長就短非我所便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至是陳主謂之曰卿言驗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

隋伐陳高熲謂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

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

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藺謨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魏徵以反形未成無容動衆太宗曰嶺南告者道路不絶奈何云反形

未成耶徵曰馮盎若反必及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置署官司今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使人親往觀察欲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即懷誠信又喜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矣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充使既至盎即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喜曰魏徵一言勝十萬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李光弼圍懷州史思明見兵清河聲度河絶餉路光弼壁野水渡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俱來左右竊恠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月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顥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月懼死勢不敢歸不降何待高暉材勇過於日月見日月被寵遇必思奪之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安太清楊希仲送京師獻俘太廟

鳳翔節度使張鎰性懦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帝在奉天欲迎駕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李楚琳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齊抗言於鎰曰不

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鎰帝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我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而告變者至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爲節度使降於朱泚

吐蕃尚結贊聞李晟破摧沙堡渾瑊馬燧各擧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

燧〻信其言為之請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
滉曰今西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玄佐等
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帝欲從之會滉卒張延
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帝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
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
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尚結贊曰
渾侍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主盟遂遣瑊〻之發
長安也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
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

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
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
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
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
廷為犬戎所侮耳帝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
洛口以為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卽
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
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
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

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
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
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
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
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
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
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
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
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

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
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皆
頓首謝是夕遊瓌表至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帝大
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初尚結贊
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
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
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延賞慙懼謝罪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
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〻虜魏亦虜矣為之

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其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謀此乃天子自為謀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

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辟陴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縶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我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束鹿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

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嘆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耶危可知已遽勸炎避位子孟陽為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恐懼禍之至也試會爾同列吾覘之因遍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亡命竄脅朝廷而張谷佐其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

人之食者憂人之憂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
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
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且以不法而
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数也而又卒伍佻險
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酧而死於牖下者幸矣孰
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
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
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死
高仁厚討平阡能等陳敬瑄牓邛州賊黨皆釋不問

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
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牓勿問而刺史復捕
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
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
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
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賫餉溪金百兩溪怒
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
金斥逐使去

西夏趙元昊初臣龐頴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使首
言關中苦饋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
可以為虜初服情偽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
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

夏人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趙明擊之夏主
諒祚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
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
折誚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
遂大沮蹙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
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

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
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
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帰款帝顧琦曰一如
卿料也

李憲乞伐夏神宗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
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
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
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
正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

與主同令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顔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彊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顔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給事中徐禧䕶兵城永樂夏人傾國而至環城急攻城陷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熈寧以来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

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自是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斃矣初帝之進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謂是也

蒙古滅金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鋭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唯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高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以絶紛紛之說不聽詔知廬州全子才赴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

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徐敏子啓行先遣張廸以二百人趨洛陽至城下寂然無應者湊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廸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引兵南下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凉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

伏兵突起溷嵩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
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
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
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蒙古至洛陽城下立
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
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
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
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
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

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叅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
陣覆敗詔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子才
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餘貶秩有差
劉基嘗論胡惟庸不可相惟庸恨之基曰吾言不驗
蒼生之福也因請老歸田及疾時𩌦素所習占候書
置櫝中并手所撰遺表付子璉曰我欲奉遺表上今
丞相方幸表無益也然丞相行且敗　上必思我
言當為我奏之又明年惟庸敗　上思基言中悔無
廼表又欲得基所習天文書遣御史李鐸詣其家取
之璉於密室中奉櫝持遺表授使者隨入見　上見
表與書皆基手所封固乃大喜發讀之則具言政寬
猛如循環今宜修德弛刑以祈永天命諸形勝要害
地宜措注令與京師相羅絡皆天下大計詔授璉考
功監丞及惟庸以逆誅　上益思基言召二子入見
上喜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不死矣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約束女直吐蕃諸部
成祖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
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

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
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項忠劉玉等討滿四伏羌伯毛忠戰死遠近聞之駭
懼兵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等恐其與北虜連兵
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項忠曰賊居害生靈惡
貫滔天今仰伏　皇威問罪師直且壯乃不俟援師
至即以師據賊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樵汲處設營
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兵部猶恐劉玉等不[illegible]
任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內閣彭時知賊[illegible]

晉會忠報寫中事參至時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出危言以撼之廷臣靡然附和咸尤彭時輕敵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貍者驍勇有謀見勢不可為潛出詣軍門降忠厚慰勞之令其擒滿四來獻虎貍請誘彼出戰擒之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黨潰走賊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云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三

耐煩是居官第一義

呂純如孟諧　輯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黃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時宣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帝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illegible]適見

之覇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覇〻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覇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覇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其職事聰明如此吏民皆不知其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

渤海太守龔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積蓄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

桓靈之時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後復處〻斷絕委輸不至而劉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塩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孫策取江東呂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費禕為尚書令兼益州刺史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

人省讀文書舉[illegible]意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董允代禕始欲斆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嘆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

陶侃為廣州刺史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

閲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
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蒱者
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
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
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
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
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
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
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

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猶濕
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
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梁豫州刺史韋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嘗乘板輿
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
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
守藩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
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
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隋梁彦光初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彦光以靜鎮之
奏課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
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惟工商樂户移實州
郭風俗險詖好興謡訟目彦光為著帽餳隋主聞之
免彦光官彦光請復為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
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
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新豐令房恭懿政為
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詔
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

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
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
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禄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
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
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
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
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
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

閭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感自欵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唐王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嘗有勅不時宣行唐王責之瑀對曰大業之時内史宣勅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勅必勘審使與前勅不違始敢宣行稽緩

之愆實由於此唐王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李允則守長沙為供備庫副使至今湖南兵政財用農田學校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並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大以為苦且未知粟米稈草為何物或曰惟襄州有之可購致也湘民皆徃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為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易稈草湖北就南致粟米馬秣芟也

韓魏公琦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出守鄉郡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獘者且俸禄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為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留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

已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矣

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

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覩亮是當
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
蘇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
或問之則答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程顥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
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
凡孤煢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
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
讀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

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改著作佐郎呂公
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欲常常
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
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
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
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撫躬曰當爲卿戒之
司馬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政不
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引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
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

中語皆朝廷天下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
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
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
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
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桑圖
此意甚好
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常次之貧民輸官及
耕作多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于是民益貧而租

賦亦虧周文襄公忱至問民疾苦思所以濟之壬子
秋諸郡歲稔會 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
儲積以待賑忱乃與知府況鍾等協謀而力行之蘇
州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分貯於各縣名其倉曰
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
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
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於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
歲忱乃立法於水次置場聽民徑自送場不入吏胥
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

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米此給之可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遂請於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羸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於此給借賠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計口給之於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

石秋成抵斗還官凡其條約皆忱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

霸州守張需治有聲初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家置一簿列戶男女人口大小之數派其所宜種粟麥黍粟孳畜鷄豚之目時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違者摘訓於是民力農畝無游惰不數年田野大闢生理日會畿內蝗大作需捕瘞有方吏部郎魏驥行撫至治異之下其法諸郡

河南參政孫原貞上疏言故汜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論任操行廉謹涖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綿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通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償運置棺槨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化醇訟簡家給人足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厚生而已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懷惠至今此豈非古循吏之事盛世之所

宜有哉乞勅追復其官為天下士風之勸旨曰可

危巖字季申以進士為吉安府推官屬邑安福苦虐糧如水火巡撫下巖任其事巖閱籍詢土宜盡得其奸宄根影乃告於民曰綺羅之豪坐享其粟藜藿之蚩日削其肉爾其無黷貨無玩法以蹈於往弊弊者有常刑又以文量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禮底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同室有鬬矣吾各宣其力焉願無吐剛茹柔無倦終茲惟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大吏及僚友曰維

此悍獨將以為福維彼髙明將以為妻請無二於浮
言無摇於横議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
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壊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悪
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於神明以祓心志四境之内
惕〻欣〻咸夙夜服事也嶽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
無時陟巖壑犯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既而内子殁殯
之復来孤稚哌〻乳之復来躬咳且痁也療之復出
及疾病綜群册核之不少衰其體國恤民可謂艶而
後已矣

孫一謙温麻人乙丑間為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為
利於囚甚有息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盗去
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訟繫
囚初入獄〻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
不通飲食而官囚以為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
一秤〻米計飯曰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
甚均又時〻見囚衣敝為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
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横索一
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有若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
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大司寇陸公光
祖少司寇王公世貞皆加嘆異欲為之地而一謙满
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
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䛇地赭衣
能作数行啼蓋紀實也

葛璽卿寅亮為南祠部時所領近畿諸刹有　賜田
者稽籍〻在則問租〻在則問数清查勾剔與所在
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與補墮廢約束僧寮秩然可
觀亡何為狂生所辱挍劾帰南曹號稱吏隠祠郎尤

清秩官之者登眺文酒之外視蔭待遷而已畫心所
事不避勞怨者時有二人董司空應舉之為户曹與
葢之為祠曹也

用人各以其宜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管仲相齊與桓公論官曰墾草入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人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臣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决獄折衷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

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足矣君欲伯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晉執季孫平子子服惠伯因中行穆子以告韓宣子將歸之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

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惠伯而歸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

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

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乃挺身仗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主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薛宣為左馮翊察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

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光武南定河內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

口殷寔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法正為蜀郡太守許靖為左將軍長史初和為蜀郡太守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自新野南奔荊楚群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畧有三郡巴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而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備以為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羕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出降備以此薄之不

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虚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軍用不足備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劉備北陽平關攻張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

辦遂使即真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盡時人之器用也

諸葛恪有才名吳主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錢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遺陸遜書曰吾兄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陸遜以白吳主即轉恪領兵恪得兵輒自喜啓吳主曰丹陽山險民

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恪請往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萬朝議皆以為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自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鑄山為甲兵俗好武習戰高氣尚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林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驅而羈也恪固言其必捷吳主拜恪為丹陽太守恪至府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得于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長吏胡伉獲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遺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狗民聞伉坐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入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

將吳主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

鍾會以才能見任於司馬昭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耶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智勇並竭猶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惟會意與人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遺民

衆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将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秪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将之長安悌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勑會取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慕容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終始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

獄訟覆訊清允

鎮南将軍督荊州軍事劉弘以廬江陶侃為大都護衙門将皮初為都戰帥攻義陽蠻張昌於竟陵大破之弘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詔許之弘叙功詮徳随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酧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之

陽平公融嘗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丞相王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唉謂之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遅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遅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

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襃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嘆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堅堅召見悦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愽矣以為尚書郎泰固請還堅許之

琅琊王道子執政恃寵驕恣孝武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潜制之問於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

王恭啟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擢恭與仲堪居内外要任以防之卒不能制道子與其黨俱及於禍

魏樂安王範鎮關中太武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將軍崔徽張黎為之副範謙恭寬恵徽務敦大體黎嚴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徭薄賦關中遂安

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

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免總官

隋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子弓馬武藝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隋主善之干子竟免

唐太宗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專取其材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材行兼備者不可用也

侯君集破高昌私其珍寶將士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今君集等雖自詿網羅願録其微勞而宥之則雖違法而德彌顯矣帝乃釋之

彦範袁恕己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彦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

不求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
擢為右臺侍御史
姚崇與盧懷慎同相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貲產雖貴
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所居不避風雨崇嘗有
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决惶恐入謝
於帝帝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
既出須臾裁決俱盡
宋璟奏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
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

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峽二州刺史大理卿
元行沖不稱職請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
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皆從之
紫薇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崇宋
璟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
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十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
貢賦不入所在興兵煩費不支皆取給於劉晏晏有
精神多機智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覘報四方物價食
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賤
甚貴之憂晏用人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吏惟書
符牒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常言士
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
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其場院要劇之
官必盡一時之選雖在數千里之外奉令無有敢欺
詒者
韓滉為鎮海節度使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
常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

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
敢妄出入者
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
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
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
明日帝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
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
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苟其人果才雖在
兄弟子侄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

乃便身非徇公也帝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周世宗嘗問相於張昭〻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濤喜詼諧不修邊幅與弟澣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終不可置之中書也

宋太祖常與趙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太祖招軍格不全取長人要琵琶腿車軸身取多力唐募軍有趨門負石之格取其關持其末五舉為合格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實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卻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知秦州曹瑋數上章求解州事問旦誰當代瑋者旦薦李及可任眾議皆謂及非守邊才楊億亦以

為言帝竟用及〻至秦州〻之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及方坐觀書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道其事旦笑曰禁軍戍邊白晝為盜固當斬也烏足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〻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於是文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

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
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
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
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
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
矣

歐陽修權知開封府事先是包拯以嚴威御下名震
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修
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彊其所

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曾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
修撰專典史事及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
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
而盡未幾卒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
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神宗問司馬光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
用宰相臣愚何敢與帝曰第言之光曰閩人狡險楚
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
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淳厚上曰然今
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知曉民政邊事
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知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
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
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
亦以馬知節叅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
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曰然帝又曰安石何如
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
爾帝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爾光曰琦寔

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問呂
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
卿所為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帝曰惠卿明辨
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
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
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
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私
人恐聰明將有所蔽帝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
光退而舉薦蘇軾趙彥若

張浚治兵興元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
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
貨尚存羸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
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
疑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ゝ
應之不匱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
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
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
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

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
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
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高皇帝問左司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何如
安對曰臣謀畧不如劉基學問不如宋濂治民之才
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為江南等處儒
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為營田司僉
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高皇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

是功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　上
念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御製濂
誥文有曰爾濂雖博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
制弗决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不足然方
今儒者能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
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聖諭如此蓋不以所長
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都御史朱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
横屍鋒鏑及走散巖谷者至數百里無烟火蓋因用

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
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
綏猺獠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
諸洞泯有倡亂者誅首惡而釋脅從一切征需供饋
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户口四十萬
餘如矢河荔浦潯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
乞供職貢　上手敕褒獎稱其恊謀撫治使對壘之
衆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
大不侔云陳建曰有國者之於夷狄固不可無撫綏

原缺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五

晩節不可不愼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何也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于壺山之陽州郡禮請不應舉賢良方正有道亦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順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英到京稱疾不起強輿入殿順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順帝乃為英設壇使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

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辭位有詔勿聽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貲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崔烈冀州名士也靈帝時三公缺缺因常侍阿保入

錢西園而得之烈亦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由是聲譽頓衰

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喻數四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為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既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武帝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武帝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謝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未幾晦與徐羨之等廢宋主義符為營陽王弒之迎立宜都王義隆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之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乃舉兵反江陵宋主討誅之

宋主順皇禪位於齊王蕭道成司空褚淵等奉璽紱詣齊宮勸進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魏元忠素負忠直之望慷慨論事屢濱危殆無所屈折中外賴之及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

寄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
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
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睿宗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
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
睿宗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
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睿宗歎曰廣成
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睿宗許之尚書左丞
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

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
終南天后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蘇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
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于進
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欵接
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
陳希夷嘗戒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
動天闕名馳寰海夫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深忌之
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晚節

營侈過度門人戚屬怙勢遂發清節甚矣名之可畏
也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甚且無疾而早
衰非罪而得謗角與齒缺骨竭翠銷孰非名為之而
招之射哉魏野當真宗朝帝初遣使召野野題友人
屋壁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
茶鶴避烟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靜想閒來者還
應我最偏遂遁去使還以詩奏帝曰野不來矣先是
帝嘗圖种放所居野居有幽致又令圖之种魏二人
皆以隱居為真宗所圖而相遠若此甚哉晚節之難

也
真宗臨御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色自
娛王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帛
使内東門司呼二人責限為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
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
衰數歲而捐館初沈綸家破其子孫貨銀器皆錢塘
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悉花籃大筩之類直省官與
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蹙曰吾家安用
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

求否二人謝曰向私易之今見在此也公喜用之如
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王欽若初為三司判官即奏除諸路逋買一千餘萬
繫獄者三千餘人丁謂進用之初即請罷兵撫蠻冦
此皆賢者舉動一入政府便若两截嗜進之志專不
難假仁以干譽保位之謀勝不憚肆志以求逞其念
一也史以為政節易行知之淺矣

真宗方崇奉天書時冦準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帝
益疎準京兆都監朱能復獻天書帝以問王旦〻曰

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命準上之則
百姓将大服而疑者亦信矣帝從之使中貴人遏準
能素妖妄託神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寔其事準
喜其附已能所善官者周懐政而準婿王曙居中與
懐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之後召入同平章
事準自求興來朝将發其門生勸準曰公若至河陽
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天書詐妄之
事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耳準不懌而

李迪與丁謂論事得罪遷徙滄淪久之仁宗即位知
其名節深所屬意呂夷簡等罷釣軸亟召迪為相迪
樸忠寡材但務廣推恩惠以悦人心首下詔汰叙諸
罪廢之官賕汙狎狡之吏入所共棄者皆復爵秩授
以民政又勑銓選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
朝官得疲軟奸贓耗亂不才者銷二百輩勸沮之法
由兹益壞人望替矣迨夷簡復來說間者且至迪遂
降黜以太常卿知密州

平章事宋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

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
終身不為也

張丞相商英婿事紹聖遂為尚書左丞殿中執法石
豫論其在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公于周
公且為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為酹祭文有褒
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
反覆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
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
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士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内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

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都邑前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覧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黄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宴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艷粉飾于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元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

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尹少稷穡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于仕進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寔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户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京鏜初為刑尚書寧宗甚尊禮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鏜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承行侂胄風旨而已

陳宜中於理宗朝上書救董槐劾丁大全時人以君子目之至於當國則改節易行浸不克終蓋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宜中之救槐劾大全乃為太學諸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故能論之迨至自為多不盡善誠孟子所謂為蚳鼃則善自為則吾不知者也又與王爚議論不合以去要君及爚罷乃復入相何哉

元臧逵元主訪遼宗室耶律楚材用之材為元造庚午曆每戰伐令材卜吉凶夫楚材貴類何足多責獨怪趙孟頫為大宋王孫宋臧頫應程鉅夫之召入見元世祖問曰汝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竟官翰林學士嗚呼頫豈有人心者哉頫善書畫他日人為詩誚頫畫苕溪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畫出苕溪似輞川兩岸青山紅樹底那無十畝種瓜田又有人誚頫詩云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又云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因醉裏書嗟嗟倘使頫聞之當愧死無地已

熊槩舉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常鎮嘉湖諸處所至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陞南院右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槩頃改素節狥子弟之欲爽廉潔之行君子惜之

林聰敏公聰以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將吏用命邊境稍寧逾年召還臺與時長院者多戒敕諸御史無妄言聰視事諸御史爭言事當事者見謂不鈐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禁人言非聰所能也致仕去後復起

為刑尚書聰自抗易儲之議直名著海內天下士想望風采郡縣吏救過不給至惶汗喪魄風裁屹屹後更起乃更為溫厚謙抑偕閣汪直按馬鈞陽獄直稱禮敬聰聰不敢爭及強御史珍謫戍論者頗尤其浮沉云外史曰聰敏浮沉豈待為司寇見哉為總憲而不能率屬以容容取媚諸御史是無骨之尤者其遇閣直而唯唯無怪也

陳獻章新會人巡撫朱永薦其學行可匹古人召至京授翰林檢討以母老辭歸尹直謂獻章初至潛作

十詩以頌太監梁芳〻言于　上乃得授職及歸出城輙乘轎張蓋列槊開道無復故態楊維新張弼輩皆贈言嘲哨張元禎載之　憲廟實録

張元禎自幼聰悟博涉群書潛心理學一時相與從還稱道學者各立門户而元禎屹然中立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家居者三十年天下之士莫不想望風采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為時輩所忌言路詆其營求入閣賫恨沒于京邸故論者以為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為高云

宸濠恣横御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李夢陽有文名濠托以詩文結懽焉既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都御史陳金將委三司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嗾宸濠執岳跟尋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贓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為民夢陽亦閒住方夢陽忤瑾遭螫時聲名藉甚也竟以附勢借威逞私誣善為士論所薄濠誅夢陽亦繫獄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猶禁錮終身焉

郭道憲曰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全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帝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于老臣者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

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因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為將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可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于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猶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所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況其下者乎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每嘆賞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僚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國朝吳康齋先生曰士君子今日爲章草ゝ其如後人公議何不顧後人公議則非士君子又臨海金貢亨僊居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官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西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巷還我此亦留面目相見之意故兩人皆保晚節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六

鎮之以靜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於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　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以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

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趨船敵不敢干

魏將張遼以荊州未定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衆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親將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定得首謀者並殺之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示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為恨

魏軍寇漢中費禕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

禕與敏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魏軍退走

建康遭蘇峻之亂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時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䰟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殊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裒為丹陽尹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供給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闚覦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

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社稷之長計耳翼乃止

晉孝武帝時符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兄子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復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

桓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玄等破堅有驛書安方與客圍棊看書既竟攝方床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謝安為相秦人屢入冠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

宋安守忠知雄州方宴飲有軍校謀變褁甲及門閽

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耳即時擒獲人頗服其量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金虵繞案吏卒驚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退舉案得鐵索重百斤餘徐命舉索納庫中

齊王崇文任兼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于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其聲震數里聞者皆莫知所為崇文乃指麾令訖不失常度竟亦不問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於王尊哉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治中裴絢叛降于梁崇遣從弟神等討之絢敗走執之絢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表以水災求解魏主不許崇沈深寛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

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梁主屢設反間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魏宇文泰與東魏高歡戰於邙山大敗遁入關歡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之泰召王思政為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泰亦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唐杜伏威與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友善及伏威

入朝留公祏守丹陽公祏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國號宋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馬璘以四鎭兵屯邠寧後徙爲涇原節度使徙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鎭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

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於涇

德宗平李懷光陸贄慮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悖臣抵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今叛帥革面復修臣禮然其深謀容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

言背則慮禍之態復田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恩宥終不能靦然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已爲獨夫内固無辭以起兵外亦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鎭各守封疆彼氣奪算窮猶之狴牢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得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

自餘一無所問
裴度爲司空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王守澄祕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

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且事虛實未可知宜堅坐鎮之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安之石坐視文案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問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宋劍外初平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刼村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撻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衆巡城瓚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招誘餘黨得千餘人並赦其罪令復業郡境以安
仁宗時暑月大雨震雷平地水盈數尺浸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乎亟請入見陳所

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曾如是咸愧服焉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京城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趣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旣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挂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多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輦駭愕痴立莫知所措韓琦亟投杖于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

蘇軾自杭徙密州郡嘗有竊盜發而未獲安撫轉運使憂之遣三班使臣一人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

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鬭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果敗

趙忠簡公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

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並聽叅謀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於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張浚引咎去位召趙鼎入對上曰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為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警

秘監劉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會賓客至夜分忽告外有卒為亂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客滿座戴花飲酒几已密令人分捕有頃一一擒至几復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岐陽王李文忠北擊胡次白陽關擒虜名王時天雨雪王疑虜有伏身引騎入山眺察之還王前軍業已去敵五十里而營矣王還視驚曰此豈駐兵地乎虜倅夜劫營難支也麾衆前五里阻水列營中夜虜果

悉銳士來攻營王堅卧不起令軍中蓐食以二營委敵使自為鬬天且曙王度虜饑疲乃徐起不介馬而馳分左右翼薄其軍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脫列北追北至莽歌倉而還

北虜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為名與其可汗脫〻不花冠紫荆關京師戒嚴時朝野洶〻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珵以占象倡言南遷瑛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

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諭衆固守之議始决粤濱逸史曰已巳之變鑾輿北狩狂虜復有挾而逞一時文臣武將䰟喪膽落而內臣如瑛如安乃能鎮之以静不為浮議所奪屹然如山不震不驚惟輔其君以選將練兵委任于謙輩以戰守之務卒使神器幾危而復安天下將亂而復治不可以為宦者而沒其善也宋高宗時將相彬〻有人惟在帝左右無瑛安匹所以雖有李綱宗澤之才無所施嗚呼是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

成化時陝西土達滿四反命都御史項忠督師討之伏羌伯師失利本兵科道官言彗出西方應在秦分占為秦師憂請益遣將濟師下督府議都御史忠上書言京軍怯不任戰即益之無補今賊以困圍勢在必克兵法曰禁祥去疑夫熒惑守歲李晟所以破朱泚也願無益兵時兵部懼賊乘勝請必遣撫寧侯撫寧侯永亦張大其事上書請定賞格乃徙彭時嫉其

張皇調旨令裴需後令會忠奏上　上命司理監持至閣召兵部與計部尚書程信曰事急矣師行不當緩時曰前賊四出掠猶疑有他志可慮今入山自保為項軍所圍度數月必憊成擒矣無事遣軍大學士商輅亦以為然信忿其言不用出閣為危言撼之廷臣同聲以為軍不行必且失関中或籍〻咎時〻曰觀項疏曲折處軍機甚精保無他虞衆猶未信卒滿四執而陝平非久虜犯延綏賴軍不遣而安人始服時料敵之審以為鎮静得體也

嘉靖中虜冦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趣諸
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
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
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激　上怒或本兵動搖事
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
請調發以應之既總兵馬芳姜應態等相繼至逐虜
通州裨將孫僨乘勝俘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賜
植等祭品敕芳等回宣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萬曆辛卯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
至矣衆空城走郎中項德楨策曰民方恫疑未可驟
止乃闔門治具召客佐以鼓吹為樂徐遣吏曉諭乃
定

萬曆丙午冬長至日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将出門
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殺諸司官
擾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洶懼街市不見一
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為首者劉天叙
断指挑膝筋内外守備會鞫擬磔者七人餘皆斬奏
聞得　旨不時取决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
舟絶三日矣天叙鳳陽人與其黨二人檯一小佛像
歷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妄言有法術
能畫地〻陷指天〻開且知人三生事一婦人哭於
陌上呼而視之曰来生當為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
如是而已南京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為師
請試其術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
四逼之計窮則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黒者四十
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何暇試法蓋借此将乘間
逸去也軍告之操江豊城侯李〻告之内外守備尚

書参賛俱會守備府既内懼且色動弃告者執之張
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發覺定此難封侯不足
道其實天叙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
菜傭踏麪人也漸有覺者藉〻耦語時丁敬宇方為
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詳既得　旨下
法司則丁為政守備參賛盛氣来言謀逆大夥不可
縱丁曰某不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
諸公諸公且毋動其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
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筭訴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

參贊乃敗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霖雨枷大中橋不一夕已有死者丁曰如此十日必盡死　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胥戍乎乃貸以薦蓋且稍飲食之餘人乃得活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舃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眄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

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乃大力量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其當時應荅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之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既定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是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七

松陵　呂純如　輯

凡事不可激

鄭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焚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漢陳蕃竇武請誅中官竇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朱禹亦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蕃武不從事勢窮迫乃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尚書門攘臂大呼遂及於禍其後何進又欲盡誅中官太后亦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何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大夫共對事乎進不能從亦及於敗

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為當今無及之者

溫薦同郡暨豔為選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覈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汙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處之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譎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録用之時汝顏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朱據謂豔曰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自殺溫斥還本郡以卒始溫方盛用事虞俊嘆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未幾果敗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卞壼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諧亮辭亮不許徵為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内史桓宣曰使君欲為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絶之約遣兄子沛渙壻許柳以兵會峻

陳中書通事舍人傅縡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

竹故綽言及之
唐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帝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帝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先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

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罷之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宣宗時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高少逸以聞帝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帝召翰林學士韋澳并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帝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帝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帝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中尉劉季述等幽昭宗於少陽院及復位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帝

獨召偓問之對曰東內之難勅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帝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然後來所去已為不少此其所以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為之長有善則奬有罪則懲則咸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机生則彼机應矣

帝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瓛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宫人掌内諸司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内之宫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瓛密謀日夜謀所以去瓛者時瓛領三司仝誨等教禁軍對帝諠譟訴瓛臧損冬衣帝不得已解瓛監鐵使時朱仝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瓛知謀泄事急遺仝忠書稱被密詔令仝忠以兵迎車駕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揔机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弘肇督察

京城道不拾遺章捃摭遺利愼於出納供饋不乏國家粗安嗣後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政邠等屢抑之漢主年益壯恥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邠等專恣終當為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漢主遂與李業聶文進等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漢主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閻晋卿晋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遣供奉官孟業賫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黨及步軍指揮使王殷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彦卿郭從義慕容彦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怱〻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

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旋因業以詔示郭威〻召魏仁浦示之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群小所構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至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下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所為若使得志

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亂華以清朝廷趙修己曰徒死無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筯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下也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晉卿等將禁軍趣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鸗脫覘郭威〻〻獲

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遏臣詣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〻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〻慕容彥超言于漢主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〻降於北軍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弑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命諸將分

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隱帝梓宮于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〻〻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范仲淹為司諫論事與呂夷簡不合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

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訕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麤疏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

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于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夏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宸亦言竦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宸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

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illegible]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呂夷簡

宰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蘇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　亶樀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遠軾赴臺獄詔定等雜治之定等媒蘖以為詆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于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〻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貶怨于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

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氏不得已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常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常言顧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于賦頌託於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得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武用兵扁鵲療疾固所指名矣雖亡是非之言不免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是非人所是非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拯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

哲宗時程伊川頤為崇政殿說書見帝經筵講罷務

坐小軒折一柳枝邇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司馬温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

程頤以禮法自持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于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憤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

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瘮不出[illegible]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大臣不可不知翼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

劉元城先生語録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特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之者宜何若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

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徽宗詔元祐元符黨人劉安世等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苟輕事改作是驅尫羸而任駢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不

宣帝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稅問
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
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
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偽榜趙忠簡公與張忠
獻公進呈忠獻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乞遠竄上
未允忠簡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
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意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
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

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主已意[illegible]曰自古欲
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illegible]析昔
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
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
以薄其罪不如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
職譴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
肯容其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
不可破矣忠獻乃服
主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秉元
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與趙張
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〻則無私
矣曰三孤〻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〻何亂之
有哉
余玠副制置淮東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麤人斥為
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
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
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知重慶府玠
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

之
吳履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
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偽有姦擿一縣驚服
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咄
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
下好言慰薦諭之聽人〻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
父而吏卒不能為奸縣令召民轉輸不時至躬至鄉
督之民走入山罵令〻怒欲遠諭一鄉民獲六七人
下獄而往捕其餘民大駭履計民無罪出巡獄吡獄

卒釋之曰若無罪還告若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
使君者一匹夫耳其鄉人何罪且法乃　天子法豈
使君解怒具乎倘急且有变自古未有窮刑法遠衆
而不变者也為丞六年升知安化縣始土豪以世亂
糾民為兵天下既定豪酋易氏者怙勇力與所部保
險阻自全江陰侯吳良檄旁縣兵捕擊之兵且集召
令詰事偃曰易氏自逃死無他惡柰何激之使生变
乎不若先以計致之衆為逆用兵未晚也良聽之而
事平

齊泰於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受顧命輔　皇太孫時
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泰欲削之意露詔中諸王
不悦謂此齊尚書踈間我也　建文為皇太孫時坐
東角門謂黃子澄曰諸王擁重兵柰何對曰諸王僅
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
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
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　太孫即
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
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卒致靖難

之變
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以太監牛玉罪重罰
輕上疏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
執政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　上皆逮下獄
科道交章論救亦俱謫徽等既謫天下之士莫不慕
其風采而欽重之或咎李賢不申救賢曰此事何可
激也甘露之变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乎
正德初內臣馬永成及劉瑾等八人以深宮舊恩日
導　上于馬鷹犬歌舞角觝為樂戶部尚書韓文屬

李夢陽草疏曰倘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
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〻恐　上弗省不可多〻
恐覽弗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乞將馬永成
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消禍萌初閣議持言官章
不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閣臣
劉健李東陽謝遷等以去就爭於是　上遣司禮監
八人齎詣閣議一日遣者三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召
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

倖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待　上自處耳衆惴慄莫對惟韓文述群小導非之罪是日群閣並容自求安置南京閣議猶持不從時內司禮太監王岳與司禮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趣至　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　上為動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人不敢言矣　上怒立命劉瑾

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太監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遂准命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王岳等並充南淨軍瑾仍縊殺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文臣慘禍自此始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躁斥足矣若竣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

李福達一獄罪累者若而人論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為三亭冤獄乎亦黨武定仇諸臺諫爾當其議大禮時張璁等與郭勛同上議見悅　上亦以勛為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擁伸諸臣之竄削有弗卹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諸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主福達罪固有枉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時武定豈與其謀福達

以方術是勛亦以方術遇之而豈料前日之為叛賊也迨其事覆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喉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則可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且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磔死之後群攻武定則勛亦百口難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為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滿臬諸

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八

資格不可以限人 松陵 呂飴如孟諧 輯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〻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

命〻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〻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〻郤缺為卿復與之冀

西漢貲郎最著者張釋之司馬相如史稱釋之斷獄有刑措風相如多識博物蔚為詞宗則二人固有以自致又釋之十年不得調自嘆久宦減兄産相如謝病免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則二人又非以官為償者黃霸亦輸錢買官補謁者坐罪免復入穀補倅馮翊守潁川至丞相卜式以助邊動人主位三公爵通侯而史並稱循吏龔黃贊直卜式賢亦非苟而已者昔

有論武帝取之豪富百姓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議故
卜式黄霸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諒哉
初杜預之子躭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
孫始還關中高祖㓕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
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雖復
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
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
辨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
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

以傖荒賜隔況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宋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
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版
築為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
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
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
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
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别較然有辨矣裴
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
族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
年專限閥閲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
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魏韓顯宗曰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
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别貢門望何
假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
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
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
議者或云世無奇才不若取以門望此亦失矣豈可

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
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魏主雅重門族與群臣論選調李冲曰未審張官列
位為膏梁子弟乎為致治乎魏主曰欲為治耳冲曰
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魏主曰君子之
門借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傅
說呂望豈可以門第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
有一二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
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

類抜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條析理分莫不洞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〻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悦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勲郎中賞其得人也

周世宗欲相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世

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耶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為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内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是時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于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悦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及第

趙抃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恊者必密啟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初尹洙與狄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

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樞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許

高皇帝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禄以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非為賢才設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

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對㑹自賓
鈔提舉俱擢為户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
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江西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順養聖躬二曰
慎擇老成三曰攘夷狄四曰選有司五曰褒封祀典
六曰裁省宦官七曰調易邊將八曰採訪廉能九曰
增置關防書奏 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
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
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
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

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為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闞文為燕
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怨為周府左長史詹徽
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
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
賜冠帶文綺襲衣
況鍾字伯津江西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以尚
書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

初視事陽不解事為木訥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
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輙聽而諸奸蠹悉識之於
是吏大喜謂府公愚通判趙忱肆謾侮不校既月餘
命左右具香燭案呼學官子弟及僚屬共聽宣勅勅
中有僚屬不法徑拿問之語於是諸僚皆惕息恐慄
禮畢坐堂上呼里老前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
良吾不能如閻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
善惡户報善者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
吾且為百姓殺之今列二簿俟之矣已召諸府胥悉

前大聲言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
某如之群胥大怖股栗不敢辨鍾命引出擇皂有膂
力者四人擲一胥空中撲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為
百姓殺賊鼠輩顧不為我盡力耶高投之必死不死
若鼠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乃盡嬰屬吏
出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中大治又與周文
襄公議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
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甚易不難大
抵鍾為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

獲牧故吏畏民安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楊文貞公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縣重迎張益州云其後南京光祿寺卿蔚能亦起吏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臠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内供應器皿下禁擬問所由能奮曰 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獨受責降官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況鍾者何可以資格拘也

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爲教官後任兵部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役繁事叢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遂超陞馬建曰王永和以一教官再遷即至侍郎嘗時用人惟以望不拘資格如此近日則以教官而望九卿不啻登天然也

王瓊曰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得之後賢者久任不賢速去使百司庶府稱職而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乎又甲科未必能盡羅真才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苟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矣

擢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爲順德知府浩即景泰中以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弒主之罪者也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愚觀 祖宗時用人惟視才賢不拘資格故楊浩以一監生再遷即至郡守終陟都憲以此人皆立志向上興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無九卿之擢歲貢至府佐即以爲過望志以仕限才以志驟政以志損而欲望治難矣歷觀前代資格之拘皆起於叔季我 朝資格之拘濫觴於成化而愈膠固牢不可破於今時

初 武宗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 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給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楊龜山論曰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皆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祖父之澤而甘心攻無益之習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公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

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材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材曰充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是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范惇上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矮以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龜山此論真是為國擇人不為人擇官實地事顏持國既以父輔政不肯試大廷受任入官屢薦好古嗜學皆不就矣而李宗諤又恥以父任得官獻文自薦是各行其志未可軒輊惟是贊皇品學眼底何有一第既自謂好驢馬不入行而復以不由進士惡進士何自隘之甚耶

治安要議曰夫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補助非超遷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也葢循資而遷躐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況司銓者又務為循資速遷以弭怨乎此久任之

所以不行也考之天順前任之賢者或先超遷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如周忱由長史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陞侍郎王翱由御史陞都御史所謂先超遷而後久任也如陸瑜由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超遷也愚謂此正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之說總而言之其為遲速兼除適均無分毫損益雖與仕者無分毫損益而於國於民則所損益天淵矣正使以損於仕者而利

民利國猶當為之況於仕者無分毫損耶

嚴訥言　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聽而歷布政使請畧彷此意於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已而陞廣東同知主化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為陝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邵元善為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為雲南按察司僉事溆浦縣教諭李洪為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郭文通為肇慶府同知

學古適用編卷之十九

名器不可假人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晉文公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釆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

室余一人僅以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何、政令之為

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衛孫桓子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桓子是以免衛賞之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大将軍霍光有疾車駕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将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

胡氏曰名器不可假人々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啟之與

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将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拒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襲國威器共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帝不說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奏請争賈傷化失俗以

其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成帝末隆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邸故帝思而宥之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鑑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莱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鍾紹京嘗為司農録事既典朝政縱情賞罰衆皆惡

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為蜀州刺史

玄宗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向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載蒙超獎遂與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注擬從之

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受微官事下中書門下宋

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嘗有墨勑處分謂之斜封自聖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惟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勑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

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張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

玄宗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其職耳陛下賞之金帛可也必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

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且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

至德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將聽臨事註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開

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劉文喜據涇州作亂朱泚等圍之久不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紛紛上書請赦文喜帝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帝曰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所求者節也願陛下姑與之文喜怠則臣計行矣帝曰名器不可假

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歸以告攻之如初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京師

德宗幸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帝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宜惜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帝曰試官虛名耳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掌務而受俸者唯繫職事一官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廕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是酬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王鍔有吏才工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

匹歲餘兵至五萬馬有五千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帝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著績效積勳行賞當需異寵若因獻家財而命之何以令後世乎乃止

宣宗時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員缺請更增補帝曰諫臣要在舉職不必多人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帝遽曰且賜緋帝重惜服章有司常

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帝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醫工劉集交通禁中帝敕鹽鐵補場官柳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帝遽賜綃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帝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既愈自陳求官帝但令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昭宗賜楊復恭假子楊守立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

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

唐莊宗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思之及入汴匝謁見泣言臣所以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願乞二州以報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先及伶人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第為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怏解體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負數中書舍人李詳上疏曰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聽奏大將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

目官而已從之

宋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帝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他日復有求為樞密使者何以絕之自是宦者官不過留後

楊文公以工部侍郎卒舊制四品不應得謚王文康公為樞密使明其嘗與寇萊公共議請皇太子決事以其家奏草上聞遂特賜謚李獻臣當制畧曰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叶元臣議尊儲極文康萊公之婿也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
軍資深者例賜功臣宋唯以賜將相熈寧中因上皇
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終不允曰徽號正
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吴正憲為首相乃請止
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梁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
傳上旨致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
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
善逢迎希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

擇善書吏習放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四方
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黜污多置書畫卷軸
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輙密加汲引
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
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
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
權太重詔編管於池州
張說妻吴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
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

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
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
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
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
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李邦寧在宋為小黄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給
事内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
生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
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

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
悦加大司徒遥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元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搆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
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敕求
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
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
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元寶合丁等進
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
備資力從之

正統時命各省皆以內臣鎮守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禮義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權干預外政於是各省鎮守并督管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避之

矣

劉永成有軍功議欲封為伯彭時力諍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

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為名夤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僧繼曉皆芳所薦引尤尊顯用事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夤緣而進伏乞一槩革罷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伏望明正其罪 上曰瑞等言是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旨陞院判吏尚書王恕執不可下吏禮部同內藥坊太監選用恕力爭 祖宗朝故事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者成憲不可更

末流不可救 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何傷恕以不得其職屢疏乞休竟致仕去

成化時令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及封號劉健等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與夫誥命 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方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 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有旨報罷

李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　國朝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於床上頓首曰荷諸公矣

世宗皇帝念翊戴功封楊廷和蔣冕毛紀為伯給誥券世襲及壽安太后弟邵喜興國太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監張錦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廕官其部寺臺諫各賜

金緡有差給事中張九叙御史江淵主事霍韜各言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何與定策太監扶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之捧符惠安伯張偉之迎護與藩邸効勞諸閹皆臣子常職何足為功侯國非軍功不封錦衣非軍功不授官秩及於爛羊爵賞輕於敝袴廷和冕紀乃上疏辭封本兵彭澤覆奏正德中權奸用事封錫太濫　皇上釐革殆盡乃以定策之功封廕至五十三人非所以為訓也宜聽辭免　上從之各廕一子惟外戚伯如故

兵科給事中鄭自璧言比者甘肅之捷　陛下嘉諸臣勞勣恩廕有差固朝廷報功之典但叅隨人等均陞一級似為過濫臣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而太監張忠等及至九十員名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瓦礫非所以勸有功不報

禮部啟內閣方從哲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進封　皇貴妃鄭氏為皇后查例來行詳考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

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　累朝來豈其無抱裯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倡議於生前而顧遺囑於逝後耶且　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　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子其子母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皇貴妃賢而習於禮處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得相安所謂善承　先帝者孝孰大於此

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于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戶口不耗仍不為民之蠹雖曰得策終以鬻爵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嘗憶數年前有煞緒建議各郡邑童生入價有差免所司試者幸格不行不然是宋有納粟命婦　明有納粟童生銅臭誚及青幃襴手闌出黄口亦一代之羞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

知己甚於感恩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自多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於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孰有過於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為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為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為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

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此二人者真相知也

魯孟莊子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之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

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遽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伯玉為之軾車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也伯玉曰謹受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用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子胥生於楚而吳善用之釁蚠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

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讐矣乃變姓名為

刑人入宮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讐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疵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

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過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出豫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事智伯死子獨何為報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公孫弘元光五年舉賢良鄭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着冠履以與之又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繸撲蒲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脱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䌰倍䌰為升倍升為式倍式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繸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繸撲蒲者以土為器以貯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

則樸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樸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樸滿之敗可不誡與故贈君樸滿一枚猗嗟盛與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揚政字子行受代郡范升梁丘易後升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廼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頭大言范升三娶惟一子三歲孤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猶不去旄頭又以戟又傷政胸猶不退哀泣固請帝感出之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於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孔融深敬鄭玄屣履造門　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

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曹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周瑜〻出迎立謂之曰子翼勞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晏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復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乏甚得鄉邑歡心周瑜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〻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徐原慷慨有才名呂岱賜以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

之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
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
過乎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
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
惡太分
裴瓚字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
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
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
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欲與楊佺期共襲之而多疑少
決恭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
於難吾素蒙知遇必死之及仲堪敗企生從之路經
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遂牽下之
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
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
何恨遵生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
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
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刺史荊州敗
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問欲何言企生曰從
公乞一弟以養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劉武周將尋相等降唐者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
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
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
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
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後

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
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
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僅以身免世
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
鄴侯李泌子繁為隋州亳州刺史劇賊為患繁有機
畧捕殺之舒元輿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
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
傳十篇泌之勳勞載在史書不具論論其不甚著者
如力保韓滉一事關繫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

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
人苦以寒冷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求不獲
乃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
息夜縋人於城外採蕪菁根而進之當時只有糧餉
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轉漕又獻縑十萬疋請以
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陷汴州韓滉又遣將發勁卒
萬人破走寧陵賊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滉
又運米餽之船置千弩以相警賊不得剽後以修繕
石頭城德宗疑其異志李泌力辯之且請以百口保

滉德宗從之遣滉子臯歸覲滉感恍流涕即日自臨
水濱發米百萬斛聽韓臯留五日即還朝韓臯別其
母啼聲聞於外韓滉怒召出撻之送至江上冒風濤
而遣之既而陳少游聞韓滉貢米乃貢二十萬斛上
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對曰豈惟
少游諸道將爭入貢矣後關中倉廩竭禁中脫巾呼
道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
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時禁中不醸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

六軍〻士皆稱萬歲即此時德宗若無韓滉便無江
東糧餉無糧餉便無關陝不惟安頓六軍又且保全
德宗父子泌之功無以加矣無論李泌如韓臯歸省
韓滉五日遣還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一段光景真
使人可悲可淚糧船臨江韓滉顧謂衆曰天子蒙塵
臣下之耻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此一段光景
真使人可悲可淚泌百口保滉反覆千言不疑不懼
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淚李繁獄中作家傳此
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淚嗟乎泌歷事三朝再造

唐室骨肉未寒一子賜死命下之日無一老臣宿將
門生故舊為鄭侯請留其血胤者此皆余所不解也
時周曾一部將耳以死李希烈之難詔雖三世有罪
當降一等曾無後以五十户封其兄之子以五千封
其女憲宗時李錡反伏誅又欲誅其兄弟遂議曰錡
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
祀詔許之以鄭侯之勛勞又在李國貞周曾之上雖
其子大無道尚當十世宥之況捕劇賊而罪以濫死
乎上不得比周曾下不得比李錡反賊繁之死也吾

不恨舒元輿恨纍時鄭侯故人安在外史曰浞有泌之知已當謗書盈篋之時尚能轉禍為福而泌乃不能庇其身後然則蒼蒼者安可問哉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石烈士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為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為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功居多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李光顏烏重胤等孝忠憝視其文大恚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以聞上甚訝命具獄將盡于碑下孝忠度必死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祗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何為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塞責但得面天顏赤族無恨臣事李愬久以賊故給事無不見聞平蔡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肯為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為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

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賈高趙午之徒與

唐王起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第而患其與賀拔惎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絶惎白許諾俄惎至左右以他出對惎遅廻而去白知遽躍出呼之回具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離絶至交乎遂相與盡醉起聞之曰吾向止得敏中今當并取賀拔惎矣敏中北郭大有古人風

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絶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毎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知貢舉官問德裕所欲答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於是依其次而放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為之縮頸

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絶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請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嶺黧面蠒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再問不已迺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援明遠例得数字乎余欣然許之為書歸去來辭以貽之

趙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衢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衢而清之罷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

草除巳卯方遜志典秋闈出可以託六尺之孤題取劉政第一二公皆以名節自勵雅相契也迨金川失守遜志死之劉公感憤不食而卒一不背其君一不背其師可謂二難

胡儼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illegible][illegible]批其所刻文曰初

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
亞堦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
曲學後溥歷內閣少保為時名臣人服其識

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
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為禮溥聞而
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
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
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顧華玉曰景伯時自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交為中

允時數向余稱其為人余以伯時方貴盛游者固自
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子々門戶衰落曩時親
暱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勤時々遣人過江問
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
之曰吾不忍故人菁華遂殞於地火君可謂貴賤死
生無替交態而伯時之知人未易及也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一

涼德不可為訓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
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
於武公々弗許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
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
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

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々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
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
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
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
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
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々叛太叔
段々入於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遂寘姜氏於城

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書曰鄭伯克段於鄢稱鄭伯譏失教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伐陳討不忠也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濤塗怨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

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鄭殺申侯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

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

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
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馬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陳成子婦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
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
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執位
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
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
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

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
黨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
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為瑕釁至乃徃來禁
奧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
也魏主叡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
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
仍免誕颺等官
謝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
成俗王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

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
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
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
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
患耶
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朝無親援以李沖好士傾心
附之沖亦重其才學薦於魏主且為之延譽於朝公
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權貴魏主賢之以比汲
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沖稍稍踈之沖浸銜之

及魏主南伐彪與沖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數與沖爭
辯形於聲色自以身為法官他人莫能糾沖不勝忿
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稱臣與
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見其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
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為人酷急自大駕
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聽其言
如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實天下佞暴之賊依事求
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
之姦所引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譖有司

廢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唐初諸臣房杜為冠今觀杜如晦一事大不滿者如晦叔父杜淹事王世充素與如晦兄弟不協嘗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幾死楚客曾無怨色及洛陽平杜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向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内相殘而

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為請淹得免死楚客可謂仁矣如晦以盛世名卿比迹蕭曹而不能容其叔父其于大臣之風何如以此佐太宗禁門喋血寧待武德後見耶中山之相必取放麑良有矣夫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虚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范氏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于悪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群盗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范氏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于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已者矣父子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使殺之何異于夷貊豈所以為訓乎

魏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于門下過官知

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托知古歸悉以聞他日玄宗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帝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帝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常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帝于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帝乃許之知古竟罷為工部尚書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

地悉從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癉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不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録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卧四體威儀中念念傷物者天將何以處之禹錫德麟有激之言亦異世之公論也可畏哉

崔群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群曰予有美莊三十所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約其子不令得就試贄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憲宗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狄兼謩才行擢左拾遺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奸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于帝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帝由是薄楚之為人

李衛公德裕初嘗為藩府從事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公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公舉子既誤復請之曰其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公深嫉浮薄志在排斥嗚呼衛公以已非科第終嫉進士張文忠公璁以已非翰林終忌詞臣相度之難如此而以一輕薄舉子遷怒志在排斥衛公尤淺之淺哉

宣宗時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

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下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夏侯相孜與王生同在場屋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矣嘗落第偕遊于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晏召馬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其才有德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副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

以謂玫ゝ既見問其所欲一ゝ依之召諸從事語其事

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太宗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

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

至道二年郊祀中外官皆進秩冦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悦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

薛居正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向敏中質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携資産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芘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婚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質宅狀鹽鐵使王嗣宗忌敏中因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帝不悦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知永興軍而齊賢亦坐

柴事責受太常卿分司於洛

仁宗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于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内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通臺諫章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果不得入於是中丞

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叩鐶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荅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仍詔臺諫自今毋相

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

孔道輔為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奸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帝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之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能致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帝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兗州道輔知為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

夏竦恨石介甚假稱介為富弼說虜不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柰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証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

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昂臣在侍從二人相

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昂臣求聞達於朝昂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昂臣妻取別昂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昂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夫錢蔚章之焚私書不以倖免是巳難矣李京妻之焚私書不以修怨不難之難乎噫世何昂臣之多也真愧死矣

韓琦求去范鎮草批荅引周公不之魯為辭神宗不

忱鎮遂請外罷知陳州時論或謂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修〻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琦是以孺子待陛下鎮之出修為之也

歐陽修以議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修議為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為御史衆因目為姦之奇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良孺有憾於修誣修以帷簿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〻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修亦力求退乃以

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曾鞏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已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黽勉為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且夕相見遂稅一第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啟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語方子京揮毫際昨夕餘醒尚存左右觀者亦駭嘆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哉許憮然去嗚呼祁耶將耶梟耶獍耶何世之多耶

呂公著知貢舉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帝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荅進士策獻之帝以示

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絀之祖洽之策乃阿附安石而牴牾蘇軾者也其小人之志見乎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鯢焚林而畋禍及麛鷇汝張考察之法以罔民〻其能免乎濟大慙

景倩本耿姓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性慧倜儻尚大節嘗假同舍生秘書約一宵還故負其約其人

遞訟之國師倩詭曰其私稿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慙恨既出倩持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居北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内臣黄儼素奸險亦惡於世子儼方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軍中時ゝ傾世子孝孺固知之因言於　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間兵家所貴世子誠見疑　王必北歸　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　上然之孝孺

作書許王世子燕地命錦衣衛千户張安持書往世子得書不啟封押安俱致　王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告世子且反　王疑之問高煦ゝ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

求樂時禁收藏方孝孺詩文令刑部出榜曉諭天下都行焼毁敢有收藏者奸惡罪之時章朴偶詿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聞　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

何孟春曰權衡之地銖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

楊文貞在閣時其婿來京久之當歸念無囊資會有知府其犯贓千萬貫遂賂婿為求救時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少師與其知府送飯該道官遂親下獄釋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内閣之權蓋如此世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哉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少保于謙時缺祭酒徐有貞嚮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内姻託為之請至於

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　上一日退朝密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然其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用之將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過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遥聞祭酒之説而不悉有貞竟不得知反銜少保

李南陽嘗謂楊文貞於本朝為巨擘刷於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彦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后卒舉用南陽以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

身也與鄒公所行何相遠哉愚謂南陽之得君行政三楊後一人然晚年因譖言而憾岳季方憾葉文莊復憾張黃門與羅一峯之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非其所以議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誦斯言也則公論奚逭

陸五台宦南都時有相臣子中榜首五台得彼硃卷大加批評卽遞傳南中科道官奬借不休更以一紙寄相公曰令郎佳卷無媿榜首但恐蜀犬妄自吠日宜急請殿試足排衆口復以此書傳之北科道曰此

余所與相公言者諸公以爲何如於是北官昂沸上疏而南中無言相公感五台之彌縫於南而不知其發縱指示於北也

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誚侯泳不識豆盧相而侮賈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邂逅可原而傲終凶德三人者侯泳以不知見容穎士僅遭薄責浪仙終擯遐方伊誰之咎夫丹朱天子〻一傲便求終天祿象天子弟一傲便畢竟其身況其凡乎

古人在三之義至等師於君親蓋專指明道而言今則益之三矣受業也主司也舉主也而明道不與焉乃又槪之二矣主司也舉主也而受業不與焉受業者父兄所以教子弟所以學與師所以束修而誨我知之矣主司舉主勢可炙手竿牘恐後門可羅雀莊田頓荒甚之占風承旨恐於下石操戈何門生之有亦有薄夫口舌公誼槩以不認爲名高嗚呼裴皡禮闈八十歸田門生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諸生詣拜裴有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世侈爲盛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感特達之恩終身以門生事之

至今猶以爲厚也善乎司馬溫公之言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人之不忍而況師乎近代惟霍南海韜張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門生張不能也張五十登第八年大拜釋憾於主司之老之也自不門生人耳是爲偏端而今之兩者門墻菀枯涼燠石耶戈耶何比〻耶至於皓首黌宗青衿佻闥學宮蔬圃有自來矣又何師弟之云均爲世道一慨

人自不敢犯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魏公子無忌敗秦師有存趙功終席讓平原君不敢言獻五城漢尹翁歸不可私干于定國不敢見其邑子盛德之士望之令人消其鄙吝此之謂身化

大將軍衛青貴寵冠群臣有時侍中武帝踞廁而見之丞相公孫弘燕見帝或時不冠至汲黯帝不冠不見也帝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黯為太守不

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淮南王將反憚黯未敢發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是之謂隱然虎豹在山之勢

韓延壽守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于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勉勵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慰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勅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

忍欺給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順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強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新

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兖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韓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户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争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頴川四長

許劭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見劭十歳時嘆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車騎將入郡界乃嘆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

可以吾輿服見之耶遂單馬而歸

周瑜見友於孫策策弟權以兄奉之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能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顧雍為人寡言動静特當孫權亦嘆服之每飲晏左右嘗恐酒失為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

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不疑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屈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無傷也

顧恊少清介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衣寺卿蔡子度欲

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桓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于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夷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都督劉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

從姪兗州刺史藩曰汝華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榮亦不同爾受罪每見敎藩湏從到門輒詬之敎未至宅數百步便屏儀衛

宋武皇好狎侮群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謨為老傖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顔師伯為老䶌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群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方以方嚴不狎武帝晏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

矣

魏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強禦魏主有所寬貸聰輒持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将軍魏主外以徳器遇之内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沈密人莫窺其際毎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亮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齊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湎憂形于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泣拜齊主亦悲傷抵盃于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湎益甚或于諸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内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極諫齊主大怒還怒其友王晞欲殺之演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勿怪乃于衆中杖晞二十齊主聞之乃得不死髠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苦諫絶食太后日夜涕泣齊主不知所為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晞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

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演乃為強飯晞由是得免齊主褻黷之遊遍于宗戚唯至常山第則不適而去以太子不似已欲廢之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来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僧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

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蘇良嗣高宗時荆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江南蒔上苑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

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之二事皆人臣所難史猶謂當世以少學恨之何邪

武后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絁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以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後無敢犯者

玄宗嘗賜酺三日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帝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于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罝頓人人辭憚趙

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暴掠師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路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楊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日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

愧止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家本豪侈城南别墅池
觀堂隍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
從騎騶百數省𠿟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
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
者不可勝紀世以比于漢之楊震晋之山濤云

建中時內自關中西曁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
原所在出兵李正已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
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
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

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
敢動

李廙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室門簾敝甚潛
度廣狹以麤竹織簾將以贈之三攜至門終不敢遣
而去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宰恐其相結
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
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
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
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
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田承嗣傲狠不恭郭子儀遣使至承嗣西望拜指其
膝謂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耀
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
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侯王貴重子儀頤
指進退若部曲然

李復為義成節度使辟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
侵軍政坦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

固不違也

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録入貢
過太原說與之晏梅録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畧叱之
梅録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耶遂就下
坐坐中乃屬目於景畧

范希朝為振武節度界上有党項室韋交居蕃落之
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騎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
致其欵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横暴
蕃雖狗竊鼠偷必殺無赦蕃落溪憚之

李師古䟦扈悍杜黄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氊車子一乘亦值千緡使者到門未敢遽送于宅門候伺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綾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憲宗時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〻則歲豐人安来年應開請迎之帝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来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帝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来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力排之甞作原道篇行于世後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柳公綽為京兆尹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憲宗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回鶻遣梅録李昌以馬互市所過懼其為變常嚴兵防衛之及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但遣牙將單騎迎勞于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昌戒其下無得侵

擾沙陀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服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内寛言徐而理當福禄人也厚禮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回鶻使者入貢縱兵暴掠州縣不敢詰李載義至鎮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

使者畏服不敢犯令

禁軍暴横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張顥徐温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于梁顥遣其黨殺王集將吏於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嗣王暴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之等夷必不肯為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

從顥黙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王弟隆演稱留後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曰瑾年十六七即横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王沂公在閣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于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

包拯知開封府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黄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程顥為鄠縣簿縣有稅官以賄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其盗官錢新主簿將發其々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無良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禄詎肯為盗萬一有

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盗以去

宋時范純夫為諫官東隣宦官陳衎園亭在焉衎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

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等三人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陷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而得官不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死其子忽辛被逮敕廷臣雜問時雄飛已入參大政矣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蕭𣂏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方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盗詭曰我蕭先生也盗即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

宫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宫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

陳選督學南畿以身示範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巡行不居府嘗宿於學宫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諦視絃管俎豆洋々翼々也前後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撻箠之威即輿皂不施而士習為之肅然時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飾聞選至戒其下悉屏儀衛其風節如此

楊都御史繼宗性鯁直言動磊落天順初起進士為

刑部主事即獄中重囚時予食飲櫛沐曰此曹皆天
民雖罪當死亦宜善視蘇活之以王忠肅薦知嘉興
獨携一蒼頭書一篋以往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
士憫農恤災豪奸歛迹良善帖安有孔御史者挾威
凌有司酷虐民多死者繼宗不恐榜通衢募死者自
詣府孔聞避旁郡去勢人子署縣篆竊帑金莫敢問
繼宗收治之追其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之曰盜
有失主今為誰繼宗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
人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去嘉興當江南孔道內

臣百方索賂繼宗直與之菱藕曆日內臣曰我安所
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若好布絹繼宗曰諾則出牒
取庫金入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令他日
得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滿九載嘉興治行聞天下
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走避去盡革諸司和市
鎮守內臣橫索日供萬錢繼宗一符下杭盡革鎮守
凡在司禮時於　上前言浙臬使楊繼宗之橫也
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大閹懼喋伏地不敢
起得不害內艱歸一敝篋自隨起復進僉都御史巡

撫順天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之民成化末𨇠忤
旨謫副使弘治末復都御史巡雲南卒於官

傅珪為大宗伯時李東陽壻為儀制郎中前尚書遥
郎中厚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
笞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　上方好佛自名
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
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列
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者有
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趍附之因請改牙牌製

如印文為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
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為此爾禍無既矣優乃戢而
聽命

冠天叙山西人與喬白巖同鄉軀體頎碩瞎眼微近
視　武宗在南京時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一小帽
穿一撒坐堂自供應　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
彬有所需索每差人来天叙佯為不見直至堂上方
起坐立語呼為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
錢粮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弄

差人無可柰何逕去田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索

陳獻章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於塗及見不覺自失獻章曰尺寸地吾當為若讓其人慙而去

睢陽縣學生孫清幼孤盡孝毋沒未塟流賊入境清守柩不去親友或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之而得生者又沐陽縣學生沈麒以知府劉祥縣丞利儉為賊所擄奮不顧身直入賊營開陳利

害願以身代賊為之感悟釋與之

聞莊簡公淵字静夫鄞人少而莊飭正德中舉進士官刑部主事時逆瑾大放恣以失囚召諸郎吏頓辱之同舍郎蒲伏謁失措淵踽ゝ自如瑾顧太息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之

鄢懋卿以總理塩法巡行郡邑勢張甚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䟽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後歷官南京右都御史南京為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獨坐然於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為尊重他吏治民事無相関者稍積望歲月且遷北矣瑞以為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為約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即論一人至逮訊褫職又有一御史為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院無不當問其五城兵馬若有

司於民事尤関切為釐革其苛細不平之政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凛ゝ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為大宴樂兩花牛首燕磯諸處官舫游屐頓絶徃時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求公退肅然杜門静處而已

外史曰歷稽徃事漢相田千秋匈奴笑之宋相司馬光遼人戒無生邊事金人入汴命宣索蔡太師京家姬入洛傳命軍中毋驚動司馬太師光宅此所謂夷

狄不如諸夏之亡也黃巢兵入閩焚蕩室廬至莆田黃璞居曰此儒者家戒命滅炬絕與三年虜冠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冦黎盛陷潮州悉毁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此所謂盜賊之門仁義出焉者也然而人亦當勉其所以服夷狄盜賊者矣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三

防微杜漸　松陵　呂純如孟諧　輯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周宣王王立戲樊侯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周姜后賢而有德宣王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之樂色而忘德也夫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蚤朝晏退卒成中興之業

晉穆侯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

也夫名以制義〻以出禮〻以體政〻以正民是以
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古之命
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桉師服初意益防奪嫡之漸耳仇即文侯異日受平
王秬鬯圭瓚之命兄固未遽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
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實而曲沃終
至奪宗故記其所命名之言云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我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什

且不相況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來世而來世
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
將於南京雲臺馬援以椒房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
況不如援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後嗣猶罹跋扈
將軍之禍

宣帝思報大將軍霍光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
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
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
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
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
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
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
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先是茂陵徐福見霍氏權太盛
請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霍氏敗人
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
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
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
殺牛置酒謝其鄰人而不及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

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曲突徙
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向者茂陵徐福數上
書言霍氏且有變矣向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
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猶不蒙
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為郎帝初立
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帝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帝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元帝傅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踰於皇后太子匡衡

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性情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消陰氣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和帝幸長安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自古無人臣稱萬歲之禮議者乃止會六月朔日食司徒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上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則難思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　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從横宜因大變改正以塞天意

魏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司徒高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簒漢室今君軀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録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不可瀆也減膳録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群司鞫理獄訟令饑民就食北方

唐魏王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大開館舍門庭如市月給踰於太子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帝從之帝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帝遂遣泰歸第

太宗語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

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二十三韓非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唏以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夫一漆器一象箸而國以不服天下以不足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如此

貞觀三十年自冬至五月不雨魏徵上疏極言曰昔陛

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慾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索駿馬訪怪珍昔漢文卻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追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無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狗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搆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禮重君子恭而遠之輕褻小人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遠之莫見其是則不間而踈昵小人踈君子而欲致治臣未之聞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而望下朴素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

初求士若渴比來由心所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斥夫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可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踈間此不克終六漸也貞觀之初無田獵畢弋之好比來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出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貞觀之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衷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

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慠縱欲無事興
兵問罪遠裔覊紲者阿旨不諫疏遠者畏威不言積
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之初頻年
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扶老携幼來往數年卒無
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携貳也比者
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留不遣
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繈屬於廛遞子背望於道
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未能如前日之帖泰此
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今旱熯之災

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正陛下恐懼憂勤之
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為
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
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面目與君相見哉

王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
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
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
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遂不敢去

仁宗立群臣議太后臨朝儀王曾請如蔡邕所述東
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
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
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
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盖謂不欲同列與聞機密故
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既而允恭坐誅謂亦
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

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
即昌言求所以尊異之禮張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
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

貴妃古無是事執中矍然而罷

范祖禹除右諫議大夫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
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
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曰乳
媼之說係閒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
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
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
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宣仁太后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

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
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
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
也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
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復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
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辨析是
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即置之理懲一人以
警群慝則恬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
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

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焚其草
龍大淵曾覿怙寵擅權周必大極論其奸黠為浙東
福建總管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此曹奴隸厚賜之
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
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既而覿番滿陳
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覿入見詔進覿
一官為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不可竟申浙東之
命覿怏〻而去
給事中卓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時諸王在宮中
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言於　上曰宮中朝廷視
效紀綱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
宮中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
下　上吴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宣宗皇帝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
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
俯伏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
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
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

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
知者萬〻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
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
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
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　上時〻微行何足慮竟
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
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
衣衛獲二盜〻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
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

尉亦變服入群盗中真盗不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
上既誅二盗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
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　上諭盗謀且曰愛
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皇明策要記我　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常置鐵牌
高三尺許上鑄内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宫門内
宣德中尚存　英廟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按祖宗
時每有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午門外樹立紅牌
上大書八字官員人等說議者斬戒内臣牌即此類

也然内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議所繫尤重故求以
木刻而以鐵鑄不置外朝而置宫門可窺　聖祖之
意矣而不圖適犯權璫所忌也聖明在上此牌宜復
置宦官專恣之禍決須救得一半
孝宗即位初耕籍田禮畢晏群臣時教坊司以雜劇
承應或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
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邪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
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
論偉之

李夢陽應詔上疏曰臣竊伏覩　陛下真明君英主
也法祖宗敬天地飭躬厲勤延問若不及然而治化
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
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譬之身也欲身
之安莫若去其病而袪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若使
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
三而不之袪也又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
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
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

奏惟　陛下矜察焉一曰元氣之病元氣之病何也
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内耗伏未發自謂之安
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孔子曰邦
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
吶不出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
曲自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
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此
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腹心之病何也攻之則
難不攻則亡身首也臣竊計今事勢内官者腹心之

病也夫内官者陰狡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今倉厫塲庫錢穀之要皆内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即例不可廢毋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其〻有司摘發其姦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其姦尚有嚴心今其姦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憚乎昔人有

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　陛下何憚而不為也此腹心之病也一曰兵害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五軍帶甲控弦者數十萬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巳纔數十年挍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挍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夫兵數不減於前也一旦而艱狽若此何也宦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匿現在不以報狼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身老弱出而應點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者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内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内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内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内官參之内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恃而不為寒心

耶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今百姓困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賸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剥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逃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逃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内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也今油蠟皮張諸料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

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是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殲民之害臣復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隷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投獻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乘即賜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已有乃遂白奪其田苴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外蕭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而動搖基本乎昔魯廐焚孔子但曰傷人乎益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引妨廢本業男不秉耒女不上機老者轉而死塗泥過半矣是賤人而貴馬也此殲民之害也一曰匱之漸匱之

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兵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不足始有空運之例矣空運而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部太倉銀尚有七十餘萬而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必以鉅萬計諺曰

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盜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徒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於餒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追繫而鞭笞乎[illegible]陛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illegible]之且畏

死也今既死而愈於凍餒轗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以臣之愚竊計事勢恐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筐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日相聞也臣謂宜趂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俟緩急之變所謂安不忘危有備而無患者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明王懸爵禄

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銜其舊亦謂此耳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何也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行而廉恥名節之士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遜

斥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耶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姧與玩為之也夫姧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姧昔者舜為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而　陛下赦之以為無

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則臣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姧長姧長則政姧政姧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為弛法令之漸也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飄眾見梁

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
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
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
把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
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
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與出入食
珍衣錦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誘者必曰道妙又其
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
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　陛下

何不遂一試之能設一醮唄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
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
臣之所以悲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水防惟土國
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皇親
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為皇親與
國至戚不宜有間今顧以禮防之者政以保全而使
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
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
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怙勢網利

賊民叢怨且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
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
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亟慎其禮防則所以
厚張氏者至矣

武宗不豫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古禮臣之事
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
子先嘗之至於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
所以鎮危疑備非常也近日　聖躬偶感誠無足過
慮但臣子愛君之誠及國家防微之道非關門備禮一

疏恭問起居便可塞責耳伏望　陛下仰思宗社重
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府部院寺大臣經筵
科道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
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
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則
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於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
中及外關節脈絡通透明白了無瑕疵亦可以備意
外不測之變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
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者哉按此疏

愛君慮變之意最為忠篤　已上俱君德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覡尼媪宜疎絕至於
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與親狎
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
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暱即墮其
術中如房琯為相因一琴工黄廷蘭出入門下依倚
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絕亦清心
省事之一助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群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

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
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
進矣遂不奉詔

吳越文穆王錢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
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
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禁諸公
子從者無得妄入武肅王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
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
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
之

李廸賈邊有時名舉進士廸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
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註疏異皆不與主文奏乞收
試王旦曰廸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畧邊特
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廸而出
邊

天聖寳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
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龎穎公為開
封府判官獨奏以為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

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為龍圖閣學士穎公言
之不已遂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為館閣校勘亦
落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革

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
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
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
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
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
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

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成化時內侍單增恃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睹拜賀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且曰復起群

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

國家之患莫大於內批二字如韓侂胄謀去趙汝愚問計劉弢ゝ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劉德秀為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排斥正士未幾內批罷朱熹矣又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史筆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於玉津園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奇哉我朝凡宮府大小之事發閣臣票擬呈內批發部院參覆然後奉旨行此祖宗立法之最妙者雖然卻憂一事留中者內批之漸也姑記於此以告之憂國者

為吏最忌作偏自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大官省之我朝各鎮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榅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蜜製之歲進貢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為常熟害其為民遠慮如此東坡荔枝嘆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嘆曰君謨士人

也何至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興厲階且至壞人品已上俱士行

晉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安用之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内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

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内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

突厥遣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互市且許發兵送淵入關淵受書擇馬之善者市其半或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不貪且不以為急故耳淵使劉文靜詣突厥請兵私謂之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以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騎之外無所用之

突厥默啜自則天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僥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為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愈謂之五斗米道士其滋盛則剽刼州縣無所不為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宗矣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為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攘奪以逞亂其可不蚤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至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

屬邑盡驅之死地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衆而反則劉給之於仇賊是也此風日熾殆未易察有能上體國禁之嚴下矜愚民之蔽不急不怠銷患於未形亦良有司也 已上兵政

學古適用編卷之二十四

知人不易

松陵　呂純如　輯

鬻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新序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有愧顏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
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曰
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
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
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
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
上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善為醫對曰長兄
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

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
肌膚間而名聞於諸侯

秦王齕攻趙廉頗堅壁不出趙王怒數讓之應侯使
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
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
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
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父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
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
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毋上書言括不
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
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
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
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利便田
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
已決矣毋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
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齕為裨將
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
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

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
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
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
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
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摶戰秦射殺之卒四十
萬人皆降

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
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樸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

諸葛亮伐魏使叅軍馬謖督諸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叅軍事至敗乃服昭烈知人

李平為劉璋護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先主疾病平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平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叅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出其前後手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廢平為民徙梓潼郡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可使孝起知之孝起尚書陳震字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

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敦智善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嘗與恢子豐俱見畿既退畿嘆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時人以畿為誤及豐死而沖為郡守卒繼父業

正始中夏侯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不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

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illegible]内無關鑰貴同
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
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
魏司馬昭辟魏舒為相國參軍舒少時遲鈍質朴不
為皎厲之事從叔父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
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
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為台輔常賑其匱乏舒亦
不辭年四十餘郡擧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
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

安可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illegible]
經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
舒為下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
雅發無不中擧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
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未
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人莫能决舒徐為籌之多出
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
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
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
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
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
清辨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
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
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
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魏主聞南安王楨貪暴遣中散閭文祖察之文祖受

賂為之隱事覺亦抵罪太后謂群臣曰文祖前自謂
廉今竟犯法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卿等自審不勝
貪心者聽辭位歸第中散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
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
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
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
太宗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
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
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勣為疊州都督勣受詔不至

家而去太子即位以勣為左僕射入見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楮遂良等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高宗欲廢立而取决於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絶皆勣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孫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婁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寛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

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德宗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不覺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但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至大禍不然亂何由弭帝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

李昉常期王旦為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

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王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蠲負釋繫囚謂請罷兵撫蠻惡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李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準後為謂所傾始服沆言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

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內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明肅太后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贓污狼藉卿等聞否王曾對曰頗聞之太后曰既聞不劾何也曾曰方外事須本路監司發摘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則所損大矣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為福建路轉運使曾曰絳猾吏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秩呂夷簡俛首曰耿亦可惜也王不喻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於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訪絳所為校泣曰福州之人以為終世不見天日豈料端公賜問若某尤為其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極不法事耿大喜留校自隨耿子不肖私納校玳瑁器皿洎至閩中盡

發校所陳之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遷首常納禁器於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耿淮南副使如夷簡之料

英宗之世王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潁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豈

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韓琦知相州神宗詔令赴闕朝覲從容訪問政事琦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帝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時遂欲留之琦堅請行陛辭日帝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帝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足帝不答琦便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見金陵

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王安石行青苗法富弼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謫縮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大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謁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司馬光復差役之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僱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楊時應蔡京之聘游酢稱秦檜之才愚曰此程門立雪二大賢事今又加以胡安國信酢之言力稱檜賢於張浚諸公可見洛黨諸人一片忠厚心腸難說全

無誤處

起居郎王居正先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杪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

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
將安歸檜語乃塞帝召直學士院綦崈禮語以是事
及居正所言崈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
始知檜之姦

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
自助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力言
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
計於席益〻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
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安國奏勝非

不可用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録黃
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昔公羊氏
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説蓋權宜廢置非
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以春秋入侍而
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
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以勝
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
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
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檜三上章留之不報後竟坐檜
黨罷官

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秦檜善鼎曰此人得
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
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于帝而不知為檜
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
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元世祖嘗問留夢炎葉李優劣于趙孟頫對曰夢炎
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
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

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
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
賢於夢炎也

劉基自幼聰明絶人凡天文兵法性理通鑑過目洞
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
浙儒學副提舉每以剛方不合投劾去時無知基者
惟西蜀趙天澤竒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
竒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為行省都事基建
議以為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省請於朝丞相受方

氏賂准招安授方國珍以官乃駮基擅作威福羈管
於紹興是後方氏遂横莫能制未幾行省復起基用
之以時終不可為乃棄官歸田里著郁離子客或說
基曰今天下擾〻以公才畧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
折簡而定因晝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
悠〻安之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所為今用
子計與彼何如耶且天命將有歸予姑待之
解學士縉少穎有奇才求樂中　上手筆所信任大
臣者十人名命各疏優劣于下方十人多善縉〻具

以質對於尚書蹇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裏
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長
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
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黄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
守於陳瑛曰刻于用刑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
苛人怨不恤於陳倫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
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授　皇太子曰李
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嘗問建文中所
用諸人對曰此徃事不足論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

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學不易得惜有市心耳
後縉既獄死　仁宗出所疏示學士楊士奇曰人率
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臨川聶大年者見王文端直所題畫有十年不忘之
語譏其後曰使公以十年不忘一晝之心盡心求賢
天下豈憂遺賢也哉直見不為憾大年病且死賦詩
曰鏡中白髪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遣人持詣之
直覧詩泣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以大年之才得效
用當時必有以名世傳後蓋恨其未及薦也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西涯不去蓋　孝宗大漸時
召劉晦庵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顧命
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庵去木齋繼去使西涯
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于不可言寧不有負　先帝
之托故文正之不去有萬〻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
人及此則痛哭不能已
楊文襄公一清生而隱宮類寺人學博才雄善機變
濟務尤暢曉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
中機宜及好汲引人〻皆已顧揚薦之世徃〻以一

清私門生故吏通賂遺為疑唐翰林順之曰世以多
欲病公然孰知公廉介者故人餽實珠千受之客方
退分賜立盡門生有以貧婦者發橐助給率數十百
金夫為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
也羅修撰洪先曰世亦以尚通病公孰知其方介者
先君賓其塾又門生為武選八年出守郡不廣其抑
也曰此地不可無此人又三轉備兵徐州不廣其淹
也曰此地不可無此人公卒先君承訃泣連日曰公
固愛我其忘抑與淹者不以俗人視我也夫為天下

用人而不以私惠即比於一介不通可矣
胡莊肅公松曰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
里問其遺言往事忝以他日睹記蓋泫然悲焉嗟夫
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足以知人情又蔽於先入亦
何惑乎賢哲之蒙猜詆也其大節在讀書好古篤信
躬行孝友介特甘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為已任跡其
執禮守正不諂不回三為令尹數被折辱而魯弗悔
易也至遭被知遇日夜敷納罄竭忠慮大者如專聖
學明聖敬號即如輿地圖叙論兵樞民政武衆海防

鹽法儲要備殫心力也使當時百執事有味乎其言
交相修飭屢省力行於巖廊之上至使　主上憂勞
南北赤子若此耶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
孤遂見媢嫉譁然攻之亦過矣今之世有官為太宰
身都上相而野無腴畝家乏百金蕭然敝宅湆然如
為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學殆于
媢忌竊以為不然蓋陽明兩廣之役寔由公薦謂一
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之右者此天下之公心其後
乃至訶禁操切自其意見識趣之不同為並時在位

所誤則有之所謂晏嬰不知仲尼命也
唐公順之恬淡不樂仕進而視民瘝痍又若病瘝切
身救援如不及嘗自謂當年少一寗武子之愚蓋自
況也時倭奴起釁流血東南而趙文華者故嚴分宜
客也視師海上公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
不可趙乃首薦公起職方郎中視師浙直公奮然曰
一月不平請斧將官三月不平請斧郎中將至浙賊
閧而遁後又屢破賊歷陞僉都巡撫焦弱候曰應德
晚節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詬病嘗觀易之否以包

承小人為大人吉甚且包羞不辭唐梁公師德周旋
女主之朝豈誠戀戀僭鼎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将取
日虞淵之功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
始倭嚬姑蘇戟嬰兒為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
俱生此其志何如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
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
柙鄉曲之常人耳